

新 文 化 叢 書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新 文 化 叢 書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周 佛 海 譯

542
826

2:1

卷

目

社會問題概觀

目錄

第一章	人類解放運動的法國革命	
第一節	序說	一—三
第二節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三一—九
第三節	英國革命	九—一〇
第四節	英國經驗派的哲學和法國的革新文學	一〇—一五
第五節	盧梭的思想	一六—二三
第六節	工商階級之出現	二三—二四
第七節	法國二月革命的意義	二五—二七
第二章	產業革命與勞動階級之發生	

第一節	產業革命之歷史的考察	二九—三〇
第二節	中世紀的經濟關係——自由都市和同業組合	三〇—三五
第三節	機械的發明	三五—三七
第四節	產業上的自由主義	三八—四〇
第五節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	四〇—四四
第六節	勞働階級的發生	四四—四八
第七節	英國 <i>Chartists</i> 的運動	四八—五四
第八節	法國的二月革命	五四—六〇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解剖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	六一—六六
第二節	企業	六六—六七
第三節	恐慌	六八—七二

第四節	掠奪勞動	七二—七五
第五節	工錢的鐵則	七五—八〇
第六節	貧困者的增加	八〇—八三
第七節	勞動者的生活	八三—八八
第八節	現代工人的特色	八八—九五
第四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一節	社會運動的發生及成立	九七—一〇三
第二節	羅巴特奧溫	一〇三—一〇九
第三節	聖西門	一〇九—一一一
第四節	福利耶	一一一—一一四
第五節	蒲魯東	一一五—一二七
第六節	無政府主義	一二七—一二九

第七節	表現於社會問題的國民性	一一九——一二三
第八節	挪撒爾	一二三——一二七
第九節	馬克斯	一二七——一三〇
第五章	馬克斯主義的概觀	
第一節	唯物史觀	一三一——一四〇
第二節	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一四一——一四八
第三節	階級鬥爭	一四八——一五〇
第四節	剩餘價值論	一五〇——一五七
第五節	資本的再生	一五七——一六一
第六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一六一——一六三
第七節	俾斯麥的社會政策	一六四——一六五
第八節	講壇社會主義	一六五——一六八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的研究

第一節 修正派社會主義……………一六九—一七六

第二節 政治的民主主義與產業的民主主義……………一七六—一八〇

第三節 德謨克拉西……………一八〇—一八五

第四節 德謨克拉西的中心思想……………一八五—一九二

第五節 德謨克拉西的組織……………一九二—一九九

第七章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及廣義派的主義

第一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二〇一—二二三

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之發生

二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

三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四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勞動組合

第二節 工團主義……………二二三—二三五

一 工團主義是甚麼

二 實行的教義

三 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

四 工團主義的特質

五 I. W. W.

第三節 廣義派的主義……………二二五—二三三

一 廣義派的主義之發生

二 勞動者執政

第八章 勞動組合與同盟罷工

第一節 勞動組合主義……………二三五—二五五

一 勞動組合的起原

二	勞動組合主義的種類	
三	職工組合是甚麼	
四	從個人的交換到集合的交換	
五	「工錢基金說」的錯誤	
六	職工組合的組織	
七	職工組合的任務	
第二節	同盟罷工	二五五—二七〇
一	同盟罷工是甚麼	
二	同盟罷工的種類——同盟怠業	
三	同盟罷工的是非	
四	總同盟罷工	
五	同盟罷工實際的觀察	

六 仲裁制度

第九章 選舉權擴張的問題

第一節 選舉權的所在……………二七一—二七九

第二節 選舉權的制限……………二七九—二八一

第三節 普通選舉制與政治道德……………二八一—二八三

第四節 論普通選舉的實施……………二八三—二八七

第十章 性的道德的革命

第一節 婦人運動的由來……………二八九—二九一

第二節 易卜生與婦人問題……………二九一—二九七

第三節 愛倫凱的「新道德」……………二九七—三〇四

第四節 自由離婚論的是非……………三〇四—三一二

第五節 蕭伯納和加本達……………三一二—三一九

第六節	伯伯爾及其他……………	三一九—三二二
第十一章	婦人參政權問題	
第一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與穆勒……………	三二三—三二七
第二節	狂暴派的運動……………	三二七—三三一
第三節	美國的婦人參政權問題……………	三三一—三三八
第四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理論的根據……………	三三八—三五〇
第十二章	婦人與職業問題	
第一節	婦人職業問題的由來……………	三五一—三五五
第二節	婦人就職問題的反對論……………	三五六—三五九
第三節	母性保護論……………	三五九—三六二
第四節	歐洲大戰與婦人問題……………	三六二—三六九



社會問題概觀

日本

生田長江
本間久雄

共著

周佛海譯

第一章 人類解放運動的法國革命

第一節 序說

社會問題是指社會生活上所起的種種問題而言。人既生在世上，一定要集合起來而成一社會。人的問題，同時就是社會問題。人的問題若和社會問題分離，是不能存在的。社會問題，無論在甚麼時候，一定取一種形式而存在。但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顯著，這樣熱心討論的時代。這個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組織既複雜，可以成為問題的事件，常常發生；一方面又因為人類的意識進步，變為社會的意識進步，把問題當做問題處置的傾向也強起來。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解放的歷史。社會問題可以看做妨害解放前進的東西，所以一切的社會問題，只可當做解放運動的前提而觀察，而討論。僅僅由解放的要



求，問題才當做問題提出。現在是人類解放的精神，和滿潮的海一樣膨漲的時候，所以種種的社會問題，取種種的形式，洶湧到我們面前，也不是無因的。

社會問題的錯雜，是和社會現象一樣的。但是可以把他大別起來，歸結到下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食的問題，一個是性的問題。換一句話來說，一個是勞動問題，一個是婦人問題。現在若說社會問題，普通的意義是屬於前者。但是僅僅勞動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若照純理論的想可以說婦人問題比勞動問題尤為根本的，尤為重要的。但是就解決的必要，和目下的急務而言，當然是勞動問題在先。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用心力於這個問題。以世界人類的大問題，橫於我們之前，急待解決的，實在是勞動問題。德國的學者宗巴特（Sombart）說道：『人類的歷史，是為分配世界上的食物而戰，（社會的戰爭）和為食物的地方而戰，（國民的戰爭）。』勞動問題，於食物問題之中，是以前者為主，就是關於食物的分配的一點。所以只因為他是於人類生活上最直接的問題，也是最難的問題。飢餓死活的問題，很到了危險的地方了！怎樣辦法呢？求這個解決，就是現在勞動問題的實際。

這個問題不是那一國的，實在是世界全體，人類全體的。

本書於社會問題之中，以詳述勞動問題為主，婦人問題，只稍為說一下，但是婦人問題，並不是只當做婦人問題，就是純粹當做性的問題而孤立的。婦人既然是社會的一員，那麼，婦人問題，當然和勞動問題相關聯而來的。所謂婦人勞動問題，就是這個。並且沒有特別與婦人勞動問題不同的性質。僅在勞動問題內，也應該把婦人編入的。

本書先說近代社會問題發生的歷史的因緣，次檢閱社會問題的真相，更進而說社會運動的起原及其沿革，和社會運動的種種派別，最後對於婦人問題稍說一下。

第二節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把社會問題分做勞動問題和婦人問題來考察，較為便利。現在的勞動問題，大概都是在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而生的諸問題。所以要說明他，須先說資本家是甚麼，和勞動者是甚麼。而說明這個問題，又要先就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如何而生的，就是就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成立，和勞動階級之發生，在歷史上考察一下。

當說勞動者和資本家發生的時候，不可忽略的事，是近代的產業革命。但是要說產業革命的事實，照當然的順序，又不可不先說為產業革命的直接原因，和近代民主主義運動的爆發線的法國革命。要說法國革命，又不可不述以前的事。照這個樣子，歷史的觀察範圍，很擴大了。但是要照着心裏所想的，順着次序去追述往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就法國革命時候的狀態稍說一下。

人類的歷史是解放的歷史。現在盛唱的民主主義這樣東西，他的真精神，也可盡於解放這個名詞。從解放到解放，從自由到自由，向着比較解放的，比較自由的前進，就是人類的歷史。從這一點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不得想不到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最黑暗的時代。這就是人人的自由都被剝奪，緊緊束縛着，不能翻身的時代。羅馬所代表的古代的都市國家既滅，近代的國家還未生，封建制度，和以羅馬法皇為中心的教會，一面輕視國王，一面虐待百姓，大逞淫威，大施壓制。封建制度的領主的專制主義，怎樣酷烈，簡直可以不必說。封建制度的壓迫，是絕對的。宗教的專制主義，和政治的專制主義之壓制，與

他比較起來，還是狠緩和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專制主義，還拿着神的名來臨下，而封建制度的專制主義，是徹底以人制人的。『這幾句話是法國的歷史家幾佐（Guizot）在他所著的歐洲文明史裏面，就當時的狀態而說的。但是教會的淫威，更出於封建制度之上。』

苦乃可理七世（Gregory VII.）的傲語道，『法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法皇眼裏，簡直沒有皇帝，何況人民。哲學，文學，美術，只能在教會「御用」範圍以內，才許存在。科學所證明的真實，說他是與教條相反，都被認為不正當。把舊約聖書內裏的天地創造的話，和人類墮落的話，當做絕對的真理，強勉要人信仰。若有一點疑心的人，即刻把他當做大罪人，處以死刑。像這樣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人是在極端的束縛壓制之下，一方面既不絕對承認「個人」當做「個人」存在，一方面「國家」又是有名無實。人類怎樣能久受這樣黑暗！黎明的時候，接着來了。從一〇九五年到一二七〇年，前後一百七十五年內所行的十字軍戰爭，真可以當做召來黎明的光的大事實而記憶。十字軍，是因為恢復聖地耶路撒冷，（Jerusalem）基督教的歐洲各國，對於回教國而起的戰爭。這個戰爭由種種

方面影響歐洲。第一，歐洲人由這個戰爭，和從不相識的異宗教，異種族的人民相接觸，見聞既廣，也知道世界之大了。最重要的是輸入在回教國發達的數學，天文，化學等各科學，對於打破迷信和陋習，更進了一步。又由這個戰爭，開闢交通，振興商業，其結果就是自由都市勃興。這些自由都市，遂與因多年戰爭，財政困乏，其諸侯自己戰死，而落於衰運的諸侯國相對峙，大振權力。意大利的威匿斯，(Venice) 舍諾亞，(Genoa) 米蘭，(Milan) 鄧薩，(Pisa) 福羅倫斯，(Florence) 等都是這些都市中的最著名的。像德國的漢薩，(Hansa) 同盟，就是聯絡這些自由都市而對抗諸侯的例。從來被諸侯壓迫的國王，也乘機再振權力。封建制度既漸漸衰廢，十字軍的失敗，又使法王教會的權力失墮。「國家」和「個人」要從教會和封建制度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了。

當這樣的趨勢的時候，東方土耳其帝國勃興，有君士坦丁陷落的事，而為歐洲文明史上一大事實的文藝復興運動，也從此發端。君士坦丁陷落，東羅馬帝國既亡，希臘的學者，就跑到羅馬的故國意大利來，傳他們所保守來的希臘羅馬的古文藝。希臘羅馬的文明，是

人類還沒有基督教化，沒有機械化，沒有非人類化的時候的文藝。是狠活潑且有生氣的文藝。是不由外物所束縛，能自由思想，自由用心，而發揮人類性的文藝。這些文明傳來，——不如說他是逆輸入——使人趨向於要滿足人類本然的要求的人文主義運動。如彼得所說，文藝復興，不過新發見已失掉的個性，和已失掉的人類生活的運動。就是發見真正的人類那個東西的運動。若更叫現代丹麥的哲學史家海夫丁（Hoffding）說，他會說道：「人文主義不單是指文學上的一傾向，及言語學上的一派，實在是一種新生活形式。就是無論當做觀察的對象，或行爲的基礎，總專置重於人類這個東西的新生活形式。」像這樣由文藝復興運動，人人都自覺「個性」了。壓迫於基督教教權之下的「個性」在這裏才醒起來。

與文藝復興共同促進「個人」覺醒之機運的，是新世界的發見。君士坦丁的陷落，既然促起文藝復興，一方面又爲海外發見之動機。土耳其繼回教國之後而起，建設一個包含歐亞二洲的大帝國，所以從來歐洲人以地中海爲航海路，與東方所經營的通商，至此遂

被遮斷。歐洲人遂不得不發見往東方的別的航路。磁石之發明，地理學之進步，和狠變了解放的當時的精神，都為發見新航路的必要所感動；於是出了科崙布（Columbus）巴斯果撻卡麻（Basco da Gama）麥志崙（Magellan）等勇敢的航海家，後來科崙布遂發見了新大陸；其結果就是一方面證明地球是圓的，一方面又不妄信以前的傳說了。從來只限於西歐一部，不知天地之廣大，而住於以人類萬事，都是依神命的空虛無望的世界的人，才知道這個世界，又為與其夢想將來的天國，不如求現世的幸福的積極的精神所鼓舞。新大陸既發見，一方面又從墨西哥，秘魯輸入金銀，以增加資本，於是工商業就猛然勃興起來了。以前僅從地主與農奴形成的社會裏面，出現了商工業社會，這個社會與王權相結，遂至壓迫封建貴族。在從來天產物經濟的世界裏，封建的諸侯國，尚能以經濟的單位而成立，但是到了現在貨幣經濟的時代，國家就變成了經濟上的單位，封建割據之勢，遂完全崩裂。像這樣一方「個人」既自覺，一方「國家」的基礎也漸漸堅固起來了。

第二，比個人的覺醒要更進一步，路德（Martin Luther）遂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反抗

暴威尙盛的法皇，主張以個人的理解爲中心，於傳說和儀式之外，要求真意思的信仰；而開自由批評聖書，和研究宗教科學的端的這個運動，不外是宗教上的人類解放運動。

如此，受了羅馬法皇和封建諸侯的壓迫的「國家」和「個人」擡起頭來了。但是不過幾久，這個「國家」的力和「個人」的力衝突起來了。這個衝突就是以我們所說的革命的形式而表現，其代表的，就是法國革命。

第三節 英國革命

國家的力和個人的力——這兩個力的衝突，先在英國發現。在法國革命之先，十七世紀所起的英國革命，是從宗教改革發的端。祖述和路德一起，爲宗教改革明星的加爾文(Calvin)的，蘇格蘭的諾克斯(John Knox)的一派稱做清教徒。當查理士(Charles II)一世，聽奸臣的話，固執帝王神權說，任意解散議會，蹂躪民意，保護舊教壓迫清教徒的時候，敢奮起率國會軍，打敗王軍而處王以死刑的克林威爾(Cromwell)實在是清教徒的中心人物。克林威爾死後，國會迎立查理士二世，於是英國再復保守專制的政治，但是當王

的弟詹姆士(James II)二世保護舊教，非常橫暴的時候，貴族中的有力者，遂迎王的女婿，當時爲荷蘭總督的霍冷奇(Oranoe)公，而放逐王於法國。霍冷奇遂爲國民所擁立而卽王位。就是威廉(William III)三世。這就叫做名譽革命。威廉三世於卽位後，卽刺裁可權利法案，認明人民的權利。這個法案和在十三世紀初葉所發布的 Magna Charta，共爲英國憲法的保障。英國是立憲政治的發源地。立憲政治在英國發達得最早，自由和民權的黎明，在英國最開得早。但是在英國最早釀成的自由思想，實爲激成法國革命的有力的一原因。

第四節 英國經驗派的哲學和法國的革新文學

擴張王權的運動，在法國最行得早。他的基礎的確立，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之間，都是由亨利四世(Henry IV)和宰相里舍柳(Richelieu)的力而成的。亨利四世發布(Nantes)勅令，許新教徒以信仰自由，使息久結不解的新舊兩教徒的爭，恢復國內的秩序，發揮他的手腕於財政，軍備，外交等各事而強國力，張王權。經他的兒子路易十三，到路易

十四的時候，國力更充實，王權更擴張，外則揚國威於全歐，內則有燦然的文化。於是意滿氣驕之路易十四，竟大言「朕即國家」，提倡君主神權說，主張帝王的絕對權能，并且窮極奢華。又窮兵極武，耗費財力，遂至於不顧民間疾苦，重課賦稅。加之晚年傾心舊教，壓迫新教；故民心離叛，革命之勢，已動於隱約之中。王死後，其曾孫路易十五即位，路易十五爲人甚庸懦，好酒色，所以政治更加紊亂，他自己說道：「我死後洪水必來」遂死。他死後路易十六即位，大革命就勃發起來了。在革命以前，王和他周圍的貴族及僧侶，怎樣的橫暴，他的人民受了怎樣的誅求和虐待，簡直可以不必說。路易十五驕奢所費的錢，一年爲六千七百萬法郎，實比國庫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還要多。一般人民由田地所收入的百分之五三要納於國庫，百分之一四納於寺院，百分之一五納於地主。他們自己手裏所剩的，只有百分之一八，所以非常困窮，只能拿黑麪包和草根充飢。無論怎樣忠順的人民，總不能永久受這樣的苛酷壓迫呵！

在這個時候，美國起了獨立運動，這個運動影響於法國，助成他的革命動機，實在不少。

這些事情，現在無暇多說，不過在當時法國盛行的自由平等說在美國獨立上才見着化為實際。這個運動，實是對於法國人民自己所想做的事，給一個樣本。法國的志士，從軍於美國獨立軍者，實在不少；但是與其說他們是為別人的事，不如說是為自己的事。法國人民以為行暴政的王家，非推倒不可，於是就奮然而起。

法國革命的一大動力，是前面說的自由平等之說，就是以盧梭（Rousseau）佛爾特（Voltaire）為中心的革新文學。我們在這裏，可以找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但是要說這個革新文學，須再溯源流，把英國的經驗派哲學，略說一說。

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很早就給了自由的，是英國。所以思想上及哲學上的自由研究，也狠行得早。在十六世紀之末，已發生近世哲學界的一大主潮的經驗學派。可以看出做這個經驗學派的祖宗，就是培根（Francis Bacon）他以為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派的演繹法，於擴張我們的知識上，沒有一點價值；說要從根據自

己的經驗的歸納法，創造自然人生的法則。他把人類由天性和習慣所生的很多偏見和妄想，叫做「偶像」，說這種偶像妨礙人類的真知識。破壞偶像，丟掉了先入之見，全從自己的實際經驗歸納而得的知識，才是真知識。——他的這種學說，實為現代自然科學的源流。培根之後，狠可注目的哲學家，是霍布士（Thomas Hobbes）。他於認識論，倡感覺論；於倫理說，倡利己主義；於純正哲學，則倡唯物論。他以為宗教，是從無知識而起的迷信，哲學的事業，只在處置物質現象，一切的存在，都是物質，一切的事件，不過是物質的運動。他實在是近世初葉的唯物論者的代表。此後於十七世紀之末，行名譽革命的時候，出了自培根以來經驗哲學的大成者洛克（John Locke）。他對於中世哲學的遺物生的觀念論與以最後之打擊，他說我們當初生的時候，心是和白紙一樣的，我們的觀念，是從感覺和自覺，就是從經驗而來的。以由經驗而來的理性，為其哲學的中心思想。他把這個經驗論，又應用於政治哲學，說「政治的權力，在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對於外來的威力，防衛社會；但是這些都不外為公共的幸福。這樣的權力，只由自由契約才能得的，」以反對當時政界二

大思潮之一的國王的不可侵權論。他又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以立法權為最高的。他又把革命當做人民依據保存自己的權利，訴於天理，遂行天的意思的方法而認之。他的哲學對於法國革命，頗與好多影響，是不待說的。

大陸的合理哲學，與這些英國的經驗派哲學，共同助長近代的思想自由的勃興，是不可忘却的事。從法國的笛卡兒（Descartes）發源，由荷蘭的斯比諾莎（Spinoza）及德國的萊卜（Leibniz）漸漸完成的合理哲學，對於經驗派哲學由感覺而導理性的一說，乃倡由理性而導感覺。但是到康德（Kant）出來的時候，這兩種哲學，就完全關和了。無論是經驗派或合理派，其對於從因習思想脫出，而自由研求真理的一點，是沒有甚麼不同的。但是對於激成法國革命，還是以英國的經驗派哲學的功為第一。因為從革新文學的中堅人物孟德斯鳩（Montesquieu）佛爾特，盧梭起，到革命的偉人米拉波（Mirabeau）羅蘭（Roland）等，都是留學英國，受這一派哲學的影響的人。

可以當做革新文學的第一人而說的，就是著法意（L'esprit des lois）而著名的孟德斯

鳩，法意，是傳英國憲法的真髓的書。他是徹底根據理智，想由理智解釋關於國家社會，及道德的理法。我們看見讀他的法意，想照英國憲法的式，而改良法國制度之人，在他之後出了很多，就可推想他的思想和事業，怎樣震動當時。其次就是提特羅（Diderot）他在法國文明史上，很有大意義的百科全書的出版者，所以很有名。因為普及科學的知識，一輩子去幹啓蒙的事。與孟德斯鳩，和提特羅（Diderot）并稱為革新文學的三傑，就是佛爾特。毛列（John Morley）論他道：『以種種的形式，鼓吹對於人類知識的權利，和自覺於當時人的心中，就是佛爾特。他所著的八十卷書，都是新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記錄。』他是私淑於洛克（John Locke）醉心於牛敦（Newton）反對支配當時法國的形而上的，獨斷的，非科學的思想，高唱現實的，經驗的科學的思想。又由其對於不正義之事，毫無假借的先天的熱情，拿着辛辣的筆，攻擊當時的社會各方面。就如麥畢萊（Mairan）評他道：『他做了一個長老。他成了一教派的建設者。成了謀反人的首領。成了廣大知識國的君主。』他照這樣把當時的讚仰，都集於一身，而成爲革新運動的指導

者。

第五節 盧梭的思想

佛爾特，孟德斯鳩，提特羅，是以開發理性，而促進文明為任務；而盧梭則倡感情之解放，復歸於自然；以為文明這個東西，是表示反感的，就這一點而言，他雖是反對他們的人，但是從我們脫掉了文明的衣服，而歸於自然的思想出發，主張無論形式的法律，或因習的道德，都不能束縛我們的生活，無論怎樣，都高唱人類性的自由的這一點，是和他們相通的。盧梭的書，相傳為法國革命最有力的動因，但其中最可以為代表的，大概是民約論現在不可不就民約論，稍說一下。

在介紹民約論之前，要先把他說明人類之間，怎樣失了平等的人類不平等的原因論一書，稍說一下。他說：人類在住於鄉裏的草屋，可以滿足的時候；在用荊棘和魚骨以補綴皮衣，羽毛貝殼以飾身，種種彩色以染體，而可滿足的時候；在粧飾弓矢，就可以滿足的時候；在用石刀以穿漁船，或做粗野的樂器而能滿足的時候；做一句話來說，就是人類在從事於以

一人之力可以做的事，不要人助的技術的時候，便可以做成在自然裏得以享受自由，健康，善，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到了要別人扶助，並且一個人要貯蓄兩個人的食物的時候以後，平等就失掉了，財產的觀念也生起來，遂不得不勞動了。廣大的森林，都變成了田，人類遂不得不流着汗來灌溉他，並且奴隸和艱苦，伴着收穫一起來了。惹起這樣的大革命，無論如何總不外是冶金術和耕種法。有些詩人說，把人引向到開化方面，至使人類受損的，是金銀的貨幣，但是這個不如說是穀和鐵。總而言之，是人類羣居的弊病，就是人類集合的生活這種東西，一方面使生出從來沒有的新感情和道德，一方面又使生出了罪惡。人類的造成，元來不是像這樣集合多數而生活的。人類若集合，就要腐敗。身體的虛弱和精神的罪惡，都是集合太多的必然結果。人類在一切動物中，是最不可羣居的東西。由人類的呼吸，毒人類——這個雖是比喻，也是真理，——的文明生活，羣居生活，人類之間遂生出猜忌，憎惡，和利益的相爭。設若人類還是原始的自然狀態，那麼，就沒有在一定的地方，經營屋宇的事；既沒有家族的生活，又沒有財產所有的事；並且沒有把土地劃個境界而私

有，和織組起政治社會，生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階級，及富者，貧者，貴族，奴隸的階級的事；人類一切的不平等，大概都會沒有的。像霍布士一樣，雖然說人類在原始的自然狀態內，是以戰鬥爲事的，但是這是錯的。戰鬥的狀態，是所謂文明的進步帶來的。在自然的狀態，人類是互以同情而相結的。在自然的狀態，人類是善的。文明一進步，——不平等——便有戰鬥，人類就這樣墮落了。就敢於爲不善了。所以要救人類的墮落，和使不善而返於善，就不可不去掉了這些可惡的文明而返於自然。

以上是人類不平等的原因論的大要。盧梭像這樣說人類不平等的原因，是在文明，文明使人墮落，乃大聲叫『返於自然！』他的議論裏面，當然有很多的偏見。太偏於感情，而缺思索妥當的地方，實在不少。但是因爲是偏於感情，所以對於感情的法國人民，才與以最強的影響，實在是確實的事。下面稍說民約論的要領。

『政治的權力，在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對於外來的威力，防衛社會。但是這些都不外爲公共的幸福。這樣的權力，只從自由契約才能得的。』這是前面已引過的洛克的話，盧梭

的民約論總不外是說政治的權力，只從自由契約才能得的思想。他在民約論的前面，就屬當時的極端的壓制政治道：「人一生出來，本是自由的。但是現在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被鐵鎖鎖着的。」於是他又說：人類在自然的狀態，是個個獨立的。他們在保全這個存在，互相結的契約上，造成了社會這個東西。因為各人在自然的狀態，是平等的。一個人對於他人行正當的權利，不外是依據契約。在一個人的時候，因為把他的自由貢獻與他人的報酬，遂受保護扶養，所以若是同意，可以委把別人。但是國民的時候，就不能把一切權利，委於別人。然而沒有契約，人類個個獨立的時候，受不起天然的迫害，所以不得已結成契約，根據這個契約來生活，——在這個地方，就有了我們的社會。就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成立在這樣人人相互的契約，就是民約的上面。結了這個民約的結果，人類本來的平等關係，毫沒有損害，並且因為法律，更可變為安全，而對於變成不平等的惡傾向，也可以防止。依據這個民約，我們的社會遂成立，國家遂完成，政府也造就；所以國家的主權，為人民所有的，政府不過是實行由人民的主權所決定的事的機關。盧梭他這樣說了。他的主

張，不待言是從人類都是自由平等的思想出發的。他的意見是沒有離開人民的主權。人民決不是隸屬於國家，是由自己的自由，互相結約，依據這個契約，制定法律，依據這個法律，規律生活，所以人民決不是丟掉了自己的自由，而服從國家及政府的絕對威力的。他由這個見解，狠重法律。所以孟德斯鳩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使立法權與行政權對立，他乃以為真的主權只在立法權，行政權不過是須隸屬於他的東西罷了。又以為偉大的立法者，才真是偉大的天才。他又說正義和自由的存在，是因法律的力。這個有機的力，代表一般的意志，從義理上建設自然的平等於人類之中。這個由天上來的聲音，給一切人民以常識，人民依着他行爲，可以免避矛盾的事。法律廢弛，要釀成最可怕的弊病。政府最要緊的事，換一句話說，恐怕是最難的事，就是公平處理一切人民，對於富者的橫暴，保護貧者的安全。有了須保護的貧者，和須抑制的富者的時候，就是很大的害處已發現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法律只能在中流社會，十分行使，對於富者的錢財和貧者的不幸，是一樣沒用的。就是變成了富者避法律，貧者隱法律。法律的墮落，是在忘却了他的根

本的時候起的。從自由到民約，從民約到法律，自由和法律，是相始終的，是運命相共的，行使則兩者共行，破壞則兩者共破壞。一切法律裏面，最重要的，不是雕在大理石上，和黃銅上的，乃是雕在人民的心裏面的。這個就是形成國家的真憲法，天天增加新勢力的東西。你的法律老朽或消滅的時候，來復活他或造新他，就是這個東西。使人民順從制度的精神，使習慣的力代官僚的力，也就是這個東西。但是所謂雕在人民的心裏的法律，不外是道德。盧梭關於法律，照這樣說了。他又論自由說道：人民因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擁護權利，才制定法律，推舉支配的人，並不是因為征服自己而推舉的。這個是一切政治的權利的根本格言。但是真正適於愛自由的人，實在很少，大概都是想支配別人的，並且還有以支配的契約，而願為服從的。由下而上的人，因為想得十個僕人，就不辭侍奉百人的主人。世界簡直沒有比這個還可嘆的事。平等就為這些東西所損害，法律也是這些東西使他墮落的。放棄自由，實在是放棄人格，放棄人道的權利，放棄個人的權利的東西；所以這種人，簡直是不得了的。像這樣的一切放棄，是完全和人的天性相反逆；從人奪取自由，就和

從人的行為除掉道義是一樣的。有個哲學家說道：『奴隸的兒是當做奴隸而生的。』這句就是斷定『人并不是當做人而生的。』人類在文明人裏面，是有拿自己為主人的道德的自由。我們服從我們自己所規定的法律，就是根據這個自主的道德。盧梭又說：從屬的一件事，可以分做屬於自然事物的從屬，和屬於社會各人的從屬兩種來設想。事物屬於自然法則的時候，沒有損傷自由的事，所以也就沒有生弊害的事。但是人屬於社會，和人屬於人的時候，很多的弊就生起來了；無論是從屬的，或被從屬的，都是要被害的。若要除掉這個惡弊，總須拿法律來代替人；想保護公眾的意思，不可以拿一個人的意思，而須恃法律的力。設若法律的力，和自然律的力一樣，變成了以人類的力不能克服的這樣堅固的東西，那麼，人的從屬，也會要變成物的從屬。在這個地方，真的自由和真的道義才會一致。

以上所述，是在民約論裏面盧梭所表示的思想。現在看起來，固然狠有好多不妥當的地方，但是我想他把我們現在所有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狠說得明瞭徹底。社會本來是

由各人互相契約而成的，就是由一般的意志，相約保護身體財產。發表這個意思的，就是法律，所以一國的主權，是在人民——他的這一說，是拿着熱烈的感情而說的，所以刺戟當時的人心，非常之強。當時人民受苦於極端的專制政治之下，聽了他的話，實在是和渴者得水一樣。佛爾特的言論，大為中流以上的社會所歡迎，而他的思想，則在中流以下的社會，惹起激烈感動。他的思想是不完全的，他的言論是偏激的。若把他放在嚴正的理智批評之下，一定是狠錯誤的東西。但是從他天稟的傾向，他是拿着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比甚麼人還要強，實在是無可辨的事，只要是說德謨克拉西的人，沒有個不回想他的。

第六節 工商階級之出現

佛爾特盧梭等所謂的革新文學，震動了法國上下。自由平等的呼聲，不單是在下等社會喚起共鳴，就是上流的人，聽這一說的，也是不少；貴族的風氣，也狠改了好些，或者訪問貧民，來賑濟他們，或者為貧民立醫院，或者解放農奴；這些雖然是阿世逢迎的結果，但是覺悟也總到了這些上流社會來了。提特羅等的啟蒙運動，把知識狠弄得普及了。而在理學

界一方面，又出了拉佈拉士（Laplace）和拉馬克（Lamarck）等。像這樣科學的精神一方大盛，宗教的威權一方衰微，所以世界的變動，就逼起來了。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中流社會這種東西，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抬起頭來了。因為自由平等的議論狠盛行，貴族的壓制也放鬆，和科學相繼發明，由他的應用，產業也就非常進步的原因，人民的富，遂增加起來，工商社會的活動與繁榮，也一天進步一天，所以工商階級這種階級，就在這裏發生來了。以前法國的社會裏面，上頭只有貴族和僧侶的階級，——上流社會，下面只有平民階級，——下流社會，到了這個時候，遂生出了一種工商階級的中流社會。而這種工商階級，和貧民不同，都是有點知識和富的。就是有可以由自覺而動的力。法國革命，就是以這種新生的中流社會為指導者，由下流社會的羣衆行起來的。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法國革命的指導者，是以工商階級為中心的中流社會這一件事。

到了這個地方，應該說法國革命了。但是敘述這個事實，不是本章的目的，所以就不說了。現在只把革命以後所起的產業上的革命，——就是產業革命，略說一說。

第七節 法國二月革命的意義

法國革命，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革命，不僅在法國內裏終始的。他的影響，實在及於全歐，使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大大的發揚。現在像波浪一樣橫流全世界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實在是法國革命的時候，把堤防打崩了的。現在德謨克拉西的運動，雖然內裏不少曲折，但是不能說不是法國革命的延長線。法國革命的一波一瀾，簡直流到了現在。在法國革命的時候，把堤防已打破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變了港，成了湖，現在增加了水量和流勢，變成了滔滔的大河，風湧的流起來了。

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之死，甲古班黨 (Jacobin) 之解散，和執政官政府建設以後，革命漸漸終熄，秩序也漸漸恢復了。但是當革命軍的一員大將拿破崙以稀有的雄才，建功於外域的時候，輕躁的法人，爲他的武功所迷，竟把和獨裁君主一樣的實權給他，後來竟把他當做皇帝，而爲他專制政治底下的忠良人民了。這個實在是法國革命後所起的非常逆轉的事。但他被推做皇帝，行戴冠式的時候，他宣言道：「朕誓擔保法國領土的保全，尊

重信教的自由，保障人格的平等，不征不當的賦稅，永遠增法國人民的利益，幸福和名譽。但是既即位後，掌握大權，就成純粹的專制政治。就事實上說，不過法國再得一個路易十四，以前慘澹經營，前仆後繼的革命，全歸於無意味。但是輕躁的法國人，只迷於拿破崙的光榮，以為把征服全歐的人戴做他們的君主，是榮耀的事。但是驕傲不久，拿破崙因俄國遠征失敗，失掉了王位。再舉的計畫，又被破於滑鐵盧（Waterloo）的一戰，遂成了聖海拿（St. Helena）的逐放人，葬其野心於孤島了。拿破崙敗後的歐洲，暫時入於保守和專制的反動時代。以奧相梅特涅（Meternich）為中心的神聖同盟的壓制政治，大逞暴力。就是法國，路易十六的老弟夏爾十世（Charles X）即了帝位，人民又再苦於蔑視民意的苛政之下了。但是這些事，不過是一時的反動。到了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再勃發，夏爾十世被逐往英，路易腓立（Louis-Philippe）被推為王。這就是七月革命。迎路易腓立的時候，法國國民慶祝王位由專制主義的人手裏，移歸民主主義的人。但是王的政治不好，一八四八年，再起二月革命，王逃往英國，共和黨的首領拉馬第勒（Lamartine）建設

臨時政府，公布共和政治。這個在歷史上，叫做二月革命。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個二月革命，怎樣起的。這個固然是大革命的繼續。大革命時的標語自由平等，固然也是這次二月革命和前次七月革命的標語。但是大革命時的指導者，是中流階級。中流階級先起下流階級才響應，在他們的指揮底下活動。但是二月革命，不是這樣。這是下流階級——勞動階級起的革命。所以大革命不過是政治上的革命，而二月革命則一方為政治的革命，同時又為社會的革命。就這一點看，二月革命實在為現在俄德及其他各國所行的革命的源流。這就是我們對於二月革命的意義，不可不注意的理由。但是二月革命怎樣起的呢？現在我們到了說明產業革命是種甚麼東西的機會了。



第二章 產業革命與勞動階級之發生

第一節 產業革命之歷史的考察

產業革命是甚麼？要答這個問題，也不可不先從歷史的考察起。

法國大革命，（所謂大革命，是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而言的，並不是二月和七月革命。）狠發揚和實現了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以前王室，貴族和僧侶手裏所有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實權，都被奪取，一般人民的權力，就大伸張了。口裏雖然是說一般人民，但是有件事我們不可忘却的。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果，獲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權利和勢力的，是以新興的工商階級為中心的中等階級。在革命的前幾年，工商階級，因為工商業的勃興和知識的普及，漸漸的抬起頭來，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但是在革命以前，他的勢力還沒有完全。到了革命以後，這個新興的中等階級，就成為社會的中堅和政治的中心。革命終結，秩序漸漸恢復以後，拿破崙對於普及教育，狠用了些力。但是這不過是使中等階級的精神的內容豐富罷了。拿破崙也會獎勵工業，但是其結果，也是使中等階級的物質的

勢力強大。在別的一方面，僧侶的特權，被革命所剝奪，寺院所有的土地，都被沒收，各地方遂生出了很多的大小地主。所以中等階級的勢力，成了很堅固的基礎。

中等階級發達的主因，再說一句，就是工商業的發達。與工商業發達相關聯，為他的原因及結果的，就是產業革命。產業革命不獨在法國，並且是當時歐洲的大勢。但是他的發源地，還是英國。英國是很早就把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個人自由給與人民的。這個事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現在要知道英國的自由主義和產業革命之間，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第二節 中世的經濟關係——自由都市和同業組合

前面曾舉出自由都市的發達，說是使封建制度衰弱的一原因。強盛的都市的市民，結起來反抗封建君主的壓制，實在是封建制度滅亡的一原因。要知道近世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變遷，這個自由都市是很要緊的，所以要把自由都市，怎樣生的，根本的研究一下。

人類無論精神的或物質的，是不能孤獨而生的動物。共同生活，是和人類的本性相合

的生活，也不須用理論來說，事實已把他證明了的。人類最初的共同生活機關，是血族團體的社會，和由民族而結合的社會。但是民族的內裏，不久就生了階級的分裂；血族的團體，也不久就崩壞了。代這個而興的，就是共產村落。這個是以土地共有為基礎的組織；俄國的人民，被許自由使用西伯利亞的土地的時候，他們就在那個地方起了共產村。自從俄國的學者，發現古時共產村落的遺跡以來，很多的學者和思想家，都以為這種制度，是理想的而讚美之。但這種制度，不久也就崩壞了。他的崩壞的原因，可以說是下面所舉的兩種：第一，他們因為和外敵戰爭，所以在自己內裏，造成了一些專門的武人；但是這些武人擁有武力，遂專橫起來。第二，因為血族的團結廢弛，和包容一社會內裏的人口增加；最要緊的，是因為要解決由個人的所有發達，而生的內部紛爭，遂發生了依據一定的習慣的法律的賠償制度；這種制度，遂成了權勢；掌管這種習慣法的人，得了社會的勢力，在這個地方，遂生了權力階級。關於第二的原因，有下面所述的事實。設若一種族內部的紛爭，可以由這一種族的習慣法來裁決。設若和別的種族起了紛爭，因為他們兩族的習慣法不同，

所以很難解決。在這個地方，若有傳可以使雙方種族滿足的習慣法的家門，對於雙方的種族就有一種勢力。照這個樣子，共產村裏，遂發生了權力階級。武人的首領，和執法的家，漸漸的把他們的勢力，強固起來，後來遂變成了王和王家。這個王私有很多武人和領地，保存社會的優越。但是其中常常有新野蠻人侵入，和瘟疫流行，所以村落荒廢，流落的農民也要發生。到了這個時候，王就把所領的土地和農具給與人民，以施恩德。被救的人民，由幾年或幾十年的勞苦，漸漸能夠納稅的時候，遂變成了領主的農奴。這就是共產村落崩壞，變成了農奴制度。但是王和農奴之間，生出了領主。領主與農奴——在這裏遂成立了封建制度這種東西。所以九世紀的歐洲，呈了隸屬於無數的領主的小領土分立的形勢。領主的虐政和封建政治的壓迫，怎樣酷烈，前面已經說過了。從這個封建制度裏面，遂發生了自由都市。自由都市的發生，其由來頗遠。九世紀的歐洲，常為諾爾曼人，亞刺伯人，和伏苦里亞人的侵入所苦。但是這些蠻族的侵入，却把為軍事的保護者的領主的無力和不足恃，教給人民。所以人民一方則在都市築城自守，一方遂自覺自己

的實力，來反抗領主的壓迫了。十一十二兩世紀的時候，這些築了城的都市的反亂，困苦領主的例實在不少。到了十三世紀的時候，全歐各處，都有了築城的都市。這些有城的都市，名義上雖還是領主所有，實際上已不屬於領主；依據脅迫領主所得的特權狀，遂有了自由自治的權利和獨立的實力。於是或與別的自由都市結約，或造成聯合或同盟的形式，儼然成了一個國家的狀態。但是為自由都市的基礎，是同業組合（Guild）。同業組合的組織，真是我們最要注意的東西。從從事於手工業，商業，漁獵的人起，到僧侶，畫家，教員，甚至於農奴止，都結成同業組合，互相扶助，互相分負責任。這種同業組合，又有對於組合內部的獨立裁判權和獨立行政權。同業組合，完全是獨立單位，無論拿甚麼權力，都不能干涉他的內部。集合這樣的組合，遂成為自由都市。自由都市的街區，是依各種職業，——就是各同業組合，而別的。各街區各有表示他們主權的象徵的徽章。這些各職業，就是各同業組合，是生產組織的單位。這件事後面尚有詳說的機會，不過現在要說的是近代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以生產為本位，而在中世的自由都市裏面，是以消費為經

濟的本位。照着市民的直接消費而生產，是以同業組合爲生產組織的單位的中世紀生產的本義。現在的生產，常以交換爲直接的目的，而當時的生產，則以消費爲目的。譬如現代以製造爲業的人，他的生產的目的，是爲不相認識的顧客，怎樣在狹遠的市場上，才能得到比較多的交換價值。但是當時的工人，是爲自己所屬的同業組合的組合員的生活，及屬於自己的同業組合的共同生活體的市民的生活而生產。在現在的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是貨物。自由都市的工人所生產的，就是富這個東西。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增加交換價值爲目的。當時工人的生產，是以創造使用價值爲目的。在現在資本主義的時代，是把勞動當做量看。在自由都市的時代，是把他當做質看的。所以這個結果，就不得不反映於工人的社會地位上。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管理和操縱生產的，是資本家，工人不過占經濟組織中的一個貨物，或貨物所有者的地位。但是在自由都市的裏面，爲都市這樣的共同生活體的單位的，是獨立生產者的勞工組合——同業組合。所以工人決不是像現在一樣的受虐待。譬如現在還在提倡的八點鐘工作制度，在自由都市

內面，是早已行了的。

自由都市，照這樣從封建的壓制下面逃出來，創了自由的，民主的社會。由這個自由都市，對於個性的發展，所與的自由內裏，生出了文藝復興的運動。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是羅倫，舍諾亞等意大利的著名自由都市，大概讀者還能記憶。

但是這些自由都市，到了十六世紀，也完全滅亡了。產業的發展，使自由都市的勢力強盛，諸侯的威權衰弱，同時又打破同業組合的組織，使自由都市與諸侯一起滅亡。在封建制度崩壞之後所起的東西，就是近代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從同業組合到資本主義——產業革命這種東西，不外表示這個推移的路徑。

第三節 機械的發明

同業組合的組織崩壞，和封建制度衰微，是有種種原因的。這些原因和他的結果，非常的複雜，不是一句話能夠說明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生產關係的發達。因為新土地的發現，和資本的增大，從中世末葉新興的工商業的活動，把生產的關係漸漸的弄成大規

模，已不是和從前一樣，立在生產組織的小單位之上了。至於新經濟單位，就是把以新生產方法為基礎的新經濟的活動所必要的條件，包含於他的內部的程度的廣大。照這個樣子，自由都市既滅，封建割據之勢又崩，所以近代的國家的基礎，就成立起來了。這就是因為產業發達，生產的單位從地方的到國家的，同時政治的單位，也從地方的到國家的了。

助長中世末葉所起的新工商業的活動，使他一天一天的繁盛，就是機械的發明。人類所以不能和別的動物比較，成了很顯著的經濟發達，是因為有製造器具的能力。到了近代，這些器具遂更進一步，變成了機械。機械的發達，實在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事件。

產業革命實在從機械發明而起的。約翰凱，(John Kay) 哈克里夫，(Hargreaves) 亞克拉，(Arkwright) 克魯姆頓，(Crompton) 瓦德，(Watt) 夫爾敦，(Fulton) 斯蒂芬孫，(Stephenson) 他們的發明，為產業革命的一大動因。十七世紀的工業狀態，還是很幼稚的，一七三八年，凱發明了機械機，紡織業上劃了個新紀元。一七七〇年，哈克里夫發明紡織機，一七六九年，亞克拉更發明有力的紡織機械，被稱為工場工業的祖。一七七九年，克

魯姆頓發明紡織機走鍾和精紡器 (Spinning-mule) 而瓦德又於一七六九年發明蒸汽機關。把蒸汽機關，一般當做各工業的動力用的時候，一切的工業，都急激的改變面目，到處都行起大規模的生產來了。又因為蒸汽力的交通機關發達，（夫爾敦於一八〇七年發明輪船，士蒂芬孫於一八一四年發明機關車）運送費也就減少。這個運送費的減少，和生產費的低廉，共同使各方面的工業，呈從來沒有的繁盛。以上所論的，是只就英國而言的。但是這個事情，當然不只是英國。在別一方面，我們又不可忘記由前幾世紀的新世界，新航路的發見，在海外得了很多市場。市場漸漸寬廣，生產力漸漸增加，各種產業當然都更繁盛，更變為大規模。所以同業組合這樣的小規模的產業，——家庭的產業，遂受了根本的打擊。照這樣產業上的單位，不能保存在一小都市，一小地方，這當然的結果，政治上的單位也就大起來了。近代的國家，和資本主義攜着手出現於人類歷史的舞臺上來了。

第四節 產業上的自由主義

促進產業革命別的一個原因，是產業上的自由主義。現在稍說一下：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是國民很早得了自由的國。經濟上的自由，在英國很得的早，就和政治上的自由得的早是一樣的。前面所述的工商業的發達，固然是他的重大原因；但是自由思想的影響——最要的，亞丹斯密（Adam Smith）在富國論裏面說的經濟政策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

中世的時候，為產業的單位的，是同業組合。他的組織，在職業上是有嚴正的限制，不能像現在一樣，各人可以自由從事各種職業。譬如生於做靴子的家裏的人，要代代以做靴為業，不能從事別的職業。又沒有遷徙的自由。貨物的價錢，是依法律而定的，不能隨意漲落。同業組合，在工商業上有專賣專營的特權，這個特權變成了個人不可侵犯的東西。並且對於徒弟及傭人也有一定的同樣限制，從事工商業的人，不得受窄狹的支配。就是在同業組合之下，個人的自由，完全是沒有的。他的制度雖然和封建制度一起消滅，但是他的餘習是狠不容易改的。在法國革命前二十年，一七七〇年的時候，英國還遺下限

制人民的產業的各種煩瑣制度。就是英國，在近世的初葉，還把國家當做支配人民一切行爲的東西，經濟上也不許人民的自由，以爲設法律以定工錢，和限制利息，指定貨物的質這類的事，都是國家當然的職務。若是和法國及普魯士比較起來，當然是可以說內地產業上的自由，是比較大些，但是關於勞動和資本的移動，有了種種的限制。譬如徒弟規則這樣東西，無論甚麼人，若不當做徒弟工作七年，就不能當做自由民從事各種職業。又都市的同業組合，監視貨物的市價及品質。陳列於市場的貨物，要歸組合所派的監視員檢查。最甚的，就是治安推事，也可以規定工錢。像這樣的產業上的干涉政策，適用於外國貿易，比較適用於內地商業，還要盛點。這個是近世初期的封建制度覆滅後，與確立了的中央集權制度一起來的國家主義之一，是以國家是富國的機關，是經濟上一個重要的單位的思想爲根據。就是由國家的保護干涉，抑制輸入，獎勵輸出，使國內的生產發達，又擴張殖民地，獎勵與母國貿易，而禁與別國貿易，又改良交通機關，並且有時把他置於國家的管理之下，乃是當時的辦法。英國所以能掌握世界的海權，建設跨五大洋的帝國，完全

是這個保護干涉的政策所致。這個政策與個人的自由不能相容。自由思想很盛的英國，對於這個政策，就不得不起反對之聲了。在個人的知識和富，幼稚的時代，和產業狀態幼稚的時代，這個政策實在可行，但這些東西發達起來，就不容易了。在這個地方，對於保護干涉的政策，先倡反對的，就是著富國論，稱為經濟學的鼻祖的亞丹斯密，他的學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達的保證，我們不可不注意的，現在把他稍說一點在後面。

第五節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

各人想獲得或擴張他的利益的活動，一方面增進自己的利益，同時別一方面又於增進社會一般的利益，是狠適合的，——斯密的學說，就是立在這個思想之上的。他先承認各人的利己心，然後承認各人自己追求利益的行為。他說這裏不應該加以束縛，應該放任。他們一方利自己，一方面會利社會，所以一方面獲得自己的幸福，一方面會實現最大多數的幸福。所以他主張生產上的活動，也可以讓他們自由，不要用國力干涉。他說：「人類雖然差不多不絕的要別人的幫助，但是設若只想由別人的恩惠而得，是決不能達到目的

的。但是設若訴於別人的利己心，使他知道把我所求的事情，給我做了，乃是他自己的利益，那麼，就容易達目的。……我們的飲食材料，不是由肉店、酒店、麵包店的恩惠而得的，乃是因為他們尊重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得的。我們並不是訴諸他們的慈悲心，乃是訴諸他們利己心。我們決不拿着自己的必要告訴他們，只是拿着他們的利益告訴他們。」他照這樣主張產業上一切的经营，應該放任，隨各人的利己心活動。又反對以保護干涉為宗旨的官業，而主張以自由放任為主的民業。『所以要去掉保護干涉，使自然的自由這種明白簡單的制度自然成立。在這個制度之下，各人只要不犯正義的法，可以隨意求自己的利益，可以拿着自己的事業和資本，與別人的事業和資本競爭。』他又這樣說了。要之他的學說，是產業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經濟學上所謂的英國正統學派，只是照原樣繼承他的學說。他們以為人雖不受教，也有求自己利益的性能，若使個人任意求自己的幸福，自然就可以增進社會全體的幸福。他們乃說道：『試看歐洲的大都市，這裏有數百萬萬人，拿着種種慾望，每早晨醒過來。但是設若大部分的人還在貪睡的時候，已有由郊

外拉着滿載新鮮野菜的車子進城來的人，更有引肥牛到屠場的人。麵包店趕快把電爐紅起來，像狼忙的樣子站着工作，牛奶店的人也拉起車子，送牛奶到各家門口。那邊看見馬車夫，拉起臉都沒認清白的客快跑，這邊又有猜想着顧客來或不來，緩緩地開門的鋪店。街市照這樣漸漸的從睡眠裏醒過來了，一天的鬧熱雜沓，也就開始了。由這樣可驚的經營，幾百萬人天天一樣的，受着麵包，肉，牛奶，小菜，啤酒，葡萄酒的供給，能夠好好的維持生活，究竟從那裏來的呢？請想一想！都不是利己心的賜嗎？無論怎樣有才能的經營者出來，預先計畫，要一點都不錯，滿足幾百萬人的種種慾望，實在是不可企及的事。」

亞丹斯密的經濟學，因為他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所以可以叫做個人主義的經濟學。

又因為他保證資本主義，所以又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斯密之後，出了馬爾薩斯

(Malthus) 邊沁 (Bentham) 傑姆士穆勒 (James Mill) 等，大成其說。這一學派的根

本思想，就如前面所說的，是承認各個人的利己活動和現在的經濟組織就是個人的營利主義——資本主義的組織。與此相反，否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想把他根本改造的，就

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爲德國的馬克斯 (Karl Marx) 所建設，就是所謂保證社會主義的東西。關於這事，後面詳述。

亞丹斯密的富國論是在一七七六年，就是十八世紀的後半，工商階級漸漸勃興的時候出的。以這一說爲基礎的自由經濟制度，由前述的機械發明，共同使工商業繁盛。

一七六〇年時，英國產業社會的狀態，還沒有資本家和工人，——雇主和傭工的劃然區別。一個人兼道兩樣的很多。並且分業還沒有行，農夫兼工人，工人兼農夫的，實在不少。最要注意的，就是還有很多自己有土地，一方面從事於農業，一方又從事於製造業，這樣農夫兼製造家的小資本家。但是到了這個年代的末葉，近代資本家制度，生出萌芽了。譬如以製造棉花爲業的人，先是資本家兼工人的戶主，自己供給材料，在自己家裏紡織而賣於市場；到了這個時候以後，漸漸仰給材料的供給於商人，自己變爲工人，而隸屬於商人的狀態，就漸漸出現了。一方面既有了這樣的人，一方面又有一個商人所有三十至四十的織布機而成爲一個大資本家。在機械沒有發明以前，總不出小規模的家庭工業的範圍

以外，到了新機械發明及使用以後，到處遂行大規模的生產；以前的家庭工業，遂受了根本打擊。於是依據斯密的新說的產業上的自由主義勃興起來，政府也採用他，改了以前保護干涉的政策；所以產業更變成了大規模，資本集中的結果，遂生出了大資本家。

第六節 勞動階級的發生

現在還想把機械之使用和資本家之出現的關係，稍說一點。雖然我們不能說以前全然不用機械，但是這些機械，與其說他是機械，不如說他是器具，所以製造的人，就坐在自己家裏作工。設若不在自己家中，就在家的附近，立一個小工場，用幾個工人和徒弟，從事工作。但是主人和傭人徒弟的關係，是以家族的親密結合的，所以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社會的階級存於其間。依據同業組合的制度，這些手工業的人，分做主人，工人和徒弟三階級，但是徒弟若作了一定年限的工，也可以升做工人。工人設若忠實為主人作工，經了一定年的熟練，也可以成為主人。無論徒弟或工人，都可以成為主人，所以他們和主人，只是朋友相交結。這樣的生產，不是以供給內外市場為目的，乃是等到外面來定貨然後照着定

的分量來做的。這就是不是以交換爲目的，乃是以消費爲目的而行的。所以沒有因爲生產過剩，致招意外損失的事。所以也沒有像現在一樣的常常脅迫市場的商業上的恐慌。這樣狀態之下的生產，若把他當做生產看，當然是貧窮的，但是經濟關係就非常安全。到了大機械相繼發明，利用蒸汽力的機械工業發達的時候，像這樣單純的制度就完全破壞了。要把動力機械，好好利用，就要集合很多的工人在一個工場內，在一定的鐘點內，不斷的使用。但是設備這些機械，和建立工場，要很大的款項。這個到底不是以前的小製造家所能做到的。到了這個時候，遂發生了以對於這些設備，而出資爲目的的新社會階級。這就是所謂的工商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可以叫做紳士階級和第三階級）。從來的小規模的手工業，到底是不能和這些機械工業相頡頏的。第一，因爲機械工業的生產率很高，所以同樣的貨物，要比手工業製造的便宜些，於是手工業就不能成立了。但是沒有資本的人，當然是不能設備大機械，而行大規模的工業。於是具有資本的人，遂至於獨占製造事，而以前的小製造業的人，因爲不能與資本家競爭，遂不得不歇業，或流落爲貧民，不

然，就不得不逼資本家的工場，做一個工人去勞動。但是被雇的工人的地位，常常受脅迫，因為以前的生產，是應需要而行的，所需要和供給的關係，非常適合，而現在大機械運轉的結果，遂常常生出生產過剩的現象。就是并不等外面特別來定，然後才製造，乃是預想社會一般的需要，一次造出很多貨物，所以常常有因為預想錯了，生出生產過剩的事。所謂恐慌和蕭索，就是這個時候而起的現象。工人因為這個原因，受工場解僱，而陷於無衣食的事，也是不少。所以一方面遂生出資本家階級，僅僅只投資，對於實際上的事，一點也不下手，而收莫大利益，遊玩奢華；一方面遂生出勞動階級——第四階級，一天到晚作工，還不能十分糊口。占有近代社會問題的大部分勞動問題，實在是在這裏生的。

產業革命，怎樣促進產業及商業的膨脹，我們看下面的事實，就可以知道。譬如機械發明以前，英國的掘鐵率，是一七·三五〇噸，一九一〇年，竟到了一〇〇〇〇〇噸了。英國棉花工業的金額，在亞克拉的紡織機械發明以前，一七六〇年的時候，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一〇年，竟到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了。他的結果，就是商業即刻隆

盛。棉花貿易額，從一七八八年到一八〇三年的十五年間，竟漲了三倍。美國於一七九二年，棉花不過輸出二七五捆，到了一九一三年，竟輸出了九・二五六・〇〇〇捆。歐洲及美國的貿易總額，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五十年間，竟增加了千分之八百。

以上只就工業界內，起的產業革命而言的。但是產業革命，不單是工業界起的現象，農業界也行了。他的結果，就是小農制度崩壞，生出大農制度。以前分給很多的小地主，以小規模而耕種的土地，都為大地主所兼併，以大規模耕作起來了。若由收穫上的成績說，當然大農制度是好些。無論工業或農業，若是大規模來辦，因為可以享受由分業所生的種種利益，和省却煩瑣的手續，所以可以拿比較少的勞力，生出比較多的效果。在以前小農制度的時候，常常把同一土地，想收同一的東西而使用，所以有容易消耗地力的弊病，就是拿灌溉，排水等而言，也有不少的不便。這些弊病和不便，可以由大農制度除去，並且新農具一發明，所謂科學的農業，也在這個制度上發達起來了。工業上的產業革命，是促進工業自己的進步，農業上的產業革命，也是促進農業自己進步的。英國大農制度的勃

興，是在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之初最盛的。據一八一三年的報告，則在過去十年間，農產物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別的一方面，以前的小農都沒落了，這些失了土地地的農民，都相率到都會去，所以各地方的農民，大減少起來了。所以與工業界發生資本家的同一理由，各地方也發生了大地主的階級。在都會發了財的資本家，爭起來買農村的土地，也是大地主發生的一個理由。我們看英國在一七九〇年以後，地價約漲了兩倍，就可以知道土地兼併的趨勢，是怎樣的盛。都市的人口增加，為近代社會的一大事實。譬如現在英國，全國人口中約四分之三，是住在都會的。在十七世紀的時候，不過只有五十萬人口的倫敦，現在竟有了七百萬。即就全歐而看，十九世紀的初葉，有十萬人口以上的都會，不過十四個，到了末葉的時候，竟有了百四十個，就是十倍。這個都會的人口增加，一方面是表示都會的工商業發達，一方面是表示地方的農民減少。在野拿着鋤頭的人，都到都會來站在工場的機器傍邊——這是近代世界的最可注目的現象。

第七節 英國 Chartist 的運動

我們在上面，把產業革命的大概，可以說是都說了的。獨立的家庭勞動者（手工勞動者）變成工場勞動者（機器勞動者）叫做資本家的這種階級，也成立起來；到了這個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相對立的時候，近世的社會問題，就發了端了。依據西特尼韋白（Henry Webb）的說，英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就成了這個形勢；大陸則在十九世紀成的。資本階級（以及工商階級）就是所謂第三階級，漸漸膨脹，增大他的社會勢力。遂對於以前的威權者——王侯及貴族起了政治上的革命——這是就前面所說的法國大革命，而為他的先驅的是英國的革命。前面已經說過，法國大革命的原因，非常之多，簡直數不清白，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待說就是第三階級之勃興。從十四到十八世紀，因為新大陸發見和貿易隆盛，工商業就發達起來。所以以工商業者為中心的第三階級，也就勃興起來了。這個第三階級的人民，反抗貴族僧侶的專權而起的革命，就是法國大革命。這個時候，第三階級的人民，當然得了第四階級的人民的援助，才能完全成功，但是為中心，為指導者而活動的，還是第三階級。所以法國大革命，是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革

命。爲法國大革命的中心動力的國民議會，是代表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這個議會，在一七八九年十月所發的人權及公民權的宣言裏面，宣言說：『人從一生下來，就有自由平等的權利，一切政治上團結的目的，是因爲保全這個天賦的權利的，主權的淵源，是在人民。』但是這個地方所說的人民，是單指公民而言，並不是說一切的人民。所謂公民，就是第三階級的人民。所以法國的大革命，是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革命，是工商階級（Bourgeoisie）的革命。因爲這個原故，法國的大革命，不得爲十分的民主主義的，並且不過是政治上的革命。

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在一八三〇年的七月，法國又起了革命。這個叫做七月革命。因爲這次革命，佈爾邦（Bourbon）王朝顛覆，路易腓立新即帝位。依據這一年的八月的憲法，貴族院議員，被廢止了世襲權利，貴族的特權，遂被剝削。但是在別一方面，選舉權的財產制限，還是存在。要納直接稅五百佛郎，才有做議員的資格。這就是把政治的權力，集中於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這個七月革命，和大革命一樣，也不過是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革

命。到了一八三二年英國所行的改正選舉法，也和法國七月革命一樣，只確立第三階級在政治上的霸權。產業革命的結果，英國都會的人口，非常增加，所以把這些都會都定做獨立選舉區，並且對於有一定收入的，給與選舉權。這個改正，實在是只爲第三階級而改，正的。

照這樣看來，從大革命起，到七月革命止，都是第三階級的革命。但是到了第三階級掌握政治上和產業上的特權，占領社會上的優位，壟斷人生的幸福的傾向，顯著的時候，第四階級——勞動階級對於他相爭的形勢，也就早成了。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鬭爭，以後不久就發生起來，並且一直到了現在。法國大革命及七月革命，是新興的第三階級，對於第一，第二階級而起的鬭爭。但是等到第三階級得了勝利，把世界當做自己的東西的時候，第四階級，遂對他宣了戰。

開始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的鬭爭，也是英國。完成產業革命，和第三階級掌握政治上，產業上的霸權，是以英國爲最早。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支配，打個比方說，就是

Bourgeois democracy (第二階級的民主主義) 英國在十八世紀之末已確立了的。前面所述的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就是表示第三階級 (Bourgeoisie) 的全盛時期。這個時候的英國，實在是資本家的天下。亞丹斯密的產業上的自由主義，為穆勒邊沁，斯賓塞等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的哲學所支持，資本階級，遂不受一點妨礙，隨意而行。斯賓塞因為高唱經濟的個人主義，並且說道：『各人有辭國家的保護和拒絕納稅的自由……一切國民，都要納稅的，所以若勉強把個人拘束於國家統治之內，就是背人民的意思。使他納稅，就是明明白白的害他的權利。』照這樣給自由與資本家，勞動者不過只有『餓的自由』而已。麥阜萊在他的英國史裏面，說明當時的狀態道：『設若窮人對資本家道，這一點工錢，怎樣能生活？』資本家一定答道，你們有承認和不承認勞動條件的自由。』麥道奈 (Mac Donald) 說道：『勞動者自由了。他們的自由就是走路的自由，飢餓的自由。』他們雖然推倒了專制政府，得了一點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既然生在勞動階級裏面，產業上的權利，為資本家所壟斷，遂不得不受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壓迫。資本階級，有賺錢的自

由；勞動階級，有飢餓的自由；所以資本階級越弄越富，勞動階級越弄越窮。同在自由的名
的底下，簡直到了這樣的不公平！於是第四階級——勞動階級的不平，遂至於不能抑制。
但是起初發現，就是英國的（Chartist）運動。這個實在是近代社會運動的嚆矢。

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就如前面所說的，是第三階級的政治上權力的擴張，并不是
英國全體人民的意思。不滿意於這個選舉法改正，主張更徹底的擴張，大呼普通選舉的，
就是這個（Chartist）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第四階級的人民，因自衛而起的。所謂
（Chartist）是『自由之特許』的意思。這個運動的忠人物是高培德（W. Cobden）何
孔諾（F. F. O'Connell）阿布林（W. S. O'Brien）等，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普通選舉，在社
會上，以建設共產的新社會為目的。他們一派的主張是：『我們信一切的財貨，應該分配
給造他的勞動者之間。我們不可不打破一種社會階級壟斷資本，使用別人，由此獲得利
益，為奢侈的生活，而把別的社會階級當做勞動者，使他陷入和奴隸一樣的苦境的現狀。』
這個運動，從一八三八年起，繼續到一八四八年，後來為第三階級所壓迫，終歸失敗。但是

英國 Chartist 運動，以失敗而告終的一八四八那一年，法國遂起了二月革命。這個革命和 Chartist 運動一樣，是第四階級的革命——勞動者的革命。

第八節 法國的二月革命

七月革命的時候，法國國民顛覆佈爾邦王朝，佈爾邦家的支系阿爾良 (Orleans) 公爵易腓立遂即帝位。他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時候，曾爲甲古班黨 (Jacobin) 的黨員，爲共和政府盡力，早標榜民主主義。但是到七月革命起的時候，和第三階級結托，得了他們的援助，遂即帝位。他既然是被第三階級推舉爲王，於是就以得第三階級的歡心爲第一事，無論做甚麼事，總以他們的幸福爲念。選舉權也加了限制，全國有權的人，不過五十萬。由他們所選的議員，僅以擁護第三階級的利益爲事。第四階級——勞動階級的狀態，非常悲慘。譬如紡織工場，每天要做十五點或十七點鐘的工。譬如里昂的製綢工人，雖然做了這樣長時間的工，他的工錢不過十一個里俄。(當中國現在一角) 這就是除餓以外，沒有別法。但是他們在所謂『餓的自由』裏面，一方面餓，一方面又不可不作工。於是

勞動者難受這樣的痛苦，遂想提出請願書於議會，請設工場法。這個時候的首相幾佐 (Guizot) 罵道：「你們要盡力作工！你們僅能由作工免去困難。」但無論怎樣盡力作工，總不能糊口，是當時勞動者的狀態。於是像聖西門 (St. Simon) 福耶利 (Fournier) 這些人，起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實在不少。這個思想，很流行於第四階級裏面。但是路易腓立，和輔佐他的首相幾佐的政治，愈弄愈壞，到了壓制勞動者更嚴的時候，遂成了革命之勢。

拉馬丁 (Lamartine) 等所領的急進共和黨，與路易卜蘭 (Louis Blanc) 卜蘭起 (Blanqui) 等社會主義者結合，在各處行示威運動，要廢止王政，建設共和政體。在別的一方面，一八四七年，提出選舉法更改案於議會時，腓立親臨，表示反對，並且內務大臣屠夏德爾士 (DE Chatelets) 公言政府此後，要抑壓一切的革新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勞動者的情怒，簡直不能制了。他們遂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大舉圍襲議會，強請革新政治，能免幾佐。王見事情危急，遂免了幾佐的職。但是民衆湧起來的血，很不容易鎮靜。騷擾越盛，巴黎變了戰場。王遂再讓步，使且爾 (Thiers) 及霍提隆拔羅 (Odilon Barot) 組織內閣，並且承認選舉法

的改正。但是民衆還不滿意，遂襲王宮，王逃往英國去了。於是共和黨首領拉馬丁組織臨時政府，同月二十七日，遂公佈共和政治的成立。這就是二月革命的顛末。

所以二月革命完全是第四階級的人民——勞動者的革命。大革命和七月革命，是第三階級(Bourgeoisie)的革命。是新興的資本階級對於貴族僧侶的專橫而起的革命。

到了二月革命的革命性質就完全不同了。二月革命，是 Proletariat (第四階級的人民)的革命。是勞動階級對於第三階級的橫暴而起的革命。前者純粹是政治上的革命，後者是政治上兼社會上的革命。前者可以看做政治的民主主義的表現，後者可以看做社會的民主主義的表現。我們到了英國的 Chartist 的運動，和二月革命，才看見立於社會問題之上的運動和革命。我們尤可注意的，是把二月革命，當做社會的民主主義勝利(雖然是一時的)的最初事實。

以拉馬丁爲首領的臨時政府，得了社會主義者很多的援助才成立的。二月革命，是拉馬丁等的政治上的共和主義，和路易卜蘭等的社會主義協力而成的。就是臨時政府的

成立，是共和主義的勝利，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拉馬丁鑑於二月革命的性質，他的施政方針，很尊重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就是以路易卜蘭以下五名社會主義者爲秘書官，參加議事。又把承認勞動者的權利一事，編入憲法，設調查委員會爲他的實行機關，以路易卜蘭爲會長，以巴黎的各種工業的勞動者的代表五百人爲委員。這個調查委員會，遂制定工場法，制限工作時間（巴黎每天十點鐘各地方每天十一點）設立勞動介紹所，執不要錢介紹的勞，又爲勞動者建築租屋，爲勞動階級的利益而施設的地方很多；又更進一步，議決設立國立生產組合。路易卜蘭於一八三九年，出了勞動組合論一書，在這個裏邊，他說了下述的意思。「要遏止資本集中的大勢，從資本家的壓迫底下救出勞動者，除了勞動者之間組織生產組合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但是勞動者自己，雖能組織，他們沒有支持他們與資本家對抗的財力；所以國家自己，不得不當這個重任。」於是國立生產組合，遂設立了。政府收買全國的工廠，把他分給勞動組合，把由這裏所生的收入，分做四分。以一分爲收買工場的費用，一分爲救濟老衰和疾病的勞動者的費用，一分爲工錢，分配給勞動者，

其餘的一分，就拿做準備金。於是在巴黎開了一個很大的國立工廠。先把勞動者，依他們有無技能，分做高等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兩種。使高等勞動者，從事於木工，金工各種製造業；普通勞動者從事於鐵路，運河，建築等工場以外的事。又做照軍隊，把勞動者組織做小隊，中隊，大隊，由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順次監督。工錢并不依照勞動的種類，功程和時間而區別的，只要做工的人，無論那一個，每天給與兩佛郎。因事休業的，每天給一佛郎。想進工廠的人，政府無論甚麼時候，都要許可，不能拒絕。一生出來就沒財產的人，因為要生，遂不得不勞動。所以人既然有了生的權利，就有勞動的權利。人既有勞動的權利，設若勞動者，不能得職業的時候，有對政府要求的權利。這就是路易卜蘭的信條。國立工廠遂照這樣開了。但是國立工廠一開，大家都想進去，其數超過幾十萬，所以他的結果，完全失敗。勞動者設若一歸國立工廠的籍，假設就不勞動，也可以領錢，所以勞動者越懶越快活。進了工廠的人，都這樣懶惰，工場的收支，不能相抵，所以不能維持，遂閉鎖了。路易卜蘭以下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這個理想，不過是空計劃，同時又被逐出政界，完全失掉了

立脚地。路易卜蘭的理想，固然是不可行的，但是又因爲拉馬丁等政府當局，不能駕馭社會主義者，想斥退他們，所以雖然見到要失敗的，也使他們做。拉馬丁等共和黨所期望的，僅是政治革命。路易卜蘭等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是社會革命。他們雖然共同做事，而目的不同。所以共和政府的當局，沒有一點容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而實現他的理想的誠心。表面上容他的主張，內裏知道這個主張要失敗的，也叫他們做。把工廠故意弄到不完備，以卜蘭的政敵安馬斯這樣的狡猾人，爲工廠管理者，總想他們趕早失敗，所以雖然沒有他們的陰謀，也很難實行的國立工廠計劃，終歸於失敗，也是當然的。

路易卜蘭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於是失了脚。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民主主義的實際運動，着了先鞭的意氣，很影響於後世。現在全世界盛行的勞動運動，都不外繼續他的志。

現在根本改造俄國和德國，而又瀰漫於世界各處的社會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可以說是上述的英國（Chartist）運動，和法國二月革命時的路易卜蘭等的運動的嫡派。社會問題，取甚麼路徑而生的，這一件事就是社會問題歷史的考察，依據上面兩章所述想來，可以

知道他的大要。以下就說社會運動的實際，和現在種種的社會問題。但是又不可不把爲現在社會運動和社會問題的基礎的現代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極平易的說一說。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解剖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

勞動階級發生的理由，就是資本階級發生的理由。他們是從同一理由相繼發生，相繼發達的。到了這兩個階級相對立的時候，近世的社會問題和勞動問題就發生了。

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發生的路徑，由上面所述的，可以知道大概。但是因為便宜上，再要簡單的，把資本的經濟制度如何成立，再下一個比前明確的說明。

中世紀的歐洲，就是近代的國家還未發生以前的歐洲，是在封建諸侯的專制底下，分爲很多的小地方。這些小地方，多有特殊的習慣和言語，政治是獨立的，經濟也是獨立的。產業是小規模的；無論工業或農業，都是以自給自足爲旨。前述的同業組合，就在這內裏發達起來。但是從中世的末葉，因爲新大陸的發見和其他的理由，遂開始新工業上和商業上的活動。產業的規模，既變大了，所以從來區分爲很小的地方，不能爲他的單位。就是經濟上，到了要比比較大的單位。經濟的必要，就是政治的必要。於是封建制度倒塌，諸侯

的勢也衰起來，以前分立的小地方，遂統一於君主的權力之下。到了這個時候，近代的國家遂成立了。總之，近代的國家，是與資本主義勃興，一起發達的。歐洲的近代國家形成的歷史，不外是資本制度形成的歷史。

產業發達，和產業革命以後，生出了資本階級，產業的主權，爲他們所掌握，遂完成了資本制度。前述的亞丹斯密所唱的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祖述他的英國正統派的經濟學說，對於確立資本制度很有功勞。

由亞丹斯密的學說，鞏固了基礎的資本制度所支配的當時的經濟政策，對內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第二階級的民主主義，所謂政治的民主主義）對外是自由貿易，門戶開放，和平主義。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資本主義遂和帝國主義相結合。於是到了資本的帝國主義的時代。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戰爭的原因，實在在這個資本的帝國主義。亞丹斯密在他的殖民論裏面說道：『母國和殖民地之間，若行排他的貿易，則不僅有害於殖民地和世界，並且有害母國。』所以母國要使殖民地自由平等的與

世界貿易，是當然的事。於是殖民地就是要手續和用費的無用長物。『這一說與自由貿易論，同爲當時資本制度的信條。爭戰的原因，大概都是爭奪殖民地和新市場。設若與殖民地之間，避去排他的貿易無論怎樣都要取和平主義，那麼就不至於起戰爭。設若資本制度，不化爲帝國主義，那就也沒有甚麼好戰的性質。所以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十九世紀，是戰爭很少的時代。尤以資本制度的發源地英國，在十九世紀，是很和平的國。美國所以能那樣的容易獨立，也是因爲英國不大好戰。但是資本的帝國主義，不久就來了，資本的帝國主義的時代怎樣來的呢？河上肇在貧乏物語裏面解釋舍利格滿（Seligman）的說話。因爲說明的便宜上，把他轉載起來。『我在最後關於世界和平，要說幾句話。歐洲的天地，現在大亂爆發，已變爲戰場。但是無論那一個，總知道這次大戰的眞當局者，是英德兩國。爲甚麼是這兩國的糾葛呢？經濟上的利害衝突，實在是兩國不和的根本原因。我現在關於他們的利害衝突，沒有詳說的時間，但是英德兩國，已由貨物輸出的競爭時代，進了資本輸出的競爭時代，這個更是他們不和的原因。因爲一國的產業，發達到某

程度以上的時候，因為商工業的利潤，漸漸集積，資本豐富的原因，若把資本投於海外的未開國，所得的利益，要比投於國內的事業高些。所以資本輸出同時與貨物輸出，成為經濟上的重大問題。英國於五六十年前，已早到了這個時代，以後對於南北美及世界各地，盛行輸出資本，所以現在因為這個資本的利息，每年可見巨額的輸入超過，這是人人所共知的。繼英國而入資本輸出的時代的，就是法國。但是法國因為下述的兩個理由，關於資本輸出，不能為英國的有力競爭者。第一理由是法國停止人口增加。因為這個原因一個人的富當然是增加的，而全國的資本增加的速度，究竟不能像英國這樣盛。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法國的人民大概是保守的。因為這些原因，法國的資本，只以投於西班牙，比利時這些隣國為主，在世界的資本市場上，究竟不能為英國的有力競爭者。所以世界的資本市場，差不多都為英國所獨占，已有好久了。但是近時德國，產業上猛然大進步，不久遂入了資本輸出的時代，並且到了這世紀，年年為更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因此從來差不多為英國獨占的世界的資本市場，遂加了有力的競爭者，英國的利益，一天一天被脅迫起來了。

照這樣英德的糾葛久結不解，遂爆發而成這次大戰。』就是產業發達到了或種程度以上，資本豐富了的結果，遂生出投資海外的要求，就是資本輸出的要求。並且因為銷售與產業發達共起的豐富貨物，想在海外得新市場的要求，更爲痛切了。所以因為資本輸出和貨物輸出，遂開始爭奪殖民地和新市場。國家現在當做資本制度的機關，或他自己當做資本家，注全力於這個爭奪。帝國主義化的資本主義，資本的帝國主義，遂變成了侵略的好戰的。這次世界的大戰，不外是從英德兩國的資本的帝國主義的衝突而起的。

上邊的說明稍爲扯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到了極端，就生出了帝國主義。歐洲的大亂，和最近接着而起的社會運動，不過是對於資本主義的積弊，起的一個爆發的現象。我們在下面要把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精神，稍說一下。

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是從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生的。經濟上自由競爭的結果，就是經濟上的優勝劣敗。經濟上的優者，是有資本的；劣者是沒有資本的。有資本的人，——資本家階級——在自由競爭上，常是優者勝者。資本，因為與他的量比例而增加照

引力的法則，遂集中於有較多資本的人的手裏。所以遂生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態。資本階級之出現，實不過在經濟上樹立一個封建制度。資本是現代的生產的中心。經濟以資本爲主而成立，經濟上的生產、交易和分配都由資本家支配。現在的經濟組織，也可以稱做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下面，一切的利益，不得不爲資本家所壟斷。勞動階級可以正當主張的利益，都爲資本階級所壟斷的事實，當做事實看，固然是很古的，但是像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一樣的明確表現，還沒有見過。

第二節 企業

宗巴特舉黃金欲和企業精神兩樣，做資本主義的出發點。

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是資本主義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企業這個事，完全沒有成立，也沒有存在。企業要資本才能行的。想做企業家，不可不先做資本家。沒有資本的勞動階級，沒有爲企業家的資格。不是資本家，不得爲企業家的事，是因爲利益爲資本家所壟斷，是因爲由經濟的封建制度而成，是因爲勞動階級的困疲。現在再把企業給與勞動者

的不便利和弊害。稍說一下。

生產的量，只限於人類生活的必要的時候，沒有成立企業。生產只以交換和利益為目的而行的時候，才生出企業。資本家制度還沒有生，因之企業也沒有行的時候，是應直接的需要，才生產的，所以叫做市場這種東西，沒有存在。到了以自由競爭為原則，因利益而行企業的時候，於是就生出了市場，生產也就揣摩市場而推移竟專為市場而設了。市場究竟是甚麼東西？簡單說，市場就是需要和供給的折衝離合的地方。現代的生產，并不是先把需要正確知道了，然後再生產的，乃是僅僅估量或猜想而生產的。就是瞎着眼睛生產。所以供給和需要很相適合的時候，固然也有，但是不合的時候，也就不少。供給比需要多些，或少些，兩者不能適合的時候，是很不少的，於是供給不能預先確實知道需要的性質和數量，需要也不能預先正確知道供給的狀態怎樣，雙方都是暗中搜求對手，會着的時候，能結合就結合，不能就這樣的算了。這樣行競爭的，就是市場。所以因為市場存在，供給不知道需要，需要不知道供給，雙方僅以想做，預定對手為必要。需要和供給都互相

知道的時候，市場就不能存在。就是市場這種東西，是行盲目生產的現代經濟組織的特有物。

第三節 恐慌

現在的生產，不是爲直接需要者而行的，是以市場爲目的，當做所謂市場生產而行的。他的生產物，變爲貨物而現於市場。這就是表示現在的生產和消費，都是在不安的狀態。生產僅由考察市場的情形，依着想像的計畫而行的，所以他與需要適合不適合，要等到貨物到了市場，才能見的。但是某種貨物，出了市場不久，就可以知道他和需要適合不適合，而別種貨物，非經了很長的時間，不能知道。又某種貨物一時雖找着需要，不知這甚麼理由，這個需要又失掉了的事情，也是不少，所以生產者在生產的時候是非常不安的。一切的生產，到這個地方，甚至於帶了機械的性質。并且不安，在需要者——消費者一方面，也是有的。消費只依賴着市場的供給，所以一旦有了荒年，戰爭和別的原因，生產杜絕，所需的不到市場來的時候，消費者遂不得不感困難。以市場爲目的，以企業爲宗旨，而行生產

的現代經濟組織，實在是是有這樣的不安狀態。

設若需要和供給，消費和生產，很相一致的時候，這樣的不安，當然是沒有的。設若生產交易，有甚麼統制和秩序，兩者也會能一致。但是以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為根底，組織的現代經濟界，不是這樣。現代的經濟界的狀態，是無秩序，無統制，並且可以叫做無政府的生產交易狀態。在這個時候，固然也行調節作用。設若生產超過需要，就把他調節下，使他縮小到和需要相調和的程度，設若生產不敷需要，就把他增加起來，使和需要相合。於是就有一種市價和物價，行一種晴雨計的作用，很銳敏的表示需要的適否，給法則與生產者，生產者依據這個，就可以對於需要，調節生產。但是這個調節，不能好好行的時候很多，於是就發生生產過剩的事，所謂恐慌現象，遂生出來了。

生產過剩的事，若不在盲目生產，為市場而生產的現代經濟組織之下，簡直是看不見的。前面已經說過，在現代的經濟組織之下，生產者是因為營利，把生產當做企業而行，預想市場的狀況而行。對於市場的預想，設若中了，倒還可以，設若不中，於是就生出生產過剩的

事。當一種貨物需要很多，他的價錢也跟着騰貴，對於市況生產者有利的時候，大家都想發大財，盡力生產，於是因為太過於投機，致陷於生產過剩的事，實在不少。照這個樣子，貨物沒有出處，生產者遂到了關閉工場。這個時候最困難的，莫過於解雇的勞動者。生產不安，同時就是勞動者不安。

恐慌的原因，有一說是如上所述，說是生產過剩的結果，但是也有說是需要不足，就是消費不足的結果的。恩格爾(Engels)是執前說，羅特彼爾突(Rodbertus)是執後說。羅氏

他以為一方生產大進步，別一方沒有十分消化他的消費，於是就起恐慌。元來生產過剩這件事，只在某種特殊的產業部類，才能起的，沒有一般的生產過剩的事。設若社會一切的人，都沒有滿足了所有的經濟慾望，都沒有得所需的東西，那就不能起一般的生產過剩。但是使一切的人，都滿足他的所有的經濟慾望，使他都得所需的東西，是做不到的事，所以一般的生產過剩，是不會起的。生產過剩的現象，實在是需要不足，消費不足。并不是貨物太多，乃是沒有買他的能力。心裏想買，心裏想非買不可，固然就是有要求，但是若沒有

買他的力，就不能成爲需要。要求并不就是需要。要把要求變成需要，非有可以獲得的手段，就是給價錢的能力不行。但是雖有要求，沒有把他變做需要的力，遂生出需要不足。因爲這個原因，實際雖然不是生產過剩，而現出像生產過剩一樣的狀態。不要的貨物，不多生產，生產的貨物，都是必要的，設若一般沒有買的力量，這些貨物也就是過剩。羅氏照這樣解釋說恐慌的原因，在需要不足。

不是生產過剩，乃是需要不足。——這個事究竟是甚麼意思？需要不足的內面，有我們應該注意的大問題存在。財貨是社會一般都要的。資本階級也要，勞動階級也要。資本階級的人，有使要求成爲需要的實力。必要的東西不能買的事，只在沒有貨物的時候有的。所以資本階級，沒有需要不足的事。假設就有，因爲他們的人口，比較要少，所以他們的需要不足，不能給市場以致命的大打擊就是不能惹起恐慌。但是在勞動階級一方面，需要而不能得的時候很多。就是勞動階級，需要不足。而他們的人口，又比較爲多，所以他們的需要不足，即刻就影響於市場。恐慌的原因，是需要不足。而需要不足，是勞動

階級的需要不足。一方面生產漸漸增加，一方面因為生產而粉身碎骨的勞動者的所得，却沒有跟着生產增加而增加。就是勞動者的購買力，還是弱的。於是就生出需要不足的現象。設若為生產而工作的勞動者的所得，與生產的增加相應，那會不致於生這種現象。若把恐慌看做勞動者需要不足的结果，就可以在這裏發見現代經濟組織的非常的矛盾和不合理。勞動者對於增加生產，很用了力，而他的所得，沒有增加。非常貧窮，不能買必要的東西。於是遂成需要不足和恐慌。恐慌一來，資本家固然困難，但是更困難的，就是因為事業中止，被解雇的勞動者。他們一錢都沒蓄積，遂不得不徬徨歧路。是怎樣的矛盾！是怎樣的的不合理！這種矛盾和不合理，是現代的經濟組織，所謂資本制度的固有物。設若把恐慌的原因，不看做生產過剩，而看做需要不足，那麼，與其說他是生產上的問題，不如說他是分配上的問題。分配不公平的一件事，不獨是恐慌的原因，並且給現在的勞動問題以很多的動機。

第四節 掠奪勞動

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一切的權力，都集中於資本家之手，並且集中於資本的自身。現代的生產，是由資本家的私的企業，就是由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根底的資本家的企業而行。生產和分配，都歸資本家掌握。資本家把生產做私的行，又把生產所生的價值的分配，也做私的而行。生產不由公共的機關，公共而行，譬如不是由國家的手，當做國家的事務而行，乃是由私人的手，私的而行，都在以營利為目的之企業的組織之下而行，這就是現代經濟組織的特徵。私的生產，私的分配，就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特徵。設若生產是因為公共團體，和組織這個團體的各個人的需要，由公共團體當做公共的事務而行，那麼，生產的價值的分配，也應該應着公共團體，和組織這個團體的各個人的必要而行，在這個內裏，當然沒有甚麼營利的觀念，企業的一件事，也不致於成立。生產既然以營利為宗旨，當做私的而行，那麼，分配也當然必在為分配的人的營利計畫底下而行。為分配的人，是資本家。就是分配也和生產一樣，是為資本家的營利而行的。這一個不公平，也是不得已的。勞動者憤於這樣的不公平，想自己計畫事業。但是無論怎樣，

勞動者沒有這個力。有人或者要說：『法律是保證人類的自由平等的。沒有不是資本家，就不能爲企業的道理，所以勞動者若是自己大大的做起來，豈不是好嗎？』但是無論如何，企業要資本才能行的。資本家就是企業家。沒有資本的勞動者，完全沒有爲企業的資格。恐怕又有人說：『設若沒有資本，借起來不行嗎？』不錯，借錢的法則，是十分設備得好的。叫做銀行這樣偉大的金融機關，是爲這個成立的。但是可痛呀！沒有一件東西的勞動者，沒有利用這個機關的信用。在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若想做企業家，要自己有財產，不然就要有借錢的信用。這兩件勞動者都沒有。要勞動者自進而爲企業家，實在是強人所不能的事。於是勞動者不得不爲資本家，企業家所雇用，盡力於生產，而由生產所得利益，都爲資本家任意所壟斷，他們自己遂不得不陷於生活窮困。這不是錯了的事嗎？在現在的生產組織下面，從事於生產事業的，是資本家和勞動者。由兩者共同的作業，生產才有他的結果。無論怎樣說資本是中心，生產僅倚着資本，是不能成立的，生產的功，差不多一定要待勞動者。所以生產的結果若良好，企業若成功，所得的利益，一

定要正當的分配與資本家和勞動者。但是設若一看實際的分配狀態，勞動者所得的實在很少，並且把他當做工錢，在市場上定了一定的額。企業雖然得了好成績，有很多的利益，但是勞動者的工錢，不能因為他多得一個。利益都為資本家和企業家所壟斷。這不是頂不好的事嗎？這個叫做掠奪勞動。資本家實在是從勞動者掠奪他們的勞動。勞動掠奪的事，由產業最盛的地方，貧民越多的現象而證明。像里昂（Lyons）滿且斯達（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這些產業越繁盛的都市，貧富的懸隔越甚，陷於悲慘境遇的無產者越多。因為高且富的階級的利益，剝奪低且貧的階級的利益，是現在社會的一般的趨勢。

第五節 工錢的鐵則

像這樣產業越盛，勞動者就越困難。多數者的困難，當然是資本家壟斷利益的結果，乃至有把這個當做不可免的法則而說的。像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就是這個。馬爾塞斯說多數人的貧困，乃是人類生存上的自然法則。他舉人口的增加，是依着等比級數而進，食

物的增加，是依着等差級數而進，就是人口的增加率，比食物的增加率高些的原則，當他的理由。人口設若沒有妨礙他的原因，是依着每二十五年變做二倍的一，二，四，八，十六的比例而增加。但是食物只依着一，二，三，四，五的比例增加。其結果就是人常苦於食物不足，多數者的貧困，實在是沒有法的事。這就是馬氏的人口論的要旨。資本主義的學者，依着馬氏的學說，是認多數人的貧困。但是馬氏的學說有缺點。第一，就是食物的增加，并不是如馬氏所說的一樣低率的。馬氏死後僅百年，這百年內中，科學非常進步，產業的生產力，也就非常加高。生產技術的進步，事實上證明馬氏的學說不正當。譬如要使馬氏的學說徹底，有收穫遞減的法則。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定的土地，所得的收穫的量的增加，決不是與加於這個土地的勞動量的增加，同一比例。但是這個法則，是把生產技術的進步，置於度外的，所以與事實不合。現在無論看世界的那一國，文明一進步，農民的數，與全人口比較，是非常低下的。設若事實上行收穫遞減這件事，那麼，為農民所養的一般人民的數，應該比農民的數，年次遞減，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比較上農民的數減少，而為農產

物所養的人，反一天一天的增加。譬如美國的總人口，在一八七〇年是三千九百萬。其中都會的人八百萬，就是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一。但是依據一九〇〇年的統計，總人口到了七千九百萬，都會的人口，差不多超過了二千五百萬。就是從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一，增加到百分之三三。但是小麥的輸出，也從五千四百萬蒲式耳（bushel）約我國三升半強）增加到一億八千六百萬蒲式耳；棉花的輸出，從三百萬捆增加到七百萬捆。這個雖然只是一例，但是因為收穫遞減，人都苦於沒有食物，陷於貧困的事，實際上絕對是沒有的。現在沒有飯吃，很為困難的人很多，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也不是收穫遞減的罪。乃是資本家壟斷利益，和分配不公平所致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學者，因為辯護資本主義，拿着馬氏的學說，說多數人的貧困，是從自然法則來的，認為不得已的現象。但是馬氏說要從貧困裏面，和以貧困為原因的罪惡裏面，救出人類的的生活，除掉了制限生殖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一段，為他的結論，而他們資本主義學者却避了他的結論。在現在的社會裏面，人口過多，——貧人多的事，是因為資本家使工錢低廉，可以增加自己的利益所致。你們的貧困，

是不得已的，因為是自然的法則。沒有法子，只有用力作工。這就是資本家對於一般勞動者的態度。資本家決不顧及因為他們自己壟斷利益和分配不公平，使多數的人陷於貧困的事。加爾敦（Carlton）教授說道：『資本家根本的以增加利益和紅利，及多賺錢的事業為目的。他們想增加勞動者的生產力，但是不想增加他的工錢。做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家想低減生產物資的勞動費。』企業的精神特質，是儉約。企業家私的生活，無論怎樣豪奢，而在企業的內部，以儉約是唯一的道德。總想把生產物資的勞動費低減就為這個儉約的緣故。雇用過剩的勞動者，支給多額的工錢，或因為給職業與過剩的勞動者，亂擴張事業，或計畫無成算的新事業這樣的事，是反對所謂儉約的企業道德。務必要把勞動費弄低些，是他們念念不忘的事。於是勞動階級，直接因為這個儉約的企業道德，間接因為由前所述的恐慌所致的事業中止，遂生很多的失業者。失業者的增加，是現在勞動階級最悲慘的一個現象。馬克斯一派的人，關於失業的問題，說了下述的一段：一方面富集積於少數的資本家之手，同時一方面多數的勞動者，更陷於困難，乃是資本主義的經

濟組織的必然結果。而機械的進步，當然引起生產上技術方面的進步，當做工錢支給的資本，漸漸減少。當做工錢的資本這一部分，他的額當然是絕對的增加，但是和別的部分，就是爲機械及別的東西而用的一部分的增加的比例比較起來，相對的說，他的增加，實在很少。別的一方面，勞動者的人口增加，又不得不使工錢漸漸低落。工錢照這樣漸漸低落了，但是人要生存，一定有個必要的費用的最少限度。無論怎樣說是勞動者，他既然是人類，那麼，若要維持他的生活，非有必要的費用的最少限度不行。工錢接着低落，到後來低落到生活費的最少限度，那就再想低落，也沒有低落的餘地了，於是就不得不以這個爲限度，停止低落的勢。在別的一方面，因爲勞動者的人口增加，簡直不知道止處，所以這些人裏面，定有不得不變成勞動上不必要的東西，當做過剩人口，排出勞動市場。這些被排出勞動市場的勞動者，就是失業者及無職者。所以他們對於勞動市場，就像軍隊一樣，形成一個最大的預備軍。以上所述的，就是馬克斯一派所說的。但是我們不能照原樣，容受這一說。事實證明這個說不確。工錢漸漸低落，到生活的最少限度爲止的一說，是

拉撒爾(Ferdinand Lassalle)等常常歡喜說的『工錢的鐵則』這個名稱。但是事實上是恰相反對，工錢是漸漸加高的。若把現在的勞動者和以前的勞動者比較一下，那麼，現在的勞動者所得的工錢，是要比以前的多些。事實上已把這個事證明了。所以馬克斯的『工錢的鐵則』——工錢遞減說，是和他的食物遞減說一樣，不能照原樣容認的。勞動者的所得在絕對全額上，是明明白白的增加的，或者要增加的。最可注目的，是入了十九世紀後半的工錢，非常騰貴。但是他的絕對額固然增加，設若把他與一般的經濟大進步比較，特別的與資本階級的所得的激增比較，那麼，不能不說，他的增加度是非常低的。從這個意思上說，就是相對的看起來，可以說勞動者的所得減少了。在這個範圍以內，馬克斯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事，決不是錯的。並且勞動者所得，就絕對金額上，雖然增加了；但是同時一般物價也騰貴起來，社會一般的生活標準，也高起來了，所以到底還是不能免窮困。增加的，是名義工錢，實際工錢，可以說是減少了的。

第六節 窮困者的增加

河上肇博士，在他著的貧乏物語裏面，把世界上窮人怎樣這門多的理由，引詳細的實例，說明了的。他說「貧乏」這兩個字，大概有三種意思，第一個意思的貧乏，就是對於有錢的人，自己是貧乏的，他的要素，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第二個意思的貧乏，就是受救恤的貧乏，他的要素，是在經濟上的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第三個意思的貧乏，就是不能得生活的必需物的貧乏，他的要素，是在經濟上的不足（economic insufficiency）。現在把第一種貧乏的人，暫且不說，至於第二、第三的貧乏的人，我們周圍不知道有多少，這大概不待言的。據博士的說明，第三個意思的貧乏，就是以「經濟上的不足」為要素的貧乏，——可以為這個普通的意思底貧乏的標準，是可以叫做貧乏線的一線。貧乏線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必要費的最下限度上畫的線。在這個線以下的人，——不能得最下限度的生活必需費的人，就是貧乏人。正在這個線上的人，辛辛苦苦，只能得最下限度的生活必需費，沒有一點剩的，所謂一天過活一天的人，也是貧乏人。假設前者是第二階級的貧乏人，後者是第一階級的貧乏人。博士說道：

試把世界富國之一的英國的狀態，略述一下。據一八九九年，富商崙士理在約克

(York) (當時人口七萬五千八百十二人) 的調查，當時屬於第一階級的貧乏人，總數有七千二百三十人，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但是若和勞動者的總數比較，就相當他的百分之一四·四六，若與總人口比較，則占他的百分之九·九一，若合計第一級和第二級的貧乏人，他的總數就有二萬零三百二人，也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他的比例，實占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四三·三，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七·八四。這個雖然是經濟界很繁盛的一八九九年的調查，但是結果，實在是像這樣的。不能超出貧乏線以上，連僅僅維持肉體健康的收入，都不能十分得利的人，差不多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三。博士更舉了幾個實例說道：「接着說一樣的話，很覺得無趣，但是要把所說的話弄正確起來，所以把最近所行的調查，簡單說一說。這是從一九一二年的秋天到一九一三年的秋天所行的調查。他的結果，是統計學者博乃 (Bowley) 和巴乃特哈斯 (Burnet-Hurst) 的共著，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這個是和先述的崙士理的調查一樣，不是限於一都市，乃是選四個情形不同的

都市而調查的。有些地方，竟比崙士理所調查的結果，還有不堪的成績。崙士理調查的時候，屬於第一階級的貧乏人，不過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若據這一次的調查，萊特因（在蘇格蘭中央的東部，約有八萬七千人口的都市）占全市人口五分之一；滑林敦（在英蘭之西北，近於威爾士的海岸的地方，人口約七萬二千）占全市人口的八分之一的，是第一階級的貧乏人。這就是比約克市更要壞些。但是在羅撒姆卜敦（在英蘭之中部，倫敦之西北，人口約九萬）則其比例不過十二分之一，在斯坦萊（在倫敦之西，人口約二萬三千）則不過十七分之一。這就是比約克市的狀態，還要良好些。照這樣看來，雖然因都市的經濟情形不同，他的比例也不限定一致，但是我們若看上述的幾個例，就可以知道為世界富國之一的英國，也有很多不能得維持肉體健康的收入的貧乏者。」

由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怎樣分配不公平。

第七節 勞動者的生活

工錢低廉，和由恐慌及別的原因，常生出失業的人，於是勞動者的生活，就不得不困苦，不

得不被脅迫。而失業者，和無職者的增加，又使低廉的工錢，更變為低廉。雖然是勞動者的工錢，但是總不出經濟上的法則需要供給的關係。勞動者一方面既與貧困，窮乏，疾病等奮鬥，一方面又不得不受痛苦於勞動者自己內裡的工錢競爭。於是為資本家所乘，遂不得不以比較低廉的工錢而勞動。我們現在又不可不舉婦人小孩的勞動者增加的事，為使工錢低落的別種原因。機械發達的結果，以前非一個男子不能做的事，現在婦人和小孩都能做起來了。女工和童工，與男工比較，可以拿最低的工錢傭雇，所以資本家都想不用男工，而用女工和童工，以節省勞動費。女工和童工，於是就增加起來了。舉個例來說，美國當一八八〇年的時候，註了冊的女工，只有二百六十四萬七千多人，到了一九一一年，竟超過了七百萬，更新加了四百萬的童工。由企業上的一原則儉約來說，這固然是當然的事，但是因為這個原因，家庭就不得不破壞了，正在長的生命，就不得不被虐害。所以就不說使一般的工錢低落，只就這一方面，也是很悲慘的事。童工的狀態，怎樣悲慘，我們只要看宗巴特教授在工業勞動者問題一書裡面的一章，所舉的事實，就可知道。這個是

從一八四〇年，英國政府關於工業勞動者內面的童工的狀態的報告書的一節中抄出。若就「手工業及工場工業的童工狀態」看，裏面寫道：「普通的勞動開始時期，是在七歲或八歲，但是也有三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勞動的。至於五六歲的時候，開始勞動的，已是不少。從十歲或十二歲或更年長點，才開始勞動的工業，是很少的，大概都是在未滿九歲以前，開始勞動的。從事於這些手工業或工業的勞動者，大部分是在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內中也有未滿十三歲的。未滿十三歲的人數，比較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人數，固然也有一樣的，並且還有多些的，但是就大概還是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占多數。比較多些的從事於手工業及工場工業的年少女工，與上述的童工同年的，是在一塊兒勞動。有時候童工比年少女工要多些。很少的時候，也有應該為未成年的工人所作的事，都為少女及年青的女工所作。」又一「關於鑛山業」便有像下面的報告說：「也有在四歲，或五歲，五六歲，七八歲的時候，小兒就在鑛山，開始工作的，但是普通的工作開始年齡，是八九歲。在鑛山勞動的人，大部分是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也有未滿十三歲的。這些年齡還沒有到的

少年，所擔任的事，是斥候坑道的入口，就是到了開始工作的時候，就先來鑿坑，等事完了，才能出坑。像這樣的事，簡直不能叫做勞動，但是少年做工的地方，大概都是很黑暗的，並且是一個人，所以設若沒有裝煤的車子，跑來跑去，簡直要像拘禁在寂寞的獨身房裏一樣。若是在煤層豐富的地方，馬也可以拿起來用，即或不然，傍邊的路，也隔做事的地方不遠，所以這些童工的位置，因為從主道來的光，感沈鬱，昏迷，寂寞的事，比較要少些。設若在別的地方，這些童工在坑內工作的時候，全然是單身住在黑暗世界，所以他們在冬天的大部分，除掉了事業中止和星期日以外，簡直沒有見着太陽，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後推前挽，把煤車從做工的地方，運到主道或坑口，並不是普通的工作，這些事都是六歲以上的人做的，所以依據證人的證明，要童工的體力，沒有間斷的緊張。」

照這樣看來，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他自己已是很悲慘的。加之他的結果，又是一方面如上述，使一般的工錢低落，一方面破壞家庭，紊亂風俗，釀成別的悲慘的事。以前出外作工的，是家裏的主人一個人，等到事完回來的時候，妻子在很快活的裏面接他，安慰他一天

的勞苦；到了現在呢，一家都分散了，家庭的樂趣也因此失掉。並且這些童工和女工，爲獯的工場生活所毒，也有不能正當保持心操的。羣集起來工作的事，怎樣損害人心，我們看看工場街市的風紀紊亂的事實，就可以知道。

工場勞動，不獨損心，並且還要損害身體。這個事情，若把工場的設備，弄完全起來，當然可以防止一點，但是工場勞動，本來不是宜於衛生的東西。第一，傷害者的增加，是近代機械工業的一特色。由鑛山的炸藥（Dynamite）爆發，煤坑內的煤氣爆發，和工場內的蒸汽，起重機，及別的機械而起的勞動者傷害的事，我們差不多天天在報紙上看得見的。舉個例來看，美國在一九一三年一年之內，只就即刻斃命的而言，有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五人。而工場鐵路鑛山的負傷者，每年平均不下七十五萬人。即就日本而言，從大正三年到大正五年三年之內，因爲鑛山的災變而死的，有一千七百三十三人，因爲煤坑的煤氣爆發而死的，有一千七百四十六人。以上是意外的傷害，因病而死的，也就不少。就日本的統計看，從事於紡績業的工人的死亡率，比各職業的人爲多，一千人內約有六十人，直到了日本

人口死亡率之十倍。而其死因，都是肺結核。

以上所述之失業者之增加，受傷者之增加，女工童工之增加，家庭之破壞，和工錢低落，都是近代工業勞動釀成之最著的弊害。

以下更以宗巴特教授的爲主，把現代勞動階級的特質，略說一說。

第八節 現代工人的特色

宗巴特教授第一舉生存上的不確實性，爲近代工人的特色。生活不安，是脅迫現代一般工人的惡魔。工人的生活，爲甚麼不安？這個也是不待問的。他們沒有資產。他們只拿手來謀生。他們只以「從手到口」而生。再說一句，就是他們賣勞力以得工錢，拿這個唯一的財源，支持自己和家族的生活。但是要賣勞力，是和賣貨物一樣，須把他提供到市場上，與對於他的需要相競爭。他的結果，就是若和需要相合，就能得職業，不然，就要當做失業者剩在一邊。即或得了職業，而工錢的高低，還是完全因勞力的需要和供給的關係定的。從這個意思來看，勞動也不過是一種貨物。而勞動市場的需要和供給的關係，由

於經濟界一般的景況是變亂無常的。但是這個經濟界的一般的景況，如前面所說的一樣，是很無秩序的亂脈，所以由他所支配的勞動市場的狀況，也不得不變爲不安定。他們不知道恐慌幾時襲來，而使他有失業之虞。雖然僥倖得了職業，而能否得可以糊口的工錢，還是問題。他的境遇，沒有安定，他們的生活，沒有保證。由自然所給的不安，生出迷信，由階級所給的不安，惹起革命。困苦工人而使革命的一方面是貧窮自身，同時又是生活不安。生活不安這件事，無論在甚麼時代，都是限於無產階級。譬如因年荒而爲飢餓所襲的事，從古來就有的。但是使現在的工人，生活不安的，不是像荒年這樣自然的經過，乃是由現代特別的經濟組織的自身。所以只要經濟組織一改變，即刻就可以沒有的。以上所述的不安，就是這個性質。

宗巴特第二舉工人和一個雇主結雇傭契約，而處於從屬的狀態的事，爲現代工人的特質。這個固然單是雇傭契約，不和以前的奴隸一樣，把人格都賣了的。不過只規定對於一定的工錢須爲一定的工作。他們並不是和奴隸一樣，被束縛的，乃是自由的。但是他

們的自由，爲前面所說的，是「飢餓的自由」——受了雇傭，設若不照雇主的意見工作，就不能得飯吃，這與奴隸有甚麼不同的地方？「飢餓的自由」固然是自由，却又不是自由。

某學者把階級的征服的事實，分做三階段說。第一，是奴隸制度。古時各部落之間，常常

爭鬥，強的部落征服了弱的部落的時候，征服者就把被征服者帶回自己的部落，救助他們的生命，而束縛他們的一生，使做獻身的工作。這就是奴隸。古時以得奴隸爲目的而戰

爭的，實在不少。既然是以武力搶得的奴隸，當然就要服從武力。於是這些奴隸被使役

的，和使役的主人之間，就生出了不可跨越的階級。那麼，這個使役者和被使役者，掠奪者

和被掠奪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兩者的利益，當然是每事都相反的。這個奴隸制度，實在

是階級對峙之始。與這個奴隸制一起發達，或者從這個制度生出來而發達的，就是農奴

制。這個農奴，在俄國近代還存在。這個比較純粹的奴隸，境遇是稍好些，但是還是隸屬

於土地，沒有人格上的自由和獨立，依然當着被使役者和被掠奪者，任地主使喚。但是農

奴制再一轉，而變爲現代的工錢制。到了爲地主階級的封建諸侯沒落，工商階級勃興，與

近代的國家相扶助，樹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盛行機械工業的時候，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遂當做兩個階級，對峙起來了。這個時候，一方面自由土地，差不多全部都歸了資本家，一方面自由平等的思想，風靡世界，所以農奴制度，就完全衰滅了。代農奴制度而起的，是工錢制度。在工錢制上，找出了位置，就是現代的勞動階級。依據工錢制的現代勞動者，不和奴隸及農奴一樣，自由受了束縛。既有移轉的自由，又有選擇勞動的自由。與奴隸及農奴，在橫暴的使役者的壓制底下，手足都不能自由的狀態，是大不相同的。他們不過是由契約而賣勞力。但是現在還有人，拿着「工錢奴隸」這個名詞，來叫勞動者，是甚麼原因呢？這個因為是他們在形式上，實在是自由的，而事實決不自由；現在的法律，雖沒有承認工錢奴隸，而實際上，已把他們放在一種奴隸的境遇裏面。他們所有的自由，是餓的自由。他們實在是自由，但是若想活用這個自由，那就非即刻挨餓不可。他們設若對於雇主抱不平，固然即刻就可以解除契約的，但是一旦把職業丟掉了，就很不容易再得。假設就再得了職業，現在的雇主，比以前的雇主還要虐些也未可知。產業上的主權，既歸資

本階級所掌握，勞動者自己，既沒有企業的能力，那麼，勞動者除掉了被雇主所使用，而謀生活費以外，簡直沒有別法。工錢，工作時間，和別的一切條件，都由雇主選擇，無論在怎樣的薄待之下，只得唯唯奉命。雖然不是奴隸，實在和奴隸的境遇一樣。「工錢奴隸」這個名詞，就是說他們的。所以勞動者對於資本家，就和古時的奴隸和農奴，對於主人一樣，完全放在從屬的地位。設若雇主心裏不喜歡，即刻就可以解雇，那麼，從那一天以後的飯，不知到甚麼地方去找，所以只要是雇主所命的，無論是甚麼事，都不得不聽從。最可注目的，是工業勞動裏面，以作工的時候，維持秩序為口實，他們遂不得不無條件的服從雇主所定的規則。就是工人一進了工場的門，同時當做「人」的自由，就完全被奪去了。而這樣的服從狀態，又不是一時的，乃是終身的。古時的經濟組織下面的勞動者，例如中世手工時代的徒弟和職工，雖然也是同樣的在從屬狀態，但是徒弟做了一定年限的工，可以升為職工，職工經了一定年限，可以升為工主。就是這個從屬地位，只限於當做原則的一定年限內，並不是終身要當做被傭人而生活的。但是現在的勞動者的從屬狀態，是帶有永久

性。一做了勞動者，就不得不在從屬的狀態底下過活一生。所謂經濟的封建制度，就是說這個。推倒政治的封建制度，以為個人都要被解放的時候，資本家乃代諸侯而興，經濟的封建制度，乃代政治的封建制度而起。

再可以舉為現代勞動者的特質的，是分業的結果，使全生活機能活動的事，都做不到了。用機械的大工業，發達的結果，遂行起勞動分科一事。在中世的手工業下面，無論做箱子，做籠子，從頭至尾，都是一個人做。在這個工作裏面，有全人的表現和創造的歡愉。生產物，是獨創的個性的製作物。但是在產業革命以後，大規模的工場工業下面，生產不過是分科勞動者，個個人所作的事業，連續起來的結果。他們單做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譬如削板的，單是削板，打釘的，單是打釘，所以沒有造成一個箱子的創造的歡愉。反覆做部分的一樣的事。做箱子的事，不過是個比喻。在手工業絕滅，專行機械工業的現在，並不是人用機器乃是機器用人。勞動的精神，被機器奪去了，所以勞動遂成了全無興味的東西。機械的工作，和手工業的工作比較起來，可以使勞動者自由工作的餘地，非常之少，並且可

以說差不多沒有。何故呢？因為由人力以外的力所運轉的機械，是強逼勞動者的；就是因為機械運轉的時候，使一定的勞動者的精力的一定量，不絕的消費。所以勞動者一入了機械的勢力範圍，就立刻從那個時候起，要犧牲個人的自由，於是死的機械，就使役起活的人來了。宗巴特說道：『這個新勞動方法，現在更對於個人及社會的全生存，引起了很多的特有結果。照這個樣子，因為勞動的質性變化，勞動是為勞動者自己的幸福和恩惠的事，已成了過去的夢——這件事要把他當做工業發達史上的一個重大的事件看。勞動這件事，在勞動者能夠事實上當做全人格者而生活，而活動的時候，是祝福的，是幸福的；但是複雜的勞動分解一開始，他的結果，使勞動者不過只做大事業的一部分，於是衛生上及別的各种的弊病，都發現於工作的時候。這個時候，就不得不把這些事業，當做與甚麼祝福都不一致的重負痛苦，煩悶想。於是關於工作的時間的問題，就生出了新意義。勞動者只在本來的職業以外，才能算是人，所以短縮從事職業的時間，遂比在勞動自身上面，求幸福的事，還要緊些了。現在大多數的人，都失掉了他的最好的地位，所以各人若在強

迫自己的職業內裏，不能找出地位的時候，在這個關係上，也可以見現在的文化，是使多數人的生活可能性窄狹。」勞動者沒有做資本家的奴隸以前，沒有做機器的奴隸以前，勞動自身，是有幸福的，是快活的。可以由勞動，完全表現自己。但是到了勞動以機器爲主而行的時候，他的幸福和快活，都失掉了，除了痛苦以外，甚麼都沒有了。從機械工業而生的勞動分化——分業——不但是奪去了勞動者的勞動的愉快，並且傷害他們的精神，肉體，和人類性。現代的勞動者，沒有不被這個所傷害的。

以上是說現代的勞動者，是處於這樣可憐的境遇。像這樣的境遇，能够忍受到幾時呢？在這個地方，發生社會運動，可以說是當然的事。但是社會運動，怎樣起的？先就這個來說，然後進而說及近世社會運動的實際。



第四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一節 社會運動的發生及成立

「社會運動，是某種社會階級，拿着與自己階級的利益，相適合的方法，照這原則去改變現在的社會秩序的一切努力。」這是宗巴特教授所下的社會運動的定義。他又說，一個社會運動成立，非有下述三樣要素不行。第一，

現存在一定的社會內裏的秩序。

這裏所說的「秩序」是社會的秩序。若說社會的秩序，是包含很廣汎的意義，但是就他的主要點說，可以歸着到，「爲人類生存必需物的有形財產之生產及分配的秩序。」這一個一定的生產及分配的秩序，實在是社會運動之起點。第二的要素是：

在現在的狀態之下，抱不滿的社會階級。

社會階級是甚麼？就是「有同一利害關係的人的大多數。」最要的是「經濟上有同一利害關係的人。」這就是「對於一定的秩序下面的生產和分配方法，而有同一利害關

係的人。」這是擔任社會運動的人。第三個要素是：

對於現在的狀態，抱不滿的社會階級以爲將達到而定的目的。

這樣的目的，一定是包含須爲社會活動的未來的社會秩序的一種理想。

社會運動，是從這三個要素成立的。第一要素，是社會運動的起點；第二是運動的擔任者；第三是運動的理想。

以上是抽象的定義，若把他應用到現在的社會問題的實際上看，第一爲社會運動的起點的社會秩序，就是財貨之生產及分配的秩序，是和上面已詳述的一樣，是由資本主義所維持的。而在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對立的時候，勞動階級對於現在的狀態，很抱不滿的事，已如前面所說了的。那麼，這個運動的擔任者，就是勞動階級。所以現在的社會運動，是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爲起點，由勞動者的手而行的運動。但是他的目的，勞動者以爲將達到而定的目的是什麼？這個並不是一句話所能說的。但是若說他是社會上和產業上的民主主義，大概也沒有甚麼錯的。關於民主主義的精神，後面再詳說，但是總而

言之，民主主義的精神，是解放的精神。從資本家解放，而得人類性的真正自由，就是以勞動階級為擔任者的社會問題，就是勞動問題的目的。

勞動運動所以起的原因，是在資本家的專橫，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分配不公，和以此為原因的勞動階級之困窮，這些事已不必再說了。就是使勞動運動發生的，是勞動階級固有的不幸的狀態。但是不止這樣。勞動者的困窮，只不限於近代和現代。古時的勞動者，是貧窮的，悲慘的。並且可以說以前的勞動者，比現在的更為貧窮，更要悲慘。然而勞動問題，為甚麼到現在才發生呢？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家的奢華增加，勞動者與之對照，更覺得自己痛苦的心理，變動起來。在這一方面，勞動者雖然做工，非常貧窮；在別一方面，資本家自己，不直接做點工，僅由資本的威力奪取勞動者的勞力，沒有一點勞苦，而為奢華的生活，享物質的豐富。壯麗的別莊，美麗的馬車，美衣美食，為古時王侯所不及的奢華生活。勞動者眼看着這個，心裏當然是不得平的。自己工作，不能得快活，他們甚麼事都不做，而度這樣奢華的日子。但是使他們這樣奢華的，又是勞動者自己勞動的結果。他

們照這樣想，所以把自己和資本家比起來看，遂生出激烈的嫉視和憎惡之情。促成勞動運動一方面，是勞動者固有的不幸的狀態，同時又是這個不幸與資本階級的幸福相對照。幫助這兩樣而為一有力的動因的，是前章所述的勞動者的生活不安。比生活不安還要苦人的事，簡直沒有。對於自己不知道何時失職，找不到飯吃的，這種將來的不安，比較現在的貧窮，用更強的力來苦他們。托爾斯泰（Tolstoy）以為世上貧民很多，對於他們的生活艱難，自己一個人坐享富貴，是罪惡的事。於是想粗衣粗食，自奉儉素，與貧民的生活一樣。但是他無論怎樣努力，究竟不知道貧民的真味。貧窮的痛苦，不單是從物質上的缺乏來的，還有許多心理上的事情。對於和別人的富貴對照而顯著的，自己的貧窮的意識，和不能保明天的生活的不安，對於貧窮的苦，是用強力活動的。同時又當做勞動運動的動因，用強力活動。

但是關於近世社會運動成立的說明，不是單如上面所說的就完了的。再請把宗巴特的說話引用一下。他在他所著的工業勞動者的問題的第三章裏面說道：

「照着前數頁所引的官廳的調查書，可以知道勞動者裏邊，有如何悲慘的不幸，但是關於勞動問題，怎樣發生的一問題，還沒有十分說明。何故呢？因為第一，設若勞動階級以外的人的意識，把他們不幸的狀態，不當做不幸的狀態領會，又設若不承認他可以成爲問題的性質，又設若以現存的狀態，不要改良，且沒有改良的可能性，那麼，這個勞動問題的發生，是不可能的了。使這些思想覺悟很有力的東西，乃是十九世紀經濟發達的結果，連接而行的精神的人類改造。勞動者自己，因為近世發展的結果，當然也從隸屬於狹隘的一定的地方的狀態，和組合的小市民的狀態，解放出來了的。他們因為交通發達，和教育普及，對於自己的狀態的考察，比以前要敏銳些。其中最要緊的，是變成了能比以前敏銳，批判自己生活的人。這就是對於不幸的壓迫，養成了反抗的能力。這個批判的能力及抵抗的能力，現在都被善用。因為他的目的，對於近世社會發達的別的現象，是很有力的，而對於因為企業家方面的大富形成，和最高金融機關的形成，資本主義普及的結果，所表現的貧富懸隔，也有很大的力。貧富的懸隔，以前也是存在的，但是新生的懸隔，是猛然的貧

和猛然的富的對照，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漸漸增大的富和漸漸增加的貧之間，有因果的關係。但是只靠着勞動者精神的和肉體的反抗，不能完全成立一般所承認的勞動問題。何故呢？因為要勞動問題成立，也要侵入勞動者以外的別的社會階級的觀念。勞動者以外的別的範圍，漸漸把勞動者的狀態形成爲一個問題，是十八世紀各國的憲法和法規所承認的人道思想勝利的結果。這個思想，是從承認各人是同價值的一點出發的，他的承認，是把對於個人及品位的尊敬，置於一切正義的要求之上。這種主張須有不可讓與的權利，就是主張須有人類平等的權利的這種熱烈感情，和對於像人類生活原始的要求，都被拒絕的事，爲一種特別的結合，這個遂給關於勞動階級狀態的一般議論，受些刺激，而使勞動者以外的政治上和科學上的代表，在慢慢地增大的範圍裏面，也承認勞動問題存在。

要勞動問題當做一個問題成立，須勞動階級以外的階級，也要把他當做個問題看。在勞動者自己還沒有覺悟以前，從勞動階級以外的階級裏面，發生了勞動者的狀態不可不

改良的一說，這種事實，讀者大概知道的。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提倡，是勞動運動的第一聲。這個事也不待再說了。

第一節 羅巴特奧溫 (Robert Owen)

下面就應該為社會運動的歷史的考察了。

上面已經說過，產業革命，把社會狀態根本的改變了。各種工業發達，和大機械應用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遂成立起來，分做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兩階級，一方面資本階級得了非常的勢力，同時勞動階級陷入於可憐的狀態。在這個地方，想擴張勞動者的勢力，滅殺資本家的勢力，而起的運動，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所以社會主義，也是在德謨克拉斯西的精神上，開了花的，自由平等，就是他的標語。把為法國革命的根本意義的自由平等一說，照原樣延長起來的，是社會主義的精神；唱天賦人權，排私有財產的盧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鼻祖。但是社會主義，是有了社會問題的主義。在盧梭的時代，雖有貴族僧侶等特權階級跋扈的事實，但是資本階級，還沒有發達，所以資本家對勞動者

的問題，還沒有存在。社會主義，是立於兩階級對立的問題之上的。沒有到兩階級對立的以前，沒有可以叫做社會問題的東西，所以也沒有社會主義這個東西。這就是不能把虛構看做社會主義者的原因。我們設若把兩階級的對立，當做產業革命的結果，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社會主義，是從產業革命這個胎，生出來的兒子。

最初行產業革命的，是英國，社會主義在英國舉初聲，也是有原因的。奧溫是英國的社會主義的主唱者，照嚴重的意思，他是社會主義的第一人。奧溫是一個工場的主人，但是他看見產業革命所行的工業大發達的時候，所生的許多社會的惡害，——居大都市的貧民窟裏的浮浪民衆；一切道德上的習慣，上下主從的關係，和家族關係的廢弛；勞動過度，和最可怕的女工和童工的勞動過度；勞動階級的墮落，就是勞動者從地方到都市，從農業投於近世的產業，從安固的生活狀態，投於天天變化，不安定的生活，咄嗟之間，置於新狀態之下，他的結果，就是墮落。——慨然長嘆，遂起而為社會改良家。他併有像小兒一樣的高尚純潔的性質，和為人類的指導者的稀有的天才。他是奉唯物論的哲學的，他信人的性格，

一方是遺傳的產物，一方是生存中（最要緊的是發育時代）境遇的產物。他信人的性是善的。他以為人類共同生活的秩序，只要把各人的境遇弄正常起來，也是善的。神是善的，所以人和人的社會，也是善的，社會的調和與人類的幸福，就是神意。神意是順從自然的秩序，不與他以為人為的妨害，所以人類裏面，沒有罪惡，社會裏面也沒有不幸。而妨害自然的秩序的，一是不完全的教育，一是不完全的生活狀態。設若一方留意於教育，一方盡力改良生活狀態，那麼，人類的罪惡和社會的不幸，大概是會沒有的，奧溫他照這樣想了。所以他在他的活動的第一期，就注重教育，在第二期，就注重改良生活狀態。當時信奉亞丹斯密的經濟學的學徒，都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合自然法的東西。以為這個組織，是自然的秩序之實現，而與溫完全反對，以為這個是不自然的，是人為的妨害自然秩序的東西，設若不把這種經濟組織排除，就不能得沒有罪惡的幸福生活。他始終想廢除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特色的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的增收制度，而以公的生產方法代私的生產方法，以順從神意，創造新秩序。他以為人類不肯丟掉了這個有害的，不

自然的秩序，而得新秩序，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新秩序怎樣好，在新秩序下面的人類生活狀態怎樣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理性被蒙蔽的原因。設若他們的理性一覺醒，知道他的好處，那麼，就要起實現他的願望，一有願望，就有可能性。設若人知道了新秩序的靈妙，一定會要爭起來就他的。於是他以說教，使人人知新秩序的好處，為宣傳主義的方法。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他的理想，以為改造社會，不限定要甚麼積極的運動，只要闡明真理所在的地方，啓人類的蒙，使他們知道現在的狀態錯誤。若照這樣做了，那麼，人類自然要向着獲得新秩序一方面去活動。我們在他注重發揚理性和啓蒙的這個地方，可以找出十八世紀啓蒙哲學的系統。奧溫的理想，太過於樂天的，空想的，與實際不相近，大概也不待說了。這樣的理想，不獨與溫為然，乃是法國的聖西門 (St. Simon) 福利耶 (Fourier) 和初期社會主義者的共通的特色，世人把這一派，叫做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見解，與活社會的原動力，沒有接觸。一方面缺乏對於社會的過去及現在的正確判斷，一方面對於將來，只描寫空漠的理想。總而言之，是足不踏實地的思想。因為這個原因，遂把社會

改造這件事，看的太容易了。奧溫以爲現在的秩序，是錯誤的結果。他說現在社會的不幸，是因爲人類不知道怎樣改良他；這個事情，也不過是一時的狀態。但是他這個理想，未免太過於高尚了。並且他們這派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沒有想到社會的一部分裏面，有對於現狀非常滿足，不望改革的人，和這些人以維持現形爲利益的事；又沒有想到現在的社會狀態，所以能維持的原因，是因爲以維持他爲利益的人，有維持他的能力的原故。社會的秩序，并不像他們所想的，容易破壞，容易建設，乃是爲比較的強力所支配的。他們太過於輕視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基礎的資本家的勢力，同時又過於看大自己的力。譬如他們以爲資本家不肯拋棄私有權，和以新秩序來代舊秩序，是因爲他們的無知識。像這樣的理想，不可不說是非常幼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內中的一人福利耶，當要組織共同組合的時候，以爲富豪一定會要送捐的錢來的，每天在十二點鐘及一點鐘之間，坐在家裏，等他們送錢來，到後來究竟沒有一個人送來。像這樣的逸事，是事實上證明了這一派人的弱點。

奧溫的社會主義，基本上既有這樣顯著的弱點，所以他的事，沒有好的結果。但是他的成績，很可觀的，也是不少。下面把他稍述一點。

他初在曼且斯捷的一個工場裏面，做五百多人的監督，行他所信奉的，得了好成績。此後在蘇格蘭的紐挪拿克，自爲業務的擔任者，經營大紡績工場，也是得了非常的成功，他的名遂遍及全歐。他的勞動者，是從種種的人成的，其數漸漸增加，達了二千五百人，但是大部分是非常墮落的。然而他把他們，置於像人類的狀態，所以把這個工場，變做了一個模範殖民地。別的工場，一天要做十三四點鐘的工，而在紐挪拿克，一天只做十點半，但是他的成績，要數倍於別人。然而他不以此爲足。這個二千五百人的勞動，天天爲社會所造的富，若在三四十年以前，恐怕要六十萬人才造得出。在這個地方，我自己自問了。『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富，與六十萬人已消費的富，其差怎樣？』我們看一看，就可知道他的差是於工場的所有者等，所支出三十萬磅以上的純益，和對於收入資本的五釐的分配。『設若這個新富原，不是由機械（雖然說他的應用不完全）所作成的，那麼，反抗拿破崙擁護貴族

主義的歐洲戰爭，恐怕究竟不能維持。這個新的力，是勞動階級的創造。所以這個新力的效果，當然應該屬於他們。想把新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以前只爲使個人豐富而使民衆奴隸化所用的生產力，當做衆人的共有財產，以作社會改造的基礎，就是奧溫的理想。所以他主張共產主義。他的共產主義，當然與私有財產制度，宗教，及現行結婚制度者相衝突，到後來他遂失掉了社會的地位，不能全其終。但是他在社會問題及勞動問題上面的功績，却不能埋沒的。一八一九年，使制定限制工場的女工童工的工作時間的最初法律，也是他。小買賣及生產的產業組合，也是由他開的端。

與奧溫共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明星的，是法國的聖西門。

第二節 聖西門 (St. Simon)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驕子。在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還沒有三十歲。法國的革命，是第三階級的革命，已如上述。這就使第三階級，即工商階級，對於貴族僧侶等，徒手遊食的特權階級，而得勝利的革命。在工商階級之下，有勞動階級。勞動階級，沒有從法國大

革命得一點東西。聖西門雖為夢胃所出，自幼即以社會改良家自任，為這些無告的勞動階級，捧他的心血。他在他所著的（傑乃華 *Geneva* 書簡）裏面，提言道：「一切的人，都要作工。」他又說道：「現在社會的最多數，最貧困的階級的勞動者，是一切富和進步的原動。財產所有者和自由職業者，組織所謂中等階級，以推倒封建的階級，但是對於勞動者，沒有一點益處。所以我們不可不廢止所謂自由制度，而以各盡所能，照各人的工作給以工錢的新制度。」他雖然不一定是承認共產制度，但是否定特權，廢止相續權，乃是他極力主張的。

聖西門也和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一樣，對於人類心靈的方面，沒有全然閉却。他以為將來建設的社會，要具二大要素；一是可以滿足人生的物質的要求的東西；二是可以滿足心靈的要求的東西。而這兩個勢力，從中世以來，儼然存在。羅馬法王及僧侶的勢力，是屬於後者的；封建君主，封建諸侯，及封建武士的勢力，是屬於前者的。但是在將來新社會組織的下面，物質的勢力，要歸生產者的手；心靈的勢力，要歸科學家及藝術者的手。這就

是他的意思。

第四節 福利耶 (Fourier)

聖西門之後，法國主張社會主義的，是福利耶。他是很利害的批評家。他對於當時的紳士階級，第三階級，由種種方面，加以很激烈的痛罵。他就社會發達的歷史，下了下面的解釋。我們可以把從古至今的社會全過程，分做進化的四階級。就是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家長政治時代，和文明時代。文明社會，恰當現在的紳士階級社會。據他的論證，『則文明時代，把野蠻時代，單純而行的各種罪惡，弄成了複雜的，曖昧的，意義不明的偽善的東西。』文明的東西，常常不絕的矛盾，但是又不能解決他，弄成了『惡意的環境。』所以文明，常常達到自己想達到，或假裝想達到的反對方向。於是『在文明之下，從豐饒過多這個東西裏面，生出了貧窮。』他照這樣想了。所以他的改良社會的方法，是主張建設大規模的勞動組合，以避去為個人競爭的結果的軋轢，和從此而生的力的浪費；並且增加生產力，使各人能夠自由發展他的實力。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是想以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階級

調爭，變換經濟組織。他的意見是和這個不同的。他是想資本和勞動的渾然調和。聖西門不承認財產的繼續，所以不承認資本私有。人應該應他的能力而勞動，應他的勞動而報酬。這是聖西門分配上的意見。福利耶承認資本私有。人應該應他的能力而勞動，至於報酬呢，應該應各人勤勞的程度，材能的高低，和資本的大小，適當分配。這就是福利耶關於分配上的意見。詳細說起來，就是貯蓄生產總額的極小的部分，以之為各人的共有物，其餘大部分的貨物，就應勞動，材能，資本三者，適宜分配；以十二分之五與勞動，十二分之四與資本家，其餘的十二分之三，則給與材能。而這個分配，應由人民所選的辦事人執行。這就是福利耶的分配法。設若這個分配法行了，社會上害惡這種東西，一定是要沒有的。那麼兵士也就可以不要，警察也就可以不要，司法官也沒有用，政治家也成廢物，政府只要管理生產分配這樣的經濟的事務，就可以了。他在一八二九年所發表的產業上及社會上的新世界一書裏面，描寫了他的空想的社會。現在把河上肇的說明借起來，介紹在下面。

「他以為將來理想社會的單位，是「法蘭求」(Phalange)的共產團體，「法蘭求」是以從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的團員所成立的為原則，其中分部，部更分為組。這就是趣味相投七人至九人，相集而為一組，趣味相似的組，相集而成一部，很多的部相集，才組織一個「法蘭求。」所以「法蘭求」的裏面，包含着分擔農工業各方面事務的部分。譬如某一部擔任水菓園的事，而其部中的某一組，又專司栽培蘋果樹。屬於「法蘭求」的人，共同生活於叫做「法蘭士體耳」(Phalanstere)的大建築之下。各家族的房子，是各住各的，而伙食及其他一切的事，是共同經營，所以非常經濟。以「法蘭士體爾」建築物為中心，有一定面積的正方形土地附屬之，在這個上面經營農業及工業。一切團員，關於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都受保證。但是從全部物產內面，除掉了應該分給各團員的必需品以外，所剩的東西，就分配給勞動，資本，及材能三者；其比例，是給勞動以十二分之五，資本以十二分之四，材能以十二分之三。新社會裏面，沒有軍隊，沒有警官，既沒有犯人，所以也沒有裁判官。不過只設幾個辦事的人，管理一切的事業。一切都是共和制，所以「法蘭求」

的長，也由選舉而定。三四個「法蘭求」聯合起來，選舉全體的長，這些聯合體又集起來，選舉他的長。照這個樣子，組織漸漸加大的聯合體，後到遂把全世界的「法蘭求」形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的長，當做世界最高的官吏，而駐於孔士坦丁，即以這個地方，為世界的都城。」

像這樣的計劃，只能說不能行，已不言可知了。

聖西門和福利耶，就空想一點，都和奧溫完全相同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為甚麼要叫做空想呢？這個理由已在奧溫那一節裏說了的。他們誤解了過去及現在，同時又誤解了將來。他們忘記了新社會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除掉了慢慢進化以外無別法的一回事。並且和前已說過的一樣，太過於小視資本家的勢力。所以他們夢想為權力者的資本家，可以自進而讓其地位；他們排斥由勞動者強迫的要求和請願，以為只要由啓蒙，使他們的理性覺醒，就能成功。這真是和待百年河清一樣的。閉着眼睛，不看階級爭鬥的事實，想在勞動運動上成功，無論怎樣，是想不到的。

第五節 蒲魯東 (Proudhon)

法國在聖西門、福利耶等之後，路易卜蘭一派的社會主義運動接着起了。路易卜蘭想變當時的社會制度，而以組合組織代之；他為此努力的頗末，前面已經說了的。二月革命之後，巴黎所設立的國立大工場，是實現他的理想的，但是終歸於失敗，已如前面所述了的。他也是太過於理想，而遠於實際。

路易卜蘭的門徒，是卜蘭起 *Blanqui*，加彼 *Cabet* 等，卜蘭起的黨派，想一舉而推翻現組織，一朝建設理想的新社會。他們的手段，是秘密的暴動；宗巴特所說的法國式的社會主義，簡直為他們所代表出來。黨的組織呢，是給強大的權力與總理黨務的首領，黨首的命令，黨員不可不服從。與路易卜蘭同時而出的社會主義者，又有個蒲魯東。他著財產是甚麼？一書，痛擊私有財產制度。他說：『私有財產的，是行強盜的人。』『財產所有者是盜賊。』提倡要推倒財產所有權的根本。他的這一說，後來為馬克斯的價格標準論的母胎。蒲魯東說要以工作的時間，為定價格的標準；並且說資本家借得利的名，而收勞動的

結果，是掠奪的行爲。這個勞動掠奪說，被馬克斯精銳緻密的頭腦，更展開了一層。但是蒲魯東不贊成路易卜蘭一派的共產主義，他一方面以現在的社會組織，是強者征服弱者，同時別一方面，又以共產主義，是弱者征服強者。他以為要根本的除去由現在的社會組織所生的弊害，而獲得自由和平的方法，只有使各人得隨意的生產資料，與以經營生產的機會，而使其交換完全自由。所以他要立很大的國立銀行，各人交換貨物的時候，一定要從這個銀行經過，使狡猾商人，沒有施鬼計的餘地。各人生產貨物，把他拿到銀行來的時候，銀行就給以紙幣，與他交換。這個紙幣，記載這個貨物所需的工作時間，恰如可以叫做勞動憑單一樣的東西；拿這個憑單的人，可以和憑單上記載的工作時間相當的別的貨物交換；像這樣交換貨物的時候，是一個生產物和別的生产物交換，兩者的工作分量相等，所以受授交換的時候，決不致生出損益的不公平，而現在的買賣貿易所行的弊害，大概可以完全除去。

蒲魯東他照這樣想了，所以在一八四八年的議會，提出了國立銀行的創立案。這就是先從國民的財產，徵收歲入的三分之一，次從官吏的薪俸，徵收累進稅，以這兩個

財源爲銀行的資本。由中央大銀行，分出許多的支行，分駐全國各地，無論那個銀行，都是不要利錢，借資本給勞動者。這就是滿魯東的國立銀行案。但是提出議會的時候，贊成者只有一個人，反對者有六百九十一人，所以這個案終歸無效。但是他獨立設了一個銀行，想實行他的議案，那曉得不過幾個星期，也就倒閉了。以後到了二月革命反動的時候，他和路易卜蘭等社會主義者，勢力都不大振；以後入了市政時代，拿破崙三世對於設施各種社會政策，很爲努力，所以社會主義者的勢力，暫時屏息了。

第六節 無政府主義

同屬於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系統的，現在就不可不舉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也以爲現在的社會，不絕的痛苦，是因爲社會組織，是人工的，設若丟掉了這個人工，順應自然的大則，造新社會，那麼，種種的痛苦，大概可以除掉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的大則是甚麼，就是要知道真理是甚麼，除掉了認識即理性的活動以外，沒有他法。他們是照這樣想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都是非常尊重理性的。他們不認道理以外，還有甚麼權力。人只要從理

性的引導，和道理的命令而行，就是很好的。設若照這樣做了，社會自然會變成合理的，善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這種理想，總而言之，就是與奧溫以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是一樣的。

當做無政府主義的威權者，可以首屈一指的，就是巴苦寧（Bakunin）巴苦寧是俄國虛無黨的首領，起初與馬克斯等，共為萬國勞動者同盟的原動者，後來與馬克斯一派分離，自樹一黨，糾合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形成一大勢力。巴苦寧和馬克斯的分離，由他們的主張不同看起來，是必然的。巴苦寧奉激烈的革命主義，想拿着炸彈和別的非常的手段，一朝成就革命，而馬克斯則以革命為經濟組織發達的最後階段上所行的，恰如果實成熟，殼要破裂一樣的；而達到他的手段是尊重議會主義。（關於馬克斯，後面詳說）總而言之，馬克斯無論怎樣，都是科學的，而巴苦寧則多空想的分子。他的主張是「私有財產應該廢止，國家應該滅絕，繼承權也應該禁止，人類不分男女，非穿一樣的衣服，不能得完全的平等。宗教是束縛人的頭腦的，所以要趕快廢止。」他行這個激烈的主張，是

用激烈的手段，所以他震嚇一世，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還有當做無政府主義者而知名的，是著麵包的掠取和互助論的克羅巴金 *Kropotkin*，克羅巴金和巴苦寧都是俄國人，並且是名門所出。

第七節 表現於社會問題的國民性

宗巴特把關於社會運動上所發揮的國民性，成了一說。他以為英、法、德和其他各國的社會運動，因為各國的國情和國民性各不相同，所以有不同的色彩。英國的勞動運動，本質上是帶着非政治的，而為純產業的，經濟的性質。法國的勞動運動，是革命主義的，或者是暴動主義的。德國的勞動運動，是法律的，議會的，政治的。宗巴特說世人以英國的勞動運動的產業的為平常，為正當，以德法勞動運動的政治的為異常，為不正當的。這一個見解，是錯誤的。第一；若觀察歷史上的事，而用平常，異常，正當，不正當這些標準，是陷於研究方法上的誤謬，像這樣的判斷，學者不可不避。第二；就實質上看，英國的勞動運動，所以到了帶純產業的，經濟的性質，實在因為當時英國產業界的狀態異常，若以近世資本制度發

達的平常進路爲標準而看，那麼，德法的勞動運動，反可以看做平常的。這就是宗巴特所說的。英國從一八五〇年Charles的運動終熄以來，革命的社會運動，差不多完全絕了跡。而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的關係，又比較的和平圓滑而進行。這個事大概多由嘉萊爾 Carlyle 及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毛利 (William Morris) 金斯萊 (Kingale) 拉德羅 (Ludlow) 等說教的力。嘉萊爾說道：『歐洲之所以起了像法國革命這樣的事，是因為人都只走向利己心，失了信仰，忘却了社會的義務。以犧牲的精神代利己心，以社會的觀念代個人主義，以信仰代不信仰，是很要緊的。設若人人知道了個人，並不是和快樂的，實利的世界觀所看的一樣是一切的中心，而向着社會的理想前進，那麼，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就會沒有相爭，社會無論何時，也可以得永久和平。』金斯萊等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大概與此相同。所以嘉萊爾等的說教，對於使英國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圓滑，很有功的。但是當然不能僅以此爲原因。并且這件事，不過是很小的原因。宗巴特把英國勞動運動的特質的原因，歸於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間，英國的獨特的經濟狀

態。在這個三十年間，英國的經濟界，非常膨脹。生產力增加，販路擴張，恐慌的現象，非常之少，就是勞動市場，也給勞動者以很有利的狀態。就是一方面，對於勞動的需要，常常增加，勞動者也不愁沒有賣力的地方；一方面企業家的利益大增，所以他們也增加勞動者的報酬，因此有了使勞動者到某一種程度，也可以分潤增加的利益的意向和資力。不單是這樣，並且因為英國的國民性是這樣，所以勞動者也是誠實的，實際的，決不和空論的政策相雷同，遂不至於帶政治的性質。所以英國沒有甚麼階級鬭爭，沒有甚麼革命騷動，而勞動組合這種東西，發達起來了。勞動者知道與資本家相爭不利，資本家也知道壓迫勞動者不利，承認了勞動組合，及其附屬的各種制度，政府也就採用了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所以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關係，到了這樣圓滑的，與其說是嘉萊爾等說社會精神的結果，不如說是兩者的聰明的利己心的產物；而使他們能夠到這個樣子的，可以說是當時英國幸福的產業狀態。到了英國失掉了世界市場的最上權，並且發生了更低的勞動者的時候，勞動運動帶着階級鬭爭的性質而起，可以說是當然的事。

英國的國民性是真實的，嚴格的，慎重的，而法國的國民性則是快活的，輕燥的。法國的這個國民性，在社會運動上面，也反映得很明白。革命的，暴動的，乃是法國勞動運動的特色。譬如從十八世紀的社會哲學和十九世紀的革命主義的結合而生的無政府主義，乃是法國人卜蘭起所提倡的，也不外證明這個事實。

現在到德國的社會運動的順序來了。社會運動，直到進了德國，才脫去空想，而得科學的根據。德國的這個社會主義，在世界的社會主義上，劃了一時期，現在歐美各國所行的社會主義，除掉了很小的部分外，都是汲德國的流的。

前面已經說過，德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是法律的，議會的，政治的。德國的社會運動，差不多沒有甚麼先兆，是突然而起的。但是他當做一個獨立的政黨而表現。德國的社會運動，若從發生的時期說，比較英國和法國，是很晚的。這是因為德國的產業狀態，經濟狀態，比其他各國要遲點的原因。該國是分做很多的聯邦，各聯邦有他的特別的關稅法，互相為貿易上的競爭，所以工業的規模很小，還沒有到改變組織的時機。但是到了產業革命

的大浪，澎湃流入他的國土的時候，遂發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對抗的狀態。一八三〇年的時候，德國的文學家，和思想家輸入法國的社會主義的，也是不少。聖西門的好友詩人哈衣乃（Haine）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德國人的性質，是不喜歡革命的，暴動的舉動，就假設他們的性質，是許這個舉動，當時的德國，也不是在可以行這樣的革命的運動的狀態。所以德國的社會主義，比英法遲幾十年，到後來為挪撒爾（Lassalle）和馬克斯所開端，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之間，築起基礎，堂堂的當做政治運動來行。一八六三年，挪撒爾在萊卜其（Leipzig）開勞動者大會，組織德國勞動黨，實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起原，并且可以說德國的社會運動，從這裏才起的。

第八節 挪撒爾（Ferdinand Lassalle）

挪撒爾和馬克斯，是德國社會主義的父母。挪撒爾在實際運動上，廣布社會主義的勢力，而馬克斯則在學理上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先說挪撒爾，然後再說馬克斯。

世人都說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最壯快的人物，就是挪撒爾，他的人物，與其說他是思想家，

不如說他是實行家，戰士。他的思想，不出於馬克斯和為當時社會主義者中的明星羅特彼爾突的以上。不過他的文章，非常平明，不像馬克斯的難懂，並且他的富於熱情的雄辯很能動人。宗巴特把德國社會運動的政治的特性的由來，一方面，歸於德國的國民性和國情，一方面歸於組織德國勞動黨的挪撒爾的人物。他是這樣的富於人格的魔力的人。他的學說內裏，最可注目的，就是「工錢的鐵則」的一說。他給「工錢的鐵則」這個名稱，與李嘉圖 (Ricards) 先所道破的工錢的法則。「工錢的鐵則」是甚麼？關於這個，前面已稍說了一下。李嘉圖的法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是使勞動者并不增減勞動階級的人員，而對於使維持他的階級生活，很要緊的價格。」李嘉圖把價格區分做「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二種。市場價格，是交換貨物，實際所得的價格；自然價格，是合計生產貨物，所需要的工錢和資本的利息的價格。設若市場上的貨物供給，能與社會的需要適合，沒有過或不足的時候，那麼，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就一致，設若不然，就不會一致。這就是設若供給比需要多的時候，市場價格就低落，而到自然價格以下。在這個地方，若減少生

產，控制供給，市場價格就會升到和自然價格一樣。設若供給比需要少，那麼市場價格就要超過自然價格。像這個樣子，市場價格，即市價，是以自然價格為標準而上下。而人類的勞動，也不外是一種貨物。像上面所述的支配貨物的方法，也是支配勞動的。現在工業活潑，生產大盛的時候，勞動的需要，也因之多了，所以勞動的價格即工錢，忽然貴起來了。但是勞動者得了生計的餘裕，遂增加了結婚的數和產兒的數，而勞動者的數，也因此大大的增加。在這個時候，勞動的供給，遂超過了需要，於是勞動的市價，即工錢，也不得不漸漸低落。到了低落最甚的時候，勞動者的生計，就非常困難；在這個時候，遂慎婚姻，減產兒，他的結果，就是減少勞動者。照這樣把勞動的供給，和需要調和起來，勞動者才能得生活費的最少限度。這就是工錢不低落到使勞動者只能得生活費的最少限度的程度，是不止的。這就是挪撒爾的「工錢的鐵則」；這就是挪撒爾議論和主張的根據。他於是說「工錢的鐵則」應該廢棄，而要廢止他，須全廢工錢制度。但是這個工錢制度的全廢，怎樣才能實現呢？挪撒爾所選的方法，和法國路易卜蘭所選的，很相像。他以爲要除現

在的經濟組織下面的資本和勞動的衝突，須組織生產組合，不許資本家介在勞動和生產物之間。要行這個，政府須借資本給勞動者，使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設備工場和機械這些東西。所以他主張政府須先借資本一億『貳留』(Thaler)德國銀幣平時約值英金三先令)與勞動者，使他們建設生產組合。這個生產組合的補助金，和普通選舉法，是他所率的德國勞動黨的二大綱領。德國勞動黨，是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的，他的宣言是：『要改良勞動者的地位，先須在聯邦各地的議會裏面，有代表勞動者的利害的代表，所以我黨以種種和平及合法的手段，努力爭普通選舉。』這個宣言，一見是非常單純的，穩健的，但是他以實施普通選舉為第一步，他所抱負的社會的根本大改革，是隱藏在這個裏面的。像俾斯麥都稱他是稀世的才子，說道：『他的胸中所藏的大志，實在是不可測的。』又道：『設若使他的大志得成，德意志帝國將以何享超爾隆 Hohenzollern 家而終，或撒爾家而終，是不容易知道的。』但是他是和俾斯麥所說的一樣，是極端國家的，並不是和馬克斯一樣的國際的。馬克斯和他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的區別，和人種的不同，完

全沒有放在眼裏，而挪撒爾的社會主義，是想以國家的力，建設一種共產的新社會。他在三十九歲的時候，因為某種事情的決鬥，為對手所殺。但是他所結的德國勞動黨，繼續他的志氣，當做德國勞動階級的辯護者而奮鬥。

第九節 馬克斯 (Karl Marx)

現在要說為世界社會主義之父的馬克斯了。挪撒爾當做實行家，當做戰士活動的時候，馬克斯就當做學者，當做思想家而成不朽的功。與社會主義以科學的根據，使他從空想的境地脫出來，實在是馬克斯。若置馬克斯不說，我們就不能知道社會主義是甚麼，社會問題是甚麼。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所以叫做空想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見解，與社會的原動力，沒有甚麼接觸。他們以為現在的社會狀態，是因為人沒有十分注意，而迷入於邪道的結果。神是善的，所以人和人的社會，也不可不是善的，他們立於這樣的形而上學的見解上面，所以他們以為現在的狀態，是從人反背神意，失掉自然秩序而生的；要救這個弊病，除掉了聽衷

心的理性，覺悟他的錯誤，而返於正道，以恢復失掉了的自然秩序以外沒有別法。他們以爲現在的狀態，是從人類偶然的過失所致的，而忘記他是必然之史所開展的結果，並且忘記了要改革他，須待慢慢推移的一回事。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以大哲學家黑智兒（Hegel）爲代辯者的『一切現存的東西，都是理性的』一種思想，當做新時代思潮的基礎而說起來了。社會裏面除掉了現存的東西以外，不能有一個自然的東西。現在的社會，是可以在於現在事情的下面，唯一的正當社會；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壞的。——像這樣的理想，得起勢力來了。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等的社會觀，——以爲現在的社會是錯誤的，在被入爲所誤的現在的社會秩序以外，當然一定有正當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觀，在這個地方，遂根底的被推翻了。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是理性的。』社會國家之組織，是從可以定他的多數要素的結合，必然而成的；現在的社會制度，是應該這樣成的，所以這樣成了，決不是甚麼錯誤的。是內外諸條件集合起來，必然造出的狀態；是當做社會進化的階級，人類現在應有的狀態。所

以社會改革的事業，也要從既存的諸條件，慢慢變化，慢慢成的，並不是可以一氣呵成的。從這個理想，社會運動遂開了一新生面。從空想的到科學的，是社會主義的一大進化。

河上肇說道：「初期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空想的。他們只把關於將來理想社會的主觀的要求和希望，自由的在自己的腦內描寫出來，而對於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果存在於現在的社會裏面沒有一問題，沒有十分注意。所以他們的理想，無論怎樣好，不過是一個好夢，而不根據於現實的科學的知識。設若我們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的東西，叫做空想，那麼，他們的理想，也就是一種空想。（中略）但是隨着時代經過，他也漸漸成爲現實的，後來到馬克斯出來的時候，社會主義才十分有科學的基礎。現在世界上最有勢力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斯的一派。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一般所以叫他做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因爲由馬克斯才成立有理論的統系，和獨立的科學精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

再把河上肇的說明，借一點來；「然而社會主義，由馬克斯的手，怎樣變化了的呢？簡單說，就是從空想的到科學的。詳細說，就是馬克斯先研究社會的經濟組織，古來是以甚麼

原因變化來的。因為這個，他遂發見了一種研究歷史的新方法。這個普通叫做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我現在關於這種史觀，沒有詳細陳述的時間，若把他的極粗略的大體說起來，就是馬克斯以為經濟組織，並不是一兩個人想這樣做，想這樣改造，就能如意改造的。一切社會的經濟組織，是應着社會上富的生產力之發達程度而定的，譬如用手車紡紗的時代，就行封建組織；應用蒸氣力而紡織的時代，就應他發見了現在資本家這樣的組織。就是封建是勢，資本家制度也是勢。設若社會的生產力一增加，富的生產法一變化，那麼，無論你順應他，或不順應他，社會的經濟組織，一定要隨着變動的。這就是馬克斯的思想，

馬克斯學說的根底，就是這個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二者，是馬克斯主義 **Marxism** 的中心。下面先從唯物史觀講起。

第五章 馬克斯主義的概觀

第一節 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是立於哲學上的唯物論的上面，是不待言的事。唯物論，是對着唯心論而用的名詞。唯心論者，以為精神是唯一的獨立存在，物質世界，並不是獨立的存在，不過是隨着精神發展的一個影子。而唯物論者，則以為物質，實在是唯一的獨立存在；我們人類的五官，能夠感覺的物質界，實在是唯一的真實世界，精神不過是物質界的反映。一切的東西，一切的現象，都是物質，都是物質的運動。人類也是物質。就這一點，人類和別的物件，是沒有甚麼不同的。生命是分子集合的結果，是蛋白質物體的存在狀態，在這個以外，沒有像靈魂這樣的東西，所謂心靈，所謂自由意志的這些東西，不過是過去的宗教和哲學所說的理想主義的謬見。既然是物質，那麼，就不能脫出支配物質界機械的法則。這個機械的人生觀，唯物觀，是近代思想顯著的一面，唯物史觀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上面的。從這樣機械的，唯物的，觀察法，更進一步，想把人類生活的一般的發展，就是想把一切的社

會變化和政治變遷，都從物質的原因來說明，就是唯物史觀。

照這個樣子，馬克斯思想的根據，是唯物觀。他以這個為根據，想對於人類的歷史，下自然科學的說明。想對於歷史，下自然科學的說明的人，馬克斯以前，有康陀爾奢（Condorcet）。聖西門也是把經濟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重些，他也是以產業的進步，為歷史的決定條件。就這一點看，可以說他是馬克斯的先驅者。魯蒲東也以國民經濟，為歷史解釋的關鍵，以前者為原因，後者為結果。就這一點，他也是唯物史觀的先驅者。

人類社會的進化，和其制度的進化，並不是如唯心論者所說的一樣，是人的思想變化的結果。乃是社會上物質的條件，發達的結果。物質的條件，是根本的，種種的制度，是適應着他而變化的。不獨制度，就是一切的文明，一切的進步，——無論是人和人之間的善惡邪正的思想，或人和神之間的信仰上的思想，都是隨着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的。唯物史觀照這樣說了。馬克斯由精密的研究，從物質的諸要素裏面，特別的選出經濟的要素，斷定經濟的條件，為歷史進化的原動力。若說物質的要素，當然人種，地理，氣候

等，都要併入他內裏去。但是把這些都除掉了，特別只舉經濟的要素，是甚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僅僅經濟的要素，是變化的東西。別的物質的各要素，也不能說他完全不變化，並且在他的很小的變化範圍以內，也可以影響社會的，但是非常微弱，且隨着社會的進步，不絕的減少的，所以雖然把他們置於度外，也沒有甚麼要緊。馬克斯照這樣想了。但是經濟的條件是甚麼？不待說就是生產和生產物的分配。生產和分配，是社會制度的基礎。在一個社會裏面，怎樣生產甚麼東西？這些生產物怎樣交換？社會的形體制度，是由這些事決定的。社會變化的原因，並不是和從來唯心論者所想的不一樣，是在思想和哲學，乃是在經濟的裏面。馬克斯唯物史觀的輪廓，大概就是上面所述的。

唯物史觀的要領，最簡潔的概括在馬克斯所著的經濟學批評的序文裏面，所以把他的全文寫出來。

「人類在社會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造成一種必然的，由自己的意思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與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發達的程度相應的生產關係。這個生產關係，為

社會經濟構造，和造成法律，政治上部構造的真實基礎，並且使生出與他相應的一種社會的自覺。這個物質的生活資料產生的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上的過程。人的意識並不是決定人的生活的，乃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但是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在他的發達的或種階級上，會和現在的生產關係相矛盾。換言之，就是與這個生產關係的法律的表示，和從來使這個生產力，在自己的內部活動的財產關係（所有關係）相矛盾。就是這個關係，從為生產力發達的形式一變而為他的障礙物。在這個地方，遂開始了革命的時代。經濟的基礎一變化，他的巨大的上部構造的基部，也隨着慢慢的或急激的被革命。」

「當研究這些革命的時候，一定要區別可以拿科學的真實，證明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之物質的革命，和人知道了這個矛盾，想起來與他決戰而起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精神的革命這兩種。我們批評這樣的革命時代，決不能依據這個時代的意識，就和我們批評一個人，多不能依據那個人自己所想的是一樣的。我們

不可不由他的物質的生活的矛盾裏面，說明這個意識。就是要依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說明他。

「某一種社會形體，若不在包容在他內裏的一切生產力，十分發達以後，決不會滅亡。並且比較進步的，新的生產關係要出現的時候，他內裏應該存在的物質的條件，一定已在舊社會的翼下，被孵化了的。所以人類常常只提出可以解決的問題。若更精密的考察一下，可以知道一切問題，只在可以解決他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或正在發生的地方，才發生的。」

「我們可以把亞洲各國，上古各國，封建時代，和近世資本家時代的各生產方法，當做社會經濟的進化的順序。現在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為社會的生活過程上最後的軋轢形式。這個軋轢，並不是個人軋轢的意思，乃是各個人由社會的生活條件而起的軋轢。」

「但是在資本家社會的內部，發達的生產力，同時又造出可以解決這個軋轢的物質的條件。所以人類的歷史前紀，和這個資本家的社會形體，一起告終結。」

由上面所引的，大概很可以了解了唯物史觀了。但是恐怕還有不了解的，所以再加以解釋。社會生產力的或種發達程度，是社會的基礎。由這個基礎，於是組成社會的個人和個人之間，就生產及分配的社會的過程上，生出某種關係。由這個關係決定個人和個人間的生產物的分配額。他的結果，就是定了某種社會形體，某種社會制度。並且與這個社會形體，社會制度相適合的一般心理狀態和各種的道德習慣，在這個地方，自然會生出來；與這個社會相適合的哲學，文學，藝術，也會發生。若把他拿具體的例來說，就是爲現在社會的基礎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現在社會的形體制度，都是不外築於這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的上部構造。現在的生產法和分配法，都是由資本主義規定的；現在社會一般的心理狀態，和各種的道德及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是適合着資本主義而表現的。我們常常以爲時代的精神和思想，對於社會，有很強的勢力，精神思想的力，很能動社會，但是這個精神和思想，究竟是社會經濟關係的產物，所以只要經濟關係一生了變化，他們也是要隨着變化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待言的，就是道德，宗教和別的一切思想生活，精神生

活，都是立在經濟關係上面的，所以只要為他們的基礎的經濟關係，一生變化，他們也是要隨着變化的。『這個物質的生活資料，產出的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上的道程。人的意識並不是決定人的生活，乃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這一節要特別注意。

『但是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在他發達的某階級上，和現在的生產關係，及僅為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相矛盾。』這一節是第二要注意的。從這個矛盾，遂起社會革命的時代，再生新的生產關係，而新社會組織，也要隨着起來。馬克斯以為無論怎樣的社會組織，都是一時的，歷史的。這個組織，若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那就怎樣都要維持，設若對於他有妨礙，那就非破壞不可。封建制度之所以崩落，是因為他妨礙從手工業到機械工業的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崩壞，近代的國家，當做機械工業的，就是當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上部構造，發生出來。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的關係，以前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很有利的，所以在這個組織之下，富的生產，非常發展，但

是現在是社會的生產力，達到某種程度以上的時候，所以這個組織，在各方面漸漸成爲束縛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妨礙物來了。就是現在的資本主義，一定要崩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以他爲基礎的社會形態，一定要發生出來的。這就是馬克斯所說的。

在馬克斯在他所著的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裏面發表了唯物史觀的綱領的一八五九年的前十一年，就是一八四八年，發表了很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是當時在倫敦成立了「共產者同盟」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的團體，馬克斯主義，被這個團體所採用的時候，馬克斯和他的朋友恩格爾，爲這個團結所做的理論上及實際上的綱領。

他的第一句就是，「一個妖怪，徘徊於歐洲，——共產主義的妖怪，古時歐洲的一切權力者，因爲要擊退這個妖怪，都加入了神聖同盟。法皇，俄皇，梅持涅，幾佐都加入了。法國的急進黨和德國的警察也加入了。」他的最後一句是，「共產主義者，隱蔽自己的主義和政見，是卑陋的事。所以我們公然宣言道，我們的目的，要把現在一切的社會組織，都推翻了，才能達到的。要使權力階級，在共產的革命之前戰慄！勞動者所失的，不過鐵鎖，而所得

的，是全世界。萬國的勞動者呀！團結呀！『這個共產黨宣言是從四節成的。在第一節有產者和無產者的裏面，有一部分也說到唯物史觀的要點。』現在把他寫在下面。

『由以上所述的來想，可以知道資本階級，拿來當做基礎而勃興的生產手段和交通手段，已在封建的社會裏面造出來了的。這種生產手段和交通手段，發達到一定的階級的時候，封建制度所依以營生產及交易的關係，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農業及工業的封建的所有關係，對於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不能再適應了。這些關係，並不是獎勵生產，反變為妨礙生產。這些東西，將變為很多的妨礙物。所以這些關係非破壞不行，其結果真破壞了。』自由競爭，就隨着與他適合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又隨着有產者階級的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起而代之。

『有產者階級，在他沒有百年的階級支配之下，造出比較綜合一切的過去時代還要巨大些的生產力。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工業及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路，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流的開通；像用魔法喚起的人類，沒有一個人，在前世紀想到社會的勞動裏面，包含

着這樣生產力。

『像拿着魔法，喚起這樣偉大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的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和交通關係，——資本家的所有關係，——現代的資本家社會，已和魔法師念着咒文，喚起下界的各力，而自己到了不能制御他們，是一樣的。幾十年來的工商史，只是現代的生產力，對於現代的生產關係，對於那不外有產者的生活條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關係的宣戰史。證明這個事實，只要舉出商業上的恐慌就夠了，這種恐慌，就是隔一定期間，反覆發生，往往恐嚇有產者階級的商業恐慌。……有產者階級，用以推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反轉向有產者階級自己了。』

『有產者階級，不但鍛鍊了可以致自己的死命的武器，並且產出可以用這個武器的力。這個力就是現代的勞動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無產者。』

馬克斯斷定了現代的經濟組織，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因為他和生產力相矛盾，一定要崩壞的。

第二節 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法學博士河田嗣郎在他著的社會問題及社會運動裏面，關於現在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社會組織的矛盾，說了下面的一節。雖然稍爲長得點，也把他抄出了，借他的明快說明，補足上面所說的。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未行以前，普通是行以勞動者私有生產器具爲基礎的小規模生產。勞動手段，就是各個人的勞動手段，並且是以各個人使用爲目的而存在的。但是集中這個分散的勞動手段，使他充實，使他增加生產力，實在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歷史的任務。而其代表者，實是有產階級。但是有產階級，設若不把個個的生產手段，化爲社會的和僅由人類集團的全體才能使用的生產手段，那麼，也就不能使他的生產力增大。所以生產手段，從個人的到社會的，而生產自己，也同樣從個別的到社會的，因之生產物，也隨着變換形質，成爲社會的了。那麼，現在的生產物，是由多數人共同勞動成的，不能說是自己個人生產的了。」

在以前的時候，僅行自然的勞動，所以分業的關係，很沒有秩序，但是現在的工場工業裏面，所行的分業，是在一定的計畫之下，秩序整然的。現在假設把這兩種分業所生產的財，在同一市場內面，同時以同一的價格買賣的時候，那麼無論怎樣，立於有計畫的分業下面的社會生產，所產出的財，總要比沒有秩序的分業，所成的生產物，占優勢地位；到後來，前者遂一定要在生產界上，成就一大革命。

像古時一樣，生產是個個行的，生產者以自己所有的原料，在自己的工作場內面，以自己及家族的勞動力，而營生產的時候，那麼就不致於起勞動的所生物應該屬於何人的一問題。生產物當然只歸他的生產者。就是到了生產手段集中，事實上成爲社會的，生產也歸了社會行之後，還有像以前依自己及家族的力而行生產的人，獨占他的生產物一樣，想獨占生產物的。這就是勞動手段的所有者，依然想占取完全由他人的勞動所生，而非自己所生產的物。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現在社會的所生產的財，不歸實際上活用生產手段，且生產這個財的人所有，反歸資本家所有。這就是生產手段和生產，雖然完全成爲社會

的，而生產物的所有，還是和以前私人生產的時候一樣，歸屬生產手段的所有者。這個真是大大的矛盾。在這個大矛盾裏面，現代社會的軋轢，遂發了芽。而新生產方法的範圍越廣，社會的生產和資本的占取之間的抵觸，也一定要越大。

在行個別的生產的制度下面，當做助手和徒弟而勞動的人，可以慢慢增高地位，而為獨立的頭目。但是自從生產手段集中以來，事情就大大的變化了。在個個的小生產者的支配之下的生產手段和生產物，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小生產者也失了獨立的地位，因為想得工錢，遂到了在資本家下面賣力的狀態了。以前不過當做例外而行的工錢工作，現在變成了一般的通則；以前不過是一時的工錢工作，現在遂變成了終身的。這個終身的工錢勞動者，同時又因為封建制度瓦解，和農民離開土地的數更多的兩種事實，數量大大的增加起來了；在資本主手中的生產手段，和除了勞動以外，沒有別物的生產實際的擔任者之間，遂引出了明確的區別線。照這個樣子，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資本所有之間的衝撞，遂變成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下面的衝撞。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下面，各種財的生產者，因為互相交換生產物，遂有了相互的聯絡，但是他們能夠失掉自己對於社會關係的支配權，所以各人拿着自己能夠利用的生產手段，為對於個人的交換的慾望，而行生產。所以無論甚麼人，都不知生產物內面的那幾種，應該拿到市場去，又不知道果真銷路好不好。

在自給經濟盛行的時代，沒有行過貨物的生產。但是一到了行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時候，貨物的生產，就一天一天的隆盛起來，以前排他的，獨占的制限，漸漸廢弛，各生產者，變成了獨立的，孤立的貨物生產者，而社會裏面，生產界的無政府狀態，遂漸漸的振起威力來了。因為這個原因，以前的平安，遂沒有了，生產界和勞動市場，都為不安所充滿，變成了動搖無常的東西。因為新大陸的發見，和隨着而起的殖民地的經營，貨物的銷路，猛然擴大了；他的結果，就是助長化手工業而為工場工業的大勢，到後來遂惹起十七八世紀的國家的商業戰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建設，更使這個戰爭行得更廣，行得更激烈。這個狀態，固然是依據達爾文生存競爭的法理，但是社會的生產和資本的占取之間的矛盾，現在遂變成

了各個工場的生產的組織方法，和全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上面所述的一樣，根本上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的進化發達，是自己畫一個圓周而進的；但是他迴轉這個螺旋狀，後來遂不得不到着一個終點。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把人類的大多數，都弄成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後來反要結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為近代的各種機器的發明，使人的勞動力，越歸無用，機器越精巧，勞動人口的過剩就越快。到後來遂不得不增加一種叫做「勞動者的預備軍。」而得機器的幫助，成立的資本家，呈了對於勞動者，占優越的地位和得了壓迫他的無二的武器的狀態；勞動者因為這個原因，一天一天陷入飯碗被奪的悲境，勞動所得的，不過生活的必需費，他的消費力，不得不更加減少了。照這樣想在世界的各處，找出銷路的大工業，反在內地使大多數者的消費力減少，這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脚下穿陷坑。所以一方資本越集積，他方貧窮就越增加。

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所有之間的矛盾，在經濟的恐慌上面，也很表現得明瞭。這

就是恐慌一起，貨物的交易轉換，一時就差不多要杜絕，為交易的媒介的貨幣，反為交易的障礙，生產方法和交易方法，也要抵觸，生產方法和生產力，也要矛盾。因為恐慌，多數的中小資本家，都歸於沒落，就是使少數的大資本家，更為膨脹；經濟的狀態，到這個時候就要動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機器，為自己所造出的生產力所壓迫，遂陷於不能動的境遇；生產力都失掉可以為資本的道路，勞動者的預備軍，真成了無用的廢物。因為太生產多了，多數者非常苦於缺乏，真是自己矛盾最甚的事，但是事實又不得不到這樣。

社會的生產方法，和資本的所有關係之間，有不能調和的矛盾。設若以為這個矛盾，是被恐慌這樣顯著的，現實的表示於我們的眼前，那麼，把一切的大生產，從私的經營奪起來，把生產手段移歸國家或社會，不能說不是頂好的改良方法。還有一層，有產階級，不能為大生產的適當的管理者，既為恐慌所證明，那麼，生產手段移歸社會所有的時候，現在的有產階級，究竟不能任生產，一切的社會事務，要由受薪水而被使用的人所行。在這個時候，資本家以不負甚麼任務為適當。就和以前資本家把勞動者，從生產管理驅逐出去一樣，

現在勞動者，反能把資本家追放出去。

僅僅把生產手段歸國家社會所有，還不能十分使生產力的資本的性質變化。國家因為這個原因，反變成了大資本家，掠奪多數者，勞動者依然是工錢勞動者，依然是不能脫無產階級。但是他的解決方法，又在於十分認識生產力的社會的性質，使生產方法，交易方法，占取方法都要得十分的調和。因為這個原因，國家社會遂不得不獨占一切的生產力；社會的力，實在是和自然的力一個樣子。若不知道好好的利用他的方法，反為人的害，設若知道了，那就可以把人類全般的利益，向一致的方面去活用。生產的事也是一樣的，設若社會的經營方法若得宜，那就可以除去以前的無政府狀態，而使他為很能調和各個人及社會團集的有計畫的秩序的生產。

總而言之，生產手段須歸社會所有的必要，從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成立之初，就存在的，不過要見他的實現，須待相當的物質的條件成熟。而社會分為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又分為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和從來物質發展的當然結果一樣，一定要帶來新變化，為

現在物質發展的當然結果。這就是前者因為生產不足而起，後者是因為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生產力十分發達而起的。

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是立於上面所述的見解上面的。他的理論一貫，他由唯物史觀，給歷史以自然科學的說明，他把社會主義，當做社會進化的當然過程來說，這就是他得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一名稱的理由。」

由以上所述，可以知道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有種什麼根據，總而言之，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公的生產和私的分配的矛盾，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定要崩壞的，這就是馬克斯和他的一派的見解和信仰。

第二節 階級鬭爭

馬克斯又在共產黨宣言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一節裏面，關於階級鬭爭的事實，說了下述的話。

「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同

業組合的頭目和工人，簡單說，就是壓制者和被壓制者，從古以來，常是立於反對的地位，不絕的暗鬭明爭，這種鬭爭，到了全社會的革命成功，或者兩階級都倒了的時侯，才可以完結的。

『我們若一看古代的歷史，差不多在各處，都可以發見社會被區別為種種身分的人，社會的地位，很不是一樣的。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中世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頭目，工人，農奴；這些階級自己的裏面，又各分為很多的階級。』

『由封建社會的崩壞，產出來的近代有產者的社會，還是免不了階級的對峙。不過另外造出了一種新階級，新壓制手段，新爭鬭的形式，來代替舊式的種種罷了。』

『但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到了有產者本位的時代，他的特徵，就是把階級的對立，化為非常簡單。全社會漸漸分裂為互相敵視的兩大陣營，互相對峙兩大階級，就是分裂為有產者和無產者。』

他照這樣高唱階級鬭爭。他信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而現在是資本階級和

勞動階級對立的時代，這兩個階級鬭爭的時候，後者一定要得勝利。這就是由勞動階級的勝利，將來的社會組織，一定要變為社會主義的組織。馬克斯以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第四節 剩餘價值論

馬克斯的學說的別的一半，就是剩餘價值論。剩餘價值論是甚麼？在馬克斯以前，剩餘價值的趣旨，已為學者羅特彼爾突所道破，但是完成他的，還是馬克斯。

馬克斯把價值分做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使用價值，是因為滿足人類的某種慾望，而用的價值。空氣，水，火，日光，米，麥等，都有使用價值。這些東西，對於人類，都是很有用的。但是有使用價值的，不限定都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交換上的價值，就是可以和別的東西交換的價值。貨物就有這種價值。水，空氣，日光，無論甚麼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并不限定要由交換而來，所以不能叫做交換價值。又不能成爲貨物。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不限定有交換價值，但是有交換價值的東西，一定有使用價值。因爲沒有人對於無用的東西給價錢的。我們從這裏看，可以知道這裏一定有種東西。這種東西，單是有交換價值

的東西才有的，只有使用價值的東西，是沒有的。這種東西是甚麼？就是勞力。單是使
用價值，不能有價格，若把使用價值裏面，加點勞力，就生出交換價值。我們通常比較貨物，
而說他的價格（拿着貨幣交換的價值，叫做價格）高低，實在不過比較他的勞力的多寡。
假設一打帽子和A斤牛肉的價格相等的時候，換一句話說，就是可以拿 $\frac{1}{2}$ 打帽子 ||
▶ $\frac{1}{2}$ 打帽子 的一個方程式來表示的時候，這個方程式究竟表示甚麼？就是表示在二種
不同的物件——一打帽子和A斤牛肉，——之中，有一種一樣大的共通物。這個二種東
西的共通物，就他自己說，既不是帽子，又不是牛肉，乃是勞力。馬克斯把這個關係，拿着幾
何學上的例，說明道，「我們要決定一切直線形的面積，須把這些面積做三角形約解。於
是我們又把這個三角形他自己，約做和眼所見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就是約做他的高和底
積的二分之一。種種貨物的交換價值，也是同樣可以約做大小多寡被他所代表的一個
共通物。而這個共通物，不外是勞力。換一句話來說，就不外是勞動的分量。一打帽子
和A斤牛肉的價格相等，就不外是一打帽子內，所含的勞動分量，和A斤牛肉內所含的勞

動分量相等。但是勞動的分量，拿甚麼來測呢？這就是拿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測。勞動時間，又以一定的時的單位，就是以鐘點，日為標準而測定。這就是價格的標準，乃是加於價格的勞動時間。但是勞動者裏面，有勤的和懶的，有熟練的和不熟練的。在這個地方，要起一種疑問。就是因為勞動者越勤，越不熟練，他的勞動時間就要越長，而貨物的價格，是貴不是的一疑問。馬克斯對於這個疑問答道：「但是形成價值的本質的勞動，是平等的人類勞動。是一樣的人類勞動力的消費。當做貨物界的各價值而表顯的社會的總勞力，是從無數的個人的勞力而成的，這個勞力，是當做一樣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而行。於是只要具備這些個人的勞動力的性質，和當做平均勞動，照着社會的來行，並且設若只以生產一種貨物，平均必需的，或者社會的必需的勞動時間為必要，那麼，無論那一個，都是一樣的人類的勞力。這個社會的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是拿着在一定的時代，以社會的為標準的各生產條件，和拿着這個時代的勞動的社會的平均熟練程度，及其社會的平均強度而產出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

這就是說形成價值的本質的勞動，並不是個別的勞動，乃是社會的勞動。他的時間，也是社會的平均勞動時間。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先看看大概的生產總額，然後在標準的生產條件之下，（就是借具有普通體力的人類，和那個時代所行的機械技術）產出市場需要的生產額，所需的勞動時間。再說一句，就是社會的必需的勞動時間。照這個樣子，在一樣長的勞動時間內裏，所生產的貨物，他的價格都是一樣的。馬克斯道：『一個貨物對於他種貨物有的關係，就和前者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對於後者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有的關係是一樣的。』

由上面所述的，可知貨物的價值，是依他的生產所費社會的必要的勞動分量而決定的。而這個原則，又不是只適用於為人類勞動的生產物的一般貨物，並且適用於為這些貨物的源泉的勞動力。這是甚麼理由呢？因為勞動力，也不過是為資本家所買，為勞動者所賣的一種貨物。但是把勞動力看做一個貨物，又由甚麼決定這個勞動力貨物價格呢？這個就是由勞動力因為生產所費的社會的必需的勞動量而決定。而勞動力因為生產

所需的勞動量，到底不外是要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但是勞動者的生活，是由生活資料的消費而產出的。所以一天的勢力的價值，結局就和維持勞動者一天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一樣的。於是資本家就由勞動者買這個勢力，而給生活資料的價值與勞動者，當做他的代價。這個價值表現到貨幣上的，就是工錢。但是勞動力既為資本所買，那麼，怎樣的使用他，就是資本家的自由了。勞動力既然被資本家拿着交換價值——工錢——所買，他就對於資本家，當做使用價值被使用。但是這個時候，使用價值，常常比交換價值要大些。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當做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體的勞動量，比勞動力的生產所費的勞動量，常常要大些。勞動力的價格，換一句話說，就是交換價值（工錢）是由小的勞動量而決定的；而他的使用價值，就是變成大的勞動量而表現。這個大小勞動量的差額，就是資本家所得的紅利的基礎體，那麼就是所謂的剩餘價值。產業利值，利息，地租這些東西，都不過是這個剩餘價值的種種表現體。

以上是馬克斯剩餘價值說的大概。若再說明一次，就是勞動力，也是一個貨物。一切

的貨物，是人類勞動所產的，勞動力也同樣是人類勞動所產的。別的一切貨物的價值，是由生產他所需的社會的勞動的分量而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是同樣由他的生產所需的社會的勞動量而定。但是勞動力這種東西，和勞動者的生存，很不能區別的，所以勞動力生產所需的勞動量，一定是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產出勞動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量，一定就是勞動者的生計費。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工錢，——是由勞動者的生計費而決定的。所以資本家就給勞動者以生活費——工錢，——而受他的勞動力。但是我們這裏不可不注意的，就是勞動的使用價值，（被資本家所使用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比勞動的交換價值，（一天的工錢）要多得很多。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勞動者一天勞動所產出的價值，（勞動的使用價值）比造出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一日的生計費，（勞動的交換價值，就是工錢）要多得很多。譬如勞動者一天的生計費，和一天六點鐘的勞動的使用價值相等，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天若勞動六點鐘，就可以十分得他的生計費。但是雇主要他們勞動十二點鐘，從十二點鐘內裏，減掉六點鐘，其餘的六點鐘，是勞動者

對於自己無益的工作。詳說起來，就是一天設若平均勞動六點鐘，就可以生產和他所受的工錢相當的價值，但是他要勞動十二點，這就是他所產出的總價值的一半，都被雇主所壟斷。這個被壟斷的一半，就是剩餘價值。譬如以 a, b, c 一根直線，表示十二點鐘的勞動，以 b 為二等分這根直線的一點。這個 a b 線，就是表示勞動者的生計，所必需的六點鐘的勞動，而 b c 線，就是表示當做剩餘價值，而利益資本家的六點鐘的勞動。資本家總打算把 b c 線延長起來，以增加剩餘價值，而勞動者總打算把 b c 線縮短起來，減少無報酬的鐘點。所以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鬭爭，常常不絕。現在的勞動者，同聲要求資本家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工錢，都不外是想減少這個剩餘價值。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面，無論怎麼樣叫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工錢，總不能達某種程度以上。資本制度設若存在，就不要希望剩餘價值的廢止。這就是馬克斯和他一派的人所說的。就是說現在的資本關係，設若不改變他的形質，剩餘價值，是決不能廢滅的。而現在的資本關係，是歷史的成立的，且有自動的保存自己的能力，常常再生他的勢力。這個資本勢力的再生，設若止

了，剩餘價值也就要沒有的，但是設若不推倒這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恐怕再生不能廢止一定要繼續的。這就是馬克斯和他一派的人所說的。

第五節 資本的再生

資本的勢力，怎樣繼續他的再生呢？這個問題，一定要隨着來的。在說明這個以前，先要把資本是甚麼一問題，說明一下。

資本是甚麼？馬克斯對於這個問題答道：『黑人就是黑人，決不是一生出來就是奴隸的。不過是從社會上的某種關係，而得奴隸的名。與這個同一理由，紡織機器，不過是紡棉的機器，機械他自己，決不是資本，不過某種關係生到機器上來的時候才變成資本的。所以資本是生產貨物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社會的關係。生產機關，為直接生產者（勞動者）所有的時候，不能說他是資本。不過等到這個機關，為剝奪勞動者的利益，及支配他的身體的作用的時候，才叫做資本。而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根源，是濫觴於某種少數人類，從多數人類掠奪各人共有的土地一事。』這就是馬克斯的學說，以為貨物，貨幣等，他

的本來性質，決不是資本。要經濟的基礎，互相不同的階級存在，並且把他置入這兩個階級的關係裏面，才能成爲資本。譬如貨幣這種東西，他自己並不是資本，等到有貨幣的人，和沒有他的勞動者，相會於市場上，而買他的勞動力的時候，貨幣才化爲資本。

馬克斯說明現在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的貨物交換，和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的貨物交換的狀態差異，說了下述的一段。在現在的社會裏面，資本家拿着錢（ x ）買勞動（ y ），而賣由勞動所生產的貨物，以獲利益，就是拿着（ $x + y$ ）的價賣。若用公式表示，就是：

$$x - y = x + y$$

式子內面的（ $+$ ）就是剩餘價值。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剩餘價值是要消滅的，一切的貨物，都是屬於生產者，相互的交換，是以勞動的票據而行的，所以他的公式就是：

$$x - y = x - y$$

錢（勞動票據）不過是價格同等的兩個貨物之間的媒介，決不能生出剩餘價值。在這

個地方，遂變成一個勞動，和別的同等的勞動相交換，而得勞動的結果（貨物）的手段，非一個機械的勞動不行了。但是現在的經濟組織，拿這個公式是不行的。前面所舉的公式—— $C = v + m$ ——就是現在的貨物交換的狀態。（十）便是剩餘價值，以利息，地租，紅利等的名義，都被收到資本家的囊中去了，資本家的富，就照這樣漸漸增加。資本家把增加所得的富，再拿來行生產；照這樣接續下去，一切的富，都要化為資本。

富的集積，和被集積的富當做資本而用於生產的兩件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成立的動因。而所有資本，且把他集積起來的階級，和完全沒有資本，只能由賣勞動而維持生產的無產階級之對峙，乃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成立的條件。生產上的技術進步，其中尤以精巧機器的發明，乃是幫助他的成立，促進他的發達的一原因。總而言之，依資本集積這個法則，資本主義會再生。設若勞動供給，對於資本家很不足的時候，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勞動階級設若衰滅了，那麼，工錢就會昂貴，剩餘價值也不生出，資本家也不投資於不能得紅利的生產，資本這種東西，就可以沒有，因之資本主義，也可消滅。而實際決不是這

機。勞動階級的人口，一天一天的增加，勞動的供給，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所以勞動契約上的勞動者的地位，更爲不利。這就是勞動的價值低下，勞動者所受的工錢減少。資本家遂任意延長 b c 線，增加剩餘價值，富也集中於資本家的手中，資本更爲集積。而資本主義，由資本集積，遂不絕的再生。

馬克斯再說明道：若把資本當做價值看的時候，可以分做不變的價值和可變的價值兩種。不變的價值，就是生產手段。建築物及機器等屬之。可變的價值，就是勞動。換言之，工場及其設備，和資本家因生產而投的資本，是不變的資本；資本家給與勞動者的資本——工錢——是可變的資本。但是資本若越集積，不變的資本對於全體的比例，比可變的資本的比例，就要越多。這是甚麼理由呢？因爲生產手段，隨着資本集積一起發達的。這就是資本集積，促進機器的發明，動力的使用，和別的一切的生產技術的進步。照這樣生產手段越發達，勞動也就隨着越被儉約。於是不變的資本的比例就增加，可變的資本就減少，可變的資本就是工錢。全資本內裏，當做工錢而支付的部分若減少，勞動者的就

職的路，就要減少。於是勞動者就漸漸過剩起來，而勞動者各個人的工錢，也不得不低下。工錢低下，就是剩餘價值增大。剩餘價值增大，就不外是堅固資本主義的根底。考茨基（Kautsky）在馬克斯資本論解說裏面說道：「資本家很少消費剩餘價值的全部的。他們常常把剩餘價值，或他的一部，再轉化為資本。把剩餘價值當做資本用，換一話說，就是剩餘價值轉換為資本，乃是資本的蓄積。」

第六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

以上所述的，大概把馬克斯的學說的大概已說盡了。他是在一八一八年受猶太人的血，生於德國的上流家中。幼時求學於彭比大學，及伯林大學。先傾心於哲學，崇拜黑智兒一派，後赴巴黎，研究政治經濟，有空工夫時，且投稿於新聞雜誌，攻擊當時的伯林政府。後被那想買伯林政府歡心的法國首相幾佐所逐，遷往卜拉塞耳（Brussels）專研究經濟學，見識遂漸漸高起來了。一八四八年，和他的朋友恩格爾，在倫敦起草共產黨的檄文共產黨宣言，而公於世。這個共產黨宣言，前面已說過了。此後馬克斯接着住在倫敦，常常

爲社會黨活動。一八六四年，創出了萬國勞動者的同盟。有名的資本論的第一卷，是一八六七年出版的；第二，第三，在他死後才出世。他是一八八一年死的。

一八六四年，在倫敦開了第一次會議的馬克斯的萬國勞動者同盟，此後每年在傑乃華（Geneva）伯爾（Bale）勞山（Lausanne）海牙（Hague）各地，開一次總會，召集各勞動者的代表，報告各地勞動者進步的狀況，及同盟罷工，勞動時間的減少，和其他一切的勞動者的利害，且討論達這個同盟的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盡力把勢力擴張做國際的。一八七二年，在海牙開總會的時候，奉俄國巴苦寧的無政府主義的人，脫離這個同盟，另外組織了一黨。到了一八七五年，馬克斯組織的同盟，形式上已解散了，但是他的實際勢力，更膨漲到世界各國去了。

一方面在德國，挪撒爾所組織的德國勞動黨，也很活動。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斯一方面，是國際的，不承認有國境，而拉撒爾的主義，是國家的，總想拿着國家的力，建設一種共產的新社會。馬克斯是世界的馬克斯，挪撒爾是德國的挪撒爾；單就以德國一國爲單位的社

會主義運動看，挪撒爾的功，是超過馬克斯。馬克斯的偉大，是在他的學說，而挪撒爾的偉大，則在實行，使德國社會主義的運動，有今天這樣的勢力的，實在是挪撒爾。德國的社會黨，是以一八六三年，以挪撒爾為主盟的德國勞動黨為嚆矢。挪撒爾死後，德國勞動黨員，推馬克斯為會長，但是他固辭不受，承認在外面幫助他們。一八六四年，勞動黨的首領斯哇且爾（Schweitzer）發刊社會民主黨一報的時候，馬克斯、恩格爾、里卜奈希（Liebknecht）等，都署了名。挪撒爾派和馬克斯派，在國際的和國家的見解上，雖然主張不同，但是還有提攜的餘地。但是利了一八六六年，斯哇且爾在那個報上，發表了俾斯麥論，稱讚他的政策的時，馬克斯一派的人，都奮然出社，於是馬克斯派和挪撒爾派，遂開始單獨行動。此後一直到一八七五年，兩黨互相競爭，但馬克斯派的勢力，漸漸強盛，遂成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大組織。後來俾斯麥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壓迫，更加猛烈，兩派的人，知道自己內亂不好，遂在一八七五年可他 Ogtha 會議的時候，合同起來了。此後政府的壓迫越嚴，他們的勢力就越加，又因為得里卜奈希及伯伯耳（Bebel）的指導力，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名，遂普及世

界。

第七節 俾斯麥的社會政策

要講德國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可忘記俾斯麥的社會政策。俾斯麥非常壓迫社會主義。當一八七八年，社會主義者之中的過激的一部分，兩回想謀害皇帝威廉的時候，國民遂把社會主義者看做國賊，社會的各方面，都大舉排斥社會主義的聲，於是俾斯麥乘這個好機會，提出社會黨鎮壓令於議會，得其協贊，遂舉全力以撲滅社會主義者。俾斯麥對於社會黨的壓迫，照這樣看來，也是很嚴，但是這種壓迫，不過增加社會主義者的勢力，而於政府，毫沒有一點利益。俾斯麥也不以社會黨的運動，單拿着壓迫，就可完事的。他當提出鎮壓令於議會時，曾經說社會黨之所以有現在這樣的勢力的，是為多數人民的不平所擁護，所以要勝社會黨，須先除掉這個不平，使國民知社稷之重。到了一八八一年，遂提出災害保險法案於議會。這個法案的目的，是在設立大規模的保險公司，救濟勞動者於作工時所受的意外災害，及救恤勞動者死後的遺族。政府對於設立這個保險公司，補助一點

資本，其辦事人，大概是用政府的官，或雇主及勞動者的代表，這就是俾斯麥的法案。他以爲這種保險事業，設若任私人去辦，政府不加干涉，那就恐怕爲救護勞動者而設的方法，也要歸資本家所專斷，使他的目的不能達，所以不可不借國家的力。這個不待說就是和社會黨接近。社會黨員也熱心贊成這個法案，社會民主黨，遂暫且和俾斯麥提攜起來了。但是社會黨和俾斯麥的意見，既然是根本不同，所以這個提攜，不待說是不過一時的。社會黨員，只贊成俾斯麥的災害保險的議案，而不和他的主張共鳴。

第八節 講壇社會主義

和俾斯麥的主義共通的，是講壇社會主義 (Socialism of the Chair)。若把社會主義這個名稱，就通俗的意義來解釋，那就恐怕講壇社會主義，不能叫做社會主義；但是從嚴格的學問上的意義來說，也不失爲一種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的特色，是他靠着國家政府的力，以解決社會問題。俾斯麥所制定的勞動者保險法，關稅改正法案，及煙草專賣法等，都是由政府的干涉，以緩和社會問題，所以不外是實現講壇社會主義的主張。講壇社

會主義者道：『人既然當做國家社會的一分子，而經營共同生活，就有各人互相扶助，以成單獨孤立不能為的事業的義務。』他們以為文明國的政府，關於衛生條件，政府對於建築物的監督，制限勞動時間的法律，禁止星期日勞動，制限女工童工的勞動，禁酒的法律，鐵路的公有和公辦；以及政府掌理郵政等事，都是政府自己，首先為社會主義的設施，所以他們主張若是政府把這些設施，漸漸擴張起來，就可以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很置重國家的力，說政府干涉私人事業的利益，非難英國正統派的經濟學家等所執的放任產業於個人的自由競爭的自由主義，說這一派學者，不知道國家的高尚職分，不看見人類經濟生活的道德方面，對於下層人民的利益，沒有一點同情。他們以經濟學為最高的倫理學，以道德上的人格看國家。他們以為國家是由菩薩給與人類的特性而起的，是神聖的東西，人民一定要遵奉。國家并不是和法國的自由論者所唱的一樣，是創於民約之上的，乃是依着至聖至高的神意而創立的。所以國家的權力，也是從至聖至高的神意發出來的。國家對於人民，就和教會對於教徒一樣的；要國家和教會，互相扶助，才能造出完全社會的。

人民的進步，一定要在教會的底下，同時又要在國家的組織底下。這就是講壇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意見。

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泰斗亞托爾夫·華格納 Adolf Wagner 自稱發見了一原則，說這個原則是，「政府應該執的事務，一年一年的增加。」國家應該執的事務，與文明進步一起增加，文明的進步，又隨着國家應執的事務的增加一起進步。舉個例來說，把一八四一年英國政府的經費，比較一六八五年的，要多到四十倍，而這個時期內的英國人口的增加，不過三倍。像這樣人口一增加，國費也隨着增加，就是證明國家應該執的事務的增加。所以在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面，人民都要為政府的雇用人，在政府的監督之下，從事種種的職務，和現在的國有鐵路的職員一樣。這就是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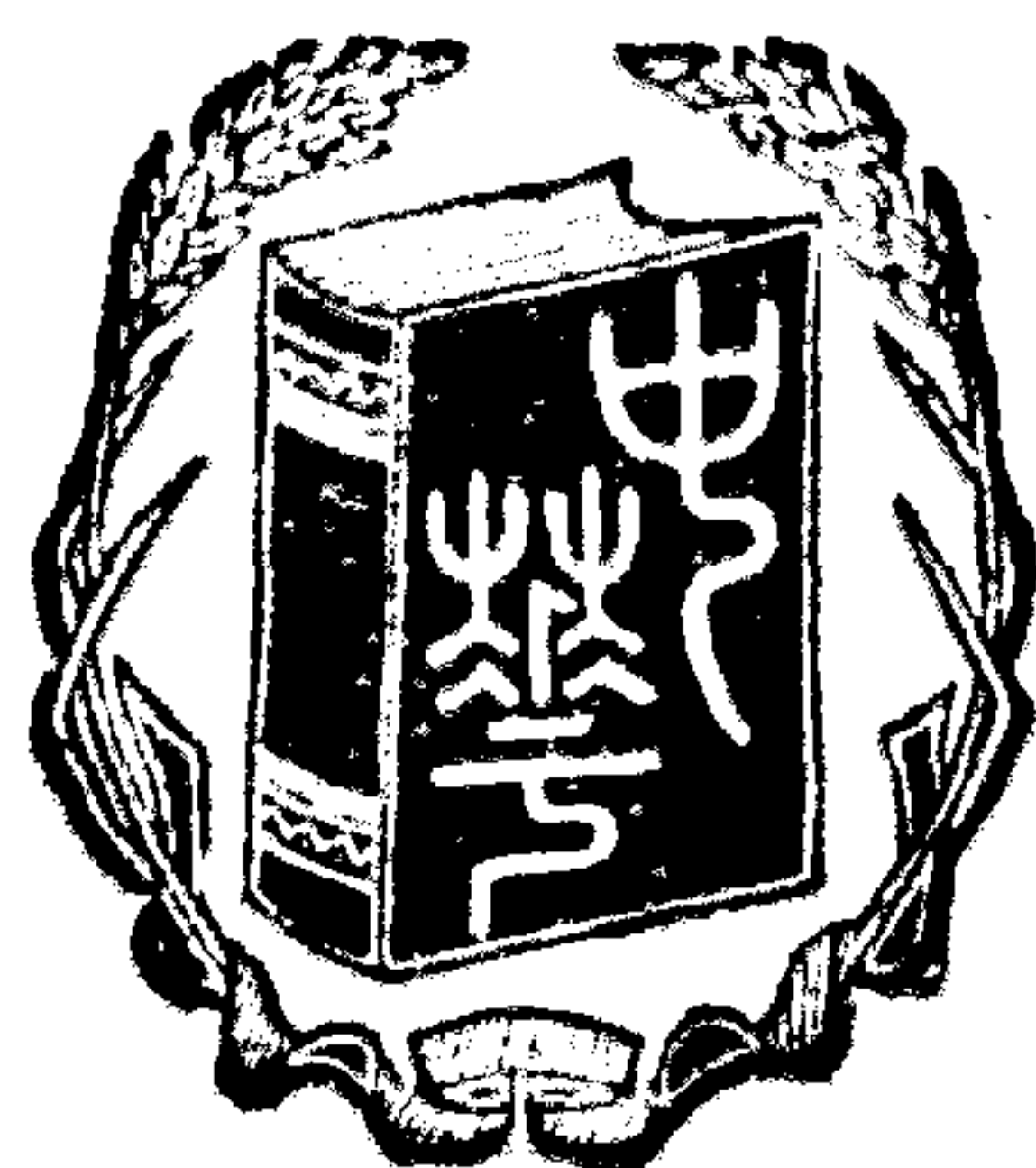
講壇社會主義這一個名字，並不是主張這個主義的人自己取的，乃是反對黨的一個新聞記者，冷評他們，加的名字，此後就拿這個名字，叫他們的主義。這一派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的教員，就和他的名字所表示的一樣；這一派的代表者，就是華格納，休莫乃爾（Hester）

Schmoller) 普能德諾 (Brentano) 伯爾斯 (Adolf Berth) 等。這一派的主張，可以在英國的經濟學者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思想裏面，找出他的系統。

有人說講壇社會主義，是普通的國家社會主義。但是講壇社會主義所謂的國家，既然是官僚的，軍國的，階級的國家，那麼，他所主張的，就不過是把由資本而行的勞動的絞取，移做由國家而行，勞動者依然不能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這個可以把他叫做國家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不能調和的。所以講壇社會主義，雖然說是國家社會主義，而與以產業的民主化的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 為基礎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相結的國家社會主義，(譬如後面說的修正派社會主義) 是大不相同的。這件事我們不可不知道。講壇社會主義，就他贊成俾斯麥的政策一點看，可以叫做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 (Bismarckian state socialism)，立於民主的國家上面的國家社會主義——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乃一般承認做社會主義的本流的東西。



標商冊註



新 文 化 叢 書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第六章 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 民主主義) 的研究

第一節 修正派社會主義

據上面所述的，馬克斯以為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裏面，已自然含有可以養成構造社會主義的組織的要素，將來的經濟組織的各條件，已漸漸的完成起來。資本主義的組織，因為他自己內裏含有矛盾性，所以必定為這個矛盾性所顛覆。新經濟組織，——社會主義的組織，就和使母親死在產褥上面，自己生出來的兒子一樣，從胎內產出。這就是社會慢慢的社會主義化。而助成這個社會主義化的勢子的，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又不外是階級鬭爭。這就是馬克斯所說的。他的這個學說，在十九世紀末的三十年間，風靡全歐，他的門徒，都信他們所期望的社會，一定要即刻實現的。就是以爲資本的集積，和反覆重演恐慌的狀態，資本的經濟組織，一定不久就會要崩壞的，於是更結束勞動階級，熱心運動階級鬭爭。但是實際上，社會並沒向他們的目標前進。事實反證明馬克斯的預言不確。產業的進化，並沒有取像馬克斯所說的一樣平滑的程序。資本雖然集中



了，但是沒有像馬克斯所預言的那樣甚，小資本家和中資本家，也隨着增加起來了。恐慌的現象，也因為銀行制度進步，和別的種種原因，次數和激烈的程度，都減起來了。於是遂發生了別一派。這一派說社會主義，並不是和馬克斯所說的一樣，是由階級鬥爭；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由勞動階級所行的革命而實現的，乃是在產業的經營和管理上的國家干涉的頂點上實現的。這一派叫做修正派；一八九九年，恩格爾的朋友伯爾斯坦（Bernstein），爲首，起始運動。

伯爾斯坦先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唯物史觀，加以很徹底的批評。他道：馬克斯以爲社會的進化，和人類的歷史的發展，是以物質的要素爲原因，但是不能單說物質的要素爲原因。我們要知道物質的要素以外，還有精神的要素存在。馬克斯他自己，當然也並不是把這件事沒有放在心上。他起初是輕視社會進化上的非物質的，非經濟的要素，但是以後也漸漸知道他的重要了。但是伯爾斯坦更高唱這一點，說道：『現在奉唯物史觀的人，並不是在唯物史觀最初的形式，乃是不得已在他的發達的形式上。就是說他們除了

生產力及生產狀態的發達和勢力以外，簡直不十分參酌法律、道德、各時代的歷史的及宗教的傳統，以及地理的勢力和別的自然的事情。『他并且舉出物質的、經濟的要素，當做社會進化原因的勢力，已漸漸減少的事實，說道：『社會關係的一切連續，現在已不像以前一樣，多從屬於經濟。……他的結果，就是技術的。經濟的進化，和別的社會的傾向的進化之間的因果關係，常常更變為間接的，并且前者（經濟的進化）的必要，已明明白白失掉了指導後者的形體。』修正派照這樣高唱社會進化上的精神性的要素，以與唯物史觀偏重社會進化上的物質的要素的傾向相對立。

修正派的立足地，固然是在高唱精神性的要素和理想主義的要素這一點，而近世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在這一點。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立於唯物史觀上面的。這個唯物史觀，是從佛耶爾巴（Feuerbach）的唯物論出發的。把一切的運動，都當做物質，和說不外乎這個物質的運動的唯物論，乃是馬克斯思想的根本。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在這個地方，這也就是他的社會主義，稱做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原因。

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總是科學的。他拿着冷靜的科學的精神，觀察社會現象，就和科學家觀察自然現象一樣的，所以他所說的是必然的因果法則。他以為資本主義崩壞，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組織起而代之，就和豆莢裂開，內裏的豆子自然出來一樣的，總不外必然的科學的程序。馬克斯既然這樣觀察，所以他不承認有甚麼理想的要素，精神的要素。因此他更不立倫理觀，只說是要照這樣去的，這是必然的社會的進化。沒有挾着想這樣做，和不想這樣做的要求的餘地。只把真理當做真理說，這就是「是這樣」的一句話。馬克斯他是「存在」的一元論者。無論是善的或惡的，「存在」的東西，是「存在」的。這是馬克斯的思想。所以不能容甚麼理想。照這樣子，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化的理論，和關於社會運動的論理之間，就不得不生出矛盾。社會主義化，既然是自然的現象，和必然的社會進化，那就應該沒有運動的必要了。進化這種東西，既然是一個自然的經過，那麼，就可以隨他自己去。我們只要袖着手待進化的時機成熟，又何必唱階級鬭爭來運動呢？像這樣的議論，於是就起來了。關於這一點，宗巴特替馬克斯辯護，說這樣的想法，和進化的根本

觀念相反。他說這個不外是進化的觀念和靜寂的觀念的混同。社會中所行的一切事既是生存的人類之間所行的事，人類既然自己定一定的目的和理想，盡力來實現他而爲發達，那麼，進化這個事實裏面，也一定含有人類的意志。這就是宗巴特的意思。但是馬克斯的純科學態度，至少也和積極的社會運動不相容。既然有了運動，就不可不有一定要達到的目標點和向此而進的熱情。僅僅是「存在」是不行的，一定要伴着「應該。」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斯是「存在」的一元論者。從黑智兒「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的思想出發的馬克斯的社會進化論，不外乎說明「存在。」而馬克斯在別一方面，又力說階級鬥爭，鼓吹要行社會運動，想把他的社會主義，變做一個政策。馬克斯主義的最大矛盾，就在這裏。既然想把他變做政策，就不可不有一定的倫理的基礎。但是「存在」不能成爲甚麼價值的標準。僅僅「存在」不能成立倫理的基礎。在「存在」和「應該」的二元裏面，才生出價值的認識，在這個價值的認識上面，才可以建倫理的基礎。而馬克斯乃是一「存在」的一元論者，所以從他的思想，生不出來政策。但是馬克斯竟敢公然建設政策，這個

地方，就可找出馬克斯的矛盾。

馬克斯的教義，在德國的思想界裏面，抬起頭來的，是前世紀的四五十年的時候。這個時候，正是康德——爲「存在」及「應該」的二元論者的康德和理想主義漸漸失勢，一方面福耶爾巴的極端的唯物主義，非常盛行，一方面黑智兒的純主觀的辯證法風靡一世的時候。馬克斯實在是立於這兩大思潮的上面，建設他的思想，他的唯物史觀。但是近世痛感馬克斯的矛盾，不滿足於他的無理想的思想，瀰漫於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於是「返於康德」的聲，就大大的唱起來了。「返於康德」不外是要求理想。伯爾斯坦排斥馬克斯沒有勞動階級可以實現的理想的主張，說他是「欺哄自己。」而這種理想主義化，一方面固是修正派的特色，一方面又是最近一般社會主義的特色。

伯爾斯坦照這樣指摘了唯物史觀的缺點。說歷史的發展的原則上面，於物質的要素以外，還不可不取精神的要素，並且高唱社會主義上的理想主義的要素，而築修正派的基礎。伯爾斯坦更進而指摘剩餘價值說及資本集積說的誤點，並且批評他的階級鬥爭說，

力說社會主義，決不是和馬克斯所說的一樣，是由勞動階級革命而實現的，乃是由產業的經營和管理上面的國家的干涉，才能實現的。馬克斯以爲社會進化，到了成熟的時候，現在的社會組織一定要即刻消滅，新組織起而代之，而促這個成熟機運的，是階級鬭爭，於是說勞動階級的革命，唱世界的勞動者應該結束；但是修正派的人，不把階級鬭爭說，照原樣收來，乃是不贊成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伯爾斯坦指摘馬克斯的階級鬭爭說，和資本集積說一樣，同流於誇張，說社會並不像馬克斯所說的一樣，當做很顯著的階級對立而發展的。並且論及近世的政治的民主主義之發達，說：進步的國家裏面，漸漸見資本家，所有階級的特權，移向民主主義的組織，舉出工場法，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勞動組合的解放，和勞動標準的公定等爲實例，斷言近代國民的政治組織，愈民主主義化，則政治上大災厄的機會就愈減少。

信奉伯爾斯坦的修正派社會主義者，照這樣不贊成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而先說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主張可以由國家的干涉，改良社會組織。他們所倡的具體的方法，雖同一

派中，也有多少不同，不能說是一樣，但是大概是如下面所舉的。（一）發達產業組合，尤以消費組合爲重。（二）務必多作成市有及國有的產業。（三）須多作勞動組合。（不但當做團體交涉的機關，并且當做政治的機關。）（四）選舉權須擴張到一切的工錢勞動者。（五）對於大所得的累進稅，還有別的一些。

第一節 政治的民主主義與產業的民主主義

據以上所述，可以略知社會主義的主張了。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斯，才得科學的根據，但是同時因爲過於科學的，遂發現缺乏精神的要素，理想主義的要素的弊病，在這個地方遂生出新理想派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最近社會主義發達的路徑。

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待說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組織。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組織是甚麼？這就和上面所說明的一樣，不外是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當做社會主義的定義而說的話，當然是不一致的。同是奉社會主義的人，也因爲見解不同，觀察法不同，各拿着不同的話，爲社會主義的定義，但是根本上，還是歸着於「經濟上的自由平等」一語。這個自

由平等的精神，是爲文藝復興所養成的法國革命所激的精神。法國革命，不待說是從自由平等的要求行的。但是和前面所述的一樣，法國革命所要求的自由平等，是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要求，就是民主主義的要求，但是爲法國革命的背景的民主主義，是以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爲主。但是設若只止於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只止於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便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真正的民主主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只限於以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爲根底才能想像的。設若沒有經濟上的自由平等，即或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得了，也不過是有名無實。何故呢？因爲爲社會生活的根底的，是經濟生活。在這個見解上，社會主義遂主張經濟的自由平等。社會主義是甚麼？社會主義是經濟的自由平等主義。

社會主義，是經濟的自由平等主義，但是實現這個經濟的自由平等主義，應該取甚麼方法？因爲這個手段不同，社會主義遂分了派別。有叫做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有叫做同業組合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有叫做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他

們理想的形式，各不相同，而其目的，總不外經濟的自由平等。要實現這個經濟的自由平等主義，不待說先要破壞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然後建設新經濟組織，至於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方法，則各派所取的各不同。馬克斯派，就如前面所說的一樣，是以資本主義的組織，破壞的原因，含於資本主義自己內面的，而助成這個必然的社會進化，遂不可不為社會運動；但是他們雖然以為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并不和卜蘭起一派和工團主義一樣，以急激的革命運動為實現新組織的唯一方法。馬克斯派以為由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可以得經濟上的民主主義。就是說由獲得選舉權，和議會製訂法律，就可做得到。這就是所謂議會主義（Parliamentarism）。

現在一般所承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合理的方法的，是集產主義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意義。撲滅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丟掉現在的大企業組織，使像古時一樣，為小規模的分據組織；但是這個不外是使現在進步的經濟組織退化；徹底說，就是使人類的文明逆轉，所以難得贊成。一個是保存大企業組織，不過把這個事業的經營，

當做公有手段下面的公營的東西；這就是集產主義所主張的，這個主張，都以為是很正當的。現在的經濟組織的矛盾，和前面一再說過的一樣，是生產手段集中的結果，生產手段已成為社會的，且照着社會的經營，而生產物的所有，還沒有變成社會的的一點。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他的矛盾，在生產當着公的而行，當做私的而分配的一點。要想免掉了這個矛盾，須把一切的生產手段，改歸公有，同時又要把生產物的分配，變做公的。而集產主義的主張，就存於這個地方。集產主義，主張分配照公的行，詳細說起來，就是主張由國家社會的手，照着各個人勞動的分量而分配。所以集產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共產主義，主張完全撲滅私有財產的制度，而集產主義，只想把生產物的分配，拿着公的權力公平而行，并不是想把公權力，及於一切的財產，和個人必要的生活資料。這就是他的意義，比共產主義要窄些。只就這一點看，他也有實現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集產主義，是產業上的民主主義。是主張產業上的自由平等。單獨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不能徹底真正的民主主義。要到了經濟上的民主主義，產業上的民主主義，

才能使民主主義的精神，十分徹底。

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在實現經濟上的自由平等主義，就是經濟上的民主主義。而經濟上的民主主義，要到產業上的民主主義，才徹底的。所以很有好多人，把集產主義，當做社會主義的正統的。

集產主義的主張，就是馬克斯修正派的主張。馬克斯主義，分出了幾派，先生出修正派，次生出同業組合社會主義，再次出工團主義，最後又出改變俄國的廣義派的主義。關於這些主義，後面再詳說，現在只把德謨克拉西（民主主義，下做此）大概說一說。社會主義的運動，究竟不外是德謨克拉西的運動。德謨克拉西這個名詞，差不多是社會主義的別名。現在因為要更加明瞭確實的了解上面所述的和後面將述的事，要把德謨克拉西，根本的研究一下。所以下面改為說明德謨克拉西。其中雖然恐怕有和前面的說明相重複的地方，但是兩個對照起來，容易使得了解他的意義，更為明確。

第三節 德謨克拉西

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 普通譯做民主主義。這個字本來從希臘字 Demos (平民的意思) Krater (支配的意思) 來的，是希臘從古以來，就用的名詞。柏拉圖 (Plato) 在他的名著政治家裏面，把政治的體樣，分做三類。分類的標準，是照着運用主權的人的數目。運用主權的若是一個人，換一句話說，政治上的支配者，若是一個人的時候，就當做君主主義；運用主權的若是幾個人，換一句話說，政治上的支配者，若是幾個人的時候，就當做貴族主義；運用主權的若是多數人，換一句話說，政治上的支配者，若是多數人的時候，就當做民主主義。

柏拉圖所想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的體樣，可以和當時希臘政府的實際合起來想；希臘的國家，是都市國家，這是人人所知道的，若把他和近代的國家比較起來，他的規模和組織，都是很小的，市民能够集合起來，商議國政，一切的市民，能够自己直接當事。柏拉圖所想的民主主義，是指市民直接運用政治而言的，就是所謂直接民主主義。這個直接民主主義，只在像希臘一樣的都市國家裏面，才有可以實現的性質，不能把他適用於近代的國家。

我們可以說直接民主主義，隨着都市國家的滅亡，一起滅亡的。

柏拉圖把政治分類的標準，置於運用政治的人數。他唱法律的神聖；他以為法律是超越人類之上而存在的。他說不是人類造法律，人類不過是運用法律，闡明他的精神罷了。所以他不把主權所在，置於人類。但是繼他而出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張主權是在人類，以這個主權者的數為政治分類的標準。他以一國的主權，屬於一個人的時候，就叫做君主主義；一國的主權，屬於幾個人的時候，叫做貴族主義；一國的主權，屬於全人民的時候，叫做民主主義。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民主主義，是說一國的主權，在全體人民的手裏，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說全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上的支配。再詳說起來，就是說一國的政治，并不是由一個君主，或幾個貴族的意志而行的，乃是由人民全體的意志而行的。亞里士多德的這個分類，為法國近代的政治學家江博丹(Jean Bodin)所襲用。他也把一國的主權，屬於人民全體(多數者)的，叫做民主主義的國家。

柏拉圖所說的民主主義即直接民主主義，在現在是不能行的，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民

主義，現在還是活的。現在大唱的德謨克拉西，也不外是這個；柏拉圖所說的，比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是較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不是形式，乃是精神的。這個精神，不單是政治上，就是社會上，產業上也要一貫的。德謨克拉西不是形式的是精神的的一點，很要注意的。

據以上所述，就可明白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是甚麼了。政治上的民意的支配，就是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與這個同樣，社會上的民意的支配，和產業上的民意的支配，就是社會上的德謨克拉西和產業上的德謨克拉西。若以為德謨克拉西，只限於政治的範圍裏面，那就錯了。德謨克拉西，現在不僅當做政治上的主義，在政治的範圍裏面活動。德謨克拉西，和前面說過了的一樣，不是形式的，是精神的。這個精神，不獨在政治上發揮，或將發揮到社會，產業的各方面。總而言之，各方面的民意的支配，就是德謨克拉西的要旨。

民意的支配是甚麼？要說明這個，須先把人民的意義定一下。

人民這個名詞的內容，是因時代而異的。現在若說人民，就是指一切的人而言的。但

是古時，不限定是這樣。譬如斯巴達的憲法裏面，所謂的人民，是僅指屬於支配階級的人而言的。雅典也是這樣。雅典的人民，是僅指叫做自由民這一階級的，叫做奴隸的下層階級，沒有看做人民。希臘的民主主義，雖然說是民主，也是以一部分的人民的意見爲主的，和現在所說的民主主義，內容是很不相同的。到了近世的初葉，法國的革命，是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運動的很顯著的表現，但是這個時候的民主主義，是指第三階級的人爲人民的。第三階級（後面再詳說）是新興的資本階級，紳士階級。所以這個時候的德謨克拉西，是限於第三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並不是立於一切人民之上的德謨克拉西。

就真正的德謨克拉西看，他的人民是要包括組成社會各種階級的人民的。沒有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勞動階級）的區別，把他們都一樣的看着做人民，以這個人民全體的意見，換一句話說，就是以民意的支配爲旨的，就是真正的德謨克拉西。

再說一句，一切的人民裏面，自然也包含着婦人。把婦人除外的政治的，社會的，產業的組織，在現在不能認做德謨克拉西。即就實際上，美國各州的大半，澳洲的一部，挪威，丹麥

各國，婦人都得了選舉權。就是保守的英國，最近也給選舉權與婦人，得了選舉權的婦人，到了六百萬。

人民的意思是甚麼？人民的意思，在這個時候，不是指人民個個的意思的。也不是指各人民的意思之總計的。乃是盧梭叫做總意，就是超越各人民的意思之上的團體意志。穆勒所說的『當做一體的人民的政治』，可以看做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的定義。人民個個的意思，固然是團體意思的基本，但是一成了團體意思，就和個個人的意思完全不同，乃是超越個個的意思而存在的。當做一體的人民的意思（總意）——這裏說做民意——的支配，就是德謨克拉西。

德謨克拉西是甚麼？德謨克拉西是當做全人民一體的意思的支配。

第四節 德謨克拉西的中心思想

以上所述的，可以把德謨克拉西的大概說明了。現在要再進一步，研究德謨克拉西的中心思想。

從德謨克拉西一個名詞，就可以聯想到「自由」的名詞。自由是甚麼？據孟德斯鳩的定義，就是「人人隨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動的信念。」換一句話說，就是反對強制。除自己的意思以外，不為任何力所強制，在這個地方，就有自由。從自由這一點看，德謨克拉西，總不外是人類解放的運動。人類的歷史，是解放的歷史。如前面所說的一樣，像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的運動，他的解放運動最著的人本主義，就不外人類是解放主義。文藝復興的運動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主要是精神上的人類解放運動；而法國革命，主要是政治上的人類解放運動。至於最近的德謨克拉西的運動，可以看做精神上，政治上，社會上及產業上的各方面的解放運動。總而言之，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自由的精神，是解放的精神。

自由是強制的反對。

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是說人民無論那一個，都不被強制的狀態。與德謨克拉西的政治，正相反對的，就是專制政治（Autocracy）。專制者若是一個人，就叫做暴君政治；若是幾

個人，就叫做寡頭政治；若是多數人，就叫做暴民政治。這些都是專制政治。他們的裏面，只有強制，沒有自由。真正的民意，都被蹂躪。沒有自由不尊重民意的地方，沒有德謨克拉西。以上是就政治上而言的，但是他的理由，在社會上，產業上，都是一樣的。

自由，是除了自己的意思以外，不被任何人所強制的意思，但是當然也不能任意舉動。自由並不是放縱。要有規律的。這個規律，就是社會的秩序。規律不是強制，不是爲他所勉強。自己的意思，規律自己。不應該這樣做，要照這樣做，這些若都爲人所強制的時候，就沒有自由，但是自己規律自己，換一句話說，就是從自己的意思行動，就一定是自由的。既然隨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動，那麼，就不可不有責任的自覺。自由和責任的自覺，無論甚麼時候，都應該一起的。人類，不待說是社會的動物。離群索居，是與人的本性相反的人；人要成一社會，才能生活。社會和個人，不能分開起想的。個人對於社會，有一種責任。自覺這個責任之後的自由，就是現在所說的自由。不自覺這個責任的自由，不是自由，是放縱。放縱，就是變成隨着自己的意思強制別人。無論被強制或強制，其傷害自由，都是

一樣的。德謨克拉西不但不喜歡被強制，同時也不喜歡強制。不被強制，不強制，彼此尊重人我的自己，分負責任，在這個地方，遂有協同的精神（Solidarity）。德謨克拉西，實在只能立於協同的精神上面。

協同，又可以叫做共同責任。為這個協同的觀念的內容的，是平等的要求。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革命的標語，是一切社會改良家的標語，並且也是現在所說的德謨克拉西的標語；但是自由和平等，是不能分開起想的。要求自由的呼聲，是從人類都是平等的思想來的。因為是平等，所以不可不自由；因為是平等，所以不為別人所強制，又不強制別人，這就是為德謨克拉西的核心思想。不能使貴族單獨擺架子，要主張平民的權利，這種思想，是從貴族和平民，都是平等的思想來的。求自由，排強制，又可倒轉來說是恢復已失的平等。平等的要求，就是德謨克拉西的核心。德謨克拉西，常以平等的要求為樞軸而動。古時德謨克拉西的運動，都是要求平等的運動。物不平則鳴，社會生活失了平等，所以德謨克拉西就叫起來了。某學者道：『民主的人民，……有對於平等熱烈的，不足的，不

斷的，打不破的熱情。——所以自由的平等，奴隸的平等，都對着這唯一的平等。『這真是說破了德謨克拉西的中心思想。』

但是平等是甚麼？對於這個問題，不可好好的考察一下。

人，就爲人的權利上看，是平等的。我是人，別人也是人。但是人的能力，決不是平等的。智力，體力，及別的一切能力，甲，乙，丙，丁都是不同的。所以由這一點看，不能說人人都是平等的。美國民主主義的詩人惠特曼（Whitman）的歌中說：『大總統和岩匠的不同，不過只有一點子。——不過是職務的偶然不同。』這個職務不同的事實，除掉人的能力不同的事外，簡直不能想像。所以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是不平等的。把這個不平等弄成平等，是無理的事。這裏所說的平等，不是照這樣無理強求的平等。乃是機會均等，換一句話說，就是機會上的平等。無論甚麼人，在他的各方面的生活上，都可以求平等的機會，這就是德謨克拉西的理想。韋白（Sidney Webb）道：『社會的各人，要求得公平正大的機會，和發展各人的天賦才能的機會。』這句話很說得精透。在政治上，社會上，產業上的各方面，

都要給能夠發揮各人的天賦的才能的機會。譬如各人在政治上，得了平等的發言權，就是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的要求。把從來被一種特權階級，所壟斷的社會上產業上的機會，平均分與各人，就是社會上，產業上的德謨克拉西的要求。

但是在各方面得了平等的機會，各人各自發揮天賦的才能，而這個才能，又為甚麼發揮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得了發揮的平等機會的才能，向着甚麼用呢？這個問題要好好的想一下。若把這個問題做一句話答，就是在樹立共同的善。再說一句，人自然是不能離社會而生的。無論自由或平等，都是社會的生活。這個社會的生活裏面，有共通的意思，就是社會意思，這個社會意思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善。社會意思，常常向着樹立共同的善而進。而為社會一分子的各個人，參加入社會意思，就不可不盡力於社會意思的目的。「樹立共同的善」我們所以因為發揮能力，而要求機會平等，是不外想把能力，供獻於社會意思，供獻於社會意思的目的。「樹立共同的善」前面已經說過，自由是為協同而自由的。平等，是要求發揮能力所必要的機會。而這個能力，實在要為樹立共同的善。設若閑却

社會意思，蔑視共同的善，就不許憤憤不平的說機會不平等。

求善是人的性；也是社會的性。人既然是社會的動物，那麼，參加社會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人的本能上的要求。所以人供獻所有的能力，為樹立共同的善而活動，也不可不論是本能上的要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照這樣根據於人的本能的。

為德謨克拉西的思想的核心，是平等的要求。得了平等的，就有自由。但是和前面所說的一樣，自由不是放縱。自由，是參加社會意思的自由。換句話說，就是並不是個人的自由，乃是社會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個人主義的自由，是「務必要少被統治」而社會的自由，是「務必要多參加統治」。各人都參與統治，分負共同責任，而謀社會的進步，就是德謨克拉西所在的地方。在社會和個人，全體和一人，有機的關係上面，這個個人和一人，表現社會和全體的意思的裏面，就有德謨克拉西的生活。所以德謨克拉西，不是個人主義，不是以個人為主，以個人的生活為本位的主義，乃是以團體為主，以團體的生活為本位的主義。就是團體主義。以團體中的一分子，表現團體的意思，（總意）就是德謨

克拉西的生活。團體主義，表現於產業的，經濟的方面的時候，就變成集產主義（Collectivism）。說產業上的民主主義，就是集產主義的學者，非常之多。

第五節 德謨克拉西的組織

現在要就德謨克拉西的組織說一下。我們先要舉代議主義和直接主義兩種，當做德謨克拉西組織的體樣來考察。

代議主義，是人民不自己直接支配政治，產業，和社會，而使代表代行的主義。直接主義，是排斥使代表代行，要人民自己的決意和活動，個個人都參與支配的事。直接主義就是前面所述的直接民主主義，希臘的德謨克拉西，就大體上看，就是直接民主主義。但是希臘國裏人民這個名詞，並沒有包括國民的全體。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民是指一部分的特權階級。所以雖能說是民主主義，而與現在這裏所說的民主主義，內容很不相同。但是因為是這個樣子，直接主義才能行，設若人民這個名詞，像本來真正的意思一樣，是指國民全體的，那麼，直接主義，就只能說不能行了。譬如設若是五千萬人，那麼，這五千萬人都會

聚一堂，各人從自己的口發言，用自己的手投票，用自己的態度表明贊成和反對，究竟是做不到的事。希臘的民主主義，實在是專制主義，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我們可以把真正的民主主義，看做是和直接主義不能兩立的東西。像柏拉圖一樣，是以民主主義就是直接主義的學者，但是他所說的民主主義，和這裏所說的民主主義，內容很不相同。盧梭也是把民主主義，當做一切的直接民主主義的人，他說道：『民主主義，是主權者把政治的任務，委任於人民的多數或全體的時候；這個時候，與其說人民是私的個性，不如說是官吏。』但是既把人民解釋做全體的人民，那麼，這件事就難免不能實行，所以盧梭自己也說道：『就嚴格的意思說，民主主義，以前沒有存在過，就是將來也不存在。』像希臘人和盧梭一樣，說民主主義，就是直接民主主義，是錯誤的。這個直接民主主義，究竟是不能實行的。直接民主主義，在產業上不可能，就在政治上不可能是一樣的。譬如近世初葉的職業組合一樣，是為現在的產業民主主義的先驅；我們現在即就這個組合的組織看，在他的原始的狀態的時候，這個組合的支配，是由各人的直接的意思表示而行的，就是由直接民主主

義而行的。但是這不過是組合員最少時候的事，組合員一增加，遂隨着變為不可能，改為選舉委員，委托一切事務於委員的制度了。

選舉委員，委托事務於他們，就是代議制度。近代的政治的民主主義，是在代議政治的形式裏面實現的。不獨是政治上，就是產業的民主主義上面，也主要採用代議制度。

代議制度是甚麼？對於這個問題，有種種的議論。總之，政治上的代議制度代議政治這種東西，是以英國為本家，當做對於君主獨裁政治的德謨克拉西的要求而生的；把他傳播到大陸的，是和佛爾特，盧梭號稱為革新文學的三傑之一，著法意的法國學者孟德斯鳩。孟德斯鳩說代議政治，是『代表人民的意思的政治。』他以為被選做代表的人，代表人民的意思；代人民為人民而為政治，就是代議政治。但是像盧梭一樣的人，又說人民的意思，決不是可以代表的。人民的意思，是時時變化的，這個時時變化的意思，就是人民自己，也不能預知。預先代表這個不能預知的意思，當做代表出來，是全做不到的事。這一說實在有真理。法國革命的巨子羅伯士比說只有代理的事，沒有可以代表的。這實在是真

的。民意決不是可以代表的。以爲代議士代表民意，立於議政壇上，實在是錯誤的事。現在的代議政治，漸次衰落，就是證明代議制度，不能充分代表民意。就是爲代議政治的本家的英國，代理政治實際上也呈了衰頹的勢。英國國會的權力，現在一部移於選舉區，一部移於內閣，實在是較近的趨勢。代議政治的衰頹，固然也由於代議政治他自己的腐敗，但是我們總可以說是因爲代議政治對於代表民意，很不適當的原因。換一句話說，就是代議政治是對於現代的德謨克拉西不適當的組織。

如上面所述的一樣，當做德謨克拉西的組織，直接民主主義既不可能，代表主義也不能充分。但是德謨克拉西的組織裏面，以甚麼體樣爲最適當呢？現在要把他研究一下。

關於這次的俄國革命，有照下面說的人。『俄國的革命，是從羅馬諾夫(Nicholas Romanoffs)的專制，變到列甯(Lenin)的專制。』不錯，列甯的手段，固然是很專制的。列甯的主義，和現在所說的民主主義之間，固然也有不少的不同，因爲這個原因，把列甯拿起來做例，也可以說是得當，但是無論如何，在德謨克拉西的組織裏面，指導者的權力，一定要增大

的。蕭伯納 (B. Shaw) 論社會主義內的指導的關係說：社會主義裏面的人民，要和德國的軍隊裏面的兵士的關係一樣，這件事在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上，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得見的。在社會主義的運動上，指導者的權力，是非常強大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雖然不是同意思的話，但是就以民意為主，反對專制主義的一點，兩者是一樣的。在這個範圍裏面，沒有把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分開起想的必要。指導者的權力，要強大的一點，無論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或德謨克拉西的組織的時候，都是沒有不同的。挪徹爾道：『設若要使勞動者的思想有效，他們就要有一個槌。這個槌又要為一個很強的手所握。』伯爾斯坦道：『一般人民，若離開了他們的首領，就是連政治的能力都沒有的東西……戰略上必要的一切東西，都要給與首領。』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拉佛里俄也道：『真正的德謨克拉西，是把權力集中於很能判斷社會的原因及結果的關係之精髓。』這些話，不外是說要把權力集中於指導者。設若不與指導者以強大的權力，換一句話說，就是設若不把指導力弄強大起來，德謨克拉西就不能設立組織。現代民主主義所謂的人民，是網羅一

切的人民，包括一切的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現在是很擴張了。指導力，不可不和基礎的擴大化相比例而為強大化。立於廣大的基礎上面的民主主義的組織，要等強大的指導力，才能維持的。

這個指導者的權力的強大化，一見似乎是專制的。但是專制是強制，是無視民意，無論他承認與否，都要使他服從。民主主義的組織的寡頭化，和古代政治上常見的專制狀態，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他并不是強制，乃是維持和指導協同。強制是由武力或財力才能行的，而協同的維持及指導，只由知識及道德的力就能行。好好的把着民衆的精神，體諒民意，正當的認識社會的進路的人，大概就會能行。這不是支配，乃是代表。他的權力，不是當做支配者的權力，乃是當做代表的權力。民主主義的組織內面的指導者和民衆的關係，全是有機的，并不像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關係一樣，是機械的。恰如人體的組織內面的手足和頭的關係一樣。

德謨克拉西內裏的指導，是甚麼意思？若就他的內容研究，第一就是把人民排列及統

一於德謨克拉西的組織裏面。把人民排列於德謨克拉西的組織裏面，就是不外乎「置適當的人於適當的地方。」民主主義的要求，是平等的要求。這個平等，是參加於社會意思的平等。這件事前面已經說過了。要求參加於社會意思的平等，若借西來先生（Sir. J. R. Seeley）的話，就是「適當的地位的適當的人」的要求。這個要求若滿足了，就有自由，就有協同。現在所說的指導的第一義，就是存於滿足這個要求，使自由和協同沒有遺憾的一點。既有協同，就有統一。這個統一越堅固，就是德謨克拉西的組織的發達。除掉妨碍這個統一和組織的東西，再進而教化民衆，就是現在所說的指導的第二，第三義。

英國文豪威爾士（H. G. Wells）說明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說現代的民主主義的意思，正在自然的變化，詳言之，就是正從代議的民主主義，移向精選的民主主義；這真是得了要領的話。精選的民主主義，不外是指被真正了解民意，又有能够實行他的力量的指導者所引導的狀態。

據以上所述，可以略知德謨克拉西的大概了。總而言之，社會主義的要求，在產業的民

主義。民主主義，不是個人主義，是團體主義。伯爾斯坦發見輓近的社會運動裏面，有一個共通性，把他稱做「組合性。」這個「組合性」不外是團體主義的一個根源。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而團體主義的經濟組織，就是集產主義；說這個集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最能適合的觀察法，是為一般所承認為最妥當的觀察法。





第七章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及廣義派的 主義

第一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一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之發生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可以說是折衷集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兩者的各重要點的東西。工團主義，是以法國為中心而起的運動，而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以英國為發生地。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甚麼？一句話說，就是想國家和勞動組合共同經營產業的提議。

英國從前，職工組合就發達了的。但是最初的時候，就是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九〇年的時候的英國職工組合，是純粹的熟練職工的組合。不過是除掉不熟練的職工，僅以熟練的而組織之，並且又是依照職業的不同而團結，謀勞動條件的改善。但是一八八九年的

船塢罷工(Dock strike)是促醒不熟練的職工的結果，以前被除外的不熟練職工，也加入團結了。而這些團結，又到了揭出顛覆資本主義的理想。但是他們知道了同盟罷工，不能為很有力的武器，想以政治運動為主而戰爭，於是遂發生了勞動黨。英國勞動黨，是一八九九年生的。但是到了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二年的勞動不安，產業不安，勞動者的生活，陷入非常困難的境遇的時候，勞動黨沒有滿足勞動階級的要求的力量，事實遂暴露出來，各人遂痛感關於勞動問題的政治運動，一點也靠不住。當這個時候，工團主義，遂被兼具熱情和雄辯的好宣傳者杜姆滿(Tom Mann)傳入英國。郭爾(Cole)道：『無論他的原因怎樣，新社會組織及產業的行動的理論，和產業不安一起來了。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二年的時候，我們所聽見的是工團主義。於是一半立於法國的工團主義上面，一半立於美國的產業組合主義上面的多數宣傳，遂在杜姆滿的精力主義的指導下面，常常發現於國內了。』從工團主義的影響，遂發生了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所以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很有好多的共通點，乃是當然的事。

二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

然則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在甚麼地方相像呢？就是在想由生產者的手，掌握管理和支配產業的權利的一點。要使生產者對於自己所從事的產業，有支配和管理權利，換一句話說，就是產業自治的理想，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從工團主義得來的。同業組合（Guild）的一個名詞，不待說是從中世紀的同業組合借起來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想以生產者的同業組合，做經濟組織的基礎。從事於一種產業的勞動者，不問是精神的勞動者或肉體的勞動者，包括一切，組織一個全國的同業組合（National Guild）。而各種的產業，各由那種產業的同業組合，以民主的來管理和支配。照這個樣子，遂完全實現由生產者自己管理和支配生產的產業的民主主義。這就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所主張的。

但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在別一方面，又有很不相同的點。那一點和工團主義不同呢？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不同的點，無論怎樣，一定就是他和國

家社會主義相通的點。

三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

工團主義，像前面所說過了的一樣，是不承認國家的。無論甚麼種類，無論甚麼組織的國家，都絕對不承認。但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承認國家的。這一點，就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相通的點。

國家社會主義，主張生產機關的國有和市有。『由民主的國家所統制的生產分配及交換的社會化，』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所要求的。這就是承認國家這種地理的團體，要求這一個國家的地理團體，統制生產。一切的生產品，都歸國家所有，一切的生產品，分配，交換，都由國家統制的狀態，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所理想的；因為他要把一切的產業，都集中於國家這種的地理團體，所以也叫做集產主義。詳說起來，就是要借國家的力，實行社會主義。所以國家社會主義，是注重國家這種地理團體的威權。而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在一種程度內，也重國家的權威。并不是和工團主義一樣，從頭至尾的拒絕國家。這個時候的

國家，不待說是和現在普通所謂的國家，性質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總是承認國家的權力，和對於這個權力的服從關係。這就是承認為政治的權力的主體的國家的存在和他的職分。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承認國家的理由，可以舉下列的兩個條件。第一，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反對唯物史觀的見解。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不把一切的現象，看做物質和物質的活動。又不以為人類的歷史，是只由物質的條件所支配的。他們承認於物質之外，還有精神。這就是想於產業的問題以外，承認為精神方面的代表的國家。第二，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所以承認國家的理由，是把國家看做消費者的代表。要把管理和支配一切的產業的權力，都歸生產者的一主張，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和工團主義一樣的，但是他並不是說只歸生產者的手。生產者的別一方面，有消費者。產業上的權力，須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有。設若像工團主義一樣，把產業上的權力，只歸生產者，那麼，消費者，就難免為生產者所苦。所以要承認為消費者的團體的國家。詳說起來，就是代表生產者的同業組合，和代表消費者的國家，互相扶助，以當產業

的共同經營，就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主張；這一點，可以看做是折衷只偏于生產者一方面的工團主義，和只偏於消費者一方面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就是可以看做取兩者之長而去其短的。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照這樣承認國家社會，公有生產機關。而他的管理，就委任於各同業組合。但是并不是和工團主義一樣，僅與生產者以絕對的管理權。消費者也可以由國家發表他的要求。所以關於生產的過程和方法的管理，雖是委任於各同業組合，而應該生產甚麼，及怎樣生產的問題，不能僅由他們決定。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大概是這樣主張。

再把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具體的說一下；各同業組合，漸次被合併，成爲比較大些的同業組合，地方的同業組合相集而爲全國的同業組合。而這個全國的同業組合，只大體的管理關於像品質標準的決定，貨物的販賣，需要供給的調節的這樣事，所以地方的同業組合，在一定的範圍裏，是自治的。同業組合的辦事人，是從地方的，全國的同業組

合裏面選出來的。全國的同業組合組織一個中央機關，同業組合總會；這個同業組合總會，當做生產者方面的最高威權，和為消費者方面的威權的國家相對立。但是關於產業上的最高權力，是屬於由國家的代表和同業組合總會的代表所成的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相接觸，無論是那一方面，總不許一方面統取別一方面的利益。設若有一種同業組合，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全社會的利益的時候，這個委員會，對於這個不合理的同業組合，要加以制裁。國家依着單稅法的形式，由各同業組合，應着他們的純利益，徵收款項，以為歲入，拿這個歲入，為處理教育，公衆道德，裁判，國際事務等的費用。這就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者的提案。

像這個樣子，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不像工團主義一樣，把生產上的權力，只委於生產者，而承認為消費者的代表的國家。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相通的，只在「承認國家」的一點，其餘的各點，兩者的主張不待說是狠不相同的。現在若舉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論點：第一，就是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說國家社會主義

墮入官僚主義，反對他最烈。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像前面所述的一樣，對於生產機關歸國有的一事，是贊成國家社會主義的，但是對於國家社會主義，連產業統制權，都要收入國家的手中一點，是極力反對的。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贊成國家的所有，反對國家的經營。他們以為產業歸國家經營，不過是穩固官僚主義的基礎。這一派的學者郭爾道：『產業的實際的統制，是生產者的事務。只能從使製造者統制他自己的事，才能滿足我們的德讓克拉西的主義。』又道：『國家社會主義，常常說社會的利益是最高的，並且不是最高是不行的。由這件事，勞動者不待疑是得了最低工錢，小事情也或可做；但是他們的自由就不得不沒有了。』他更說道：『沒有被勞動組合所支持的集產主義，不過是國家的官僚制。』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更論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以前資本家所做的事，現在國家起而代之。這就是國家自己變成一個大資本家，與勞動者以工錢，使他勞動，而採取這個勞動。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者，照這樣論了。他們極力主張撤廢工錢制度。他們說：工錢制度，只能在資本主義的產業組織下面才存在的，又說：使人預想工錢制度存

續的國家社會主義，就不外乎是資本主義這種東西。同業組合的管理和資本制度的根本不同是甚麼？若借霍卜生（Hobson）的話，就是：『資本制度是把勞動力當一個貨物，以最大限度的地租和利息這樣的價格——工錢——來買他。而同業組合，協同的應用組合員的精力……組合員勞動的結果，與地租和利息沒有關係，分配於組合員之間。照這樣競爭的工錢已被廢止，所以應該分配與資本家的款項——剩餘價值，是沒有存在的。可以生出剩餘價值的工錢既沒有，所以地租也沒有，利息也沒有，利潤也沒有。』於是勞動者能夠完全收入自己勞動所得的。所謂勞動掠奪的這樣事，完全滅絕，所以能夠比較以前少勞動點，而得比較多的報酬。并且又沒有失業的恐怖。只要把所委任的職務，忠實的行起來，一切的組合員，都有受同業組合保證生活的權利。假使一般的生產技術，就照現在這個樣子，一點都不進步，而資本主義之下，因失業所受的損失額，及當做現在的剩餘價值——利息，地租，利潤，歸於資本家所有的額，以及從改良產業組織，所生的節減的額，比較現在的工錢，要多至二倍以上，所以勞動者能受比現在的工錢，三倍的報酬。在工錢制

度的下面，從事於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和管着生產的辦事人，是全然分立的，而在同業組合的制度下面，無論前者——肉體的勞動者，——或後者——精神的勞動者，——都是要屬於同業組合的。設若發明了新機械，及想出生產工程上的改良的時候，同業組合就為組合員的全體及社會的全體而利用之。所以生產技術上的進步和發明，不像現在一樣，只利資本階級，對於勞動階級反當做可怕的敵而活動。照這個樣子，同業組合使人人經濟上的目的和利益，都完全一致。而當做產業上的民主主義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面目，到這個地方更為明白。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最後攻擊國家社會主義以消費者為本位。郭爾道：『集產主義，是以分配的理論為主。他是和消費組合一樣；從消費者的地位，觀察生產……就是想像雇勞動者生產的大規模的消費組織，——國家。』又道：『空想將來的社會組織的時候，勞動者所怕的，就是在集產主義之下，工錢制度尚存在，生產者被消費者絞取的事。』總而言之，國家社會主義，是以消費者為本位的社會組織。而消費者比生產者的數既要多些，那

就可以斷言以消費者爲本位的社會，畢竟不過是傾於多數者專制的社會組織。

四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與勞動組合

以上既然把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異同，說明白了；同時把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和組織，也可以算說了大概。主張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人，並不是夢想他的實現，在十幾年或幾十年之後；乃是把他當做燃眉之急，主張從明天起，或竟主張現在立刻就要實行；他們並且說這是可以實行的事。他們道：『這個是能夠實行的。但是只要勞動軍一想行，就能夠實行的。』就是相信只要勞動者想前進做去，即刻就可以做得到的。而他們以爲爲同業組合的基礎的，除了現在的勞動組合以外，沒有別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同業組合，和前面所說的一樣，是從事於同一產業的人，無論是肉體的勞動者及精神的勞動者，都應該爲組合員的，所以與現在的勞動組合，大不相同。照現在的勞動組合，一點都不變，固然是不行的；但是以他爲中心，以他爲基礎，而造心裏所希望的同業組合，以建設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是難事。他們常照這樣說了。

勞動組合最發達的是英國，照英國的現狀看，從金屬機械及造船業起，所謂七大產業的從業者，總數，達五百三十一萬五千人。其中可以叫做工錢勞動者的，有四百九十八萬人。爲工錢勞動者的十分之三·六，爲全從業者的十分之三·四的一百十八萬四千人，分屬於八百個職工組合。合布士道：「試想一想組織這八百個組合所費的勞力，則增加這個七大產業的組合員，是很容易的事。並且這些小組合，是過去的時代和環境的特殊產物。此後的經濟的發展，一時把這些小組合，都丟入大海去了；但是現在工錢奴隸，爲必要所迫，遂結合這些小組合，而爲幾個大聯合。政治運動的無效，他們愈加明白，同時像這樣燃眉之急，也爲一般所痛感。」

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也和工團主義一樣，相信關於勞動問題的政治運動，是無效的。霍卜生道：「同業組合的組織的觀念，並不是新的。他在二十年以前，已爲有先見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常套語。設若社會主義者的行動和思想，在二十年以前，不徬徨於因襲的政治的不毛的荒野，恐怕他在十年以前，已成爲實際上的政策。這個幻影，決不再誘惑我

們，使我們離開進路。我們決不再耗費我們的努力於產生夢想馳驅政界的淺薄議員。我一定要使社會主義者，想起社會主義，是經濟的計劃，只在經濟的範圍內，才能成功的。我們叫做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的特殊產業組織，實在是可以實現產業的民主主義的惟一方法。『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者，是照這樣想的。』

第二節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一 工團主義是甚麼

前面已經說過，德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是立法的，議會的，而法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是革命主義的，暴動主義的。工團主義，在法國非常發達，實在是很有理由的。

工團主義，若據他的本來語義，是各種集合團體的主義政策的意思，但是在這個地方，是當做勞動組合主義的意思用的。但是雖然同一勞動組合主義，而英國的職工組合主義，和法國的勞動組合主義（工團主義）地位是狠不相同的。法國有種種的勞動組合，其中主張比較溫和些，以調和勞動者及資本家為宗旨的，叫做「改良的組合」，俗名「黃色組

合；」主張激烈，敵視資本家，想把他推倒，以設立勞動者的天下的，叫做「革命的組合」，俗名「赤色組合」。工團主義，是指上面兩者之中的後者而言的。

工團主義的目的在甚麼地方？就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以建設從階級的支配，階級的掠奪下面解放出來的完全的新社會組織。而實行運動，工團主義就取直接行動，詳說起來，就是不藉議會的助，法律的力，並不待國家這種中間物，乃是自己取直接的手段，以達目的。工團主義，和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一樣，不承認政治的國家。工團主義，只承認由勞動自己，直接行產業管理的勞動組合，為唯一的政治形式，在這個以外，不承認政府這種東西。就除了這個組合(Syndicate)以外，不承認甚麼中央權力的一點，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同一地位，而與承認國家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是不同的。就工團主義是一個勞動組合主義的一點看，他和英國的職工組合(Trade Union)是相同的，但是兩者的面目，是狠不相同的。第一，職工組合，是同一職業下面的勞動者的團體，而工團主義，是不問是甚麼職業，只要是勞動者，都可以加入的團體。不問年齡，不問性，不問熟練的程度，

并且不問人種，不問國籍，既然是勞動者，就可以拿是勞動者的理由，大家團結。做一句話說，他是純粹的階級的結合；就這一點，他和職工組合的職業的結合，面目是狠不相同。依據職業的結合的職工組合，只以維持及增進自己的組合的利益，因此常常有犧牲別的組合的利益而不顧的時候；但是工團主義，不是這樣的。工團主義所注目的，是勞動者全體的利益。職工組合，是從事於同一職業的勞動者的結合團體，而工團主義，不問職業怎樣，換一句話說，就是他的團結，並不是據職業的區別而結合的，乃是照着所從事的產業而結合的。這就是產業的大同團結。所以設若把職工組合，叫做職業的組合主義，則工團主義，就和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一樣，要叫做產業的組合主義。

工團主義，就他不取議會政策這樣的手段，而主張直接行動的一點看，是很像無政府主義的。但是無政府主義，完全不承認組織這種東西的價值，以為勞動者不要甚麼指導訓練，就可以革新社會，而工團主義，則十分承認組織的必要。工團主義所謂直接行動，主要是最有組織的同盟罷工，就是總同盟罷工。總而言之，工團主義的哲學，是立於社會主義

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而不承認政府，和拒絕政治行動的一點，又與無政府主義相通。但是就他的直接行動的手段，是同盟罷工的一點，又和職工組合相似。下面舉出工團主義的要領。

一，要推翻現代的資本主義。同時又要推倒政治的國家組織。

二，這個事業，只由勞動者自己的手，才能成就的。但是這個不可由政治的行動而行，只可由直接的行動而行。

三，在新社會裏面，勞動者的組合團體，要所有和管理一切的產業。此外不可行甚麼形式的政治。

二 實行的教義

工團主義，是實行的教義。他固然也有根據的理論的基礎，和哲學的背景，但是大體還是尊重實行，比尊重理論要緊點。工團主義說工團主義所有的理論，究竟是從狹長的實際生活的經驗作成的，實際是在理論之先。工團主義的巨子索來爾 (Morley) 道：「在勞

動階級裏面，有一個自然發展的大革命的勢力。勞動者於不知不覺之間，被這個力驅向建設新社會組織。他們實在是世界上的創造的進化力。既然是創造的進化的，那就沒有確定的主義。他是常常動而不止的，常常是在變化和進化的。」索來爾這個想法，是受了柏爾森（Berenson）的哲學的影響。柏爾森說：理智要和直覺并重。索來爾把柏氏的尊重直覺的一說，收入自己的主張裏面來了。柏氏雖然重直覺，同時又沒有閉却理智。而索來爾排斥理智，單高唱直覺。所以工團主義的使徒，非常反抗理論主義。他們以為冷靜的理智的省察，使實行麻木。工團主義的信徒苦里菲爾道：「若想把目的弄清白起來，即刻就要起無限的爭論。有人說我們的目的，是實現沒有政府的社會。有人說我們的目的，是實現巧妙的被支配，被經營的社會。兩樣那一樣是對呢？我不負決定他的責任。我不到我的旅行完了的時候，不決定我所行的路。」挪加爾特（Herbert Lagardelle）也說道：「獨斷是不要的。公式是不要的。關於將來的社會的議論，也是不要的。社會組織的複雜的提議，也是不要的。所要的不過只是戰鬪的意氣，實行的哲學。我們的哲

學，是重視直覺。在這個戰國裏面，無論是如何的簡單的勞動者，比較一切的學者先生，都要善解事理些。」

工團主義，以為複雜的社會組織的提議，是不要的。他們無論如何，只信勞動者有能够支配將來的社會的才能。他們只照下面所述的想。當經濟的改革成功的時候，勞動者會要先把混亂弄成秩序。勞動者大概要把從來資本家所有的生產上的各機械，收入自己手裏，於是組織共同組合以支配工場，鑛山鐵路。這些組合，會要再聯合起來成為大組合，這些大組合，又會要結合成一個中央的大機關。這個中央的一大機關，就會要決定各種產業間的關係。他們是照這樣想像。

工團主義，如前面所說的一樣，是立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社會是從掠奪者和被掠奪者兩大階級成立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利益，是全然相反的。所以勞動者對於所有生產機關的資本家，要不絕的戰鬥。工團主義，是照樣想的。就以階級鬥爭的理論為基礎的一點，工團主義和馬克斯主義是相通的。但是馬克斯以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自

然要消滅的，而工團主義則不以為然。馬克斯從唯物史觀的見地，以為現在的資本主義，將一定為他自己所有的矛盾所消滅的，所以是取的樂觀的態度。而工團主義，比較他是悲觀的。馬克斯以為資本主義必定要消滅的一說，工團主義是不承認的。他說資本主義的消滅，只在勞動階級多年的鬥爭和犧牲之後，才能實現。馬克斯主義，雖然也是立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但是他以為用在爭鬪上的力，是產出舊社會裏面所孕的新社會所要的產婆，并不是把一切的效力，都歸於這個力，不過只把他看做幫助自然的趨勢。而工團主義，就不是這樣。他所有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比社會主義的，狠為積極的，狠取攻勢的。

三 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

工團主義，照這樣高唱階級鬥爭的理論，說直接行動的必要，拒絕政治的方法。直接行動，就是不是由代表或第三者，主張權利，要求利益，乃是由勞動階級自己的手，而行改良境遇，由自己直接的行動，而舉社會革新之實。直接行動這句話，即刻就使人聯想到暴行去。

不錯，他的內裏，固然也會的有暴行，但是不能說直接行動就是暴行。直接行動的意思，是不要立法的力，和國家這個中間物，而由勞動者自己的直接行動的意思。爲工團主義的標語的直接行動，並不是只指暴行而言，但是工團主義，是說暴行爲福音。是認暴行，稱讚暴行的功德。像索來爾也是以爲暴行可以使勞動者的精神奮昂，可以鼓舞他的勇氣，使他向大膽的革命運動方向突進，而稱讚之。社會主義者，以爲革命應該由社會進化的法則，沿着立法行政的路緩緩而行，而工團主義，則以爲革命是一朝一夕可以行的。就這一點看，工團主義的使徒和馬克斯以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例如卜蘭起一派的思想是相通的。但是就革命的手段，他們的兩者是狠不相同。卜蘭起一派，說革命手段是要勞動者一時奮起，占領社會的各種機關，并且搶奪政府及軍隊的力，把他用向革命，而工團主義的使徒，則以爲革命手段，不要出這樣的積極行動，只要由總同盟罷工，使社會的經濟活動一時休止，使社會不能有所作爲，於是乘這個機會，勞動者就奪取支配權。

我們可以舉出種種的行動，爲工團主義所謂直接行動，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總同盟罷工。

此外還有種種的方法：第一，組合所承認及推薦的貨物，則附以記號，沒有這個記號的貨物，都不購買，且不代為處置，以示勞動者當做消費者的實力；這叫做記號法。第二，拒絕企業家的雇用，以示勞動者當做生產者的實力；不購買生產者和商人所生產或代售的貨物，以示勞動者為消費者的實力；這些叫做非買賣同盟（Boycott）和同盟怠業（Sabotage）同盟怠業和其他的法子，後面再說。

工團主義的信徒，當行階級鬭爭的時候，不把社會全體的利益，放在眼內，只顧勞動者的利益，為勞動者的利益而行階級鬭爭，雖然社會全體的利益，為他所損失，也不以為意的。而他的手段，也不厭惡辣暴戾，也不顧陰險狡詐，只要能苦資本家而打破現在社會的組織，就是好的。就這個意思上看，工團主義，是富於非常頹廢的傾向。

如前面所說的一樣，工團主義，除掉了多數的組合，和這個組合的聯合團體以外，不承認有甚麼政治的團體存在。全然否認像國家制度這樣的東西。像議會主義（Parliamentarism）這樣東西，也以為是不值一笑。就這一點，工團主義和馬克斯主義隔得遠，

而與無政府主義相近。還有一層，工團主義，是絕對立於階級鬭爭上面的，所以對於忽視階級間的區別的德謨克拉西，沒有甚麼共鳴的地方。工團主義，否認國家制度，所以他是非愛國主義，非軍隊主義。並且他又反對所謂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所以提唱除去叫做知識階級的特權階級。他們以為知識階級，不過是不生產的寄生蟲，或為資本階級所養，或為資本階級造出的國家所養。這一階級的人，想專有知識，技能，學問，而知識，技術，學問，是應該人人一樣所有，不宜專任一階級所專有的。知識階級這樣的特殊階級，究竟不過是無益的東西。

四 工團主義的特質

工團主義的主張，大概是如上面所述。現在更進一步，把工團主義的使徒所主張要建設的社會組織及制度的成案研究一下。這件事，就是在工團主義的使徒裏，也還沒有十分明白。他們裏面，意見也有不同，並不是十分一致的。在工團主義的本家的法國，普通所有的見解，不過是要以勞動組合所成的組織，代政治的國家組織而行政。這是從工團

主義的本來性質出來的，就看前面所舉的苦里非爾的話：『我不到我的旅行完了的時候，不決定我所行的路。到了那個時候，我所行的路，自然是可以知道的。』和挪加爾特的話：『關於社會將來的議論，是不要的。複雜的社會組織的提案，是不要的。』也可以知道工團主義，並不是置個目標在前面，向此而進的。把勞動者的精神，當做世界創造的進化力的工團主義的使徒，只任創造和進化的自然，不先預想結果。他們重實行，比重理論要甚些；但是這個理論，他們也不以為是從某個人他們的見解出來的，乃是從人類全體的長久實際生活的經驗造出來的。所以工團主義，以為與其拿着理論，訴於勞動者的理智，以待他們的正確判斷，不如直接訴於他們的想像，鼓動他們的感情，以鼓舞他們，激勵他們，使出於積極的行動。

和前面所說的一樣，工團主義，是以法國為本家。我們就他的特色看，可以說他是法國的。他是輕佻的南方的拉丁民族所喜歡的主義，大概不要多想就可以知道。其中尤以法國及意大利一樣，產業狀態，大概還是中世紀的遺風的地方，容易贊成聯合勞動者的

小團體，以管理產業的工團主義的主張，也是工團主義，在法國及意大利最盛的一理由。法國從一八八四年，允許勞動者由職業而結合以來，發生了很多的勞動組合，而屬於這些組合的勞動者，都是充滿革命的意氣，帶着工團主義的使徒的彩色，工團主義，實在呈了風靡法國勞動者的勢。但是這些法國勞動者，沒有十分可以伸張他們的力的財力。就這一點，不及財力豐富的英國的職工組合。法國的組合勞動者，非難英國的職工組合，想財力豐富，而課組合員以重負擔，說他們想和資本家挑戰，不過是效他的聲。意大利的勞動者，奉工團主義的也很多，不過難免是貧弱的，不安定的，且是地方的。勞動組合最發達得早的英國，在一九一〇年的時候，由杜姆滿把工團主義輸進來了；但是因為國民性，國情，產業狀態，及別的種種原因，在英國未見十分發達。但是他的精神，為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所採取；在英國的勞動者裏面，最活動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我們在前節所述的裏面，已說得明明白白的了。

美國的工團主義，爲 I. W. W.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世界產業工人的同盟) 所代表。I. W. W. 和法國及意大利的工團主義一樣，也是否認政治的國家，主張可以把他們廢了，由產業的勞動組合的組織而造新社會組織。並且排斥政治的行動，及議會主義而獎勵直接行動。他一方面想推倒資本主義，同時又否認依據職業異同的組合主義，——職業組合主義 (Craft unionism)。他們以爲這個主義，一定是有害無益的東西，他們不想利用他，且不在他的上面，組織以產業爲標準的組合；乃是想完全破壞他，絕對在新基礎上面，組織唯一的大組合 (One big union)。換一句話說，就是以階級爲標準而組織世界的大組合，乃是他們的目的。所以 I. W. W. 就他對於現存的勞動組合的政策，及組合組織的理論上面，雖與歐洲的工團主義，稍有不同，而大體的精神上，是和他一樣的。屬於 I. W. W. 的勞動者，自己說不是社會主義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只是革命的勞動者。

第三節 廣義派的主義 (Bolshevism)

一 廣義派的主義之發生

廣義派的主義，支配着現在的俄國。以列寧(Lenine)和特羅茨基(Trotsky)爲首領，常常被叫做過激派的廣義派的主義，到底有甚麼主張，是一種甚麼性質的主義呢？

照順序上看，先要把廣義派的主義，怎樣發生的，說一說。

馬克斯的資本論在一八七二年，已翻譯成俄文，但是這一派的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社會運動上，得了實際的勢力，乃是從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之間。俄國最初代表馬克斯的主義的，是普乃哈諾(Plehano)。先是由且爾里謝斯基(Tschernischewsky)所創立的「向着農民」的社會運動，起了一個「土地與自由」的結社，這個就是所說的虛無黨。這個黨分做過激和穩和二派。過激派「人民的意思」後來成爲社會革命黨；自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後，爲政府的嚴酷壓迫，一時屏息了，穩和派的黨員，亡命跑向外國，羣集於瑞士，以研究當時風靡西歐的社會主義。普乃哈諾也爲這一派的亡命客之一，住在瑞士，研究馬克斯，起而標榜他的主義。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是農民黨，而社會民主黨，乃是工場勞動者的黨。社會民主黨是一八九八年二月組織的，他的綱領，是要先行政治

革命，爲完成社會革命的第一步，及組織中央集權的社會民主黨等事。社會民主黨結合後三年，一時屏息的過激派，也糾合同志，組織了社會革命黨。在這個時候，無論是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革命黨，都脫了虛無黨的色彩。兩黨對於想推翻君主專制及成就社會革命，這種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他們的主張和手段，是各不相容的。譬如農民黨的社會革命黨以爲穆勒的制度是有社會主義的要素，而尊重之，而爲工場勞動者的黨的社會民主黨，則以爲這個制度在現在是無用的保守制度而蔑視之；革命黨主張土地共有，民主黨主張自由所有土地；革命黨以爲當做團體而行的恐怖主義（Terrorism）對於進行革命，是狠要緊的，而民主黨則以爲這是無益有損的。諸如此類，他們所取的既不相同，所以動輒相軋轢，而在別一方面，兩黨的自己內裏，也不絕的內訌，社會民主黨遂分爲二派。一派是想以比較的和平的手段而達目的，普乃哈諾派；一派是想以最激烈的手段，趕快行政治的及階級的革命的列寧的一派，兩派互相抗爭，等到一九〇三年在斯托克和姆（Stockholm）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列寧一派的過激派，遂占多數，在這個地方，遂分出廣義派

(Bolshevik) 和狹義派 (Menshevik) 來了。廣義派，是多數派的意思，狹義派，是少數派的意思。一方面社會革命黨，仿照虛無黨所傳的精神，常常行恐怖主義，暗殺當局，脅迫當時的政府，但是他也分做過激和溫和兩派；過激派後來叫做多數派 (Maximalist)，溫和派後來叫做少數派 (Minimalist)。在列寧之前，一時握俄國的政權的克倫茨基 (Kerensky)，是屬於少數派系統的人。

普乃哈諾由馬克斯主義所結的社會民主黨，照這樣分做了廣義派和狹義派兩派。分裂的原因，是因為狹義派取議會政治，以為社會主義是政治的，而廣義派則絕對主張「勞動階級的執權」，不肯和第三階級的政治相妥協。但是無論如何，廣義派總是以馬克斯為胎而生出來的。

二 勞動者執政

廣義派的精神，是在拒絕和第三階級，所有階級相妥協，而固執勞動者支配的主張。他們所稱為人民的，只是勞動階級的人。他們以為所有階級，不是人民，反是人民的敵。「一

切的權力，都要歸勞兵會，』就是他們的主張；現在列寧和特羅茨基等，在俄國實行這個主張。

說所有階級不是人民，乃是人民的敵的一種思想，當然是不對的，是太過於激烈的思想；這就是過激派之所以爲過激派的理由。他和德謨克拉西的本義，自然是不相容的。德謨克拉西所期望的，是全人民的克拉西（Clergy 支配）既不只是第三階級的，也不只是第四階級的。從德謨克拉西這個名詞，就聯想到廣義派，以爲廣義派的思想，是有德謨克拉西的人，實在也不少，但是這是非常之錯的。廣義派決不是立在德謨克拉西上面的。

爲廣義派主義的中心的勞動者執政一事，在廣義派所定的俄羅斯共和國憲法，勞兵會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憲法的裏面，狠具體的表示得明白。該憲法第十三章第六十四條和六十五條裏面，規定了下列數條：

第六十四條 與宗教及民族等沒有關係，只要於選舉的時候，滿了十八歲的男女，而爲下列俄羅斯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的市民的，有勞兵會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1) 生產的，且為對於社會有利益的勞動而謀生活的人，及使這些人，能够從事於生產事業，而司其家政的人。就是被雇於工業，商業，及農業的一切勞動者及使用人；和不因為利益起見，而雇用使用人，農民，及哥薩克的農業勞動者的。

(2) 勞農政府的海陸軍兵士。

(3) 為前二種之市民，而喪失勞動能力的。

(注意一) 地方勞兵會，得了中央的承認，可以低下右述的年齡標準。

(注意二) 雖然不是第二十節所規定的市民，也有選舉權。

第六十五條 下列各人，雖然屬於上列的種類，沒有選舉權。

(1) 以增加利益為目的，而雇用工錢勞動者的。

(2) 藉資本的利息，財產的所得，不勞動而有收入的。

(3) 商人及商業上的中間人。

(4) 一切宗教團體的使用人。

(5) 舊時代的警察，憲兵，偵探及前皇族。

(6) 法律上宣佈了精神錯亂及精神不完全的人，和受別人保護的人。

(7) 依私利的或不名譽的行爲，被勞兵會剝奪市民權的人。

照這個樣子，廣義派以勞動階級的執政，爲他的特質。我們不能把廣義派和勞動執政者分開起來想。但是照這樣主張的廣義派，究竟是屬於甚麼思想統系的呢？無論如何，他總是從馬克斯的主義出來的。這事前面已經說過。但是廣義派，當然不是馬克斯主義自身。廣義派的首領列寧，雖然自稱廣義派是馬克斯主義，但是這句話，狠不能使人承認的。馬克斯派承認議會政治，而廣義派則否認之。列寧在他所著的俄國的政黨裏面，明明白白的主張廢止議會。但是不承認議會政治，不限定就是不承認國家，所以廣義派與不承認國家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不同的。特羅茨基批評克羅巴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道：『克羅巴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在以農業或家庭工業爲基礎的單純社會裏面，或者可以實行，但是不能適用於近代的產業社會……克羅巴金是想着六十年前的俄

國，他青年時候的俄國。『廣義派實在是反對議會政治，實在是反對第三階級的國家，但是他不以爲國家這種東西，是沒有用的。他和工團主義不同，是取集產主義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許像工團主義一樣，使勞動者掌握支配產業的全權。他是主張生產手段歸國有的。』列寧在一九〇六年的社會民主黨的會議的時候，已主張一切的土地須歸國有，而榮兵會，也明明白白的宣言『一切沒收的土地，須爲國民的資本。』廣義派同時又不和工團主義一樣，許勞動者收得產業上的利益。特羅茨基說產業所生的利益，要分割於國家及地方團體。由這裏看，可見得廣義派立於集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地位上；特羅茨基自己道：『集產主義，是社會民主黨得了政權的時候的規律，同時又是得了政權以前的規律。』

廣義派不是像世間所誤解的一樣，當他是無政府主義或工團主義，乃是集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這個範圍內，廣義派明明白白是屬於馬克斯的系統的，但是就固執勞動者執政，而爲達社會主義化的目的的手段一點看，是和馬克斯主義不相容的。馬克斯決

沒有想不由勞動者執政，就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他是承認議會政治，注重議會政策的。總而言之，廣義派既不是工團主義，也不是無政府主義，並且也不是馬克斯主義自身。廣義派就是廣義派。法國的工團主義，英國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俄國的廣義派的主義，都是因着國情和國民性所生的特產物，所以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因為國情和國民性，分化做這幾樣東西。



第八章 勞動組合與同盟罷工

第一節 勞動組合主義

一 勞動組合之起原

勞動組合是勞動者的永久的結合團體，在英國叫做職工組合 (Trade Union) 很早就發達起來了。

論勞動組合的起原，有兩個說素：一為普能德諾 (Brentano) 所說的，一為韋白 (Sidney Webb) 所說的。普氏以為勞動組合，是起原於中世的同業組合，而韋氏則以為勞動組合，與中世的同業組合沒有關係，說他是當做產業革命的結果而新生的。兩說之中，後說是正當的。中世的同業組合，是獨立的自由市民所組織的一種自治團體，很像現在的產業組合。中世的同業組合，不是由勞動者所組織的，乃是為雇主，工頭等所組織的。就是當時為獨立企業家的工頭，以擁護及增進同一職業內的利益為目的而組織的，後來慢慢的發達起來，就不獨經濟上，連都市（自由都市）的一般自治行政，都掌握起來了。這裏所說

的勞動組合和職工組合，與他的性質毫不相同，乃是企業家所雇的工錢勞動者，因為維持勞動者的利益，和改良他的地位而結合的。所以勞動組合與中世的同業組合的成立，完全不相同。是和韋白所說的一樣，現在的勞動組合，是隨着產業革命的結果，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對峙的形勢勞動階級對於資本階級謀自衛而組織的。這是由勞動組合在產業革命最完成得早的英國發達得很早的一件事，就可以證明。勞動組合是與社會主義同一母所生的產業革命的兒子。他最初和社會主義相提攜而現於世，是不足怪的。英國在十八世紀，已發現了勞動組合，他的勢力很盛，致使政府於一七九九年及一八〇〇年發布了禁止組合的法律。但是這種禁止法律，不過反激成勞動者的運動，到了一八二四年，遂廢止了；這個組合禁止會廢止以後，與英國勞動組合以最大的影響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奧溫。他一方和 *Owenite* 的運動結合，參加於政治上的改革，普通選舉的運動，同時別一方面又計畫不問職業的異同，只要從事於勞動的，都可以拿着為勞動者的理由而團結的「國民總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可以說是一般的勞動組合主義。這個國民總勞動大

動組合主義，又輸入了美國，一八六九年，美國組織了 *Knights of Labour*。在他的一年前，德國在挪撒爾的後繼者斯哇且 (*Schweitzer*) 德里采 (*Delitzsch*) 的指導下面，組織了「勞動組合同盟」，同時在伯伯爾和里卜奈希等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者的指導下面，又組織了「勞動組合」。這些初期的勞動組合，無論那一國的，都是很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不單只滿足於追求經濟上的目的，並且突入政治運動。到了運動的第二期，英國的勞動組合主義，遂與社會主義分離了。奧溫派的勞動組合主義失敗後所起的勞動組合主義，純然是照着職業的異同而結的組合。這個可叫做職業組合主義。這一期的勞動組合，和前面所述的一樣，是純粹的熟練工組合，不過是除外不熟練工，只由熟練工，照着職業而結，以圖改良勞動條件的。這個熟練工組合主義，大家都知道是英國式的組合。這個組合主義，輸入德國，就變為希爾喜洞克爾式的組合 (*Hirsch-Dunker Gewerkervereine*)；輸入美國，就變為「亞美利加勞動聯合會」以代 *Knights of Labour*。但是熟練工組合主義，不過是因為少數的熟練工的利益，而犧牲多數的不熟練工，所以他的勢力，當然不能

保持久遠。就英國來看，爲一八八九年的船塢罷工所代表的一大革命運動，遂發生於勞動組合主義的上面。這個運動的主旨，就是以爲組合，不應該只由熟練工所組織，就是不熟練工，也應該爲組合的一分子，由組合而遂其要求；這個運動，浸潤於英國的勞動組合裏面，不過一年，就有了二十萬不熟練工，加入了勞動組合。照這個樣子，勞動組合一方面立於更廣的基礎上面，變爲更爲民主主義的，同時別一方面，又帶了國家主義的集產主義的彩色。現在以韋白爲中心勢力的法俾安協會（Fabian Society）所率的勞動組合主義，就是這個；他雖然還是分業的組合主義，但是不和以前的分業組合（Craft Union）一樣，只是熟練職工的組合，並且主張是在類似的產業過程上面，勞動的工人的結合，不限定一定是從事於同一產業過程上面的工人的結合。由職業的原則，擴張勞動組合於國民的基礎上面，統一於中心的機關以增進活動的能率，並且避直接行動而取政治的行動，就是這個集產主義的勞動組合主義的特質。對於這個勞動組合主義的內容，後面再詳說。

但是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的產業不安，再在英國勞動組合主義上面，起了一個

動搖，杜姆滿遂乘這個機會，宣傳工團主義。這個工團主義的大浪捲去後，所餘的東西，就是產業組合主義，和立於他的基礎上面的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前面已經說過，職業組合主義，是以各職業為單位，而使勞動者團結，以謀各職業的利益，為直接的目的，而一般勞動組合主義，是以一般勞動階級的利益為目的。產業組合主義，既不和職業組合主義一樣，以各職業為單位，以謀各職業的利益為直接目的，又不和一般勞動組合主義一樣，直接以謀勞動階級全體的共同利益為目的，乃是以各產業為單位而組織勞動組合，以謀從事於各產業的勞動者的共同利益為直接的目的。

二、勞動組合主義的種類

由以上所述的，可以知道現在的勞動組合主義，可以分做一般的勞動組合主義，職業組合主義，和產業組合主義三種。其中的一般的勞動組合主義，為英國的「國民總勞動組合」及美國的 *Knights of Labour* 所代表，但是現在還不足重視。現在相對立的勞動組合，就是法俾安協會派的職業組合，和為同業組合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及 J. W. W. 等

所代表的產業組合主義。產業組合主義，首先排斥分別職業的組織，而主張組織分別產業的組合。譬如英國的「鐵路從事者國民組合」是從事於鐵路事業這個同一產業的人，拿着產業相同的理由，不問職業的種類而團結的。而他們的目的，不止在謀產業從事者的共同利益，並且在廢止工錢制度及自己獲得產業的管理權。若借郭爾的話說，就是「產業組合主義，不獨只當做對於工錢制度而戰爭的機關，並且於勞動者從事於這戰爭的時候，對於最後勞動者所希望的直接統制產業的時代而為準備。」關於這一點，在述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那一章裏面，已詳說了的，現在不反覆再說。

以上把勞動組合的種類說了。做一句話說是勞動組合，但他的形式也有種種。勞動組合主義的二十大類別之中的產業組合主義，看了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及工團主義那一章內，大概可以知道。以下要把職業組合主義，稍說一下。因為要避去和勞動組合一般的稱呼相混，以下用職工組合的名稱來說。

三 職工組合是甚麼？

職工組合是甚麼？

普能德諾下的定義道：「勞動組合，（職工組合）是從從事於同一

職業的工錢勞動者而成的利益團體，他的目的是保全組合員的利益，尤以締結雇傭契約的時候的利益為重，且於失業的時候，而為救濟。」韋白說：「勞動組合，是以維持及改良勞動條件為目的而成的工錢勞動者的永續團體。」後說是很得要領的。

職工組合，與中世的同業組合，性質是大不相同的，這件事前面已經說過。職工組合，和工團主義的工團（Syndicate）性質也是不同的。工團，是依工團主義的主張，想打破現在制度，造出勞動者支配的天下，以與資本階級戰鬥為目的而結的團體。但是這裏所說的職工組合，不是這樣物議沸騰的東西。職工組合，決不是以顛覆現在的經濟組織為目的的。（他和社會主義相結合，而為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當作別論。）職工組合承認現在的經濟組織，不過只以維持及改良在這個組織下面的勞動條件為目的。職工組合，並不是當做爭鬥機關而設的。他固然是因為勞動階級而存在，但是決不是因為與他的雇主，資本家及企業家為敵，想推翻他們，勞動階級起而代之而結合的。職工組合，雖然也行同

盟罷工，和別的階級鬥爭的手段；但是不過是在現在的經濟制度底下，因為圖增進勞動階級的利益而行的形式的運動。決不是以鬥爭這種事情為目的的。

前面已經說過，工團是只要是勞動者，不問他的職業怎樣。他的唯一理由只要是勞動者便可團結，是拿着階級的精神而成立的。而職工組合，則為從事於同一職業的勞動者所團結，他之所以成立，可以說是組合的精神。職工組合，決不是在階級的對立的意識上而團結的。

四 從個人的交換到集合的交換

職工組合所期望的，不在資本主義的顛覆，只在改良勞動條件及增進勞動的利益。當勞動者想增進自己的地位的時候，設若不由團結的力，而各自定勞動條件，各自與雇主結勞動契約，那麼，勞動者就不得不常在不利利益的條件，和不利利益的契約下面勞動。雇主只想拿最低的工錢，雇用勞動者，到了太低了，勞動者訴說苦況的時候，他們一定就要說那就算了，於是另雇別的勞動者。勞動者是很多的。而他們很可憐，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別

的東西。無論怎樣被糟蹋，總不能不吃飯，所以工錢雖低，也有出來作工的。既然有了一個人，以最低的工錢而工作，其餘的人，也就不得不以同樣的低工錢而勞動。因為這個原因，勞動者當賣力的時候，個個的交換，是非常吃虧的。於是就感了組織組合，而為集合的交換之必要。由團結而取一致行動，雖不能使勞動力增高，也不致於以太被糟蹋的價格而賣。就是把勞動契約弄好起來，把勞動條件弄好起來，乃是職工組合的目的。

把職工組合的目的，狠說得明瞭的，是索溫登。他以為工錢，大概是由勞動者的組織力而定的，若是勞動者不能結合的時候，就是由雇主之間的結合而決定的。勞動是不能保存的東西。工商業的人，能夠保存他的貨物，設若他們以為這些貨物的價錢太低的時候，就可以把他收起來，等到貴的時候賣，但是勞動，是不能收的東西。設若勞動者不能利用這個時間，他的勞動力就不得不都歸於腐爛。所以無論價錢怎樣，總不得不把他賣了。買主就是雇主，乘這個勢，就拿很低價錢來買。像這樣的狀態，在勞動者並不是一時的，例外的，乃是普通的，應該的。於是要對抗雇主，勞動者也不得不由組合而結合。

索溫登照

這樣說了。職工組合，遂照這樣組織起來了。職工組合，是反對勞動市場上個人的交換的，原來個人的交換這件事，是隨着近世個人解放運動而起的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的一個結果，照這個意思看，他和資本主義的起原，是相同的。在被中世的同業組合的制度所支配的經濟界裏面，勞動者的自由契約，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個人的交換，是不許行的。他之所以被許，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結果。自由固然就是自由，但是對於勞動者不過是「餓死的自由。」勞動組合是由組合的意思不承認集合交換以外的個人交換。這一點，若要把他看做復歸於中世的同業組合的制度，也是可以的，但是與其這樣看，不如把他看做轉向集產主義還要好些。

從事於同一職業的勞動者，相結而為一體，關於雇傭的條件，例如工作時間，工作上的設備，工錢及其他一切的事，都用着團體的名，與雇主決定，其決定的條件，適用於組合員全體，組合員不能隨意變更。所以雇主若不拿着可以使組合全體滿足的條件，就不能雇得一個勞動者。於是勞動者就不和以前一樣，有被糟蹋的恐懼，而契約上的優勢，反致在勞動

一方面。在個人的交換下面，勞動者常是弱的，但是在這樣集合的交換下面，已經不是弱的了。在個人的交換下面，工錢，工作時間，及其他的勞動條件，都是由被雇的勞動者之中最劣等的（所謂限界勞動者）所承認而決定的，而比他們優秀的勞動者，遂不得不同樣的甘受這個條件，但是在集合的交換下面，就沒有這種事。雇主設若不承認組合所提出的條件，就不能雇用一個屬於組合的勞動者，所以雖然心裏不快活，不得已也只得依從組合所提出的條件。雇主設若依從組合所提出的條件而結雇傭契約，組合員就都可以在同一有利的條件下面而被雇用。

五 「工錢基金說」的錯誤

職工組合，大概是在這樣目的的下面而組織的，但是他被一般所承認，乃是最近的事；以前的時候，就是從前世紀之初到最近二三十年之間，是為否定態度所待遇。而否定職工組合最有力的，是某一派經濟學者的學說；所謂「工錢基金說」以學理上的見地否認職工組合之成立。工錢基金說是甚麼？答道；在資本裏面，應該拿來做工錢的，在一定的時

期內裏，常常是一定的，勞動者所得的工錢，可以看做是把這個一定的額，拿着勞動者的數而除的商數。各勞動者所得的，固然不是平均的平等額，但是無論如何，工錢是由以當做工錢的一定資本額為分母，以勞動者的數為分子而決定的。又由勞動者一方面看，在一定的時期裏面，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者的數，必然是一定的。工錢這種東西，是由同是一定的兩者關係而決定的，所以在一定的時期裏面，事實上也是一定的。所以這個不能隨意由人為的而增減，職工組合，既然以增加工錢為目的，就沒有存在的理由。設若要增加工錢，只有變更以上所述為決定工錢的要素之事實的基礎。只有使資本內裏當做工錢的一部分增大，或使勞動者的數減少，換一句話說，就是使分母增大，分子減小。這就是增大資本內裏應該當做工錢的一部分。元來資本這種東西，是過去的生產所貯蓄的，所以在某一定的時期內裏，他的額是一定的，不能任意增加或減少。這個一定額的資本，再使用於生產，所以其中的一部分，用於原料，機械這些東西上面，別的一部分，就當做工錢使用，設若要把當做工錢用的一部分，增加起來，則當做原料及機械的一部分，就不得不減少。但

是生產這種東西，要原料豐富，及十分使用機械才隆盛的，所以應該用於原料機械等的一部分資本，若被減少，則生產自然萎縮。生產一萎縮，於是對於勞動的需要，亦因之減少，勞動者遂不得不因此而反陷於困難。所以就資本的負擔上，想增加工錢，究竟對於勞動者，是自殺的行爲。第二，由減少勞動人口而圖增加工錢的方法，也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設若人口的增加，不能限制，那麼，就不能減少勞動者的數。若由職工組合，獨占勞動的供給，一方面又制限加入組合的人，固然可以減少勞動的供給，但是照這樣由獨占而增加工錢的時候，生產品的價，就要騰貴，價錢一騰貴，需要就要減少，需要一減少，生產就不繁盛，生產一不繁盛，資本家就不得不減少資本，其結果，還是工錢不得不減少，所以這個方法，對於勞動者也不免是自殺的。總而言之，勞動者中的個人，或有可以增高他經濟的地位的，但是把他當做勞動者全體看的時候，他的經濟的地位，——其中尤以工錢，——事實上是預定了的，不能由人爲的增高。這就是工錢基金說的概要；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所唱的這一說，被從利害及感情上，對於職工組合，有敵意的資本階級和中等階級，看做金科玉律，

當做否認職工組合，很有力的材料。但是隨着最近二三十年來，經濟上的學理的進步，工錢基金說的錯誤，也被證明了。就是工錢，並不是從預定的資本額內裏支付的，乃是依新生產的結果，常常新造財源的，所以增加工錢，決不至於減少資本利益，且不成爲使生產萎縮的理由。這一件事，已由學理的闡明了。所以職工組合存在的理由，遂被承認；然還是依着以前的惰氣，而白眼看他的，也是不少。但是職工組合，在他的職工組合的範圍內，決不是爲所謂危險思想的傀儡的。前面也說過，職工組合，肯定現在的經濟組織，只立於這個肯定上面，以謀改良勞動條件，并不像工團主義和 I. W. W. 一樣，想即刻推翻現在的經濟組織。職工組合之中，固然也有像「新組合主義」(New unionism) 這樣，與工團主義的主張，差不多沒有不同的激烈團體，但是這是例外的，普通所說的職業組合，是立於非常穩健的地位的。

六 職工組合的組織

職工組合的組織，現在還難免複雜而不統一。職工組合的組織，最初是極民主的，是組

會員的全體，集合商議一切的事務，然後才決定的，到了組合次第發達起來，事務變煩雜了，這樣原始的民主制，以至於不能實行，而產出一種官僚的組織。小組合則置書記長，把一切事務都委給他，大組合則以數人而成一執行部，以作最高的行政機關，其下有書記長，書記長與幾個幫助員共執事務。又因為擴張新組合的組織，特選出地方組織委員，各地方的支部，各置地方委員。而在他們之上，還有代議員會，及上告法院，以作最高的機關，他是照這樣複雜的組織的。所以組合一大事務一繁，組織就隨着變為官僚的，但是恐怕失了原來的民主的特質，也曾十分的用意。就是分別決定組合的意思的機關——立法的機關——和實行所決定的意思的機關——行政的機關——前者以組合員所選出的代表而組織之，後者以受薪水的辦事人而組織之。後者就是管理行政事務的書記長，從書記長起，到一切的幫辦止，對於勞動的實狀，雇傭契約上的關係，和勞動的紛議，都要有充分的理解，並且要有十分的手腕，以處置必要的事。所以他的選任，不能只由組合員中，互相選的。書記長既然是要職業的專門家，同時代表組合員，而當決定組合的意思的責任的人，

也常常要職業的專門家

職工組合，當初是地方的，分立的，後來漸漸集中，現在遂變成國家的，中央集權的。就是以各職業為構成的系統，排斥地方的區別；正向着由國家的，中央集權的代表機關而統一的方面變化，在這個地方，可以明明白白的找出轉向集產主義的足跡。但是職工組合的集中，把每一種的職業仍限於國家，還不到超過這個以上的限度，不顧國家的差別，而為實際的組織。他和工團主義及 I. W. W. 大不相同的地方就在這裏。

因為堅固職工組合的組織，及他的統一，一方面既行事務集中，一方面又行財政集中。詳說起來，就是一方面使事務的執行為中央集權的，一方面把財產當做共有基金而集於中央，不許地方支部有獨立的會計。這個共有基金，屢於中央機關的管理，由他的意思，才能支出。就像同盟罷工時的經費，若不得中央機關的承認，也不能支出，所以結局同盟罷工的決行，不得中央機關的承認，也就不能行了。照這個樣子，中央機關有至上的權力，但是地方的支部，在立法的決定上及行政的監督上，也支持着十分的權力。

職工組合，是同一個職業的人的組合而不及於異種職業的人，但是職業的範圍，本來非常曖昧，所以總而言之，他的組織，是取職業的大同而舍其小異的。組合一方面既以同一職業而組織一組合，同時又和別的類似的職業的組合，取聯合組織的形式，以增大其能力。小組分合分立，只顧謀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別人的時候，就要和個人的交換的時候一樣，結局互相不利。就和個人的利益，被組合所保護的一樣，各組合的利益，是被組合相聯合而保護的，所以務必避組合的分立，而取在聯合組織之下的聯合的行動。要使這種組合聯合，十分強固，這個聯合的程度，各組合的利益，一致的程度，當然是必要的。這種組合聯合最有力的，是英國的「鑛業勞動聯合會」，「機械工及造船工聯合會」，「英國金屬職工聯合會」，「印刷及類似印刷職工聯合會」，「運送勞動者聯合會」等大的差不多有百萬的會員，小的也有十萬以上的會員。

上面所述的，是職工組合什麼性質，如何組織。現在再詳細的把職工組合的任務怎樣說一說。

七 職工組合的任務

前面已經說過，職工組合，決不是當做爭鬥機關而設的。職工組合的任務，是在改良勞動條件，使勞動者的社會的地位向上。像新組合主義一樣，以爭鬥為目的的，決不是職工組合的本來面目。而在勞動條件的改良裏面，最主要的，有下述的兩種；一是增加工錢，一是減少工作時間。兩者之中，關於工錢一方面，職工組合是以制定可以適用於同一職業內的各勞動者的標準工錢為第一任務。

古典派經濟學者反對職工組合制定標準工錢的任務說：「勞動也是一個貨物，貨物的價錢，是由需要和供給的關係而定的，想把這個自然而定的勞動的價錢，拿着公權力來制限，學理上是不合的。」這一說錯誤，不要多想就可以明白的。附隨於巴黎講和會議的國際勞動法規的決議，其中一條，宣言不把勞動看做貨物的一大法則，很是不錯，勞動決不能當做貨物看的。就勞動在市場上買賣一點看，固可以想他是和貨物一樣的，但是勞動和為勞動的人，是不能分離的。勞動既然不能離人而存在，就不能把他當做別的貨物一樣。

使用勞動的雇主，對於勞動者所爲的事，實在對於勞動者的精神和身體，有很大的影響。所以當決定勞動的價錢的時候，決沒有反對以公權力而干涉的理由。又有立於同樣的舊見解上面的反對者說：『勞動契約，是唯一交易的契約，是純粹經濟上的問題，與倫理上的問題，自然是不相同的，所以從人道的見解看，對於這個貿易的交換，并不可加以制限。若加以制限，反成制限人的所得，束縛人的個人的自由。反是不可不非難的。』但是既然不能把勞動與別貨物一起看，那麼這一說就不得不是錯誤的。說由組合制定工錢，是反逆需給關係的自然法則，束縛個人的自由的，就和前面已稍說了一下的一樣，不過是因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和倫理學的舊見解。說工錢的決定，要由雇主和被雇人之間的自由契約的，乃是爲目前現狀所囚的錯覺。在中世的同業組合的組織下面，工頭，助手，和徒弟之間的契約，是集合契約。在同一個地方，從事於同一的職業的人，都要一樣的服從這個集合契約。職工組合運動制定標準工錢，可以看做運動這個集合契約復活。工錢的標準，大概是以決定最低工錢爲例。就是工錢的標準，劃定不能比這個以下的

最低的限度，而努力維持及增高這個最低標準。但是這個最低的標準，應該到那裏去找呢？這裏有非常的困難。澳洲最初是以「誠實的雇主，平均所支付的工錢」為標準；但是這個非常曖昧，不足以為標準；第二就以「勞動者能夠為適宜的生活的限度的工錢」為最低的工錢，但勞動者因為自己和家庭上，各有不同，所以也不能把他當做標準。這個不可不再以十分的研究而決定之。總而言之，在工錢上設一個最低的限度，在這個以下的工錢，拒絕勞動一事，對於使勞動者的地位和待遇向上，是非常有效的。據巴黎講和會議所議決的國際間的勞動改良的原則，第三項裏面規定道：「對於勞動者，應該支給對於那個時候及那個國能夠維持適當的，生活的標準程度的工錢。」

第二是勞動時間的問題；這個是以最高，為他的標準。就是劃定一天最多做幾點鐘的工，在這個以上的鐘點，拒絕作工。工錢與時間，是互相關係的，短縮勞動的時間，就是到和增加工錢同一的結果，但是從來勞動者所要求的，只偏於增加工錢一方面。就是歐洲各國，直到十八世紀的末葉，勞動者所要求的，也一定只限於增加工錢，從十九世紀的初葉以

來，對於勞動時間的要求，才盛起來；希望以法律制定勞動時間的人，也多起來了。而一天最高的勞動時間，以八點鐘說為最有力，巴黎國際勞動法規的決議，也採用了八點鐘說。而對於最高標準的八點鐘以上的勞動，當做時間外的勞動，(Overtime) 也要支給一點過分的工錢。而時間外勞動的工錢率，比較時間內的要求增加十分之二五，十分之三，或十分之五為正當。決定工錢的標準，因為各地方的情形不同，很覺困難，而時間的劃一，不是很困難的事。但是時間和工錢的問題，既然是互相關聯完全不能分開起想，那麼兩者就當然不可不一起解決。職工組合的任務實在是不容易的。

第二節 同盟罷工

一 同盟罷工是甚麼？

同盟罷工，是在勞動者想改良勞動契約的內容，使勞動條件有利，而同盟起來，大家都不作工的意思。罷工，並不是想破壞勞動契約，不過是促雇主反省，暫時中止工作。同盟罷工，當然不是就把他自己當做目的的，乃是當做改良勞動條件目的的手段而行的。就手

段看，當然是非常的手段。既然是非常的手段，那麼，對於爲對手的雇主，就不得不加以精神的和物質的損害，——至少也要給以物質的損害，——以威嚇雇主，窘迫雇主。但是這一個威嚇和窘迫，不是以他自己爲目的而行的，並不是想復仇，而以威嚇爲目的以行威嚇，窘迫爲目的而行窘迫的。但是無論如何總要給對手方面以一些打擊，這個可以給的打擊愈大，同盟罷工的效果也愈大；所以因爲想與以最大的打擊，決行同盟罷工的時候，要選擇雇主最困難的時機。例如選經濟界非常之好，製造品需要最多的時候，或者經濟界的狀況不好，生產不盛，生產者雖稍爲一點妨礙，都要受大損失的時候，而行同盟罷工。

同盟罷工，有有政治的目的的，和只有經濟的目的的兩種。例如工團主義當做直接行動而行的同盟罷工，是有政治的目的的。就是想從根本推倒現在社會的組織。只有經濟的目的的同盟罷工，就是職工組合因爲要求改良勞動條件，（增加工錢，短縮工作時間，）而行的同盟罷工的一類；這一種的同盟罷工，非常行得多。又如因欲使承認職工組合而行同盟罷工，像英國是常常有的。

二 同盟罷工的種類——同盟怠業 (Sabotage)

同盟罷工，有很多的種類。先就範圍上而分類之；在單一的企業裏面而行的時候，叫做單一的同盟罷工；在同一都市，同一地方區域裏面，同種的多數企業之間而行的，叫做團體的同盟罷工。又從事於可以制現在的經濟組織死命的重要事業的勞動者，一時罷工，使這個事業完全中止的時候，叫做總同盟罷工；(General strike) 工團主義的使徒，常常用他當做直接行動的武器。罷工的範圍，無論怎樣大，設若是不合上述的條件的罷工，換一句話說，就是設若不是可以使全經濟組織的基礎顛覆，這樣的性質的罷工，不叫做總同盟罷工。

此外由罷工的動機和方法，可以分做同情罷工，交替罷工，焦煤罷工，巡回罷工，和拱手罷工，同盟怠業等各種。若簡單的說明，就是：同情罷工，是對於屬於別種事業的勞動者的罷工，而與以聲援，使他的罷工十分成功而行的罷工。譬如英國在幾年前炭礦夫，運送事業的勞動者，和鐵路的辦事員所組織的各職工組合之間，約定三組合之中的一組合的勞動

者，行同盟罷工的時候，別的兩個組合的勞動者，也要同盟罷工；可以看做同情罷工的一個例。交替罷工，不是全體工人，一齊罷工，乃是其中的若干人，整齊秩序，順次罷工；這也是使雇主困難的一個有效的方法。焦煤罷工，是不通知雇主，出其不意，而罷工；但是不久又上工；不久又罷工，兩次三番的照着這樣反覆。巡回罷工，只在熟練職工內面行的；一九〇七年的巴黎罷工，就是一個例。這個時候的同盟罷工，設若形勢不利，就除一個店裏所雇的幾個人外，其餘的都各上工，由上工所得的工錢裏面，支給罷工的職工的生活費；到了一星期後，這次罷工的職工就上工，同時為別店所雇的幾個人又罷工，其罷工中的生活費，由同伴支給；照這個樣子，個個店舖的職工，順次罷起來，這就是巡回罷工的方法。拱手罷工，是勞動者不離開作工的地方，只是不動手的一種滑稽方法；法國的電話交換手，常常行這種罷工。同盟怠業，是工團主義的信徒所慣用的，他最初當做組織的而行的，在英國叫做 *Canny*。拿蘇格蘭的話說，就是「慢慢走」的意義，到了法國的工團主義的信徒，把他推廣起來用的時候，才給他以同盟怠業 (*Sabotage*) 的名。 *Sabot* 是木靴。從慢慢走的意

思，使木靴的 *Sabot* 變做 *Sabotage*。這個雖然不罷工，但是務必要懶懶惰惰，故意使工程不急前進，以使雇主困難；這個是從「對於不好的工錢的不好的工作」的思想來的。若只行消極的怠業，到還不要緊，設若積極的故意為勞動上的過失，或損傷工作所用的機械，就是太不擇戰道了，慣用這種手段，就是證明工團主義的頹廢的傾向。同盟怠業，不只限於為工團主義的手段，並且行於一般的職工之間；但是這個是傷勞動者的品性，且使他的技術退化，所以對於勞動者自己，不是個善良的方法。同盟罷工這種東西，決不是道德上的罪惡；但是同盟怠業，很與罪惡相近，並且可以說他是罪惡。對於同盟怠業的積極的行為，（損壞器械等）法國的刑法是要罰的。

三 同盟罷工的是非

同盟罷工，決不是罪惡。同盟罷工，既然是以給雇主以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損害為條件，那麼，就同盟罷工他自己看，或者可以說他是一種禍害。但是在找不出別的解決手段的時候，不得已把他當做最後的手段行的。既然是最後手段，就是以砲火相見也是正當的。

同盟罷工，沒有看做罪惡的理由。把同盟罷工，看做罪惡的思想，在日本非常流行。勞動組合都不許結，所以不與同盟罷工權，在現在看起來，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但是英國從一八七五年以來，單只同盟罷工，照原則上，已不成爲刑事上的犯罪。不過違背契約的時候，雇主可以從罷工的勞動者受損害的賠償。法國於承認勞動組合的結社權以先，一八六四年的時候，早廢止對於同盟罷工的刑法，僅存對於暴行，脅迫，及欺詐行爲的刑法規定。關於政府，公共團體及公共組合各事業的同盟罷工，無論那一國都是不許的。英國（一）關於交通，運送，及通信；（二）關於瓦斯及電氣的供給；（三）關於鐵，煤的採掘及供給；（四）關於與公共的利害有密接關係的一切同盟罷工，或工場閉鎖（Lockout），若沒有行政官所的許可，是不許行的。設若關於這些職業的勞動條件，雇主與被雇者起了爭議，不能下場的時候，須陳情於官廳，官廳若承認兩者不能下場的理由的時候，就指定猶豫時間，到了這個時間滿後，才許同盟罷工。但是違背他及煽動的，要處以罰金或監禁；不從行政官的命令的，也要處以罰金。但是這個法制，究竟有多少根據，多少效力？很有許多人對於這個

問題懷疑。企德 (Gide) 說：「設若以爲應該拒絕電氣及鐵路的勞動者同盟罷工的權利，爲甚麼不禁止麵包舖的使用人的同盟罷工的權利呢？一都市與其沒有麵包供給，不如沒有燈火的供給還好些。」實際說就是所謂「爲公共利益的事業」所有的範圍，究竟怎樣的一問題。并且即言勵行這些法規，而對於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怎樣能徵收罰金呢？就說以監禁而代罰金，但是能够把數千數百的罷工者，都逮捕起來，而裁判之，禁錮之嗎？這也是一個問題呀！

把同盟罷工看做罪惡的思想，以爲人勞動一天，就可求一天的生活費，若不肯勞動而求別人的幫助，難免是遊民的行爲；但是勞動者組織職工組合，罷工中仰給衣食於組合的時候，不能受這個非難。何故呢？因爲爲組合支出的財源的基金，是勞動者平日應分而集的錢的蓄積，所以倚此而生活，不過是勞動者以過去的勞動，而營現在的生活。

在以前把勞動者當做奴隸，不認他的人格，只把他當做物件看的時候，就沒有法子，既然像現在一樣承認了勞動者個人的人格和自由獨立，那麼，勞動者賣和不賣他的勞動，是與

雇主買與不買的一樣自由。雇傭關係，既成立於自由契約上面，那麼，條件若不滿意的時候，想一時中止他，既然是雇主的自由，同時也不得不是勞動者的自由。同盟罷工，不過是幾十，幾百，幾千的人，同時發揮個人的自由。沒有在一個人則為自由，在多數則不為自由的道理。同盟罷工，成了是非的問題的，只在他的結果，傷害一般的社會利益的時候。詳說起來，就是不只單給雇主以損失，并且陷社會全體於困難，紊亂社會全體的秩序的時候。設若罷工者想罷工成功，強要無意思罷工的勞動者加入同盟，加以暴行和脅迫以害他的自由的時候，那就實在也是罪惡。至於像敢為積極的同盟怠業一樣，對於雇主的財產，直接加損害的時候，當然也是罪惡。

四 總同盟罷工

現在要把總同盟罷工，稍說一下。前面已經說過，總同盟罷工，是從事於足以制現在經濟組織死命的這樣重要事業的勞動者，到了可以使這個事業，全然中止的人數的時候，一時罷工。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使在一國經濟的全組織上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制經濟

界全體活動的致命的幾種大企業，一時不得不中止活動，這樣的同盟罷工，叫做總同盟罷工。總同盟罷工，也有像普通的同盟罷工一樣，當做增加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和地位的手段而行的；但是當做工團主義者的武器，當做根本推翻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最後的手段而行的為最多。就後者說，總同盟罷工，究竟和革命是同一意思。這個時候，總同盟罷工，與普通的同盟罷工，意思是全不相同的。

總同盟罷工，無論以甚麼意思以甚麼目的而行，社會因他所受的影響不待說是要比普通同盟罷工的大些。覺乃斯 (James) 以為要使總同盟罷工最有效，不可不具下列三條件；第一，勞動者對於所行的總同盟罷工，須十分理解他的意思和必要，拿着十分的自信而行。這個不限定是總同盟罷工的時候，就是無論甚麼同盟罷工的時候，都是必要的條件；不過同盟罷工的事比較大，罷工者的覺悟也比較要大，所以這個更是要緊。第二，與論的大勢，對於總同盟罷工，要承認他的目的是適法，和他所行的是當然的，且必要的。總同盟罷工，對於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對於罷工的動機和目的，不能得十分諒解的時

候，社會的同情反要集於爲對手的資本家方面；既失了社會的同情，決不得成功。第三，總同盟罷工，不能只看做戴着權利行爲假面的暴舉，要真正當做權利主張而行；所以他的手段要有十分組織的，而運動自身，要明明白白的帶有階級的彩色。照這個意思看，像工團主義所敢行的總同盟罷工，他的効力難免是靠不住的。雖然是戰爭，也有不能輕視的國際公法。總同盟罷工就看做是戰爭，也不可越某種程度的法的制限。設若輕視他，只以爲暴行就是福音，那麼，一方面既爲一種罪惡，一方面又使成功不可能。假設就和工團主義的信徒一樣，否認現在的制度；而是認同盟罷工，爲推翻現在制度的手段；但是他的効力究竟有多少，還是一個問題。工團主義的信徒，以爲關於國內最重要的產業部類，若行總同盟罷工，一定可以成就社會革命的，但是一切的社會運動，總要個具體的目的。設若不定甚麼具體的目的，只想像漠然的革命，那就行總同盟罷工，也不限定必成功。不但這樣，設若不定具體的目的，就大大的犧牲，而能否起總同盟罷工，還是一種疑問。工團主義，以爲由總同盟罷工，可以根本推翻現在的制度，究竟不過是一個夢想。從這個意思看，工團

主義的信徒的目的和意義所謂的總同盟罷工，我們不能即刻就承認。總而言之，勞動者因為要改良他們勞動的條件，和增高他們階級的地位，對於明確而且具體的經濟上目的，為有秩序，有規則的平和行動的時候，總同盟罷工的被承認就和普通同盟罷工一樣。

五 同盟罷工實際的觀察

我們若看一看同盟罷工的實際方面，可以見得他的數字，表示年年增加的傾向。英國在一九〇三年，罷工的數為三八七，直接參加於罷工的勞動者的數為九萬三千五百十五人；而到了十年後，就是一九一二年的時候，罷工的數到了八五七，直接參加於罷工的勞動者，到了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十六人。現在看德國，一九〇三年罷工的數是一三七四，而一九一二年遂到了二五一〇；法國一九〇五年罷工的數是八三〇，一九一二年遂到了一一六。看看這些例，就可知道同盟罷工，是一年一年的增加。這個固然或有種種的原因，但是總可以把他看做是因為勞動者的自覺漸加的原因。

我們又要考察這些同盟罷工的結果怎樣。從英國的例看，對於勞動者有利益而解決

的同盟罷工的數，雖然沒有十分增加，但是對於雇主有利而解決的數，却年年減起來了；并且以半成功而終的數，也年年增加起來了。這個可以看做是英國勞動者方面的團結，漸漸堅固，罷工的方法，也漸為有組織的；一方面雇主方面的防禦同盟，也因之增加力量，所以容易和解，及使第三者的仲裁，得有效的結果。德國的同盟罷工，以不成功而終的很多；法國成功的比例，也不及英國。現在把三國的同盟罷工，十年間完全成功的平均數看一看；英國是十分之二·七六；法國是十分之二·一二；德國是十分之一·九二。勞動問題的前途不得不說還是遼遠。

六 仲裁制度

同盟罷工，是勞動者不得已當做自衛的手段而行的，對於雇主是不待言，就是對於勞動者自己，和一般社會，當然也不是願做的事。當勞動爭議發生的時候，為防同盟罷工於未發及解決同盟罷工的和解與仲裁制度，也有注目的價值。當勞動爭議發生的時候，國家或團體插入兩者之間，以和解及仲裁的方法而解決之，就是這制度的主眼；總而言之，是一

種妥協的機關。既然是妥協機關，那麼，立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上，以為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是不可妥協的社會主義者，不肯承認他，是當然的事。雇主和被雇者，是利害相反的敵，兩者之間所起的爭議，只有由階級鬥爭而解決的，像同盟罷工，就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或勝或敗，只在這裏，決沒有妥協調和的餘地。社會主義者由這個見解，不承認和解仲裁的制度。若由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看，這固然是當然的事；但是若把同盟罷工的目的，只限於改良勞動條件的一點，而由第三者的斡旋，得與雇主的意思相合，也沒有不肯從他的理由。由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看，這個制度自然是不合理的，設若不然，他就不得和同盟罷工一樣，是合理的。

和解制度，是在國家的監督之下，設和解機關，當關於勞動契約的實行，雇者和被雇者的一方或雙方起了爭論的時候，聽當事者的一方或雙方的陳情，而與以和解的決定的制度。設若把事件一經呈請和解機關，雇者對於勞動者，就不能行同盟解雇，同時勞動者對於雇主，也不得行同盟罷工。所以想不要同盟罷工和同盟解雇而解決勞動上的爭論的，就是

和解制度主眼。但是他既然單是和解制度，那麼，對於和解機關所下的決定，或服從或拒絕，還是屬於當事者的自由。設若當事者拒絕他的決定，和解機關所為的，就不得不歸於徒勞。要使和解機關有效，他的背後就要有個仲裁裁判制度，使不服和解機關決定的當事者，仰賴仲裁裁判的決定。設若不經過和解機關，即刻就請仲裁裁判，固然也可以的，但是無論如何，第一，仲裁裁判所下的決定，有一定時期的効力；第二，設若當事者違背他的決定的時候，課以相當的處罰；第三，設若當事者的一方或雙方，關於一切勞動條件的爭論，既請解決於仲裁裁判所，就不可再有同盟罷工及同盟解雇的手段；這幾點，是仲裁裁判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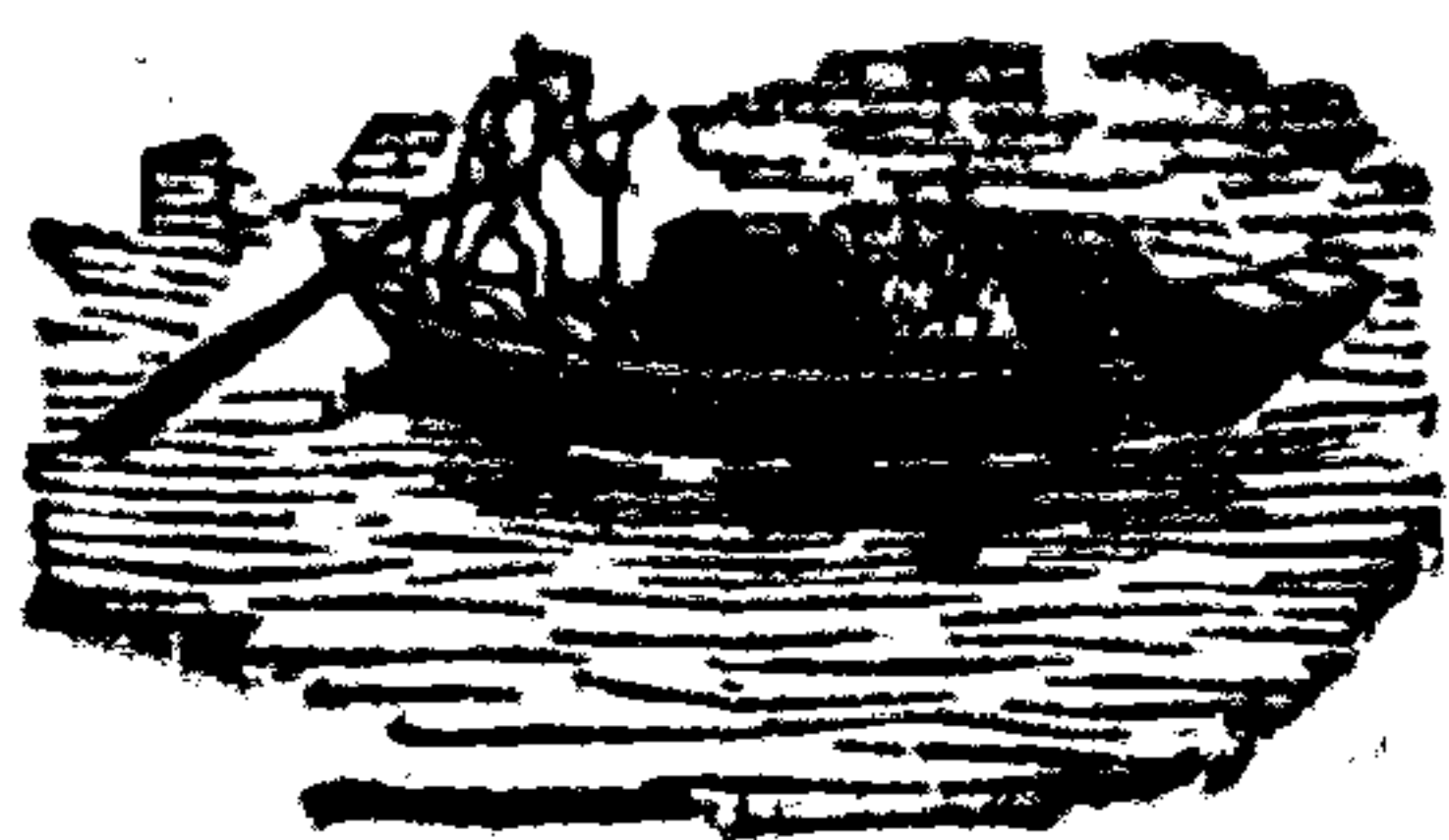
仲裁裁判，分強制仲裁裁判及任意仲裁裁判兩種。任意仲裁裁判，是要等當事者的呈請，才裁判的，其倚賴他的裁判與否，都是任當事者的自由；強制仲裁裁判，是當爭論發生的時候，一定要使當事者仰賴解決於仲裁裁判。這個強制仲裁裁判，是一八九四年在紐西蘭發的端。就紐西蘭的強制仲裁裁判制度看，有高等法院判事的資格的，為裁判者，從雇

主及勞動者的組合員裏面，各選出一人爲審判員，由總督的任命而就職。因爲這個制度紐西蘭至被稱爲「沒有同盟罷工的國」就是澳洲殖民地和加拿大也採用與此相似的強制仲裁裁判的制度；就加拿大看，他的當仲裁裁判的任的「工業爭議調查局」是由三名委員所組織的；一由與爭議有關係的雇主所推荐，一由被雇者所推荐，而由勞動事務局

的長官任命之；還有一個，是由上列的兩個所推荐，由長官任命；他的規定是這樣，都是以使代表雇主及被雇者兩方的利害，沒有遺漏爲宗旨而組織的。

英國是以自由主義爲經濟原則的國，所以就是勞動爭議，也不以公的權力而干涉，而務必使當事者的雇主和勞動者自己處理解決爲宗旨；但是到了近世，呈了不限定任他相對解決的傾向。當一九一五年，歐洲大戰的時候，需要軍需品甚急，而防勞動爭議所發布的軍需品法，是完全仿強制仲裁裁判制度的。該法的第一編第一條及第三條，規定下列各項：（一）雇者和勞動者之間，或勞動者的階級之間，起了爭議，而這個爭議，當事者或代表者，在現在的協定底下不能解決的時候，當事者的一方要互相把事件報告商務院，商務院

所下的決定，可以拘束兩當事者，且其效力可溯及既往，違背這個決定的認為犯罪。（二）以上的爭議除報告於商務院後，經過二十一日，還不下解決之外，雇者不許同盟解雇，勞動者不得同盟罷工，犯者認為有罪。強制仲裁裁判制度設若運用得宜，不失公平，實在是非常好的事。但是設若運用不得宜，裁判失公平的時候，反有激成勞動者的不平，和惹起比同盟罷工還要很的禍害之虞；這是不可不知道的。這個裁判，不可只以資本家或政府的委員而行，一定要使代表勞動者的審判員參加的。



第九章 選舉權擴張問題

第一節 選舉權的所在

選舉權擴張的問題，爲日本現在最大的問題。普通選舉的要求，隨着民主主義的呼聲而起；總而言之，這不外是一般國民，對於民主精神的覺醒，想與政治相結，再進一步於民主的政治。做一句話來說，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的要求，向普通選舉的一個目標而被呼喚。西洋各先進國，已早行普通選舉的制度，要求政治的民主主義的時代已去，現在已現於產業的民主主義的運動。至於日本的普通選舉的呼聲，真有比時代遲些的臭味。

但是現在當說選舉權擴張的問題的時候，把選舉這種東西，怎樣存在的問題，研究一下，也不是無益的事。選舉權怎樣存在的？關於選舉權的理論的根據，古來雖有種種的學說，但是可以大別爲二：一，以爲選舉權是國民固有的權利；二，以爲選舉權，不是國民所固有的，乃是國家因爲某種目的，特別賦與國民的權利。

二說之中，以爲選舉權不是國民固有的權利，乃是國家賦與的，這一說內裏，又分爲兩說：

第一，說選舉權是國家對於國民所貢獻的勞力及貢物，而給與的報酬。第二，以議會為有一定權限的君主的諮詢機關，而當構成他的時候，承認人民一部的公選制度，為選舉適用者的方法；而所謂選舉權，不外是關於議會——君主的諮詢機關——的構成，由國法認定一部的人民。

先把這兩說研究一下，以為選舉權不是人民固有的權利一說之中的第一說——說選舉權是國家當作報酬的結與國民的——全然是錯的。（國民所貢獻於國家的勞務及貢物，）究竟是指甚麼？兵役嗎？租稅嗎？這些固然是國民供獻於國的勞務及貢物，但是并不是特殊的。兵役和租稅，都是一般國民應該負擔的，并不是只限於那一種人的特殊的勞務和貢物。既然不是特殊的東西，就沒給特殊報酬的道理。所以這一說是不合理的。這一說照今日看起來，已是陳舊，不值一顧；但是從議會制度發達的沿革上看，是有歷史的意味的。現在的議會制度，不待說是從英國起的，但是他的起原，還是在召集民間代表於中央，以求承諾負擔租稅。詳說起來，就是當徵集租稅的時候，因為對於負擔者，說明

他的用途及一切情形，以求承諾，遂由負擔者之中，選出代表而召集之。這就是現在議會的起原，民選議員的起原。這個事實，是引出來做選舉權，是當做租稅的報酬而給與的一說的證明；但是就現在看，理論上已不能把租稅和兵役，看做國民的特別負擔。由他的起原看，可以說因為代議士給承諾負擔租稅，選舉權不外是對於納稅的報酬，但是現在的理論和實際，都沒有肯定。所以以這個沿革為基礎，把選舉權的資格，置於一定的稅額上面的制度，也不能說是立於正當的根據上面的。設若以為選舉權，須有特別制限的根據，那就不是在稅額的多寡和不納稅，乃是在能夠參與國政的能力的有無高低；關於這一點，主張普通選舉制的人，拿着很強的語勢來說。

以為選舉權不是國民的固有權利一說之中的第二說，詳說起來，就是以為選舉權，不外是關於議會這樣諮詢機關的構成，由國法認定一部人民的一說，也難承認。這一說，以為議會的權限，只限於立法權及預算議定權；把他看做在這個權限以內，應付主權者諮詢的一種機關；但是現在議會的權限，就事實上看，既不只限於這樣狹的權限，又不只是諮詢機

關。設若以爲單是諮詢機關，只以選出適任者爲事，那麼，爲甚麼又取像選舉法這樣不便的方法呢？這就不懂了。并且這一說，以爲人民所有的選舉權，是由國法認定的，就是不過是國家的命令的反射；設若這樣，那麼現在所叫的選舉權擴張的要求，就要變成無意味了。這個不過完全是舊式保守的，頑迷固陋的說。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以選舉權非國民固有的權利一說，是錯誤的。所以，就不得不以選舉權是國民固有的權利一說爲正當了。

在這說裏面，第一爲我們所想起的，就是天賦人權論。這一說是十八世紀之末，爲法國所主唱的：各個人自一生出來，就是絕對獨立的主格。個人的自由，不能爲任何人所侵犯；各個人的權利，乃是天賦的；這就是這一說所主張的。民約的思想，是從這個天賦人權論的胎內生出來的。天賦人權論雖說個人的絕對自由，但是人既然當做國家的一分子而生的時候，自然不能不受國家的拘束。并且對於國家，又不能不負一種義務。天賦人權的論者，說這個拘束，這個義務，是依據由自由意志而出的契約。就是拘束個人，使個人負

義務的國家的威權，也不外是當做這個契約的結果而生的，不外是個人的自由意志的統一的綜合。而上述的各個人，都應該參與國家意志的決定，而有固有的，且積極的權利。這就是他們的主張。因為這個論據，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憲法，遂規定人民的參政權。這一說，不單是參政權的問題，並且當做一般民主政治的理論上的根據，風靡一世。但是這一說，也不能就這樣籠統的容納。就事實上說，我們決不是一生出來就是獨立自由的。獨立自由的狀態，實在是人類的理想，不是出發點。人類決不是真拿着獨立自由的人格而生的。並且設若以為國家的威權，是個人的自由意志的統一的綜合，各個人有參與國家意思的固有的積極權利，那麼，一定就要達到一種結論：就是不可不以民主共和為唯一合理的團體，不可不否認君主主義了。我們對於這件事不可不想一想。當做人民參政權的根據的天賦人權說，不久就被推翻了。根據雖推翻，而參政權的要求，一天一天的更盛，遂把第四階級說，拿來做他的根據。詳說起來，就是主張不可不把選舉權，給與普遍的國民，而為謀第四階級——占國民的大部分——的利益，和伸張他的權利的手段的一說；

使這一說代天賦人權論而為參政權論根據的最有力的，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說和社會主義的政黨組織二者。天賦人權說，就他的當然結果看，是要把國家對於個人的權力行動，限於極狹的範圍。而為這個範圍的標準的，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一說。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國家對於國民的權力行動，只限於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時候。但是甚麼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呢？在為「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說的本家的英國，是以為第三階級，——市民階級——為最大多數的。例如西耶（*Abbe Sieyès*）竟說「第三階級是全部。」就是英國以外的各國，以第三階級為國民的中心的思想，非常盛行，但是對於市民階級的勞動階級，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第三階級的第四階級，不久就抬起頭來了。國民之中的最大多數，是第四階級。增進這個階級的利益和幸福，是國家的主要的目的，從這個思想，遂起了普及選舉權於國民就是「普通選舉」的呼聲。先舉這個呼聲的，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挪撒爾。他想以由普通選舉的議會政策，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遂組織社會主義的政黨。以為普通選舉，是謀第四階級的利益，伸張他的權利的，最要緊的

手段的一說，遂從這裏生出來了；但是把這一說做理論看的時候，他以選舉權是達某種目的的手段一點，也是不容易承認的。而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說，設若和最近的新國家不相容，這一說的根據也就不得不崩壞。

照這個樣子看，無論是天賦人權說或第四階級說，都不足拿來說明選舉權的根據。到了最近，遂提出社會協作說做他的論據。社會協作說的大要是；個人的生活和團體的生活之間，有種有機的關係。我們的生活，不能離開國家這種團體的生活而想像，就和細胞不能離有機體而想像是一樣。我們在國家這種團體生活裏面，遂我們生存的目的，所以我們若想使我們的生活充實，就不可不盡力充實國家；於是我們為國民的，就不可不當做積極的責任者，進而直接的分任國家的經營，同時又不可不得着可以盡這個分任的充分的地位。這就是社會協作說的大要，現在一般所承認為選舉權的理論的根據的，就是這一說。我們是造成國家這種有機體的一細胞，所以國家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就有積極的進而參與國家的經營的責任。而要盡這個責任，又不可不得

到參政權——選舉權——這就是這一說的理論。

天賦人權說，第四階級說，社會協作說，都是立在一「選舉權是國民所固有的」一說上面，以上述的順序而變遷來的。第一期是天賦人權說，這個隨着共和主義來的，這一說是在法國的大革命的時候發現的。第二期是第四階級說，這個隨着社會主義來的，他是在德國社會黨的組織，就是在挪撒爾的運動上面發現的。現在的第三說即社會協作說，遂變成新理論的根據。既把社會協作說認做選舉權的理論的根據，那麼，就選舉權的原則看，就不可不給與一切的國民。因為既當做國家的一分子而為有機體的一細胞，就無論那一個，沒有對於國家不負責任的。但是理論正是這樣，而實際則不然。由政治上及別的理由，特被剝奪選舉權的人；例如犯罪的人，禁止治產的人，破產的人，及屬於特殊的官吏，特殊的職業的人；從初被預想為沒有參政的能力的人；例如未成年者，無一定住處的人，有精神病的人，及不會寫自己的姓名的人；這些人當然應該除出選舉權之外。這個無論看那一國的選舉制，都是一樣，但是把這樣的自然的制限，當做別的問題，而應該更設比較這個

以上的制限與否呢？於是這個問題就生出來了。而在這個地方，遂生出普通選舉及制限選舉的區別。

第一節 選舉權的制限

日本現在的選舉制，不待說是制限選舉制。普通選舉的要求，也不待說是對於這個制限選舉而起的。

選舉權的制限，不可不以能力的有無為原因，他的原則應該是這樣。照道理說，國民的全體，是不可不有選舉權的；但是沒有正當使用這個權利能力的人，不得已只得除外。但是照日本的現狀，以納稅的資格為制限的標準，是非常不合理的；這個是以選舉權當做國民對於國家所貢獻的勞力及貢物的報酬的一種謬想為基礎的。以納稅的資格為制限選舉的標準的妄誕，是不待多說就可以明白的。但是說以能力的有無為制限選舉的標準，第一要提起的問題，就是是否有可以區別能力有無的具體的標準，和這個能力，究竟是指甚麼而言的。當做區分能力有無的標準，第一必說要在一定的學校畢業，但是現在社

會的教育機關，種種的發達起來，不能只把學校，看做訓練國民的機關。雖然不畢業一定的學校，也能十分的受勝任選民的訓練和修養。設若說這個能力，對於時局的政治問題，必須有積極的建樹相當意見的，和專門的高等程度，那麼，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究竟有這個能力沒有，還是疑問。設若對於選舉者，求這樣專門高等程度的能力，那麼，代議制度，恐怕不能存立。

選舉者的能力，不必要這樣高的程度。只要選舉者，能够正當理解和判斷各候補者的言論，就可以了。選舉權制限的論者，有把選舉者所要的能力，太看高了的毛病。其中又有以這個能力，是人人能够由選舉權所有的自覺，自己努力修得的；先給以選舉權，然後能力自然要到他們那裏來。所謂制限選舉論，無論從那一點看，都是沒有意思的。其中尤以日本，以納稅的資格為制限選舉制，是沒有一點根據的。就看現在的歐美各國，差不多沒有不採普通選舉制的了。歐戰以前，和蘭及英國還設有狠輕微的制限，但是英國於前年，已斷行大擴張了。就是常常叫做官僚出產地的德國，也早採了普通選舉制。就是俄

國，現在也可以看做普通選舉的國。設若要勉強找沒有採普通選舉制的國，只有匈牙利，但是他是因為有從特別的國情所致的特別原因。採最高制限的制限選舉制的，只有日本。

第三節 普通選舉制與政治道德

很有許多的人，對於普通選舉制抱憂懼的，是恐怕實行的時候，有很大的弊病。但是這完全是錯的思想，制限選舉制，真才有弊病，若是普通選舉制，反沒弊病。這個看看西洋各國的先例就可知道的。選舉的弊病內裏，雖有種種，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投票的買賣。就是選舉者，被選舉者及其運動者之間，所行的贈賄及受賄。選舉制的本來目的，是使選民的自由意思不被束縛，而行使所有的權利。選民若因物質上的誘惑，逆了自己的意志，不正當行使所得的選舉權，就是沒却選舉制的本來目的，不可不說是很大的弊病。反對普通選舉的人，以為在制限選舉之下，換句話說，就是在選舉權範圍，這樣窄的現在，還有這樣的弊病，設若擴張他的範圍，而為普通選舉制，那麼，弊病就會越加，以至於不可救。不錯，設

若猛然一聽，弊病的多少，是以範圍的廣狹為比例的這種思想，是像狼有道理，但是事實決不是這樣，並且是反對的。第一不可不研究的，就是選舉界腐敗的責任者，究竟是買收的人呢？還是被買收的人？是拿出來的人呢？還是受的及求的人？設若這責任是在被買收的人（受者及求者）那麼，選舉界的腐敗，是將隨着選舉權擴張而加的。何以呢？因為擴張選舉權，不外是增加被買收的人（受者和求者）的數。而事實又證明了這個責任，是在買收的人。並不是因為有了被買收的，才有買收的人；並不是因為有了受的和求的人，才有給與的人。因為有買收的人，所以才有被買收的人；因為有給與的人，所以才有受的人，且進而求的人。後者常是被動的，並不是進而要求，乃是被誘惑的。設若是這樣，那麼，選舉權的擴張，就一定把這個弊病減少。為甚麼呢？因為有選舉權的人多起來，買收不得許多。詳說起來，就是五十人或百人，都可以買收，而千人及二千人，就不能買收了。所以恐怕因為選舉權擴張，弊病要隨着增加的，實在完全是沒有的事。

反對擴張選舉權的人的第二憂慮，就是關聯於前面稍說了一下的民衆的能力的問題；

就是恐怕一般民衆，是沒有獨立見識的淺薄幼稚之徒，容易爲煽動的政治家所乘，不過使多出阿諛民衆愚論的卑鄙政治家。但是這是把民衆太過於輕視的思想，且是沒有想到普通選舉的教育之效果的思想。前面已經說過，選民的選舉能力，是由選舉權的所有而促進的；他們想念到得了選舉權，得了貴重的一票，便使他們緊張，使他們嚴肅，促他們政治的自覺，使他們於政治修養起自發的努力。他們起而爲被選舉的人，也知道以前那樣買收，和別的卑鄙策略，不能集得投票，遂真心真意的發表政見，一方面又想選民理解他的政策，遂盡力與他們接近，以開發他們的知識。照這樣從各方面看起來，普通選舉制，在一般民衆的政治教化上面一定是狠有效力的。以爲普通選舉制，是爲羣愚政治的機緣的，是完全把這個重要點忘却了，這是非常錯誤的思想。

第四節 論普通選舉的實施

照這個樣子看，普通選舉制，是促政治道德向上的；像反對的人所恐懼的那一種使政治道德墮落的憂慮，却一點都沒有。不獨因爲想澈底政治的民主主義，就是從一國精神的

文化發達上面看，也是不可不採普通選舉制的。一方面實施普通選舉，一方面又不可不謀普通選舉主義的徹底。設若不徹底，普通選舉就要單成爲形式上的東西了。使普通選舉主義徹底，要注意的地方，很有幾點，其中最主要的，是直接主義，無記名主義和平等主義。

第一，直接主義，是反對間接主義或重複選舉主義的主義，就是選舉者直接投票的意思。先選舉委員，托這個委員選舉議員的間接主義，或重複選舉主義，就是和隔靴搔癢一樣。選舉上最要緊的事，是選舉者和被選舉者的精神的疏通。間接主義關於這一個重要點，不能十分做到。

第二，是無記名主義。排斥無記名主義，而想採記名主義的論者，也是有的；但是記名式就恐怕妨害選舉者的自由意志的發動，這一點，是有傷選舉本來目的的。主張記名式的，大概是防止約投甲的票，而實際上投乙的票的事。不錯，這個真是不好，但是別一方面，因爲記了名，從種種原因，致使不得不投自己不願意的人的票的時候，非常之多，這也是不可

不想的。被記名所拘束，妨害自由意志的發動的事，在事情糾紛裏面，是常常有的。要想達選舉的本來目的，還是以無記名主義——秘密主義——爲佳。

平等主義，就是一個人必限定一票，每一票的價值，不可不都是一樣，就是一人一票，一票一價的主義。要使這個平等主義徹底，就不可不使選舉區的分配要公平。比方設若某選舉區，一千個選舉人舉出一個議員，某選舉區，三千選舉人選出一個議員；那麼，這兩個選舉區的一票的價值，就是三與一的比例。就是一選舉區的一票，只有別的那個選舉區的一票的價值的三分之一。所以就事實上，就不得不與一票一價的平等主義相違背。

所以選舉區的分配，務必要公平，無論那一區的一票，都要使他有同一的價值，有同一的作用。又如現在日本所行的市、町、村的階級選舉制，也是和平等主義相反的。這一種的階級選舉裏面，第一級的選舉人，幾個人選舉一人；第三階級的選舉人，幾百人選舉一個人；所以第一級的選舉人，所有的一票的價值，有第三級的選舉人的百倍，千倍。即如英國和比利時所行的複數投票制，也是違背這個平等主義的，狠損普通選舉主義的精神。說

起來，就是選舉人之中，具備有特別條件的，特與以二票及三票的投票權；同一個人，無論在那個選舉區，都有投票權；這樣的制度，是破壞一人一票的原則。既然是一樣的選舉人，假設就有甚麼條件，也不能一個人有二票以上的投票權。設若其中的一個人，既能有二票以上的投票權，那麼，別的一切的選舉人，也應該相等的有這個權。支持這個複數投票制的論據，總而言之是：國民之間，就種種的方面看，有上下的區別，所以他對於國家的關係，也不能完全平等的處理。但是這一說，我們不必說就可知道他是狠不是民主的，對於爲普通選舉主義基礎的民主精神，一點沒有接觸。設若主張對於見識高，能够善用選舉權的人，與以二票以上的投票權；對於見識低，不能善用選舉權的人，只與以一票的選舉權；這種思想，若照樣行起去，那麼，究竟要變成和否認普通選舉的思想一樣了。這也不過是把民衆的能力太過於輕視的人所唱的說。

以上所述大致依據法學博士吉野作造的選舉權擴張問題所述的，但於此外，尙說了比例代表，區制問題等；但是現在沒有介紹的工夫。不過區制問題，和博士所主張的一樣，隨

着普通選舉制的，一定要是小選舉區制。小選舉區制裏面，競爭大概是激烈的，但是選民的訓練一加，競爭無論如何激烈，不難使他為合理的、倫理的。選舉上最要緊的選舉者和被選舉者的精神的疏通一件事，在小選舉制裏面，最能行的。



第十章 性的道德的革命

第一節 婦人運動的由來

近代的婦人運動，也和別的種種革新運動一樣，是以法國革命為起點的。一七八九年勃發的法國革命，不獨為近代社會建設的發足點，實在又為近代婦人運動的發足點。為法國革命的思想的動機的，不待說就是盧梭。盧梭的「自由」「平等」聲音，不獨對於當時的男子，與以很深的影響；並且對於當時的新婦人，也成為使他們有當做人類的個人自覺的原動力。（盧梭他自己，是反對婦人解放的。）在一七八九年十月的國民議會裏面，主張婦人的權利的一團婦人，建議政治上男女須同權；骨鳩（Olympe de Gouges）上女權宣言書於皇后安脫哀奶（Marie Antoinette），大為女性舉氣焰；這都可看做是盧梭的思想所帶來的革命傾向的實證。

此後十八世紀，法國發現了狠多革命的婦人團體，由思想方面看，我們不能忘記有名的文學家士達耶爾（Stael）夫人和佐治山特（George Sand）二人。其中尤以佐治山特

對於婦人解放所盡的力，非常之大。他所著的與國民的書裏面，熱烈的主張，據說狠能喚起了一世的輿論。

在法國所起的婦人解放的思想——婦人覺悟自己是人類的思想——傳入英國，遂生出了一位在近世婦人運動史上，不能忽視的女傑。這就是很有名的禾爾士頓克拉夫

M. Wallstonecraft。

禾爾士頓克拉夫在一七九二年，著女權辯護論，論男女的人權，都是同樣天賦的，同樣由天所授的。所以無論道德上，政治上，男女不可不對等。忽視這個天理，說女對於男，要絕對服從的，是大背人道。

他的呼聲，對於當時的社會，給了很深的刺戟和影響。此後為婦人運動，挺身而起的，就是經濟學家穆勒（M. J. Mill）。穆勒的運動，等到次章再說，現在姑且省略；總而言之，以法國革命為導火線而起的婦人運動，不待說是一年一年的增加火勢的。

概括起來說，婦人運動的裏面，也含得有種種的意味。婦人與參政權問題，職業問題，教

育問題，及別的很多的問題，都包含在裏面。但是爲這些問題基礎的男女平等思想；換句話來說，就是婦人覺悟自己是一個人，覺悟是人類，這件事，不待說是最大的問題了。覺悟自己是個人，是人類的程度，到了近代更加起來了。可以叫做近代文學的父的易卜生（Henrik Ibsen）對於婦人這個自覺，更說得痛快。

與這個覺悟有直接關係的，就是男女的性的道德革命。這件事，可以說是婦人覺悟自己是人類的中心問題的重大問題。這一章以下，都是述這個問題；但是在這個以前，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怎樣發現於近代的文學上面的，是於檢閱時代思想上，最有趣味的事。因爲這個意思，我把近代文學中，論這個問題的代表易卜生的著作，拿來研究一下。

第二節 易卜生與婦人問題

易卜生普通叫做「近代文學的父」，他把近代歐洲勃興的種種問題，早已包含在自己的著作中，說明他們，批評他們，使一般的學界，知這些問題的趨向；譬如婦人問題，其中尤以關於性的道德的問題，他是比甚麼人都在先提出的。從他的最初的問題劇偶人的家

(A Doll's House) 起，其外如羣鬼 (Ghosts) 海上夫人 (The Lady from the Sea) 以及 Rosmerholm 等，無論那一種，從這一點看起來，都是不能忽視的。

現在要把這些著作，一一加以說明，是做不到的，若把其中的一二說一說，第一要舉的，就是偶人的家。

偶人的家，從婦人問題的見地看，是描寫些甚麼呢？這就是說婦人在爲婦人之先，不可

不先爲人。現在把這個著作的梗概拿來說，大概稍嫌不必要；但是要說明上述的理由，須

把他大概說一下。女主人羅納 (Nora) 想她的夫海爾麥 (Helmer) 的病好，遂不使他

的丈夫知道，向克羅苦斯塔 (Krogstad) 借了兩千塊錢。但是他借錢的手續，和法律有

抵觸，他於無意識之間，犯了偽造私書的罪；所以克羅苦斯塔以這事，脅迫她和她的丈夫海

爾麥。她恐怕連累丈夫，於是想自己負一切責任。但是她的丈夫，不說她雖犯罪，却是爲

他應該感謝的；反轉還罵她，使她受辱，并且說他這樣愛她，她反以怨報德；於是她才知道男

子的驕傲；才知道男子口裏說的愛，不過只把女子看做玩物；才痛感自己因爲所愛的男子，

犧牲一切都不顧，而男子總是以自己爲本位的功利主義；他於是深感女子於做女子之前，先不可不使人家把自己當做一個人。因爲有這種感想，遂知道結婚的生活，不堪再繼續下去。所以迫她的夫和她離婚。這個時候與她的丈夫說的話，就是這一篇的精神。

海爾麥 你做這個樣子，你能把你的最神聖的職務都丟掉嗎？

羅納 甚麼是我的最神聖的職務？

海 你還要問我嗎？就是你對於丈夫和兒子的職務！

羅 我有別的和這個一樣神聖的職務。

海 那有這種事！是甚麼職務？

羅 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職務！

海 無論怎樣，第一，你是妻，你是母。

羅 這件事我已經不信了。無論怎樣，第一，我是人。是和你一樣的。

羅納從這個見解，丟掉了八年的夫和三個可愛的子，不聽他的丈夫的勸，毅然走出去了。

在這個簡單的問答裏面，可以十分看得出的，就是海爾麥對羅納所說的「第一，你是妻，你是母」一句話；這個可以說是從來一般的人，對於婦人的見解。這個見解，以為女子在為妻為母的裏面，就有他們的職務。為妻為母，結局不外是隸屬於男子。羅納說在為妻為母之外，還有為人的職務，主張女子是和男子一樣的，也是個人，應該受同等的待遇，真可以看做在從來男子的結婚關係上的一種革命。在現在看起來，這個見解固然決不是新思想。但是偶人的家公諸世的一八七八年，隔現在很久，所以當時一定很當做新的東西受人歡迎。這個脚本在克里斯加舞臺演出的時候，聽說看的人大受感動，每夜都到戲院去看，就是一個好證據。以後有很多小說家，拿着同樣的題目描寫了很多，但是他們的影響，沒有到易卜生這樣很。總而言之，男女平等的主張，婦人解放的主張，因為他這一本小說，更弄鮮明起來了，這乃是不可掩的事實。易卜生實在是在上述的意味的婦人解放運動上，鳴第一鐘的人。

偶人的家是照這樣說婦人自覺個人性，及自己為人類，其他的諸篇，例如幽靈，是說自由

離婚的可否問題的；海上夫人是說戀愛自由的。現在把這幾種，簡單的說一說。

羣鬼的主人，是亞爾文（*Alvin*），她是一個寡婦，她以前不確實知道她的丈夫是一種甚麼人物，就和他結了婚；因為這個錯誤，她對於丈夫的放縱行爲，實在不堪，於是走到平日相信的牧師那裏去，訴說這種事情，和他商量離婚，而牧師乃說女子一嫁，無論甚麼時候，都是應該從夫的，於是勸止她離婚。她遂聽了牧師的話；後來她的丈夫死了，她心裏所希望的，就是希望他的獨兒何斯瓦耳（*Oswald*）長成；那曉得何斯瓦耳將要成人的時候，得了他的父親的遺傳病，（是他父親放縱的結果）發狂死了。易卜生的思想，以爲當亞爾文想離婚的時候，牧師設若不勸止她，贊成她的事，那麼，她就不會養這惡病的遺傳兒，也不致於得這樣悲慘的結果。他一生的犧牲，不待說就是因爲沒有戀愛的結婚；但是這件事的原因，還是因爲當他覺悟這種沒有戀愛的結婚，不能繼續下去，想離婚的時候，牧師從因襲道德的見地勸止他所致的。牧師只要不勸止她，她就沒有這樣悲慘的結果。換一句話說，就是易卜生以爲夫婦之間，沒有真戀愛的時候，而繼續這種結婚生活，乃是一種罪惡。這

一點，與後面所述的性的道德上的自由離婚說，也相照應；從婦人問題上看，是很有趣味的一點。

海上夫人，也是易卜生的小說中最有意味的著作，這個是力說戀愛自由的。就是丟了現在的丈夫醫生黃枯爾跑到以前的愛人那裏去的葉里達，聽到她的丈夫的很有理解話道：——（知道了！現在你自己可以選擇要走的路。拿着十分的自由去選。現在你自己可以自由選擇。并且自己負責任。——於是說道：（拿着自由——自己的責任？責任也在內嗎？——那麼，甚麼事都變了。）得了自由和責任的瞬間，遂對於他的丈夫，感了以前沒有感着的戀愛。這個和後面要述的愛倫凱 Ellen Key 的戀愛，也有照應。

易卜生的著作，前面已說過了，從婦人問題的見地看，要論的還多。但是這個地方，不是以說易卜生爲主的，所以把他省了；但是就看上述的一點，也可以知道易卜生的著作，在婦人問題的研究上面，如何重要。但是這不只是易卜生。易卜生的後繼者好卜特滿（H. H. Thomsen）

（H. H. Thomsen）許拾滿（S. J. S.）和蕭伯納是不待說的，就是近代一般小說家，大概在

種種意思上，沒有不論及婦人問題的。因為這個原因，要研究婦人問題，遂不可閉視這些近代文學。所以這裏特選出易卜生，以述其一端。

第三節 愛倫凱 (Ellen Key) 的「新道德」

易卜生很早就從婦人解放，自由離婚，戀愛自由各種婦人問題的見地，提出種種最重要的問題且主張之。但是他的主張，固然是主張，而他的著作，因為是問題劇的形式，所以總不免是問題的。就是並不是主張，乃是含有一種疑問的問題。最大膽的，最澈底的，從真心主張上述諸問題的，是瑞典的女思想家愛倫凱。

愛倫凱所說的，是對於從來性的道德，起了一種革命的新東西。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所主張的，叫做性的道德上的「新道德」。應該編入「新道德」的人，當然是不只他一個人。譬如從英國的思想家愛德華加本達 (Edward Carpenter)，蕭伯納，美國的基爾慢 (C. P. Gilman) 夫人，和許拉勒爾 (Schreiner) 起，直到立於社會主義根據上的人，例如德國已故的伯伯爾，巴克斯 (Bak) 等都是，但是當做性的道德上所謂的「新道德」還

以愛倫凱爲最。現在如反對「新道德」的德國斐爾士捷教授，是反對愛倫凱所說的；美國加爾遜所著的結婚革命之中的「新道德」一章裏面，也是以愛倫凱爲中心人物的。所以要知道性的道德的新傾向，第一不可不先知道愛倫凱的主張。我想把女士所主張的，詳細的介紹一下。

愛倫凱的說在他所著的戀愛與結婚，小孩子的世紀，婦女運動，母性的復興以及別的書裏，是說得很明白的，這些大概可以從三方面觀察：就是戀愛觀，結婚觀，及母性保護論三者。其中最後的母性保護論，與後章婦人的職業問題相關聯，所以讓到後面再說，現在只把前二者說一說。然則女士的戀愛觀是怎樣？並且以甚麼意味，爲性的道德上的革新？

要述這個之先，不可不先說一下的，乃是女士是一個非常熱烈的人生的肯定者。是一個深信人生是無限的進步，無限的向上的東西的人生熱愛者。女士以這樣的人生肯定者，人生熱愛者的資格，考察兩性的問題。

地道：「性的問題是人生的問題，是社會幸福的問題；若把這個問題和別的問題比較起

來看，則別的一切問題，可以看做全無意義的問題；他的重大，竟到了這樣。設若教育上，知識上，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教化上的效果，不以人種的向上，為他的中心問題，那就不免是皮相的。」

她又道：「人類於未發見保存種族的某種別的方法以前，兩性關係，是地上的人生的起源，已無疑義。所以由進化論的見解說，兩性關係，不得不為人生一切的向上的出發點。照這樣使性的道德的觀念，與對於人生向上的要求相關和，以資人生向上，所以我們不可不以性為我們尊敬的對象。」

她照這樣重視性的關係。所以他又非常重視「戀愛」這件事。她道：「戀愛，決不單是創造一個新人類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人類若為大的戀愛所創造的時候，人類每經過一時代，他的靈魂必擴充；又，創造被賦與了發散熱烈的感情，比現在更要豐富，更要完全的人類。戀愛不單是人類產出新人類的衝動，乃是拿着戀愛把人類更結合密接起來，使兒子從他們的父母遺傳戀愛的大力——在一切人類關係上，反應於人類全體的戀愛力——

上這種高尚的東西。何故呢？因爲人生一切的事，是和性的戀愛密接的。所以就否定人生的宗教看來，性的戀愛是最可怕的敵；而就有定人性的宗教看來，他乃是不單使進化容易，并且確立進化的神聖的衝動。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她怎樣重視戀愛。不獨如此，她更進一步把戀愛看做一種宗教。世人都以爲宗教的感情，和戀愛的感情是完全相離的，他乃力說實際上『宗教的各感情，只生於爲大的戀愛所影響的人的心裏；』并且事實上，『宗教只在戀愛的範圍以內，使人神聖化，與人以力；靈魂只在戀愛的時候，才是宗教的；并且靈魂要求宗教，也只在戀愛的時候。』所以她說：『設若我們以人道爲目的而前進的時候，第一就不可不自己想一戀愛及戀愛的正義。爲甚麼呢？因爲人類只由這樣做才能達到更高的人道。』據這裏所述，更可以明白女士尊重戀愛，到了甚麼程度。

既以戀愛爲人生的精髓，現在所起的問題就是愛倫凱所想的戀愛的意義。由上面所引的文章看來，大概不難推測；但是這固決不是和普通所想的不一樣，單是性慾的，肉感的。

但是雖然這樣說，也不是單是靈的。這個實在是靈肉一致的，複雜而且高尚。愛倫凱說法國很有名的女小說家佐治山特所說的名言：「沒有以感覺暗算靈魂的事，同時又沒有以靈魂而暗算感覺的事。」裏面，有戀愛的真義。沒有靈魂，單是感覺的戀愛，是世上所說的自由戀愛，乃是流於放縱，耽溺於官能的本能的戀愛。沒有感覺，單是靈魂的戀愛，也不是真意味的戀愛。世上很有把沒有感覺單是靈魂的戀愛，當做「純戀愛」(Pure Love)或「貞操」而稱讚的傾向；但是這是從來基督教禁慾主義的戀愛，決不是真戀愛。這不過和新下的雪一樣，一見了太陽就要溶的；而真正的戀愛所謂「貞操」是白熱火中鍛鍊出來的鐵。因為貞操只隨着完全的戀愛一起發達的，使我們精神的要求和肉體的要求不能分離。

愛倫凱如此說法。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戀愛是怎樣和普通見解不同的高尚而複雜的東西。

愛倫凱照這樣重視戀愛，以他爲人生的精髓，爲結婚的中心。設若沒有這個戀愛，就是

無意義的結婚。無論甚麼法律上的手續，甚麼表面上的手續，都做到了的結婚，設若其間沒有戀愛，就一定是不道德的婚姻。反之，假設雖沒有甚麼法律上的手續，表面的條件，而以戀愛為中心的男女共同生活，是非常好的道德的結婚。她又道：「無論是正式的或不正式的結婚，設若沒有為父，為母的责任，就是罪惡；設若有為父，為母的责任，不管他是正式結婚不是，常是神聖的。」

愛倫凱以為結婚的道德與不道德，全在於有戀愛與無戀愛的裏面。法律上的問題和手續，無論怎樣都可以的。所以對於他們所生的兒子，法律上的問題，也是沒有多關係的。假設就是法律上的兒子，而父母對於這個兒子，設若沒有責任，就是非常的罪惡。假設就不是法律上的兒子，例如私生子，設若父母負撫養他的責任，就是非常道德的。從這一方面看來，愛倫凱的「新道德」遂漸漸的帶出鮮明的彩色。

據愛倫凱的想像，他以為現在的結婚生活，多由為錢，為肉慾，為世上的野心，及別的種種外的動機而成的。所以這是男女兩方中的一方，心裏很不情願，或者有一方為別一方的

犧牲而成立共同生活。其中尤以婦人是這樣，換言之，就是『從來的結婚觀念不外是要使父母所選的男子幸福，而不可不使女子自己所選的男子不幸。』這個樣子是不行的！第一，不可不以戀愛為結婚的中心要素。就是對於戀愛要自覺，比甚麼都還要緊。

愛倫凱如以上所述，想以戀愛為結婚的中心要素。由戀愛的有無，以定結婚的道德與不道德。那麼，發見了沒有戀愛的時候，——無論以前已有過，或從始就沒有。——破壞這種婚姻，是當然的事，繼續他是不自然的。女士的有名的自由離婚論的主張，就從這裏出發。

戀愛，不待說是一種感情。所以他也可以變化的。舉個例來說，就是一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傾心所結的關係，無論甚麼人都不能保他到了三十歲及四十歲的時候不變。『人不能預約永久的戀愛，就和不能預約長命是一樣的。』人所能約的，不過只是對於生命及戀愛；與以十分的注意一事。『所以自由離婚，是『知道在心靈世界，及感覺世界，可以生不能預知的，變異的，少年的一個無條件的要求。』愛倫凱女士從這個見地，主張夫婦之間失

掉了戀愛，或沒有戀愛的時候，自由離婚是當然的。

愛倫凱的自由離婚論，在以嚴守一夫一婦為婚姻制度的歐美各國，實在是很大胆的主張；所以他的主張，由種種方面，很被種種的人所非難。其中以德國斐爾士捷教授的非難最為猛烈。斐爾士的非難，究竟對不對呢？以下把他的非難的要點舉出來。

第四節 自由離婚的是非

斐氏是熱心的基督教徒，他的自由離婚的非難，也是以基督教義為主。他又和別的基督徒一樣，徹頭徹尾的主張墨守嚴格的一夫一婦的形式。他在他所著的性的倫理與性的教育裏面，述不可不尊重一夫一婦的形式的理由道：

「確定了的形式的結婚，可以說是堅固的永久自然的表現。個人在無責任的狀態的時候，動輒容易下影響別人的生活這樣重大的決心；但是形式已經確定了的婚姻，在這個時候，奪這個人的行動的自由，且抑制他很強。就性的方面看，我們依一時的衝動和感情而行動的時候，就完全失掉我們的明瞭的觀察，並且我們自己的最善的人格的自然，遂與

人生一般的秩序相分離而孤立。所以在這一方面，個人不可不好好的想一想他的行為所影像的團範；又不可不想一想永久確定的結合，怎樣堅固自己的品行；所以更不可不想一想神聖化的永久的形式，不單是外面的強迫，乃是內的事情，表現於外面的。在這個意思上，民法上的婚姻的形式，是表示性的關係的外面的結果，警戒外面的責任。」

斐爾士捷照上面所述的說了；他更力說結婚的外的形式的價值，說道：「這個外面的形式，是使人確實，所以不是使衝動的處理重大的決心；並且確定這個結合關係的責任，極真摯的決定全關係，以深化，淨化內面的感情。」於是把他的論調轉向上述的愛倫凱的「自由離婚」的問題，引證孔德（Auguste Comte）所說的「我們的心情，是很容易變的，所以社會不得不干涉一切的動搖，不定，和放縱隨意；若不照這樣做，人生就會墮落，化爲無目的及無價值的實行。」力說「自由離婚」的有害，說道：「信使離婚容易，他的結果，可以增加幸福的婚姻的人，須把孔德的語，放在心上。是認容易的離婚的人，要變爲任意的空想和利己心的奴隸，且至不得過幸福的新生活。若由深處機而起的離婚，有時固然可以成爲幸

福。但是這樣特殊的時候，不能爲決定全問題的最後的標準。概言之，容易的離婚，是表明深潛於心中的不安，動搖和利己的本性，所以使全生活墮落的一事，徵之於心理學，已爲無疑的真理。於是把他自己的主張——嚴守永久的一夫一婦的主張，叫做「舊道德」，盡力說現代應該重「舊道德」而排斥愛倫凱一派的「新道德」。

斐氏的性的道德與性的教育一書，是從上述的見地，以反對愛倫凱的自由離婚論爲主的。但是他並不是全不認戀愛。不過他所謂的戀愛，是要以基督教的感情爲基礎的。他以爲古來把戀愛生活弄豐富，弄深刻起來的，是基督教的感情所帶來的忘我的，無我的愛，強烈的精神的向上慾的作用；要這樣的作用加起來，戀愛才能從空疎的感情的範圍脫出，而爲高尚的精神的。且丁（Dante）與彼特拉克（Petrarca）的戀愛，所以比異教徒的戀愛的價值要高些，就是因爲說明了上述的理由。

斐氏並不是因爲使上述的以基督教的愛爲基礎的戀愛得勝，而不嚴守上述的徹頭徹尾的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而墨守一夫一妻的要強烈的良心的力，克己力，和禁慾生活。

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想以良心的力，克己力，和禁慾主義，徹底的嚴守一夫一妻制。若拿斐氏自己的話說，就是：『使一夫一妻的確定的形式，意志的征服兩性間的衝動和感情的世界。』這個地方，真正是斐爾士的「舊道德」的本義。

斐氏上述的主張，不待說也是有一點道理的。若是把他看做是對於放縱的戀愛，自由戀愛，或者是以自由戀愛為中心，朝結夕離的無責任的婚姻的非難，那麼，他的非難，實在是很得當的；但是若是當做對於愛倫凱的主張的非難看，那就有點不對。為何呢？因為愛倫凱的戀愛，及以這個戀愛為基礎的結婚，決不是如斐氏所想的放縱無責任的。愛倫凱的戀愛的概念，怎樣高尚複雜，由前面所引的文句，就可以知道，現在再引一節，我們就更可以明白她的意思。她道：

『戀愛的最高的典型，只存於無論是道德的或知識的，都是在平行線上面的男女之間；這樣的男女，因為互相完成自己，而互相親愛的狀態，就是戀愛的最高典型。這個完全的戀愛，使當局的男女，生一種想相互為一的強烈的渴望。而這個戀愛，又在使男女二人，各

自獨立的時候，使他們二人向二者一體的完全方面發展；所以戀愛若為男女二人的生命所完了，所結合，那麼，這樣的戀愛，男女雙方，只能給與一個人，並且一生中只能給與一次。

由此可以知道愛倫凱的戀愛，決不是如斐爾士捷所想的那樣的放縱的。她以為戀愛的理想的方面，還是在一夫一婦。並且看一看女士論戀愛進化的過程，以為他的最後的境地，是以男女相互的感覺與心靈的結合，欲求與義務的結合，自我主義與獻身的結合為基礎的人格結合的戀愛；生活於這樣的戀愛裏面的男女，若拿極文學的比喻來說，就是「設若死不來妨害，他們的相互的生活，就要和建築峨斯式的（Gothic）大寺院一樣，絕壁的上部重以絕壁，裝飾的上部，重以裝飾，直到他的尖端，可以捕捉落日的最後的光這樣築起來」的男女，也可以更明白知道女士的戀愛的理想的方面，是甚麼樣的。那麼，若從斐爾士捷一樣的見地來非難她，他的非難方法，可以說是無理。

現在要把斐爾士捷所謂嚴守一夫一妻制一事研究一下，這個當然也是有首肯的意義的。若把他當做對於放縱的自由戀愛的非難或警告看的時候，真正是有一面的真理。

但是若把嚴守一夫一妻的事，當做絕對的真理，強迫無論何人，那就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事。詳說起來，就是設若於沒有戀愛的時候，也來這樣強迫，就容易陷於形式主義，他的結果，就要讓出和前面所舉的易卜生的羣鬼裏面的女主人那樣的悲慘的生活。從這個意思來說，只管強迫人嚴守一夫一妻，恐怕弊病比利益還要多。愛倫凱應答墨守一夫一妻制，及反對自由離婚的人道：

「自由離婚，無論就含有怎樣的弊病，總不能說比含有野鄙的性的習慣，最可恥的買賣的性交，最可痛的心靈虐殺，最非人道的殘忍，及表現於近代生活的各方面的，對於自由的野鄙的侵害，這些為結婚所釀成的，及正在釀的弊病，更甚的弊病。」

這個實在是很有道理的。事實上不離婚，而秘密的於正妻之外，還有小老婆及相好，社會上又不以為奇怪，乃是現代一夫一妻制的裏面的秘密的醜事。像這樣醜怪的性的關係，大概可以由實現自由離婚矯正一點。由這一點看，自由離婚決不是可非難的。不過有了兒子的時候，又怎樣辦法呢？這個不待說是比較要複雜些的問題。但是愛倫凱對

於這件事，也是很明快的，像下述的一樣主張自由離婚。她道：

「就是有了兒子的時候，——這是普通的，——事實上已不能繼續夫婦關係的夫婦，若說因為他們的夫婦關係已錯誤，所以要免除他們共力養育他們所生的兒子的義務，當然是不能承認的；但是要盡他們養育兒子的責任，不限定兩個人要住在一個屋裏。」

愛倫凱以為雖然要教養兒子，也是可以離婚的。夫婦關係，到了難堪，可厭的時候，不限定只因為兒子，就繼續這樣可厭的關係。總而言之，自由離婚對於兒子的問題，是「由他的父母，怎樣同棲，和由這個同棲，兒子要變成怎樣而決定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同棲這件事，若是使當局的男女的人格，更為墮落的時候，這種同棲就要更給兒子以沒有價值的感化，所以這個時候，就斷然離婚，而以兒子委任於雙方中之一方。對於這個意見，她道：

「現在的離婚，確實是提出下述的利益的。就是守着現在無謀的，頹廢的，墮落的丈夫的妻子，可以為他們的兒子的食物而勞動，代為他們的兒子的父親的飲酒而勞動；及現在為着兒子而忍辱的母親，可以逃出這個屈辱；而這兩者，都是為兒子利益的。」她又道：

「只要離婚，是由父母的性格和意見不同而起的，他們的兒子，差不多全是由這種離婚，置於更好的狀態。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兒子可以從爲父母相軋轢的主題的苦痛裏面逃出來；又可以從在兩個相反的意見裏面——在想獨占自己，互相競爭的嫉妬的努力裏面，——被粉碎的苦痛裏面逃出來。在別一方面，他們又可以從兩個不同且相爭的見解裏面，換一句說，就是從一方所與的思想，即刻就被別一方所剝取這樣的教養的痛苦裏面逃出來。」又道：

「主張嚴守一夫一妻常是道德的之人，有證明疎隔了的夫妻的倦怠了的婚姻，是發生新生命的純潔的根源的義務。並且有證明這樣的夫妻的互相軋轢的感化力，增進兒子的幸福，比較由夫妻那一方面的手，安靜的養育還要多些的義務。又有證明結了新結合以後，在一方的幸福裏面養育，所給與兒子的危險，比較在以前不幸的關係裏面所養育，還有多點的義務。」

看以上所述的，可以十分明瞭愛倫凱的「自由離婚」的主張的本旨了；就是自由離婚，

有兩種利益：一是爲當局的兩夫婦，一是爲兩人所生的兒子。他的弊害，和利益比較起來看，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就是有，也決不是和斐爾士捷所說的一樣。強人嚴守一夫一妻，所釀出的悲慘結果，怎樣猛烈，在近代文學的裏面，可以找得出很多的例。如前邊易卜生的羣鬼，就是一個最好的；這個小說內裏的女主人亞爾文，設若斷行了自由離婚，恐怕她的後半生的慘事，可以防於未然；這是我們容易想得到的。最近的傾向，差不多有使新思想家，一樣的主張自由離婚的傾向。英國的蕭伯納和加本達，就是一個例。

第五節 蕭伯納和加本達

就性的道德上，蕭伯納大體和愛倫凱的思想相近。其中尤以自由離婚的意見更相近。他在他所著的結婚一書的序裏面，大膽的對於現代的結婚制度，舉反對的聲；而對於現代的結婚的儀式，及一夫一妻制的嚴守，更特別的唱反對。

他以為結婚的儀式是最無用的東西，說：「結婚式，是頃刻使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性質變化，像魔術一樣，無意味的東西；這是人關於結婚問題，常常輕看的真理。」設若一個

男子向一個女子，於相識三禮拜後結了婚，到了第二天，逢着一個二十年的知己的女子的時候，設若發見自己的妻是別人，那一個女子是舊友，那麼，自己必定以為是不合理的，妻子一方面，也必發怒，同樣說是不合理的。戒指，誓約等，並不是可以使男的愛情或女的愛情固定二十年，并且二十分鐘的東西。就是愛情最濃的夫婦，對於相互的缺點，要比對於相互的好點，注意得多些。」他照這樣說結婚儀式，結婚誓約，決不是可以換男女相互的性情的。

蕭伯納不但是排斥反對離婚及再婚的見解，并且進而推獎，他道：「夫妻關係的變化，對於他們自己，並不是有害的，也不是可厭的。他的變化若以法律的而行的時候，人也不是由這件事墮落的。所以我們對於法律的更正，沒有躊躇的必要。為甚麼原故呢？因為法律若一更正，像這樣的變化，要變容易些。」這就是想使法律上的自由離婚，更為容易。由這裏也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積極的了。他反對從來把離婚的唯一是認置於「不誠實，」就是姦通的見解，說離婚有比這個還要重大的理由，他說道：

「離婚改良論者，與男子以比較女子以上的權利，雖然男子對於誓約不忠實，也不許妻與其夫離婚；這個不公平的思想，已成先入的主了，所以輕輕看過了對於離婚的別的一個更爲重要根據的地方。設若我們讀一讀畢普士的日記這樣記錄，就可以知道下述的事實。女子有甚麼人都難恕的不忠實的夫。但是比較和容易發怒的，討厭的男子一起住，或和罪人，酒徒，懶人，及與妻子的宗教上的信仰，全然相反的人，相約終生，恐怕還要過些好生活。試想一想和扯謊的，負債的，無賴的，虐待小孩和動物的，或既沒有趣味又沒有可笑的人結婚是怎樣。又試想一想和雖然是「忠實」而當妻生養的時候，不給食物，燈火，看護，因爲以內爲外，被處了一月的監禁這樣的難過生活又是怎樣。不要以爲姦通是離婚的最初的理由，恐怕他還是最後的理由，或者把他全然廢了，更爲合理，也未可知。」

蕭伯納這樣說男女相互之間，女子可以要求離婚，并且說離婚的理由，在姦通以外，還有很多。

他又於痛論強迫不願結婚的未婚男女的結婚，是一種奴隸制度之後，再繼續說道：

『但是以上的事，沒有強迫結婚的欲望已斷絕的人，繼續結婚這樣壞。可以說配偶者對於這件事，意見不一致。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可以說甲願繼續結婚，而乙願離婚。但是愛一個女子的男子，向那個女子求婚被拒絕的時候，兩方面都是困難的。這個拒絕，對於男是非常苦痛，常常以自殺相脅，並且還有真正自殺的。但是我們希望這個男子，也不要夢想勉強使這個女子從自己的意思。他的地位，正和為妻所厭，妻想離婚的夫的地位一樣的。設若諸君是迷信家，諸君恐怕會要說這個不同，——結婚是別問題。這是你們錯了的。結婚的裏面，應該沒有甚麼魔法的。假設就有，結婚的夫妻，決沒有願分離的。但是他們願分離，他們願分離而勉強不使他們分離，不外是奴隸制度。』

蕭伯納由這種見解，主張離婚，於是最後下結論道：

『就事實上說，離婚並不是破壞婚姻的，反是保存婚姻的第一條件。一千結婚，就是一千結婚的意思。並且只是這個。一千離婚，可以有二千結婚的意思。為甚麼原因呢？因為夫婦都可以再婚。離婚是使夫婦換兩回。對手不好了的時候，是很希望的事。并

且離婚，使人更想結婚。尤以有很高的自尊心，思想感很深的人，和自負心很強的人，是這個樣子。」

蕭氏的警句內裏，一方含有可以玩味的真理，同時又可以知道他的自由離婚的主張，是怎樣積極的，大胆的。

加本達也是現代自由思想家之一，他關於性的道德問題，也取極自由的見解。他從「現在已是人想結婚的實質，不是想結婚的形式的時代，是把很長的年月之間，單是形式上的結合的東西，進而為實質上的結合，所以想作新實質上的結合力，而與從來的形式，以一點自由，決不是可驚的事，且在這個自由裏面，可以期待新結合的發育。」這個見解，提出（一）增進男女的自由獨立；（二）於少年時代，男女都要施以相當的知識上及感情上的性的教育；（三）不以結婚為排他的，離隔的關係，而為較為自由的，較為朋友的關係；（四）禁止或改變極不自然，極不適合的結合，或像現在的束縛一生這樣的結婚法。四個條件，在他著的戀愛的成熟期裏面，高唱婚姻革命。

上面所述的第一、第二，不必再爲介紹，若把第三、第四，稍爲詳細的介紹一下，大概就如述的。加本達關於第三，說道：

「設若結婚不是束縛，是完全任意自由的關係，無論就經營事業，或趣味利害，有時有共通的目的，有時不同的目的，而互相許別一方遠遊，且以純粹的同情的網相結，那麼，他的自由越多，愛就越深；規模越大，關係也就越重要；像這樣真是不壞不滅的結合。就像兩個恆星，各自迴轉自己的軌道，一時飛去很遠，一時忽然又飛來相接近，永爲一個複星，一起發光。」

加本達述從來的一夫一妻制，太偏狹固陋，所以其間應該生的戀愛感情，都消滅了，遂主張這個裏面，現在不可不保存一點自由。換一句話說，就是主張「戀愛自由」。愛倫凱述結婚的理想狀態，說：「使男女向着使互相獨立，又使二者一體的完全方面發展。」就和上述的加本達的見解一致。并且前述的易卜生的海上夫人裏面的「戀愛自由」問題，也和愛蕭二人的見解，互相照應；研究這些思想家的思想，這一點是很有興味的。

關於第四點，加本達道：『像現在這樣，以一結了婚，無論如何須繼續一生，已不是可以久行的事了。人若越知道尊男女關係的神聖，就應該越不愛爲無經驗時代的約束，束縛一生。今後女子的獨立，漸漸的獲得，在別一方面，結婚的真意義，又漸漸的明瞭起來，所以僅僅夫婦生活的這樣形式，也會隨着不大注重起來。』

加本達就男女的性的道德，持着以上所述的自由的見解。而就性的道德的將來，述了下述的極暗示的見解，他道：

『照理想的來說，完全的結合，應該保存完全的自由，沒有甚麼條件。所以結婚的時候，以沒有約爲最上，就是一年都不要限定，一生也不必有限定。』但是像這樣真正的戀愛，在現在這樣的過渡時代，是不容易求的，所以要某一種的約，當做過渡時代的方法，也未可知。他道：

『但是這個約，不是嚴重而不能更換的東西，而要和人及時相應的。這個約的內容，關於夫婦的權利，同樣的期限，財產的區別，及對於小兒的權利義務，可以生種種的差別；有時

可以把他看做爲真正永久的結合的預備契約；有時可以看做將來有了不好的時候，爲免
去混雜的解決的救濟法。但是無論是那一樣，婚約應該當做個人間的私事，政府和社會，
總不干涉。」

由這些話，大概可以知道加本達的性的道德觀是怎樣。同時又可以知道他對於這個
問題，有怎樣的自由見解。

第六節 伯伯爾 (August Bebel) 及其他

性的道德的新傾向，於上舉的以外，還不可忽視立於社會主義見解上面的伯伯爾和巴
克斯的見解。

伯伯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聽說他所著的婦人一書，大受社會的歡迎。他從社
會主義的見解，——就這一點，他也和上述的加本達等相似——在一切的地方，說男女是
平等的。他以為婦人若不得和男子同等的，十分的自由和產業上的均等，而置於像現在
這樣的社會組織裏面，人類一切的進步，就是絕望的。不可不許女子以和男子同等的性

的特權。道德的標準，對於男女，不可不是一樣。他道：「賣淫制度，是歸因於現在的社會組織。由這個制度，受大痛苦的，是女子。男子逃脫他自己沒有品行當然應受的結果，而對於女子行「背道」的事，就非常苛酷。這究竟是男子忘記了女子也和男子一樣，有種種的衝動。所以男子是意欲的使女子不得不抑制很強的種種衝動。於是無論社會上，結婚上，都是把女子的性情的特徵，置於「純潔」的一點。沒有人能證明女子倚賴男子的事，比證明這個關於自然衝動的滿足的，根本不同的觀念，還要強些的。」

巴克斯從伯伯爾的見解，更進一步。他以為像現在這樣的一夫一妻制度及賣淫制度，都是一種商業上的組織。前者和後者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女為男所買，而後者是女為男所雇。像這個樣子，都是以錯誤的經濟原理為基礎的。他從這個見解說：

「社會主義是因為要造成置基礎於自由選擇及自由意志上面的結婚——以沒有外的壓迫為特色的結婚——的時代，所以即刻就要打破強迫的一夫一妻制及賣淫制度。」

他又道：

「在社會主義下面，女子也和男子一樣，有同樣使自己的性情滿足，和求自己幸福的機會。他無論是社會的或經濟的，已不倚賴男子，在各方面，都是爲自己運命開拓者。結婚這件事，是毋須經甚麼法律的干涉，而爲私的契約。和別的感情和食慾一樣，設若男女二人，不願再繼續結婚生活，社會主義的道德，就要要求他們分離；因爲在這樣的狀態下面，還繼續結婚生活，是不自然的，同時又是不道德。」

上面所述，可以說是立於社會主義的見解上面，性的道德觀最徹底的。

此外立於社會主義的見解上面的，還有英國的小說家威爾士 H. G. Wells。他雖然是立於社會主義的見解上面的，但是和巴克斯及加本達不同；他對於救濟現在的制度，比主張理想的境地，費的思索要多些。譬如他不是像加本達一樣把一切性的關係只限於私的契約，乃是要把他當做法律上的問題的。換一句話來說，就是要把各自結婚的契約，由法律定明確起來的。他道：『像英美現在所行的結婚契約，似乎有無都沒有關係。結婚的契約，現在要使他嚴格起來。詳說起來，就是想結婚的兩個人，要定一個公平的證明，把

對於意外的事及生活上的能力的保證，和保證兒子幸福的相互間私的收入，以及一方面死亡了，或由一方要求離婚的時候，應該怎樣辦，都要明細的記載起來。」就是說若經過這樣法的明細的契約手續，結婚的時候，像現在這樣離婚的困難大概可以救濟一點。這是和加本達等不同，可以說是更為實際的。關於這些細目，各人所見雖是不同，而以嚴守一夫一妻的形式主義，為性的道德的中心的思想，已成過去，而戀愛中心的結婚，自由離婚，以及戀愛自由已將為新的性的道德的考察對象，同時又有把他們當做新道德的條件而承認的傾向，這是最要注意的。

第十一章 婦人參政權問題

第一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與穆勒

婦人參政權問題在當做社會問題的婦人問題裏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著婦人要甚麼 (What Women Want.) 一書的美國海爾女士 (B. Hale) 把近代的婦人運動概括起來，譬喻由中軍，殿軍，先鋒，斥候等所成立的軍隊，說運動婦人參政權的人是中軍的主要部隊，前述的思想上的婦人運動——性的道德的革新運動——是斥候或先鋒。婦人參政運動是不是和海爾女士所說的一樣，是婦人運動的中心隊，是別一個問題。無論如何，在婦人運動之中占重大的位置，已是明明白白的。然則婦人參政運動是怎樣起的呢？

婦人到了要求參政權，不待說是因為婦人覺悟了自己是個人。是因為想和男子一樣，當做一個公民，一個市民，為國家所待遇的自覺；在婦人之間已非常旺盛了。這樣的覺悟，這樣的自覺，不待說是以法國革命為界，已改造了的社會的環境自己釀成的。

近代婦人參政運動的起原是和近代一切的社會革命一樣。法蘭西（這事在前面已

經說過的) 當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時候，骨鳩 (Olympe de Gouges) 女士得當時巴黎婦人很多的贊助，提出女權宣言書於皇后安脫哀奶 (Antoinette)，主張婦人的權利，也要和男子的一樣被承認；婦人參政運動可以說是從這裏起的。但是婦人參政問題到了被看做近代婦人運動的中心的還是以英國及美國為主。所以現在想主要把英美兩國的近代婦人參政運動的大略說一說，以說明這個運動是怎樣起的。

現在先從英國說起：英國近代的婦人參政運動可以說是從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於一八六七年英國議會選舉法更正的時候，提出婦人應該給與參政權的時候，才成爲不可動的勢力。在這個以前固然也行了幾次這樣的運動。譬如一八一九年一團婦人因想得參政權，在滿且斯塔 (Manchester) 行一種示威運動，就是一個例。這個運動取了最鮮明的形式成爲近代社會的大問題，相傳爲穆勒的力。這件事要一點說明。

本來英國的法律最初婦人是可以參政的。至少也沒有婦人不能參政的明文。但是實際上婦人是沒有參與，到了法國革命的思想，自由平等的觀念，漸漸傳到英國社會裏面

來了，有名的女權論者禾爾士頓克挪夫（M. Wollstonecraft）女士於一七九〇年所公於世的女權辯護論也非常為英國社會所歡迎；於是說婦人應該和男子一樣，被認為市民的權利的思想，急激的瀰漫於英國社會，尤以婦人界為最甚；同時對於婦人不能參政——雖然沒有法律的明文禁止，而只依據從來習慣，婦人是這樣的——的不平不滿，遂自然生於婦人裏面，以成上述的一八一九年的示威運動。但是一八三二年所可決的選舉法更正案，只限於男子才能參政，女子明明白白的被置於參政權以外，政權全歸於男子了。對於這件事以堂堂的主張反抗最力的，就是上面所說的穆勒。就這個意思可以說穆勒是英國最近的婦人參政運動的大勢力。

穆勒是十九世紀中的很少有的女權論者。他於一八六九年發表女子的屈從一文，大為女子揚萬丈的氣焰。這個是痛論當時的社會制度只認男子的權利，不認女子是不行的。他主張女子的一切權利應該和男子的一樣被承認；並且主張由造出男女同權的新社會，人類才能向上。穆勒的這個主張，對於當時的社會，給了很大的影響；他在這個之先，

就實際運動上，也爲這個運動立了非常的功績。這就是他於一八六五年，一做了議員，遂爲年來所抱的上述的主張，大大的畫策；於是從第一就對於婦人不可不與以參政權使能干預直接政治的地位，熱烈的扶助運動。他參加入巴爾巴那萊衣斯等的婦人參政運動，於一八六七年提出有一四九九個婦人及一六〇五個納稅的婦人簽名的一個請願書，和有三五五九個婦人及三〇〇〇個男子簽名的兩個請願書於議會；又在五月二十日的下議院演說，主張選舉法修正案裏面所用的男子（Man）這個字，要改做人（Person）字，把婦人也插進去。他的運動，雖然爲七十三對一百八十六的多數所敗，但是他的影響決不是空而無益的。因爲他這個運動，喚起世間的輿論，及次第開放以前對於婦人閉鎖的門戶的動機。譬如一八六九年，許納稅的婦人以都市行政的選舉權，一八七〇年的教育條例婦人有被選舉爲教育會委員的權利，一八八二年的既婚婦人的財產法確立關於妻子的特有財產的獨立管理權，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歸功於穆勒的努力。

此後於一八七〇年，挪衣特提出「廢止婦人無能力法案」於議會，但是爲格拉斯頓（GT）

(Stone) 所反對，沒有通過；但是同年出了「婦人選舉雜誌」以輿論爲這方面大揚氣餒；一八八五年出了「櫻草同盟」一八八六年出了「婦人自由會」等兩個婦人團體；他們雖然有前者爲保守黨後者爲自由黨的區別，但是都是爲這個運動盡力。以後有四百多個支部，叫做「婦人參政國民同盟會」，這樣大規模的婦人團體產生出來，由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喚起輿論，爲實現年來的希望，大爲努力。很有名的佛舍特 (Fossett) 夫人爲其會長。但是這樣平和的運動不容易達到目的，所以於英國婦人參政史上很有名的 Militant Suffragette 一種狂暴團體，遂發生出來了。

第二節 狂暴派的運動

狂暴派 (Militant Suffragette) 這個團體，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他的首領就是發起人班枯亞斯夫人，他的名稱是「婦人之社會的及政治的同盟」。

這個團體爲甚麼叫做狂暴派 (Militant Suffragette) 這是因爲他不像別的團體用穩健的平和的這樣合理的方法，乃是因爲達最後的目的，無論甚麼暴舉都敢行的；總而言

之，是因為他是不選擇手段的。這個團最初，固然不是這個樣子。他們想務必要取穩健的手段，常常遊說於有力的政治家及政府當局者之間；但是他們熱烈的態度，反招政治家及當局者的反感，以後都不肯見他們，於是他們就決心等不肯見他們的政治家及政府當局演說的時候，遂出來妨害。例如一九〇六年的十月，當時外交大臣愛德華枯萊（Edward Grey）在滿且斯塔發表政見的時候，班夫人遂對他質問關於婦人參政的事來妨害他，到後來遂把他捉去罰金，因為拒絕罰金，遂把他下了獄。這個有名的故事，就是一個好例。

這個團體的主張，大概是下述的數條：一，不與已成的政黨生關係。二，無論對於甚麼樣的政府，都極力反對。三，取戰爭的態度。四，要達目的不擇手段。至於取這樣明確的態度是在這個團體發生了好久以後的事，前面已經說過的了。

這個團體自從有了班夫人的事件以後，遂更不擇手段，後來竟行那大規模的街市示威運動（Street demonstration）。譬如一九〇八年的七月，在哈衣德公園（Hyde Park）行

的大示威運動，就是這一種。這個是因為當時的首相愛斯葵氏（Asquith）對於婦人參政問題非常冷淡，無論怎樣請願總是個不收，所以才有這個舉動。這一團就是在議會也敢行示威運動，當反對婦人參政的議員演說的時候，或大罵，或投東西亂打。

因為這樣的暴行繼續下去，所以政府也不能放過他們。後來遂捕捉為暴行的人下了獄。他們雖然下了獄，而要求當做國事犯待遇；後來看見他們的要求不見容，遂行斷食同盟（Hunger strike）以苦當局。

在這個狀態裏面他們的暴行更為激烈了，從一九一二年遂開始破壞建築物。他們於那一年三月，在倫敦行大示威運動，白晝公然敢用鐵鎚破壞大商店的玻璃，致釀出幾萬元以上的損害。因為這件事被捉下獄的聽說從首領班枯亞斯夫人起到了二百多人。不獨這樣。這一團於明年一九一三年竟至襲首相愛斯葵，破壞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彼挪斯凱的名畫。但是到了歐戰勃發以來，這一團也到了不能拘泥於參政問題這樣的國內問題，為愛國的感情所衝動以對待敵國，所以聽說以前被大部分的國民所

抱的憎惡和嘲笑，完全掃地盡了。

總而言之，英國婦人參政運動史因為有上述的一種狂暴團體，所以變了很有特色的東西。這種狂暴的舉動，若把他當做這個舉動他自己看，不待說是決不能稱讚的。前面所說的美國海爾女士在他著的婦人要甚麼一書的裏面，批評這個團體道：『第一，婦人若訴請暴力不獨違背基督的教義，並且與婦人的本能相反。（這裏所說的暴力當然是說攻勢的暴力至於防禦的暴力，不在此限。）第二，像這個團體一樣不獨反抗政界，並且取反抗男性一般社會的態度，他的自然結果就是要釀出男女兩性間互相憎惡的惡感情，創造精神無秩序的狀態。所以這一團可以說是一不用和平而用劍，不創造戀愛於世界而創造憎惡，不創造美於世界而創造獸性。』海爾女士的這個非難，雖嫌他稍走於極端，但是在批評班枯亞斯一派的所謂狂暴派上面，可以說是可注目的批評。

但是雖然是這樣狂暴的一團若把他當做文化的看，也可以說是極有意義的。因為在英國這樣的保守國裏面若不行這樣狂暴的事，恐怕不能喚醒冥頑固陋的保守派。班枯

亞斯一派的狂暴派，不勃興於美國這樣的新進國，而勃興於英國這樣的保守國，在這個地方恐怕是很有意思的。

總而言之，這個狂暴派從歐戰發生以來，因為種種愛國的活動，很為世間所優遇；這事前面已說過一句的。不獨這樣，這一派（不限定這一派是一般婦人）的種種社會的活動，使以前蔑視婦人的能力嘲笑參政運動的反對派的男子們十分認識婦人的價值；他的結果就是使婦人參政運動非常有利，這是不可爭的事實；就是看前年十月二十二日的英國下議院以二百七十四票對二十五票的大多數，可決婦人參政權法案，也可以推想英國的一般社會對於這個問題，有甚麼傾向。由這個意思說，班枯亞斯夫人的一派狂暴派的狂暴活動恐怕是決不是沒有意思的。

第三節 美國的婦人參政權問題

婦人參政權問題現在最鬧得很的一國就是美國。美國不待說是世界最新的國，同時又是自由解放的觀念最強盛的國，所以像婦人參政權的問題，比較別國鬧得很些，是當然

的。

美國婦人參政運動的歷史，現在沒有工夫詳說；不過他的運動也和別國是一樣，最初是從婦人的獨立運動和要求男女平等的運動而起的。這裏特別有興味的是美國的要求男女平等運動，和奴隸解放運動是相關連的。就是於一八三〇年加里遜（W. L. Garrison）為當時被壓迫的黑人奴隸組織「奴隸廢止會」計劃運動廢止奴隸的時候，婦人也為他所刺激，組織「非奴隸婦人會」以謨特女士（Mrs. Mott）為會長，援助加里遜的計劃。但是這件事反招男子方面的反感，以為婦人參加於這樣的運動是根本錯誤的非難，也加起來了。於是這一團的婦人反堅固他們的團結，把援助廢止奴隸的目的移而為男女平等的運動了。

正在這樣進行的時候，一八四〇年「萬國奴隸廢止會」遂在倫敦開了會。謨特及士丹登（Fr. C. Stanton）等婦人被選為美國的委員赴會；但是因為是婦人，所以說他們沒有做委員的資格，拒絕他們出席；這一派的婦人遂大怒，同時又痛感婦人團結的必要；於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九和二十兩天，在紐約的色奈加及佛爾士兩處開名為「婦人權利會」（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的大會，做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書，發表下述的這樣意思的婦權宣言書：

「我們宣言下述的話當做自明的真理。就是一切的男和女都是同等的造的；創造主對於男女賦與同一的權利；就是對於生存自由，幸福努力的權利。因為保護這個權利，才組織政府；所以政府種種的權能不可不出於被治者的同意。無論是甚麼樣的政府，設若破壞以上的目的，那麼，拒絕與他的同意，和組織以上述的原理為基礎的新組織，是被治者的權利。」又道：

「人類的歷史是男子迫害女子的反覆史；男子敢在女子的上面組織絕對專制的制度。舉例以證明之。」於是舉出男子對於女子怎樣壓迫的很多的例，痛論社會組織的錯誤，及男女根本上不可不同權，所以婦人應該有干與政治的權利。這個會的首領，就是士丹登、謨特及馬克靈敦夫人等。

這個會的組織不待說是大為婦人參政權的運動助勢的。此後以要求男女平等及獲

得參政權爲目的的婦人團體有了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安索理(Anthony)及士丹登爲首領的「國民的婦人參政權協會」和以斯頓(Luce Stone)及霍女士(Hale)爲首領的「美國婦人參政權協會」兩個。前者置本部於紐約，後者置本部於波士頓；都是以大規模的方法爲婦人運動盡力的。後來到了一八九六年，這兩個團體遂合併了。

上述的美國的婦人團體對於婦人的向上，很立些功績，譬如禁酒問題，婦人的職業問題，及教育問題等都是的；但是這裏沒有一一說明的工夫。雖然這些問題都沒有照他們原有的目的十分實現，但是若看一看以他爲動機，爲刺激，而改良的制度，組織，習慣很有好多，也可以推知他們的努力是怎樣有價值的。

現在把很有興味的一段記事寫出來，當做美國的輿論對於婦人應否給與參政權一問題的態度。這個是一九一四年美國的雜誌文學彙誌(Literary Digest)的記事。

這個雜誌出一本(美國對於婦人的參政權是怎樣想法?)的特別號，對於美國全國的著名的報館一千家提出關於婦人參政權問題的兩個問題，徵他們的意見。這兩個問題

是

(一) 貴報館對於婦人參政權的運動，是否贊成？

(二) 貴報所屬州的裏面，一般市民對於這個問題是取贊成或反對的態度？

於是記錄對於這兩個問題回答的結果：(一) 對於第一個問題表贊成的是其中的三九一；不贊成的是九七；未決定的是三八。(二) 對於第二個問題——那個報館所屬州的一般的意向贊成的是二三〇；不贊成的是二三三；未決定是一五六。所以就據這個事實來推測，也可以知美國全國對於婦人參政權的運動一般是傾向於贊成的。他的回答裏

面北美報(The North American)的贊成意見頗得要領，所以採錄於下。

一 爲甚麼呢？ 因爲我們是民主的政府的所有者。

二 爲甚麼呢？ 因爲婦人的道德的影響於公的生活上，是必要的。

三 爲甚麼呢？ 因爲我們以爲婦人整理家庭的本能於市的事業上，也是必要的。

四 爲甚麼呢？ 因爲近代工業的及商業的生活，奪了婦人的家庭的保護，所以婦人

不可不改而倚賴政權的保護

五 爲甚麼呢？因爲這是正義。

這就是該報贊成這個運動的五個理由。其中之(二)(三)(四)當做婦人參政運動的理由是特別妥當的。又據當時的調查給婦人以參政權的各州是華盛頓，霍萊蒙，(Oregon)

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 孟他納，(Montana) 哀捷和，(Idaho) 奶法捷，(Nevada) 華閱，

(Wyoming) 悠他，(Utah) 亞里提納，(Arizona) 可羅拿脫，(Colorado) 康撒士，(Kansas) 等

美國西部各州；其中給得最早的是一八六九年，這就是華閱；其中之最新的是一九一四年

給的，這就是孟他納和奶法捷二州。但是東部諸州從紐約本雪爾凡尼亞(Pennsylvania)

起，不贊成的還有很多。西部各州都給了婦人參政權，而東部各州還沒有給與。這是甚

麼原因呢？前記的，文學彙誌的記者說這是因爲西部諸州思想是急進的，而東部諸州是

緩的原因。大概是這樣。總而言之，據一九一八年末的調查，美國四十八州中十五州完

全許了婦人參政權；二十州是部分的給與；其餘的十二州是完全沒有給與。要之以前

把婦人參政權的問題都委於四十八州的自治，所以中央政府雖然另外改正憲法，而不能用於各州全體的法令。

但是這個狀態美國婦人也是不能滿足的。想把他變做各州全體的東西的運動，遂於一九一八年秋的議會，請願改正關於這件事的美國憲法；下院通過了，可惜上院沒有通過。大總統威爾遜也是贊成婦人參政權的一人；一九一八年二月，在巴黎開的法，英，比，意，和五國的婦人參政國際同盟會，曾徵他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答道：

「我以非常的注意讀你們的請願書。我們傾滿腔的赤誠，以最高的代價，從事於民主主義的改善世界的大事業；而這件事業若不給婦人以參政權，是不能完全及十分成功的；要到婦人得了參政權以後，世界的各國民才能了解十分的意見的理想力，和十分的行動的仁慈力；為後世子孫的幸福，是必要的；關於這兩點，我和你們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很喜歡得了表明這個意見的機會。」

「當這個世界歷史的大危機，婦人所成就的義勇奉公的行動是極有益的，同時又是極顯

著的。設若沒有婦人這樣的貢獻，恐怕現在的戰爭不能支持，而由戰爭所來的各種犧牲也不能堪。現在到了不能不承認及報酬婦人的功績的時候了。而婦人向我們所要求的唯一的謝禮是參政權的允許。我們能以拒絕這個要求為正義嗎？」

威爾遜的這段話可以看做贊成婦人參政權的代表意見。我們以此可以見對於這個問題的世界的大勢了。

第四節 婦人參政權運動理論的根據

婦人參政權運動是這樣的世界的大勢。現在除掉關於這個運動稍為緩點的法國以外，就是歐洲諸國大體上也達了些目的。反對這個的已有不合時宜的觀。但是現在因為要知道無論贊否這個問題思想的是怎樣論起來的，所以把海格(Heger)所著的婦人參政權運動的小史一書裏面的議論介紹於下。（這書是一九一〇年出版的）

海格在這部書裏面，把當時反對婦人參政權的理由舉出來，一一加以反駁；據海格所舉的當時反對婦人參政權的理由，約有五種：（一）神學上的見解；（二）肉體上的見解；（三）社

會上及政治上的見解(四)知識上的見解(五)道德上的見解。他們立在這五個見解上面，說婦人到底不及男子，所以不能和男子共參政權。海格對於立在這五個見解上面的反對論，一一加之反駁。

五個反對論的第一個是神學的見解；這個是以舊約全書的創世紀裏面所有的女的觀念爲基礎的；換句話來說，就是從把女子當做世上一切怨慘事的原因的思想來的反對論；這個現在不必介紹，所以就省去。第二的反對論是以女子肉體的不及男子，海格對於這一說駁道：

從肉體的見解反對婦人參政權的理由，與第一反對論比較是很有力的。因爲他的理由，是以女子肉體的構造，比較男子弱，在非常的時候，——譬如戰爭的時候，——究竟不能保護自己的財產及國家。主張婦人參政權的人之中對於這個理由，並不是沒有說定女子和男子肉體上的各點，都是相同的的人，就假設他這個證明沒有成立，但是也和國際間的戰爭一樣，漸漸有根絕的傾向。以前以爲非戰爭就不能解決的國際間的關係，現在也

有用更爲理性的，文明的，仲裁裁判這種方法來解決的傾向。現在就進一步承認肉體的力量婦人比男子要弱，但是也不能把他常做反對婦人參政權運動的理由。爲甚麼呢？因爲就戰爭說現在肉體力和爲知識產物的軍略比起來，到了不必重視的時候了。如海軍戰爭最可以證明這件事。

不獨這樣，女子常常從經營生活的必要上，表示與男子一樣的肉體的忍耐。女子爲跳舞的名手，或巧妙的玩馬戲的，決不是奇怪的事。柏林常常有很多的負大東西而運搬的女工；密里的女子常常爲掃除街道的人，或運瓦的人；加佈里島（Ouvé）裏面，兩個男子把旅客的行李放在一個女子肩上，這個女子就把他背起來走。不獨這樣加佈里島的商店裏面，想得工錢，爲商店所雇，每天做十點鐘的工的女子，非常之多。并且無論那一國，那一時代，女子假裝男子與男子爲伍，行使男子驚異的活動的例也是不少。譬如貞德（Jeanne d'Arc）就是一個例。

又轉而考察女子肉體的狀態的現狀：現在的女子與五十年前的女子比較，肉體是很強

壯了的。這是五十年前以爲不適宜於女子而排斥的種種肉體的運動，現在漸漸實行的結果。若把描寫五十年前的社會狀態的小說裏面的女主人，譬如拿維凱乃（Thackeray）的虛榮之市裏面的亞美利亞一婦人看一看，就知道當時的女子動輒爲感情所驅使，即刻就哭，就叫，差不多是沒有常識及意志力的。但是現在的女子不是這樣的柔弱，他們常常打網球，搖船，以強壯肉體，鍛鍊意志力。他們知道五十年以前的女子夢都沒有夢過的肉體上的知識。一八四四年叫做達微士的一個人，在美國女子面前，拿出人體的模型講生理學的時候，這些女子都以爲是對於女子無禮，或走出戶外，或以物掩面，不看不聽。這些事很足以表示當時女子的性質，同時又可以表示與現在女子的性質，怎樣不同。

像這個樣子，立於以爲女子比男子肉體上要劣些的見解上面，想反對婦人參政權的運動，其結局不可不說是無理由的。況且現在無論國民，無論市民，他的議會到了爲輿論所左右，並不是爲肉體所左右的文明狀態。在古代的人類生活裏面，各家族都是用肉體的勢力而維持的，若是沒有可以維持自己的家族的肉體的男女，常常是要滅亡的；上古是不

待說的，就是近代，解決個人間的糾紛，還是訴諸個人相互的決鬥或別的手腕；就是現在國際間的紛爭也到了不得不用戰爭而解決的狀態。但是現在一國的事件，換句話說，就是在一國的議會上議的政治上的事件是依輿論，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依國民大多數投票的結果而決定的。像這樣不用腕力及肉體的力，而用以知識為基礎的輿論而解決事件，不獨是國內的事件就是解決國際間的事件，也有這個傾向。從這些狀態來看，可以說由肉體的見解反對婦人參政權的運動的，結局是毫無理由的。

海格再進而研究為第三難點的社會上及政治上的見解。據由社會上及政治上反對婦人參政權運動的人的見解，則以為設若給女子以與男子同等的權利，就會要使家庭不統一，而破壞家庭生活的基礎，並且至於破壞國家的基礎。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他們的主張乃是：（一）家庭內只能有一個主權者，而這個主權者又不可不是男子。（二）設若女子或入政界，或就職業，就要自然的忽略家庭。（三）與政治相關係是使女子墮落。（四）女子若獨立就不能給男子以魔力。（五）大概的女子不願意投票，並且不願意入政界。

但這是非常獨斷的思想，若好好的就實際的事實來觀察，可以知道婦人有參政權決不墮於生上述那樣的惡結果。

非難的人所說的家庭裏面不可沒有一定的主權者，不過是從以前的結婚的觀念而來的，決不是有理論的根據的。古代普通法律（Common Law）規定妻的人格，全然是以夫的人格為準的，所以這個時代的結婚生活是澈底的專制的；是以男為主女為僕的關係。但是現在的人都漸漸想到結婚是男女各分同等的義務、權利、特權的東西來了。就照事實看，譬如美國許了婦人參政權的華閱（Wyoming）可羅拿脫（Colorado）悠他（Utah）哀捷和（Idaho）等州的離婚數，比較別的各州要少得多。這是因為夫婦共有參政權常想以互相的理解，把持同一的政見，所以他的結果就是使夫婦成為和合的。

又有以為若使女子得了參政權必定輕忽家庭，使女子得了職業必定熱中於職業，而等閑家事等的非難，照事實看也是極不當的。事實是得了參政權所以女子能自由參預政治運動的各州，女子的獨身者比他沒有給參政權的各州要少得多；並且看一看為婦人運

動的代表者士丹登 (Stanford) 士諾典 (Snowden) 兩夫人的實際家庭生活非常圓滿，也可證明上述的非難是不當的。

又以爲女子若干與政治必至於墮落的一非難，徵諸事實也可知他是更無理由的。在前述的已給了婦人參政權的華閱及可羅拿蛇各州裏面，女子常常受社會的好待遇；並且如華閱各州常常推選女子爲立法官，而女子爲立法官又舉了比男子不得差的功績。所以華閱的衆議院即刻承認與女子以參政權是有意義的，有效果的。就看一看該州的司法部的記錄裏面的「華閱獲得及實行女子參政權不獨沒有生甚麼弊病；並且就種種的點看，有良好的結果。他的結果就是減少州內的罪犯，惡德及貧窮，不要過激的高壓的法律了。」一段，也可以推測他的效果了。

現在又把可羅拿蛇州的事實來證明：對於獲得參政權非常熱心，而一得了之後再埋頭於家庭的義務丟掉了入政界的慾望的女子，實在不少；這些是可以證明女子不至於因爲政治運動而忘却家庭義務的好例。

又以爲女子若給與參政權則變爲獨立的，因此失了對於男子的魔力的一說，也是不得當的解釋。女子若得了參與政治上及社會上的種種的權利，無論如何，一定要當做男子的對手和商議的人，得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所以這一方面比較以前一樣只管盲從丈夫的女子，不知要過怎樣幸福的結婚生活。又像立於以爲很多的女子不要求獲得政權的地位上來反對這個運動的，就和奴隸的所有者說「奴隸不想自由」而來反對奴隸解放是一樣的；雖然現在不要求，不過是囿於傳來的舊習慣，舊觀念，決不能成爲女子對於參政權，沒有要求的理由。又如像波士頓及紐約一樣，女子團結起來，反對婦人參政權的運動的並不是沒有；但是這個決不能成爲拒絕婦人的參政權運動的理由。總而言之，從女子自己的地位說，對於不要求參政權的女子是別一問題，而對於要求他的女子決沒有從別一方面拒絕的理由的。

海格再進而論第四非難的理由，——女子知識上比男子要差些。他以爲以前女子的教養比男子要少的多。對於大抵的女子不過只教一教像讀寫，算，這些東西。所以男女

比較起來，女子比較男子知識不得不劣些；但是這個不限定就成爲女子比男子知識要劣些一事的證明。若把普落賽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佐治山特 (George Sand)

佐治葉里俄 (George Eliot) 馬爾蒂諾 (Harriet Martineau) 奧斯典 (Jane Austen) 等有女性的考察一下，就決不能說女子比較男子知識要差劣。(譯者註，普落賽是英國的女詩人，生於一八〇六年，沒於一八六一年。佐治山特是法國的女小說家，本名叫做瞿德萬

(Anatrine Lueille Anrore Dudevant) 一八〇四——一八七六。佐治葉里俄是英國的

女小說家，本名克羅士 (Mrs Cross) 一八一九——一八八〇。馬爾蒂諾是英國的女

小說家。一八〇二——一八七六。奧斯典是英國的女小說家。一七七五——一八一

七。) 女子於文學上固然沒有像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於科學上固然沒有像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這樣的人；但是設若莎士比亞和達爾文生於妨害他們的知識修養的社會裏面，他們果能成爲莎士比亞和達爾文與否，還是一個問題。實在那個時候女子求知識一事是非常被排斥的，譬如一八二九年，美國一個年輕的女子考試地理，於是

男子就以爲女子這樣求知識不久就會要破壞家庭，很爲着急；就這個事實就可知道當時女子從知識涵養一事受怎樣的虐待。

又把現在的女子，知識的怎樣在活動一事想想看，更可知女子比男子知識要差劣的話，毫無理由。譬如科學上的葵理夫人（Mrs. Curie），著政治史及經濟史的捷伯爾女士（Tarbell），著社會學上的著述，且實際活動於社會的亞丹女士（J. Adams）和實際家顧零夫人（Guthrie）等就是一個例。愈知道這樣的事就愈難說女子比男子知識上要劣些。

其次就爲第五非難的道德的見解，海格的思想是如下述的：世人常說女子比較男子很是衝動的，感情的，常常道德上容易墮落，所以女子常常要男子爲保護者。又說：就實際說，男子是在防備及保護女子種種的墮落（其中尤以道德上的墮落爲主）又對於防備及保護這件事感着一種虔敬的義務。但是從這種見解想證明女子比較男子道德的要劣些，是極無理由的。道德墮落的反是男子一方面要很些。譬如古時的騎士制度的形式是男子非常保護女子的，但是若據描寫騎士的很多的文學，男子實在沒有保護女子。不

紳，騎士是常常尊重女子的，但是他們所尊重的女子是所謂上流社會的女子，（其中戀愛人家的妻子的例也是不少。）至於窮人家的女子和下等社會的女子，他們連看都不看。總而言之，他們是想以保護女子爲口實，而滿足他們的淫慾。設若注意讀一讀傑士捷斐爾（Lord Chesterfield）的尺牘，就可發現表面上對於女子雖用很有禮的話，而在這個很有禮的話下面，潛有肉感的獸慾。

從來的女子於養育兒子以外，只在家替男子煮飯，或滿足男子的肉慾爲職能，至於求知識一事差不多沒有放在心上。而男子又不使他們得知識；他們的不使他們（女子）得知識的理由是在宗教的經典裏面去求的。回教徒則求諸可蘭經，基督教徒則求諸聖書。所以男子自己以爲是好兒子，就和斯突亞（Stuart），佈爾邦（Bourbon）兩王家以爲只有他們自己是受上帝的寵愛的人類，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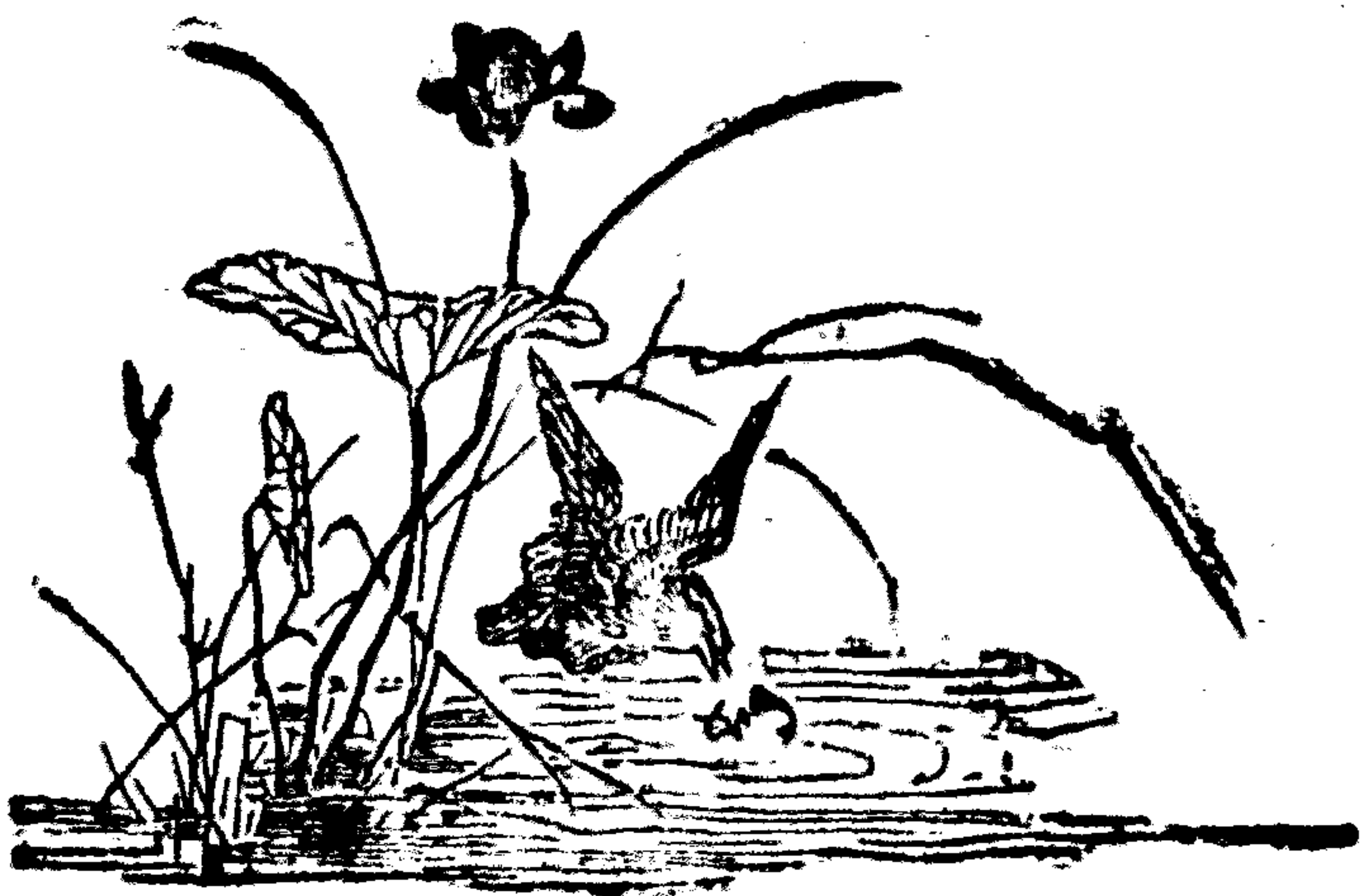
和非難者所說的一樣，女子容易爲感情所左右，固是事實，但是同時我們不可不想一想，數千年來是使女子信自己是感情的動物的。設若有幾個人說一個朋友是醜男子，那麼，

這個人就不得不自己感着自己是醜男。女子是現在的感情的動物也是從這樣關係生的。但是像萊丁凱爾及巴爾敦等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不失掉了一點堅確的志氣，是人所常知的。又不幸陷於逆境，何以男子不能及的強固的忍耐，爲自己，爲兒子而營生的女子，也是我們常常看見的。總而言之，女子比較男子道德上要劣些的說是全無理由的，所以從這一方面反對婦人的參政權運動，也不可不說是無理由的。

海格照這樣舉出五個反對婦人的參政權的說，一一如上所述的加以反駁。他的反駁是怎樣委曲，是怎樣妥當，諒讀者一定是十分承認的。

現在就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作像這樣委曲的反駁文的必要。最少在歐美是沒有的。婦人參政權問題的理論上的是非今日已成爲過去的問題。現在已進到婦人若得了參政權應該怎樣活用他的問題了。且進到這個地步是非常急激的進步。因爲上述海格的文是一九一〇年所作的。所以還沒有經過十年。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問題是怎樣的急轉直下。但是這是歐美是這樣的，至於日本，對於上述的海格氏的說還是必要，所

以不厭冗長，把他引用起來。



第十一章 婦人與職業問題

第一節 婦人職業問題的由來

婦人與職業問題，不待說是近代複雜且重要的社會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是怎樣生的呢？這個第一是以近代產業革新為原因。

在以前以家長為本位的家庭制度裏面，像婦人的職業問題，是沒有發生的道理的。因為男子的家長，一方面有支配一家的權，一方面又自己負經濟上一切的责任；婦人對於這樣生產上的經濟方面，全不干涉。在以前大家族制度的時代，家族是自給的經濟團體，生產消費兩方面的經濟關係，是戴着家長的一家一門自己處理；在這個時代，簡直可以說連職業的觀念都沒有。以後到了大家族制度，隨着時代的進化和文明的進步漸漸衰滅，行起分業組織來的時候，一家族這種東西，才脫出為自給的經濟團體的領域，同時婦人在家裏，也從事於種種家庭工業，經濟上補助丈夫。但是這個時代，也沒有起婦人的職業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起，實在是近世產業革命的結果。

以資本集中主義為基礎的近代產業革命，使大規模的工場工業，器械工業代一切的家庭工業而興。於是從來從事於家庭工業的婦人，第一，為經濟上；第二，為活動力本來的性質所迫；遂不得不出家庭而求職業。婦人的職業問題，遂萌芽於這個地方。

照這樣不得不求職業於家庭之外的婦人的職業，大概可分做兩個傾向而表現：一是從事於工場工業的傾向；一是從事於教育，宗教，醫生的傾向。前者主要是以經濟上的必要為根本的勞動階級的婦人；後者是於經濟上的必要之上，又加以可以代往時家庭工業的新活動的要求。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後者是想由為宗教家，教育家，醫生，而貢獻於社會的要求。但是無論那一項，都是近代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當然的結果。

婦人想在家庭之外求職業的傾向，漸漸使婦人自覺經濟獨立的必要，而這種自覺，又轉使婦人更痛感求職業的必要。近代的婦人，第一想當做個人而覺悟，當做人類而覺悟。這事前面已經說過幾次的。但是要怎樣做，這個自覺才能實現呢？他的結論就是：第一，婦人不可不經濟獨立。為甚麼呢？因為婦人以前所以陷於不能當做個人，當做人類，與

男子享同等的待遇的狀態裏，是因為他們是經濟的不能獨立，所以設若想脫離這個狀態，就不得不經濟的獨立。婦人經濟的獨立，就是與男子一樣，同為生活的生產者的意思；而為與男子一樣的生產者一事，不待說就到了不可不從事於與男子同樣的職業的結論。我現在舉美國基爾曼夫人（C. P. Gilman）所著的婦人與經濟裏面所主張的，當做婦人不可不經濟獨立的思想的結晶。

「隨着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而起的種種活動，例如各種的技藝，手工，工業，商業，以至於政治，宗教，或由科學的發達而引起的發見，發明等，都是自己保存的活動，男女應該平等參與的。教人，統制人，或者是製造東西，裝飾東西這樣的事，並不是性的作用，乃是種族的活動。但是於這些活動上面，都亂附以男女的差別，把人類進步的活動，都當做男性的特權的，是從古到今的男女關係。這種關係，在男女的經濟生活上面，特別的與以非常的惡影響。」

「原來人類是和別的動物一樣，受周圍及環境的不少的影響；而其中受「生活所必要

的東西」的影響爲更大，而自古及今的婦人，差不多完全是從男子得「生活所必要的東西」的。別的生物，沒有女性的生活，非受男子的維持不可的定則。畢竟女性這種東西，與男性相對立的，是非常之多。而人類獨不是這樣。我們人類，是女性仰給食物於男子的唯一的種族。這就是我們人類，是性的關係，同時又是經濟的關係。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婦人對於男子，就他的性的關係，究竟是在相對的及從屬的地位。而如上述的經濟的關係，又反給男女的性的關係以惡影響；這是因爲他「經濟的關係」使兩性之間，生過度的性的差異的原因。

「我們關於性的男女的區別，無論就個人或人種，在今日已成爲阻害進步發達（個人的或人種的）的極端的東西。我們人類男女的性，現在已遠離了男女相互，可以十分完成最初的原始的職業這樣區別的狀態；又離了表明爲男爲女的第二義的特徵，且因爲使這個性的特徵，能够牽引異性，而使他充分的狀態，反於爲他們的本來而目的生存及種族保存的過程上，釀出很多的不方便的狀態。換句話來說，就是因爲我們若對於性，定了極

端的區別，就容易使男女，互相誇張性的特徵，到一種病的程度，他的結果，就是容易引導父性及母性，向直接有害的耽溺狀態。」

他從這樣的見解，陳說橫於男女的性的關係之間不自然的經濟關係，及惡影響於母系及父系。若要從這些惡影響逃出來，婦人第一不可不經濟獨立。不可不由經濟獨立，更改從來兩性不自然的關係。而經濟的獨立，第一，婦人不可不和男子一樣的就職業。

由思想上看基爾慢夫人的意見，實在是很得當的。和前面婦人參政權問題所述的海格的意見，也可以一樣明白，這是從能力上看，以為婦人不比男子劣；那麼，婦人和男子同樣的就職業，不待說是當然的。并且照着這樣去的，乃是近代的傾向。像後面要述的一樣，歐洲大戰以後，這個傾向更為顯著。所以現在已不是婦人可否求職業的問題，已成為事實問題了。以後婦人的職業的範圍越擴大，就要越侵害現在男子的職業的範圍，他的結果，就是男女於職業問題上，應該怎樣調停。這種實際問題，也成為重大問題。但是在別一方面，立於母性保護的見解上面，反對婦人的職業問題的意見，也是很有力的見解。

第二節 婦人就職問題的反對論

婦人求職業於家庭以外，有損害婦人最重要的母性之虞。婦人第一不可不保護母性。立於這個見解上面反對婦人就職業的，有美國的捷伯爾女士。

「在種種的職業和工業裏面，有很多成功的婦人。但是在這一方面，沒有偉大的婦人，而世上充滿偉大的婦人。這些偉大的婦人，了解犧牲的精神，了解一切美的事物的鑑賞的精神，並且他們是預言的，是先覺的。事務及職業生活的各條件，於婦人很不自然。要想在事務及職業的生活上成功，婦人不可不用不自然的甲胃包着自己。對於模範且健全的婦人，事務及職業的生活的成功，就是壓制她的天性上最強有力，換句話說，就是壓制使她和男子區別的力，就是情緒的力的意思。女子要過職業的生活，不可不克服，束縛她的天性，且使她的天性為不完全的。婦人在職業界裏面，不能為第一流的人的根本理由就在此。」這就是捷伯爾反對婦人就職的根本理由。女士所謂偉大的婦人，是說生兒育兒，當做家庭的人的發揮天分的婦人。換句話來說，就是說很會保護及尊重母性的婦人。

基爾慢夫人，照上述的看來，也不是不尊重母性的。並且於尊重他的一點，大概不讓伯爾。更進一步說，也可以說因為尊重母性，才主張婦人就職業。婦人不限定因為要盡為母的職，而拋棄一切別的事，並且於為母的職以外的活動上，可以費的時間，也決不是少。若利用這個不少的時間而就職業，他就可以營很好的獨立生活；又就事實上說，不能營獨立生活的婦人，決不能充分活潑母性。基爾慢夫人的主張是：「奴隸的女子，或依着男子的憐憫而生的女子，對於有健全理想的人類，不能生適當的種族。所以不可不以為女子是適於職業的。將來的人類如何，照這個意思說，是全繫於以婦女為適於職業與否的一問題。」

愛倫凱的意見，則比較與捷伯爾女士的相近。

「美國的幾百萬的女子，把家庭的事，及小兒的教養，都委給團體事業，他們自己只從事於一見似乎於社會有益的職業和買賣。但是使人生向上的，並不是這一種的功利的事業，乃是完全的人類。」

「設若新社會使可以為彼特文 (Pethoven) 華克納 (Wagner) 的人而為司機人，實在就是可悲的事。與此同樣，設若新社會不使女子做為靈魂的教育者的母，而使他們和男子一樣，從事於戶外勞動，實在是精力的大誤用。」他又道：

「假設婦人就是出席和平會議，發很驚人的議論，而他的小兒子，在育兒室內面，互相毆打，那麼，在和平會議上所吐的議論，於這個婦人究竟有甚麼益？又假設婦人，就是出席於倫理會議，喋喋的饒舌，而他連一個過悲慘的獨身生活的男子都不能救，那麼，他在倫理會議上所說的話，對於他究竟有甚麼用？」

這個意見，是從愛倫凱的個人主義的見解來的。這就是說當做人類的個人而變為優秀的，是人類最高貴的事；造這樣高貴的人類，是為所謂「靈魂的教育者」的母的職務；所以阻害母親這樣的職務的在戶外就職業一事不是可喜的事。不過因為要避誤解，不得不說一下的，愛倫凱以上所說的，決不是絕對的反對婦人職業的。他是贊成女子隨着自己的境遇和能力，可以就相當的職業，不過說像妨害為「靈魂的教育者」的母的職務這

樣的職業，應該避罷了。就這一點，可以說愛倫凱一方面，比較捷伯爾女士，要緩和得多。

英國莎利比博士 (Saleeby) 駁上述基爾慢夫人的說道：「夫人只認母性，沒有認父性。又夫人於主張經濟的獨立的時候，他的思想的背後，有說男子是帶着獸的，性慾的破壞性的偏見。總而言之，男女相互的經濟獨立，是無意義的。爲甚麼呢？因爲男女兩性若各獨立，不能產生他們自己。婦人只能由給婦人本來的，十分本性的代價，才得與男子競爭。」

照以上所述，我們也可以推測婦人的職業問題思想的怎樣被議論。與此相關聯，爲我們不可不研究的，就是所謂的女性保護論。

第三節 母性保護論

母性保護，是說婦人有仰母性的保護於國家的權利，而國家也有這樣做的義務的一主張；愛倫凱女士，美國杜爾夫人，和英國的小說家威爾士等的主張，就是這個。

「國家恐怕會對想爲健全的母的婦人說：做打字手，不是你們的事，縫衣服不是你們的

事，養兒子才是你們的事。所以國家不可不於小孩子未生以前，保護婦人，於既生之後，又不可不望把他放在健全的家庭裏面，適當養育。」威爾士從這個見解，主張母親應該受國家的充分的年金，這並不是慈善的，乃是權利的。這個母親年金說，成爲最近可注目的——個婦人問題。

威爾士又主張國家不獨應該給母親以年金，並且兒童的教育，也應該國家擔任。愛倫凱對於母親當然受國家的年金一點和威爾士的意見相同，但是關於兒童教育，與他的意見不對。她與威爾士反對，說兒童的教育，應該母親行，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國家應該給年金與母親。

愛倫凱關於兒童的教育和母性的關係說道：

「小孩子從一歲到七歲之間，是決定他的全生涯的時期，所以他的教育者，應該每天有觀察這個小孩子的性質的機會，助長他的特質，抑制非特質的部分，且不斷的與他以感化。這樣的事，究竟不是從事於家庭外的事業的母親所能做得到的。而母親不可不在他所

創造的「家庭的空氣」裏面，不斷的自已給人格的感化與這個小孩子。這個「家庭的空氣」決不是像一次造成的藝術品永久不變的一樣，在不變的狀態。創造家庭的空氣，與此不同，乃是在肉體及靈魂之上，要求藝術家的不斷的出現一種的藝術。沒有母親不斷的貢獻這個人格的家庭生活，就和影戲片上的戲一樣的。」他又道：

「所謂賢母的，是對於小孩子等——雖然是沒有意識的，——給以好滋養，而對於他們的成長，創造最高狀態的人。這就是他自己的性質的沈着和機智，對於成長的靈魂，是露，是太陽光的人。這就是了解應該怎樣安排，怎樣與以適當的時機的人。這就是她的慾望是法則；她的微笑是報酬；她的不同意是刑罰；她的抱擁是恩惠的人。」

愛倫凱女史，照上面所述的，說母親給兒子的影響很大，並且說應該大，所以主張婦人爲妻，爲母的興味和活動雖然只限於家庭世界，也使她爲非常可尊敬的好生活；而因爲使婦人盡她爲靈魂的教育者的責任，國家當然應該給與年金。

他又主張國家既給婦人以年金，就因爲使他完成爲教育者的責任，國家應該如在軍隊

裏面，強制的使練習軍事一樣，強制的使母親學下列三種：「一，國民經濟學，或為家庭整理上的根本的衛身上及審美上的原理的理論的課程；二，衛生學，心理學，及關於健康狀態與有病的性質的小兒的教育學的課程；三，年輕的婦人，於未為母之前，或既為母之後的生理學及心理學上的義務的學理的課程，及人種改良上的根本原理的課程。」照這樣做了，母性就受了保護，並且可以發展。同時嘆息婦人奔走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弊病的女士的真意也可以明白。

上述的愛倫凱的「母性保護論」的可否，還有議論的餘地，又關於母性保護論及婦人職業的關係，女士太過於理想；就實際問題說，還有很多要研究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在婦人的職業問題，大被議論的別一方面，婦人與家庭及母性保護的問題，也被議論，不可不說是可注目的現象。

第四節 歐洲大戰與婦人問題

打了五年的歐洲大戰，就種種的意思上，對於社會的各方面，與以很大的影響，是不待說

的了；但是他對於婦人運動，給了甚麼影響呢？現在簡單的說一下。

第一是對於婦人的職業問題，勞動問題，及參政問題等實際方面的影響。

第二是戰爭的慘害，雖在婦人上面，也當然釀出了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覺醒。

戰爭勃發，各交戰國的男子，其中尤以從事於種種勞動及職業的男子，都加入戰爭，所以他的自然結果，就是這些男子所從事的勞動及職業的領域，都歸了婦人的手；這是很容易想像的。戰爭勃發後一年半所出版的愛倫凱的戰爭和平及將來的裏面，有題為戰爭中的婦人的事業一章，說明這一點；其中有下述的一節。

「婦人勞動的範圍，尤以在英國為最，包括曾為男子的領分的大部分。婦人被雇為下列各種職業。就是鐵路的事務員，鐵路的站夫，鐵路的剪票者，鐵路的站長，共乘馬車的賣票人，送牛奶的人，肉舖的助手，掃火車的人，郵差，送報人，製造彈藥及軍裝品的，雜貨店助手，搬運夫，洗羊的人，小使，銀行辦事員，夜間電話接線人，管書籍的，管貨車的，管攤子的事務員，官署的事務員，汽車的司機人，信號手，開鑛的勞動者，俱樂部的小使，田園的耕作者，管電梯

的，管發動機的等職業。且職業上的各種地位，又至於使婦人穿男子的服裝；這個聽說很適合於活潑且幽嫻的英國婦人的態度。英國又有戰場勤務的婦人自動車隊，街市上的公署勤務的守備隊，志願警察官，此外還預備有婦人軍隊。」又就法國的婦人，看出下的記事。

「巴黎的婦人，不獨擔任工場的事，像平日一樣的維持他，並且關於煤炭的搬運，及獸醫的事業，也取男子而代之。並且各處，都有婦人做銀行員，及郵政局的管理者和投遞者。不知道的人以為專講愛情衣飾的，所謂淺薄的「巴黎女子」，居然也使他們自己，與事情適應，以至於很有賞讚的價值。」

又就德國，有下面的記事。

「德國產鑛的地方，以前為男子所行的事，現在差不多完全為女子所行。婦人都做了貨車，電車，馬車，運搬牛奶車的運轉手。不可缺的兩種事——食物原料的生產及街市的打掃——都到了不得不由婦人而行了。」

由此我們不是可以知道交戰各國的婦人，於戰爭勃發的同時，怎樣入了以前爲男子所占的活動的天地嗎？

以上的記事，前面已經說過，是戰爭勃發後一年半的記錄。以後戰爭延長，婦人的活動，也隨着擴大，這是不待說的。現在就英國來看，所說戰爭開始那一年——一九一四年，——英國從事工業的婦人，全體爲二百萬人，到了一九一六年，增加了約三十萬，一九一七年，更增加了三十五萬，到了一九一八年，更激增了百四十萬。又據一九一八年的調查，代男子的勞動職業的位置的婦人，戰爭勃發後，約增加到七十二萬。以此就可以推知其餘各交戰國了。婦人照着這個樣子，多侵入男子所占的勞動的領域及職業的領域；但是戰爭終結以後，照這樣所獲得的領域，能否照現狀維持呢？男子所失掉的勞動的領域和職業的領域，能否就這樣讓給婦人呢？勞動領域上的男女爭奪戰，不致於起嗎？這些不待說是戰後勞動問題的最可注目的。

世界大戰所給與婦人運動的別一效果，就是婦人參政權問題。這回事在前面述參政

權運動的時候，已說了一下的。因為戰爭，婦人的價值，已為一般人所承認，他的結果，就是以前反對婦人參政權的人，都取消了反對的議論。這件事恐怕是戰爭給與婦人的最大的效果。

世界的輿論，對於戰爭中婦人的活動，怎樣表敬意，由前述的威爾遜的聲明，已可知道，現在想再把路德喬治的聲音舉起來。

『我確信設若婦人不因為想從事於病院的看護，軍需的製造，行政上的事務，及一天要遇幾回危險的戰線上的後方勤務，而為獻身命於國家的美舉，那麼，英國是不要說，就是一切協商各國，也不能抵抗最近幾月間的敵人的頑強的攻擊。對於因我們的共通目的，婦人所盡的這種貢獻，人類不得不表無限的感謝。』

這是路德喬治送給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法國所開的聯合國婦人大會的信的一節。他又道：

『現在的戰爭，是想以腕力及蠻行而粉碎撲滅人類的自由而開始的。而他的重大結

果之一，是使婦人占領，獲得關於世界公事的重要位置和勢力，乃是戰爭的發起人所夢想不到的。我們爲婦人而期待的，不獨因想得戰爭的勝利，就是因爲要完成戰後社會改造的大事業，也很期待的大。」

婦人的參政權運動，實如路德喬治所說的一樣，是婦人想占領獲得關於世界公事的重要的地位和勢力的運動。戰後的社會改造的責任，婦人愈被期待，則婦人就愈不可不參與政權。就這個意味說，大戰中婦人種種的活動，不期爲實現婦人的這個運動（參政權運動）大爲盡力。

現在把世界戰爭，及於婦人的思想的影響來說一說，也不是別的。就是戰爭的慘禍，給與婦人的人道主義的思想的覺悟。前記的愛倫凱的戰爭，和平及將來的裏面，所表現的思想，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

若把他極簡單的來說一說，他就是否定戰爭的思想，和平主義的思想。世界大戰的勃發，也可歸咎於婦人的無識。元來婦人一生出來，就是和平主義者，否定戰爭主義者。所

以爲生來的和平主義者，否定戰爭主義者的婦人設若是在能够參與政權，能够指導社會輿論的境遇裏面，世界大戰的慘禍，或者不致於起，也未可知。男子與婦人比較起來，大概是狹義的愛國者，偏狹的國家主義者，及有強烈的敵愾心的人。所以這個世界，若由男子來創造，那麼，無論到甚麼時候，戰爭總沒有熄的時候的。要滅絕戰爭，確定世界的永久和平，所待於爲生來的和平主義者的婦人的地方，非常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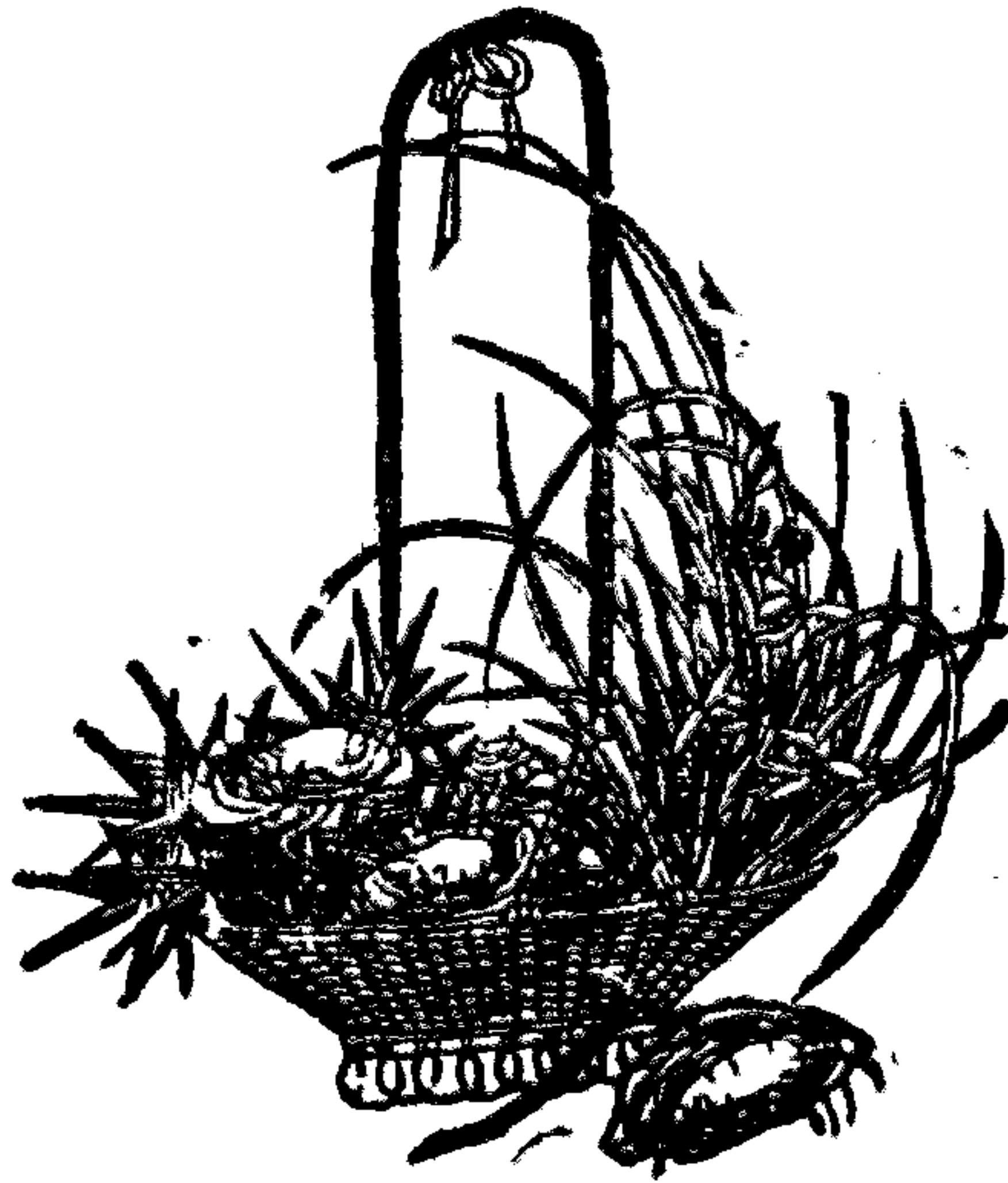
愛倫凱由以上的見解，反對一切軍國主義的傾向及軍國主義的計畫。婦人要想實現他們的生來的和平主義，固然是不可不得參政權，但是設若婦人和男子一樣，同爲偏狹的愛國主義所囿，那麼，無論怎樣得了參政權，也是無用的。婦人無論怎樣，不可不發揮自己的本來的和平主義。

譬如無論是生兒子，或育兒子，婦人不可當做人類的破壞者而行，乃是不可不當做人類的建設者而行的。幾十萬的人口，爲戰爭所滅殺。各國因爲要補充這個被滅殺的人口，講種種的方法，努力於人口的增殖，戰後也會是這樣努力；這個時候，婦人不可只從生子是

爲國家這樣單純的思想而生子。若只從這樣單純的思想，無自覺的生兒子，那麼不過招二十年後，像今日一樣把自己的兒子埋入塹壕的結果。不可不捨掉現在狹隘的國家主義，而由世界主義的見解，考察一切，實行一切。這個真是此後婦人對於人類的大使命。愛倫凱她照這樣說了。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戰爭的否定論。就是婦人不可不澈底自己的本來的和平主義，以滅絕戰爭於改造的新世界。

說婦人是好戰的，而反對這種思想的，並不是沒有。譬如瑪衣凱爾在他所著的健全的女性裏面，說婦人是軍國主義者，且應該爲軍國主義者的，就是一個例。不管他的是非怎樣，總而言之，世界大戰，在婦人之間，讓出更多的像愛倫凱這樣的和平思想，恐怕是事實。以後這個思想，怎樣的發展，且怎樣的變爲事實而實現，不可不說是很大的問題。

社會問題概觀
終



社會問題

▲社會學要旨

一冊 四角

本書保常乃惠先生編著。用通俗的體裁敘述，各種譯名亦皆取見之於各書，而極普通者。共分十四章，並附譯名表及中西文參考書名。為初步研究社會學之良書。

▲社會主義初步

一冊 三角

是書為英國克卡撰原著，克氏曾著有『社會主義研究』及『社會主義史』等書。後者已經李君譯為國文行世。本書係提鍊上述兩書之精華而成。全書四五萬字，而社會主義的內容，起源，發達，派別，運動略史，與乎思想變遷之跡，已敘述靡遺。

▲社會問題總覽

三冊 一元二角

勞動問題，婦人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主體；社會政策，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緩急兩個方法。是書包括四項，詳細敘述，普遍完全。使研究社會問題者，閱之感生滿意。

▲社會問題概觀

二冊 八角

是書為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出版以來備受彼國人士歡迎。全書分十二章，約二十萬言，為敘述近代社會問題唯一精詳之佳構。

中華書局發行

新文化叢書

本叢書由國內外學者擔任譯著，出版以來，已風行全國，凡政治、經濟、文學、哲學、社會問題各名著，無不廣為搜羅。為中學以上學生及各科專家必備之參考書。

工業策	農業策	社會問題概覽	社會問題概觀	社會主義初步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赫克爾一元哲學	人的生活	唯物史觀解說	西洋古代哲學史大綱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思維術
一冊	一冊	三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元	八角	一元二角	八角	三角	七角	四角	一元二角	四角	四角	五角半	三角半	七角
中國文化小史	遺傳學	統計新論	女性論	達爾文物種原始論	科學發達略史	遺產之廢除	現代世界經濟大勢	政治理想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收入及卸貧政策	交通政策	商業政策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六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一元八角	八角	八角	六角	三角	五角	八角	五角	八角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發行



(新文化書社社會問題概觀)全二冊
定價銀八角

譯者 周佛海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濟南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三三〇二)

註冊商標

